

第肆集文苑

來稿彙存

詩界潮音集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主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第四集目錄

卷十五 文苑上來稿彙存

時事十大新聞彙記

傀儡說

大清廣東高雷兩府人民公啓

哭告華人

論內地雜居與商務關係

辨中國今日無所謂新舊黨

不平則鳴

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公啓

聞俄人在金州等處苛刻事感而書此

弔六君子文

枋木觀陸操記

擬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講義錄叙例

佗城熱血人

天南新報
古愚氏

天南新報
天津國聞報
采蕨生

論維新爲國民公事

上粵督李傅相書

上鄂督張制軍書

母后有罪可討考

脫影奇觀

記舊金山大埠因疫罷市事

常州孫明經上張香帥書

憤言篇

橫濱祭六君子文

瀏陽二傑集序

義士唐才常傳

祭唐烈士佛塵等及六君子文

書湖南大獄

漢變烈士事略

味莼園集議電爭俄約記

二

熱血人

任公

任公

天南新報

大島翼次郎

婚姻自由論

女子亟宜自立論

開辦東亞商業學校記

坤開校
演說

上學督陶方帥書

何烈士來保傳畧

蔡烈士鍾浩傳畧

陳烈士應軫傳畧

漢變湘南烈士小傳彙誌

祭漢難諸烈士文

加拿大未士潔島祭六君子文

辛丑八月祭漢口諸烈士文

尊革命

遊檀香山記

美國虐待華人布告文

諸夏轉音考

鳳城蓉君女史

清池女史

星洲厲公

民史氏

樹立山人

美國遊學生嚴錦榮

自立國民

明夷子

在香港上醇親王書

呈總理衙門稟稿

擬呈北京總理衙門稟稿

廣開醫學稟稿

致張之洞書

編修沈鵬奏摺

袁爽秋京卿請剿拳匪第一疏

東南疆臣奏稿

卷十六 文苑下詩界潮音集

四

馮紫珊

羅璪雲

自立國民

梁兆南

香港 中國日報

清議報全編卷十五

第四集上

文苑上

來稿彙存

時事十大新聞彙記

佗城熱血人稿

環球報館新聞其宗旨也。有聞必書。惟新是圖。內統朝野。外迄邦交。下至天時人事世情物。理怪怪奇奇。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無不隨探隨登。以符新聞之例。其有傷及國體。刺及朝政。非敢蹈居下訕上之弊。實以存斯民直道之公。無可諱亦無容諱也。故但以新聞視報紙者。爲閱報之恒情。不但以新聞視報紙者。爲得設報之精意。而要之報館之設。不離新聞之旨者。近是。所有錄登。作新聞觀。可也。夫新聞之罕見者。孰有如我中國今年時局哉。前後數月間。有如萬丈驚濤。忽起忽落。其前四月之新機頓發。改弦更張。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誠千古未有之異聞。其後八月之故態復萌。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夷所思之奇想。蒙則謂前之所聞。雖新而不奇。未可作新聞論也。後之所聞。則亦奇亦新。祇可作新聞觀也。爰取近日所聞。並擇其尤新者。彙而記之。厥有十端。其一曰囚天子。二曰革師傅。三曰禁報館。四曰罷學堂。五曰修京城。六曰築宮牆。七曰購康逆。八曰撫余蠻。九曰召外醫。十曰分五軍。凡此可驚可駭。可嘆可惜。可怪可愕。可笑可憐之事。愈變愈幻。日出日奇。並集於數月之

問。本館不敢附春秋記變之義。亦但如齊諧之誌怪。聊齋之誌異。相與詫之曰新聞新聞。令閱之者亦曰新聞新聞而已。蓋自時事變遷以來。而新聞遂成一巨觀矣。嗚呼痛哉。夫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者。固莫如囚天子一事。今日之皇上。不謂之受囚不得也。自八月初六有召還宮。羣臣即無一得覲。天顏者。逼居瀛臺。四斷橋道。是瀛臺一囚地也。旋聞與內監一人。欲作建文之奔。爲門者所阻。復返瀛臺。是一脫囚之被獲也。誅內監。殺六臣。是斷囚者之接濟也。挾懿旨。稱上諭。是改囚者之口供也。罪其所親信。是囚者黨與之株連也。用其所賤惡。是囚者仇家之得志也。其不至頒生金。搗藥杵。奴阿叔。食小龍者。以有各大國爲之署保。一囚者之監候也。噫嘻。五大洲以彼得睦仁相待。非同昌邑之不賢。廿一省以少康宣王相期。竟至考妣之奪我。天下事之可痛哭流涕者。有逾於此哉。而記者曰。毋然也。作新聞觀可也。

尊師重道。我朝獨隆。蓋謂教孝教忠。基於師範。一經執贄函丈。即終身拜首門壇。上自王子出學。下逮庶人就傅。從無有痛恨其師。斥罵其師者。而况大書特書白之天下。令薄海人士。聞風詫異。始識師道本不甚尊重。爲可隨意反罵之人哉。乃有之。自本年十月廿一始。諭云。翁同龢授讀以來。訓導無方。從未以經史大義。剴切敷陳。但以怡情適性之書畫古玩等物。不時陳說。往往巧藉事端。覷探朕意。又曰。中東之役。憂危遷避。信口侈陳。任意慫恿。辦理諸

務。種種乖謬。又曰。濫保匪人。罪無可道。又曰。陳奏重大事件。間有詰駁。翁同龢即怫然不悅。恫喝要挾。無所不至。詞色甚爲狂悖。其任性跋扈情形。事後追維。實深痛恨。僅令其開缺回籍。不足以蔽厥辜。翁同龢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準滋生事端。以爲大臣居心狡詐者戒云云。夫翁同龢雖爲皇上之師。仍屬皇上之臣。旣辦理乖謬。又濫保匪人。復情形跋扈。援此數罪。革之可也。斥之可也。誅之亦無不可也。而必先提之以授讀。以來。復責之以訓導無方。則翁同龢臣也。而有師道寓焉。斯爲上諭歟。斯爲懿旨歟。讀者不以爲君革臣之詔。而幾以爲弟毀師之語矣。抑知革翁之故。實不過以其曾保薦康有爲。故事後追維。實深痛恨。授讀無狀之罪。特借端起例。廣織罪名。欲以示非盡出濫保之故耳。不知欲蓋彌彰。卒以曲筆深文。自呈肺腑。且予天下以藉口之端。所謂言不由衷。未有多方支折也。吾不知與明太祖之欲殺宋濂。而馬后以太子曾經授讀。謂貧家請一先生訓子。尙能終始保全。太祖卒爲悔悟。其持論之厚薄。相去爲何如也。而記者曰無論也。作新聞觀可也。

若夫報館之設。所以替新聞也。乃自八月廿四日。有奉旨禁報之諭。而各報館反自弄出新聞數起。一洋人買股。二主筆辭工。三洋使代控。四太后醮醜。至成命旣不能行。又不能收。則有購買報館之議。旋以議難就緒。又有約無直言之條。近且以從前之嚴議處分。而貶爲敗

類之斯文者。今忽若從優議。陞爲橫議之腐士。此尤爲新中之新。不圖所聞之至於斯也。嗟哉。苟禮義之不愆。亦何卹乎人言。書曰。有言逆於汝志。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治。各報館蓋仍是一副忠愛心腸耳。惜哉。受罵不堪。遂至激烈其詞。以相辯駁。一若忘仲尼不爲己甚之訓。昧禮經爲尊者諱之言。而知我罪我。概置不議。不論之列。此可爲長太息者也。蒙則謂自茲一禁以往。天下之人。不惟知報館之原於邸抄。合於風詩。直當視爲五洲之御史。萬世之史官。何也。以時事必書。既能直言。又有直筆也。而記者曰無辯也。但作新聞觀可也。

學堂之設。士由此成才。農由此有學。工由此精通。商由此有權。國由此致富。兵由此能強。保教由此保種。由此保國。亦莫不由此。輿議之初。天下之人心。真有如孟子所言。在右皆曰可。諸大夫皆曰可。國人皆曰可。即晉庸衰謬守舊之老臣。口雖強辯之曰太新太新。而其心未始以爲不可也。乃九月三十日。竟有皇太后准禮部另片奏各省書院請照舊辦理。停辦學堂等語。該懿旨云。書院之設。原以求實學。併非專尙訓詁詞章。凡天文輿圖兵法算學等經世之務。皆儒生分內之事。學堂所學。亦不外此事。書院之與學堂。名異寔同。本不必重煩更改。現在時事艱難。尤應切寔講求。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非書院所有云云。爲此奏者。是不惟因噎而廢食也。是不惟以臭而爲香也。是不惟狗彘不食豺虎不受也。是果何物老嫗。是

何血氣生此禽獸而竟同鷓鴣之先鳴。使百草永無芳日。差等元緒之啓日。而使華表亦被災。連人之無良。胡至此極。彼廿一省之翹翹後俊。終作野蠻。南北洋之濟濟學童。卒流羣俗。抱恨曷有窮期哉。此又斯聞非吾所能及矣。而記者曰無痛也。但作新聞觀可也。

京師九門高峙。五禁重圍。險要不如旅順。形勢不如威海。所恃者大沽口潮落無常。敵人不能投鞭以渡耳。即謂風頹雨蝕。有損觀瞻。畧爲修飭。便壯厥觀而已。非今日之急務。乃竟聞有某相國大展鴻猷。深慮鴟鵂。奏請撥款六百萬。修葺京師內外城垣。以收金湯磐石之固。論者謂未雨綢繆。防土匪乘間而起。藉此以備不虞。亦老成謀國之一端也。然平豈其然乎。噫。吾知之矣。意者習聞泰西火器之利。而慮其牧馬以來也。因先爲堅之高之。令彼格林無所施其烈。開山不能撼其中。開花不能射其微。克虜伯不能逞其威。以示防禦於英俄德法。歟。抑鷓鴣巢林。不過一枝。燕雀處堂。不知厦傾。以是爲救時經濟。眼光所及。反不越雷池一步。徒爲聊固吾圉之計歟。不然。俄方掃穴犁庭。其後各國鷹麟虎視。瞰其邊。造鐵路須款。復海軍須款。還國債須款。乃擲此數百萬於無變。則不見其奇。有變則一無可恃。是真令人索解不得。幾等下士之聞道大笑而走矣。况守在人而不在險。旅順之失。可爲殷鑒。以龔照璵而守睢陽。不待尹子奇之至而城已潰。以張巡許遠而守旅順。雖十年困於日本而猶存。况京師大地平原數百里。前無一衣帶之水。以爲湯池。後無一屏蔽之山。以障金城。大沽一破。

長驅直入矣。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宰相奇想。守在京師。嗚呼噫嘻。彼在京師。使當嗤之以鼻矣。而記者曰無笑也。作新聞觀可也。

我朝宮禁森嚴。護衛肅穆。除內總管一員以外。無得出入禁中。其餘內監侍衛。設鐸拱稽。某人當值某日。司衛某地。悉由內廷專派。烈祖神宗。防閑週密之意。亦可謂盡美盡善矣。

乃自八月訓政以後。皇太后於南海啓鑾還宮。既聞侍衛威嚴。稽查肅密。凡內廷禁城內各門。及圓明園靜明園頤和園各門外園。俱由總管內務府大臣酌派內務府三旗護軍營巡察。內園內監看守。復因內廷屢獲行刺人犯。經內務府總管大臣諭令各禁門值護軍統領認真稽察。夫以堂堂國母。垂簾聽政數十年。其不能爲衆人之母。而竟有執殺之歎。已爲咄咄怪事。况又以宮牆外望。時復有人窺探。更於宮外添築圍牆。一若千金之子。常恐死於盜賊之手之所爲者。不尤爲駭人聽聞乎。噫嘻。世無荊軻。豈易作秦胸之刺地。非博浪。何能加張良之錐。其緣以重圍再立峭壁者。非禦外窺也。直防皇上耳。曷言之。蓋自今上之幽廢。而震動全局。六臣之誅戮。而自壞長城。不惟皇上退處無權。等滯龍之勿用。即皇太后亦冰淵是慄。同騎虎之勢成。所挾以欺愚天下之衆。遏止忠義之氣者。猶曰皇上尙在。固明明上諭也。萬一如叔帶之亂。周王出奔。布詔天下。忠義來奔。問之臣。豪傑作勤王之舉。天下事從此去矣。故宮墻之築。即皇上私逃被阻之後。諸奸佞所驚心吊膽而廣

爲陷阱也。不然。既爲刺客。豈不如紅線之走壁飛簷。施其慣技。今多一牆。直多一梯耳。既防刺客。何不學林甫之城府深沈。一夜五遷。今築外牆。猶修外備耳。且泰西各國。帝后巡幸內地。皆輕車減從。道旁鶴立。萬人共得觀瞻。今中國既堂高廉遠。復又築宮牆以防刺客。令彼西人聞之。不益疑吾民之多犯上作亂乎。而記者曰。無論也。作新聞觀可也。

余蠻子與李立亭俱一亂民而已。乃李亂廣西。則全用勦。余亂四川。則全用撫。殆真中國之兵。前不足以禦外人者。今並不足以定內亂哉。執事者云云。以一華司鐸被執。因而投鼠忌器也。於是始則外示羈縻。而督臣撫之以四萬軍餉。繼則懿旨特奉。而任道撫之以新造衣冠。終則盪其頂。花其翎。而撫之以守備之職。旋以索軍糧十萬。洋鎗二千。並求副將之職。得有統兵之權。仍是遍擾民居。復歸巢穴。則有招撫之名。全無受撫之實。君子觀於余蠻子之反覆無常。其挾制橫行。戲弄諸臣於股掌之上。不禁慨然於中國之內亂。未有已時矣。誠以教堂非止四川有也。教師非華司鐸一人也。仇教民者非但余蠻有是心也。挾教師者則固余蠻子創是舉也。方今三合哥老等會蔓延內地。防範稍懈。即伏莽與戎。苟鋌而走險。皆蹈余蠻子之故智。而挾一教師以圖全。事成固可生其覬覦。事不成則仍不失爲守備。啓各省亂民之心。禍各國傳教之士。皆自今日之撫余蠻子始也。不觀明之天下。失於流賊乎。李自成張獻忠。獨非既降復叛之人哉。而養癰貽患。積火燎原。遂至蹂躪明之宗社。若此。何竟蹈

其覆轍。而斤斤以撫爲事也。而記者曰無惜也。作新聞觀可也。

八

康有爲之逃日本。與孫文之逃日本同。康有爲之不可購。與孫文之不可購同。前者使英大臣誘孫入使署擒之。而卒不能致之。一之爲已甚矣。乃於康之逃亡。而直督懸數千金以購之。江督懸數千金以購之。粵督亦懸數千金以購之。且電傳懿旨。著沿省關道查獲以購之。卒至由津而滬。由滬而港。行所無事。有陸軍而不能購於陸。有海軍而不能購於海。中國如此。況外國乎。至由港而日本。其亦可以詐作痴聾矣。乃復移文各國領事。而無以駁其公罪之言。密諭日使查拿。而益以增其保護之重。非惟無濟。適足以見笑而自黷耳。且各國亦未悉康之罪爲君臣之獄。故據公法以保其身。而不爲援中例以申其罪。苟其倣晉文之執衛侯故事。約盟與國。各率海艦。送康入朝。聯合公使。請 皇上朝坐而面質之。有罪無罪。自以今上科斷爲主。不能袒亦不能誣也。計不出此。而保者自保。購者自購。於是乎保全無辜。與容納逋犯。皆各尊所聞。而彼此紛爭。是非終何由定哉。而肥者曰無爭也。作新聞觀可也。皇上天錫智勇。起自親藩。入繼大統。所謂帝王自有真。乃天授非人力也。斯即日昃不遑。勤勞宵旰。時抱徒苦我民之痛。別有忍罵昏君之感。政躬日瘁。理或宜然。但醫院一官。再三選試。乃能進用。爲問本朝家法有詔徵外醫者乎。且即謂變生倉卒。病起怪奇。然亦必先由醫院進方。頒行內閣。至百無一效。或爲病急投醫之舉。布詔中外。亦屬薄海人心所共原。乃數

月以來。無日不召見外臣。批覽章奏。勵精圖治。發憤有爲。獨於訓政四日以後。初十日卽下上諭云。朕躬自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尙無大效。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卽着內外臣工切實保薦候旨。其在外省者。卽有馳送來京。勿稍延緩云云。噫。何病之奇若此也。病固奇。前數月之諱病亦奇。數月以前之病而不醫固奇。今之醫而忽於外召則更奇。論者謂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者。非皇上也。初十之諭。皇上之不適。纔四日耳。非四月也。斯時皇上之病。確爲危險異常。其間不能容髮。此則司馬氏之存心。路人皆知。無待詳言矣。蓋以廢立則無名。篡弑則無狀。惟以病而召醫。內外之一法。則爲亂臣賊子未有之藍本。又爲忠臣烈士平氣之良法。苟非得各西報之力。諫其微。與各西醫之堅爲請視。吾恐前者唐中宗魏顯宗之舊病。皇上將復中之。不惟是年廿八日不能給祭太廟。且明年初一日並不得恭詣皇極殿矣。今者外醫已返。海內人士共喜。聖安。惟聞召見臣下時。皇太后謂。皇上病後重聽。各國公使夫人入覲時。皇上並不啓口發一語。不識此重聽不語之病。更有外醫能治之否。敬告仁人志士。當思所以醫我。皇上重聽不語之病。勿以其不召而不求方法也。悲乎。如今日之皇上。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亦烏得而不痴不聾哉。而記者曰。無痛也。作新聞觀可也。

古者天子有六軍。而不聞宰相有五軍。初不解邇來朝事。法不欲新。而聞則甚新。五軍之設。

統於榮祿。殆以宰相位次一人之下。居萬人之上。故軍數亦只遜於天子一籌乎。何以分宋之毅軍爲前軍。董之甘軍爲後軍。袁之新建爲左軍。聶之武毅爲右軍。榮則自募萬人爲中軍。而節制諸軍之關防。懿旨特頒之榮祿。是名雖分爲五軍。寔則合五軍而爲榮祿之一軍耳。以是爲防備外彝之戰務。則甘軍滋事。而遷調即聽公使之言。以是爲鎮壓內亂之雄兵。則新黨潛踪。而壓力將及海外之地。不甯惟是。既借俄旅。復擁重兵。行將覬覦大寶。廢立潛謀。故亟亟於調撥。以壯聲勢。皇皇於招募。以資鎮定歟。果爾。則眞天翻地覆。至愚極庸。吾恐義兵所指。雲集響應。五軍雖棋布星羅。未足以當天。勤王之師也。然而時事亦正難逆料矣。以今日時勢萬難。其將使我 皇上復辟歟。抑長使我 皇上軟困歟。彼昏庸衰謬之權臣。自問亦多棘手。況自古篡弑之禍。未有不潛滋暗長於權奸擁兵之後者。蓋誠有如曹操所言。一解兵權。即恐爲人所害。以故不惜遺臭萬年耳。產祿之不去北軍。則劉氏必不能安。王莽之盡攝兵權。則王后必爲所賣。今者五軍之節制。皇太后即不相疑。榮祿正當自疑也。榮祿竟不自疑。恐天下之疑正自此起矣。而記者曰無疑也。作新聞觀可也。嗚呼。國事如棋。書難罄竹。凡茲掇拾。久播流傳。或先後而錯綜所聞。或推闡而參以所見。其大者固買生痛哭之言。其小者亦哀憂思之念。大事去矣。豈同盛世之危言。國無人兮。不與維艱之亂日。知我罪我。均兩聽諸斯人。是耶非耶。請還問諸當局。然而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報館固以新聞爲宗旨也。所有彙記。仍作新聞觀焉。斯爲近之矣。

傀儡說

優孟之塲。有所謂傀儡者焉。其奏伎也。設帷以蔽塲。帷之上有似人形者。官體畢肖。衣服畢備。有人居帷下。僮僮焉持而舞之。唢嘶焉爲之歌。此劇塲中最劣下而最曖昧者也。人而傀儡。時曰不人。國而傀儡。時曰不國。哀時客曰。嗚呼。夫何使我國至於此極也。八月六日以後。聖主幽廢。國旣無君。然錄京鈔則仍曰恭奉。上諭。上奏摺則仍曰皇上聖鑒。我皇上口之所言。不能如其心。身之所行。不能以自主。然而引見召見。朝儀依然。如絲如綸。王言仍舊。是西后以皇上爲傀儡也。西后不過一婦人。所耽者娛樂耳。非必慕位幽主。然後快於心也。榮祿蓄異志。覬非常。憚於勤天下之兵。乃借后勢以箝人口。其實所頒僞詔。未必皆西后之言。所行暴政。未必盡西后之意。榮祿自積操莽之威。而西后代任牛馬之勞。是榮祿以西后爲傀儡也。俄人以甘言喚咻舊黨。嗾之使糜爛其民。助之使斷喪其國。彼等有恃無恐。頑固之氣益壯。革新之機益絕。迨於魚爛已極。而俄人收漁人之利。自尋斧柯。爲人驅除。是俄人以中國政府爲傀儡也。嗚呼。國之不振。誰不得而侮之。今之以我爲傀儡者。豈獨一國而已。全國關稅。握于人手。關道關督。一傀儡也。全國鐵路。握于人手。鐵路大臣。鐵路公司。一傀儡也。全國礦務。握于人手。礦務大臣。一傀儡也。沿江釐金。握于人手。委員。一傀儡也。洋操訓

練。握于人手。將弁一傀儡也。無端而膠州割。無端而旅大割。無端而威海衛灣割。無端而海門灣又將割。土地之權。一傀儡也。一言而劉秉璋免。一言而李秉衡黜。一言而董福祥退。用人之權。一傀儡也。嗟夫。今之滅國者。與古異。古者滅人國。則滿其宮。虜其君。今也不然。傀儡其君。傀儡其吏。傀儡其民。傀儡其國。英人之滅印度。土酋世其職者。尚百數十年。傀儡其土酋也。六國之脅突厥。突厥之政府不廢。傀儡其政府也。埃及傀儡於英。越南傀儡於法。高麗傀儡於俄。中國者。傀儡之頑而碩者也。一人之力。不足以舉之。則相率而共傀儡之。此蚩蚩者。猶曰。我國尚存。我國尚存。而豈知彼眈眈者。已落其實。而取其材。吸其精。而墮其腦。官體雖具。衣冠雖備。豈得目之曰人也哉。嗟乎。必自傀儡。然後人傀儡之。中國之傀儡。固已久矣。及今不思自救。猶復傀儡其君。傀儡其民。竭忠盡謀。爲他人効死力。於是我二萬方里之地。竟將爲一大傀儡場矣。夫目人以傀儡。未有不色然怒者。今坐視君父之傀儡于好賊。國土之傀儡于強鄰。還顧我躬。亦已成一似人形而僂僂於帷間者。此之不羞。此之不憤。尙得爲有人心哉。尙得爲有人心哉。

大清廣東高雷兩府人民公啓

竊聞地球各國。莫不奉公法爲依歸。原以公法者。爲公理公義所出。公論所定也。今法人欺我。大清國仁柔。無端要挾。強租我高州府屬吳川縣界之廣州灣。爲泊船屯煤之所。我

大皇帝柔遠爲懷。俯從其請。法人自宜感念中國。愈敦友誼。乃竟於五月初一日。越界至雷州府屬遂溪縣境之海頭地方。佔踞砲臺。蓋造營房。廣掘濠溝。百姓廬舍墳墓。慘遭毀挖。鄉民以理阻止。致被槍斃人命。自此以後。入村捉人。肆行無忌。五月二十四日。又逞兇炮斃六十餘人。九月初七日。復炮斃吳那立等八命。砲傷男女三十餘人。初十日。被焚草屋四百餘間。炸毀瓦屋三百餘座。又斃老民老婦二命。海頭既受害若此。又到碇洲肆行騷擾。津前村任姓女。年方十六。母女伶仃。因法兵入屋。其母向前庇視。輒被打傷頭額。如此之事。不一而足。又霸佔民居。捉民作苦工。嗚呼。鄉民無辜。遭此焚殺。慘不可言。我高雷兩府數十萬人。若動公忿。與之決戰。豈不能抗拒法兵。無如官長保護西人。不肯任民施爲。我百姓沐國家二百餘年深厚之澤。不敢輕動。以貽國家之患。隱忍至今。未傷法人一草一木。乃法人不知悔悟。猶思逞毒不已。試問環球萬國。有此無理無法之事否。現在細民瀝稟上憲。據情奏明。籲請大皇帝諭總理衙門。請英俄德美日諸大國公使。按照萬國公法。與法人評論。尙不知能俯從民請否。用特瀝訴。傳布中外。想各大國素重公法。與我中國久敦和好。必能秉公論斷。務令法人退出強佔海頭碇洲各處之地。賠償人命屋產。則我兩郡人民。感戴各大國仁施。永不能忘矣。倘法人一味逞強。不循公理。不顧公義。不遵公論。則直爲無教化之國。我大皇帝即不與計較。想諸大國亦有公評。我兩府百姓。誓不能甘心受此荼毒。爲

此佈告中外主持公道之大君子。幸鑒諒焉。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高雷兩府人民公啓

哭告華人

嗚呼。我支那人。旅居外洋。受他國人凌辱者。久已甚矣。而至今日。則更甚。此中欺辱之情。虐侮之事。賤役之。奴視之。鞭撻之。酷刑之。非理強制之。逆情辱待之。令人聞之。怒髮上指。言不勝言。聞不忍聞。此慘將不知至於胡底。我族洋數百萬同胞之衆。何罪遭此活地獄之苦。貽笑五洲。遺羞萬世哉。內而貪官縛之。視爲奴隸。外而西人從而撻之。目爲野蠻。日本謂我支那人全無半點血性。甘受無辜之慘。誠無怪其慨乎言之也。竊念我支那人志士通人不少。而卒無一人倡合衆國之謀。效美利堅獨立之舉者。蓋咸體念我皇上英明難得之聖主。深知講求補救之策。以期拯我四萬萬同胞人民於水火之中。登於衽席之上。天下蒼生。尙有望也。今者已矣。西太后以政守舊黨當權。聖君幽廢。賢臣遠逃。嗟乎。慘哉。我支那人此後形勢難堪。設想而外人欺侮更甚於前矣。即以今日寄居安南諸華人。被法人藐視之處。觀之。可以知矣。本二月十二日。法廷有新客官到堤岸七府關帝廟。傳集華商問話。爲明年出身稅字。蓋手足印。及度骨之事。要將舊時身稅字紙改製牛皮。名曰牛皮身稅字。以便人貯存箱櫃。另給一張行街紙。以便出行。設若行街字失落。尙有牛皮字作證。庶免逃脫之罰。只須再出行街字云云。查此舉係彼國酷處囚犯之法。夫以處囚犯之辱。我支那禮義之人。其

侮辱爲何如耶。且其紙皮將交換時。凡屬男女新舊客。須到新客衙內看相。蓋手足印。及度骨。而度骨之法。係在新客衙內建造房間。房內安置木板架。人則裸身假仆其上。以備度數。殆若西人驗娼之式。是日七帮人齊集大衆。僉以此事爲不可行。而廣東人之有強項志氣者。答曰。若行此舉。雖斷我頭亦難行的。新客官又曰。此乃王家所設之法。擬于明年舉行。我爲新客官。不得不先向爾等言之。言竟。上車而去。嗚呼。我支那人。至今日受人辱侮。如是其極。而尙不知自立。何顏與五洲之人。並生于地球之上乎。諸問守舊昏庸諸臣。入則坐堂皇。出則鳴八關。惟思媚勢。一意趨炎。以八股爲經世之文。弓石爲禦敵之具。而子民任人虐毒。併不敢致問一聲。嗟呼。人皆有國。胡我獨無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所望支那同志。有爲諸君。從速早定大計。別籌良謀。以救我人民塗炭之苦。倒懸之急。是我四萬萬人所共覓望也。斯言之濟否。則不可知。惟據事直書。哭告我華人而已。

論內地雜居與商務關係 寄神戶代演說文

諸君。小弟日前到神戶。承諸君過愛。款待優隆。小弟感激無已。前者數次演說。諸君不棄。屢擇其言。弟心竊自欣幸。臨行時。曾祝諸君。每月會集數次。講求商務及愛國之義。諸君亦命弟時時將其所見寫出。寄來共商。今弟竊於中日商務關係事件。有欲演說者。謹書以奉告。伏望垂聽。

今日本內地雜居之事。爲期已迫。我中國因國勢積弱。不得與各國均沾權利。此最可憤可痛之事也。諸君。我中國人少講商學。少講外交。故於實際之利害。每每不能深知其根原。即如雜居一事。吾人雖知其吃虧。猶以爲不過體面上不好看而已。殊不知其切身之利害。有甚重甚大者。弟望諸君勿等閒看過也。尋常人之言。每日即使華人得一律雜居。我輩亦未必入彼內地。即有之。亦不過做小買賣而已。於商務大局。無足輕重。故得雜居固是好事。即不得亦無甚關鍵云云。弟以爲此言大誤也。夫今日我國商務之在日本。所以能與西國並駕齊驅者。以同在居留地故也。西人商學雖精。資本雖厚。然中國之人。勤而日儉。一人可兼數人之業。行號內盤費之廉。數倍於彼。而中日兩國鄰近。彼此需用之物甚多。我邦賤務通融。生意易做。但使在日本之商場。彼此同一地利。則他國常不能與我爲敵。此前者數十年來之情形也。若雜居以後。則不然。他國人隨意可入內地貿易。而我商僅株守居留地之一隅。昔者全國之出入口商務。皆聚于居留地。日本人之欲與外國交易者。不得不來而就我。故我可坐以待之。且有所挾而制之。及內地雜居以後。情形頓殊。其出口各貨。西人在內地。就其所出之處而購之。截其上流。豈復有遠運至居留地以求售於我者乎。入口各貨。西人皆運至內地。就其銷流最旺之處而售之。我之貨物。株守口岸。過問者少。又不能運售他處。必至積壓不銷。要而論之。出口貨則他人買剩者。然後輪到我華人得買。入口貨則他人賣。

剩者。然後輪到我華人得賣。事事落人之後。拾人唾餘。後此情形。何堪設想。雖云盤費較廉。省。賬務易通融。豈足以抵當此虧累耶。何況稅務又重于他國。成本自增於舊時。欲其站得住。不亦難哉。小弟每念及此。未嘗不瞿然以驚。愀然以悲也。

諸君諸君。小弟閱歷甚淺。見識甚隘。於商務事情。更屬毫無所知。不能道其詳細。恐其利害所關。必尙有不正於此者。諸君細細研究。情節更當了然。夫昔者風平浪靜之時。各家各自爲謀。可以得利。今則情形大變。外面爭競之力甚大。相迫相奪。我輩當此之時。必合力將大局之事扶起。大局站得住。則各家皆站得住。大局一縮。則各家隨之而縮矣。今我回國之人。在海外者。猶如同胞兄弟一般。如泛舟中。流遇著大風。湏合心齊力。以保一舟之安全。此淺而易見之理也。條約之事。由國家所定。今國既積弱。而我之外交官吏。復不以此等事爲念。彼日本之改正條約。費十數年之力。艱難曲折。而後得與西人立於平等地位。今我國民欲安坐而獲均沾之權利。此必不可期者也。然猶幸日本近年。有深結中國之心。而我海外同胞。亦有合黨自強之力。故官吏雖不能爲我代謀。而我同胞兄弟。相約而自謀之。聯絡日本有力之人。說之以利害。折之以情理。雖能補救與否。未可斷言。然十分之中。必當挽回二三。即不能擴充新益。亦可以保全舊業。即不能收其效於今日。亦可以防其害於將來。弟甚望諸君爲大局計。勿爲一己計。爲長遠計。勿爲目前計。急急謀所以合力補救之法也。

諸君。日本人於內地雜居一事。人人認爲關係最重之舉。全國之人。合而講求其利害。辨其是非。謀所以預備雜居之法。報紙之中。日日言之。著書論此事者。凡百數十種。彼其視之如此其重也。泰西各國居留之人。因爲此事。亦各各開一商業研究會。講論雜居後所當行之事。所當擴之利。西國商人來游東京。交結其士夫。商略此事者。無時無之。普西人之視此事亦如此其重也。而我國人數年以來。熟視無睹。以此爲不甚輕重於己無關之事。此弟所爲深憂也。雜居以後。日本政府。收回治外法權。一切外國人。皆受治于日本法律之下。彼日本之法律。多採自西人。故西人習知之而易守之。我民素不講法學。一旦彼施治於我。他日必將有鑿礎百出。而吃虧不少者。故我輩在今日。不可不取日本民法商法之書。譯而共閱之。使人人洞悉情形。知所趨避。尤不可不設一會議所。常集衆人。講論其間。講求各國商務盛衰之所以然。而研究其學理。練習其方法。處處按諸中國情勢。以圖擴充抵制之術。此尤今日萬不可緩者也。諸君諸君。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伸則縮。萬無中立之務。諸君必日日圖進取。僅乃足以保持今日之權利而已。慎無苟安目前。各懷顧忌。以貽後日之悔也。小弟見識淺陋。惟承諸君過愛。苟有所見。不敢不直言之。望諸君采擇焉。

辨中國今日無所謂新舊黨

天南新報

不明大義而論大事。紛然其各執所見也。不通時變而談時務。泛然其無補於世也。中國自

去年后奪政。臣幽主。用人行政。力斥滯新。於是新舊黨之禍起於朝。新舊黨之名滿於野。故當政變以後。爲新黨惋惜者有之。爲舊黨快賀者有之。至今日則聰明之士。豪傑之才。苟各出其肺腑以相示。未必盡是守舊而大背維新。然以內地壓力之重。權奸氣倖之雄。且又新黨潛踪。舊黨熄迹。故亦模稜兩可。坐觀時變。以希圖所謂功名富貴者。彼蓋謂二十一行省之大。六部九卿之尊。今日幾無一非舊黨矣。嗟夫。以六烈士之戮。康梁之奔。張李之流。及諸臣之去官禁錮。目爲新黨。初何怪人之去之若浼哉。以禮部六堂之復。榮祿之權。剛毅之專。及各官之擢用起復。目爲舊黨。又何怪人之趨之若鶩哉。不知新黨也。舊黨也。於去年。皇上力行新政時。可言之。併於。皇上他日有復辟之時。可言之。今日。帝在瀛台。臣謀大寶。奉衣帶詔者。呼援海外。望黃龍加者。市恩朝廷。則並無所謂新舊黨也。其所謂新舊黨者。直舊黨耳。其所謂舊黨者。直賊黨耳。曷言之。蓋新舊黨之名目。寔分於新舊政之乘除。今則所分者。又不在行政之間。而在君臣之義也。試觀死者死。流者流。逃者逃。黜者黜。吾君之股肱耳。目。屏棄盡始。於是乎可以病之。可以囚之。並可以挾而左右之。則死者流者逃者黜者之非帝黨何如。若夫吾君之所欲殺者。特舉而相之。吾君之所特黜者。旋起而用之。吾君之所惡者。反信而專任之。城狐社鼠。布滿朝廷。於是始而欲謀毒弑。而以康工部之在逃不果。繼則欲行廢立。而以劉江督之覆電不成。終則必欲行其非廢則弑之志。乃不得。遍布腹

心。廣植黨援。汲汲以諫兵爲急務。調將爲要圖。試問此爲相者爲將者。併爲所信任而招羅者。非賊黨何如。不知六臣之爲帝死黨。不知康梁之爲帝生黨。而徒以新黨目之。此天下之所以援新黨爲鑿戒也。不知榮祿爲賊之首黨。不知剛毅爲賊之從黨。而惟以舊黨稱之。此天下所以趨舊黨爲無傷也。泥新舊之名。而不明帝賊之分。遂使二十五年英明之天子。無一人敢白其冤。一二月倦勤之聖君。隔數月仍卜其病。舉平日所謂日談忠義者。受恩深重者。皆安之若素。處之泰然。孔子所歎夷狄之有尹。不如諸夏之亡也。正可爲今日言矣。噫嘻。亦知孔明之事先主也。本無補於漢之亡。而修史者必以孔明之輔蜀爲正統。爲其心存獻帝也。王猛之輔苻堅也。實足爲晉之敵。而論世者不以王猛之事秦爲悖逆。爲其不忘帝國也。趙盾原非弑君。而孔子所以大書弑君者何哉。不討賊故耳。揚雄初非莽大夫。而萬世所以共稱爲莽大夫者何哉。其從賊故耳。以今人之論古人。無不是孔明與王猛。而非趙盾與揚雄。以今人之學古人。無不願爲王猛與孔明。而不願爲揚雄與趙盾。獨不解榮剛之門。趙盾揚雄之纒也。而人顧若明知而蹈之。康梁之心。孔明王猛之繼也。而人顧恐株連而遠之。是豈非信爲舊黨。而不知爲賊黨乎。是豈非目爲新黨。而不知爲帝黨乎。觀於康梁之出奔也。英日爲之保護。而沙侯致金以招之。大隈伯復贈金以送之。日本王公大臣無不與之結納往還。相期遠大。及遊歷英美德諸邦。更有日本某爵臣從行。以爲各國先容之地。夫

以一二通臣。亡命問關。非逆犯。而久以支那帝軍。而董宋聶將令猶抗。志乎。吾故得而辨之曰。

不平斯鳴

夫報館之設。興於西。延私意。不循公理。是非頗論。康君有爲之事。是已詭秘。上年割威海衛九龍。途而海關驗之。皆還香港。饒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實黨相忤耶。而此輩嫉康力耳。據支那政府。其始電拊康君跳出網羅。皇上復中罪名三變。中西報館之

有志之士。奮然興起。生機淳然。乃未閱幾時。而垂簾詔下。國政大變。盡返故轍。不幸而流血者六人。獲譴者三十餘人。皆康同志國之良也。在中智之士。稍有人心者。莫不知壞汝長城。元氣斲喪。國勢岌岌。恐就瓜分。方且悼之惜之。痛哭流涕之不暇。又復何忍以成敗論之責之。且附和權奸。加以大逆惡名。使蒙不白之冤哉。近年支那報館林立。其在上海天津湘澳諸報。多力持公論。彼舊黨有不鑒於心者。詆爲斯文敗類。欲窮治之。今某報館主筆。盡反其說。豈其欲自居於鐵中錚錚。備中佼佼者耶。抑欲迎合當道權奸之旨。以討富貴耶。以中國今日之危機畢露。在闇昧者觀之。必曰此肉食所當憂。非吾儕事也。而不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棟折榱崩。同受傾壓。是四萬萬人之所同憂。亦四萬萬人之所當憂。其憂國之人而愛護之也。至於割地重大之事。雖皇上猶不能自主。而謂康君一章京微秩。獨能主之乎。況割威海之時。康君未嘗與聞。並未就職。今某報謂出自彼意者。則其說之謬妄可見矣。竊以康君爲中國維新首領。憂國之心。獨摯。素以革除弊政。保國保種爲己任。深幸屢脫於險。豈非皇天憫其忠誠。默爲呵護。留以有待耶。天實生之。誰能殺之。聞康君之到域。多利及溫哥華二埠也。鄉人聞之。懽喜敬仰。爭迎謁見。所至之地。不期而集者千餘人。自有縉紳。到外埠以來。人心愛戴。未有如是之盛也。然鄉人非有加愛于康君也。試以康君自中東戰後。五次上書。其忠君愛國之忱。變法維新之論。久已傳揚中外。膾炙人口。及去年皇上信任。坐

言起行。百日之間。天下拭目。方冀新政大行。民登衽席。詎料事廢半途。辜負初心。皇上幽囚。孤臣泣血。孰爲罪魁。不言可喻。在仁人志士。皆知其冒險犯難。以救君國。咸哀其遇。而臨其心。祝其安全。猶望其將來保。皇上復位。以爲振興中國地步。故鄉人愛之敬之。爭先恐後也。以海外人心之愛敬康君如此。諒無刺客之事。縱或有之。必權奸榮祿主使。蓋榮祿久蓄操莽之心。雖已幽廢。皇上慮康在外。未敢遽下毒手。欲謀不軌。不得不先却其所忌。故懸重賞以購康。今在海外優游。冥冥遠害。論公法則此邦有保護之權。論憲章則殺人獲纒首之罪。弋入無所施其技。刺客莫得逞其兇。彼欲購康者。當亦廢然思返矣。即或有無知兇徒。見利忘義。涎其重賞。加害於康。倘即被害。其害康者必不免于死。徒擁多金。身莫能享。況中國官場辦事。有始無終。事雖能幹於前。賞每失信於後。卒至財命俱失。永遺臭名。人雖至愚。興思及此。斷不爲彼所用。若夫英豪義俠。如鉏斃者流。更不忍賊民之主也。假令公使領事。受榮祿密囑。爲購刺客。而公使領事皆久在外國。達於時務。恒憂國法之不變。無以自存。與康諒有同心。孰肯仇之。即有其人。其刺客既非易求。而公法復形掣肘。諒亦無從措手也。除此以外。則我國游于金山者數十萬人。旅于東南羣島者數百萬人。其中不少同憤國難。思念聖主者。英不嘉康之志。憐康之冤。皆將愛之護之。倘有害康者。必誓死以報之。無非望其將來救君國於垂危。保種教于將墜。皆出自明理好義者之公心。而莫之或使也。嗚呼。

溫公生佛。猶控首姦。元祐羣賢。竄死略盡。撫今追昔。能勿有感於中耶。彼曉曉毀康者。亦可以思其故而少戢矣。

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公啓

學校其國家之元氣乎。其人羣之導師乎。乃者 聖主厲精變法。百度草創。首注意於斯舉。自京師大學外。普令各行省設中學校。各府州縣設小學校。更 詔我海外。使咸喻斯意。廣建黌庠。以贊盛治。風聲逖聽。疇不踴躍鼓舞者哉。政變以來。內地學校。停廢過半。而海外忠義之士。愈增蹈厲。橫濱大同學校。負笈者蒸蒸日盛。而神戶繼之。新加坡繼之。泗水繼之。域多利繼之。其餘籌畫開辦者。各埠響應。中原文獻。盛於海隅。斯實諸君子好義急公之苦心。抑亦我國家轉弱爲強之起點也。然就學者期於大成。任事者貴在進步。合羣並舉。則聲氣易通。拾級以升。則高才益勸。故今者大同總學校之設。有不容緩者。蓋四端焉。橫濱學校。開設既已經年。生徒精進。成就者不少。而地方有限。教師有限。未能多分班數。故當設高等學校。使高才生以次遞升。則教者不致太勞。而學者亦易獲益。此高等學校必宜設者一也。神戶及南洋美洲各埠。學校相繼踵設。其規模與橫濱略同。一二年後。卒業生徒。皆當遞進。不可無一校以容之。此高等學校之必宜設者二也。政變以後。內地新設之學校。多就停廢。其中生徒。志士不少。半途棄置。殊可悼歎。今宜設一總區。選其英才。俾得卒業。此高等學校之

必宜設者三也。內地俊秀子弟。懷奇才。抱遠志。自備資斧。游學海外者。不乏其人。此輩大率皆已通中國學問。及尋常普通學者。必有專門高等學校。乃能助其大成。此高等學校之必宜設者四也。嗚呼。今者中國事變亟矣。需才多矣。異日當萬國之衝。而維持宗邦。更新百度。救二千年來將墜之文明於千鈞一髮之際者。豈非今日少年子弟所責無旁貸者哉。然養成人才。必賴學問。泰西百餘年來。爲文明開化之濫觴。五洲之國。欲智其人士者。皆于是竄轡而遊學焉。而高等學校之設。則于日本何也。蓋日本爲東洋先進之國。泰西之新思想新智識。普徧旁塞于國中。學日本之學。雖未敢謂能盡泰西之學。而取之以強我中國。則有餘裕。其利一也。日本屹立東海汪洋中。西至太平洋。南北美洲。南至南洋。澳洲。西循中國沿海一帶。至于安南暹羅緬甸印度。北走俄羅斯西伯利亞。南華際天地。以無量數。而輪船往來孔道。日本實爲其衝要。設高等學校于東京。則各埠遺子弟而來學者。皆可以爲總匯之區。聲氣易通。無憂遼濶。其利二也。歐美諸國。物價騰踴。留學所費。每歲金以千數計。自非陶朱猗頓之富。雖有俊偉特達之子弟。徒作西方好音之慕。而日本則費用特廉。懷金一千。即可留學數年。中人之產。皆能籌畫。以遊學歐美一人之費。可以爲留學日本數人之用。是以成就一人者。移而成就多人也。其利三也。列強皆在他洲。日本則吾隣耳。土壤相接。種族相類。文字相同。我之受學。已爲易入。而日本朝野達識之士。念輔車唇齒之義。咸以扶植中國。

爲第一大。事。其情之相親相愛。已倍蓰于白種人。則扶携教誨。自能無微不至。況我中國他日所借以聯日本青年。以扶東亞之局者。亦惟此高等學校爲起點焉。其利四也。有此四利。則吾中國少年子弟。欲自增其學識。自養其才器。以爲國家他日之用者。舍日本其奚適哉。此高等大同學校。所爲設於東京之微意也。夫數其國民氣之通塞。則以鐵道之多寡爲率。數其國商務之盛衰。則以輪船之多寡爲率。數其國士民之智愚。則以學校之多寡爲率。而其智愚大小高下之數。尤以學校大小之多寡爲率。列國殖民之地。從未有高等學校。以育人才者。環球衰頹之國。亦未有能立高等學校。以開士智者。無他。高等學校。講求萬國之政治經濟法律。及其他專門之學。則通國子弟之游泳于其中者。眼界開。希望大。志氣勇。競爭烈。常有經營天下之略。開拓地球之心。內顧其國之陵夷。雖燎原燧。必思所以復之全之。富之強之。俾抗顏於世界文明國之列。而始得償其熱望。副其雄心。故有高等學校衆多之國。未有能亡之者也。蓋其子弟之氣不衰。雖與之國上。而外人不能取也。嗚呼。我中國雖曰危迫。苟能共倡此舉。積流壤成河嶽。雕良璞作圭璋。或者天未欲亡四萬萬人。也。今同人不揣綿薄。勉效涓滴。爰略述梗概。普告同志。先由橫濱神戶。倡捐開辦。而廣求友助。于各埠。凡我志士。共贊斯舉。同人幸甚。國家幸甚。

聞俄人在金州等處苛刻事感而書此

天南新報

五洲之國俄爲大。地跨三洲。雄據西北。論者比於六國之秦。以其進則可以囊括宙合。退則可以表裏山河。昔林文忠生平與英事齟齬。而易箚遺言。獨曰百年以後。爲中國患者其俄乎。蓋名臣遠見之明若此。嗚呼。亦孰知時勢所趨。竟與前言默相符節若此哉。中俄自伊犁一役。左文襄出征絕域。拓地數千里。大有封狼居胥。勒燕然山之意。俄人遂不敢過問。自甲午東挫於日。俄以起而扶助中國。索還遼東一事。我政府鋌而走險。急不暇擇。遂引虎入堂。與倚狼爲心腹。解目前之倒懸。忘異日之虐肉。去歲旅順金州大連灣等處。相繼索租。明知卵石非敵。不敢不從。又以舊恩難忘。所有各處俱復得諸俄人之手。故雖掘吭拊背。亦所不計。割讓以後。歸其管轄。如築臺禁口招工設學製廠等事。極力經營。留心佈置。反客爲主。挾官制民。爲所欲爲。俯首聽命。俄而尙有人心。當若何感念朝廷俯就之意。收撫士民新集之心。乃日前忽聞有與大連灣土人爭毆鎗斃土人數百之事。政府電知駐俄使臣楊星使。一再與俄外部辯論。乃俄外部終不准查辦。且覆詞有云。即使中國海軍至波羅的海。陸軍至聖彼得堡。此事亦難允從。噫嘻。兩國交綏。從未聞有下此啤唾之覆詞。爲此決絕之驕語者。俄之曰無中國。其於此次覆文。已不覺全鋒盡露矣。而原其滋事之由。亦豈中官之保護不力。吾民之抗阻過頑。如各省之鬧教。專與洋人爲難乎。實因徵稅苛刻。民不聊生。縱不與尸。亦爲餓殍。故激而思變耳。吾國尙在。不過租地爲名。而即受魚肉苛刻如此。况瓜分以後。無

所顧忌。操其生計。握其死命。吾四萬萬人。其慘受屠毒。當何如耶。試即俄現在擬妥之捐額。而詳列之。設身處地。蓋未有不痛哭流涕。而歎旅大金州等處之民之無復噍類者。一無論男女。每人每月捐稅二角五分。二童穉每人每月一角五分。三房屋一間每月一元。四田地一畝每月一元。五牛馬犬羊等牲畜。一頭每月一角。六雞鴨羽族一隻每年一角。以上各稅。旅大金州各鄉。無論貧富。徵捐如額。前者各處土人。因除納捐以外。無以爲生。請命從寬。遂設槍斃多命。嗟乎。暴斂橫征。作威殺戮。中國古稱暴君。莫過桀紂。而援今徵古。恐猶不及俄之十二。爲問旅大金州之民。何辜於天。而現受此苛刻慘禍哉。爲問中國二十一省之民。命在何時。而亦將與旅大金州同受此苛刻慘禍哉。試就孟子所謂八口之家而計之。男女約四人。童穉約四人。今男女月稅二角五分。童穉月稅一角五分。是一月頭會之稅。一家已費至一元六角。五畝之宅。房稅一元。田稅四元。是一月田宅之稅。又費至五元之譜。五母雞。二母豬。胎卵生息。貧民是資。今牲畜月稅一角。羽族年稅一角。是一月牧養之費。又去二角。有奇。中人之家。總一月成數。而核算。約當納額稅七元。積月成年。將滿百金。昔中國女學不講。一家生息。多俾給一人。平日四月賣新絲。五月賣新穀。醫郤眼前瘡。剝郤心頭肉。負累已自匪輕。若年徵百金。即鬻兒賣女。又稱貸而益之。尙難爲繼。亦何怪該處土人。近日立有東西兩大會。各邀聚二三十萬人。擬與之拚命哉。嗟嗟。中國合群之說。不明。即愛國之心。亦淡。官相

與傾軋於朝廷。民相與仇敵於草野。學堂不立。則士惟知以八股鏖戰於文場。商會不開。則商唯知以隄斷爭權於海上。以是之故。膠州之割。即圖佔山東之漸也。而接壤者泰然安之。廣灣之開。九龍之闢。即窺伺廣東之基也。而鄰境者漠然視之。旅大金州之借。即控馭東三省之本也。而唇齒者寂然聽之。至聞近日膠廣金州等處虐斃華人之事。猶復漠不介懷。而以痛言時局者爲無補。是何異鄰火幸未燒及。而笑爛額抽薪者爲過忙也。是何異同室業已相鬪。而謂被髮纓冠者爲多事也。不知三晉分。而秦遂蠶食六國。以滅諸侯。中國分。而俄將虎據亞洲。以大一統。英日諸國。不及今趁其西伯利亞之鐵路未成。扶助中國。阻壓兇鋒。逼其退還旅大各地。十年以後。他未可知。而中國大江以北。其入俄版圖。歸俄統轄。人將按月各出七金以納其徵稅也。明甚然此。猶曰後事所必至。而目前尙鄙爲迂談也。試問金州等處一帶居民。於俄則有俯順而無乞憐。於中則有調停而無保護。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而乃於俄人覆書楊星使據塞電奏以後。僅將使臣大加訓斥。遂了此數百命案哉。詩曰。我生不辰。逢天瘳怒。正可爲旅大金州一帶華人哀誦矣。然而我華人之將終之續者。後又不知爲若干省分也。哀我人士。尙各求自立。充擴其合羣愛國之心。如倡學堂以儲人才。聯商會以合衆志。振興鼓舞。聯絡下情。則吾國雖弱。而吾民尙知奮發。或不至以卑視而益虐待於外人也。此蒙之所以感喟而不能已於言歎。

弔六君子文

天津國聞報

嗚呼噫嘻。甲午之歲。平壤覆牙。山潰。旅順燬牛莊。敗而僨事之徒。乃尙呶沫濡溼。含穢忍垢。苟免以活耶。戊戌之歲。學校立。科舉改。礦路興。工商振。而忠事之輩。乃竟駢首毋索。勃鬱煩冤。齋志以歿耶。保國保教保種之爲宗旨。強學實學蒙學之爲致用。其果成爲大獄耶。興廢續絕。疋頑起懦之大功。遂鍛鍊羅織。文致周內。其果不以爲酷耶。噫嘻。君曷不游於汗漫之外。息於芟芴之內。以頤其神耶。君曷不生於文明之國。長於開化之域。以程其能耶。君曷不學漆園吏之緣督爲經。而明哲以保其身耶。君曷不爲信陵君之醇酒婦人。而收賊以速其生耶。君曷不尸竊高位。糜享重祿。唯唯否否。而據京朝達官之要津耶。君曷不剽襲章句。虫篆詩賦。規規準準。而效翰林先輩之笑嚔耶。君曷不脚靴手版。逢迎官吏。歷歷幢幢。而與末僚而逐於風塵耶。君曷不上硃瓦硯。呼叱生徒。郁郁都都。而與學究交闕於比鄰耶。衆人皆醉。舉世皆濁。而君猶以爲清耶。醒耶。堂上百里。堂下千里。而君猶以爲戶耶。庭耶。嗚呼。噫嘻。黨錮之禍。清流之慘。元祐之覆。東林之災。其猶見於人寰耶。常侍之橫。石羯之腥。惇京之惡。客魏之奸。其猶存於兩閭耶。君曾不自悟。而欲悟四百兆衆生之頑耶。君曾不自保。而欲保二萬里廣輪之安耶。鬼新城且荷戈而徒。其猶可以生還耶。拘幽桎繫。豎地爲獄。其猶可以賜環耶。遠適異國。其猶可以免憂患耶。行吟澤畔。其猶可以從彭咸耶。奈何頑頡之徇。

而魏讐勿道耶。毋亦杵臼者易。而程嬰者難耶。嗚呼衆怒難犯之誠。不可以矯正耶。積重難返之誠。不可以改圖耶。守舊大臣老成持重之見。誠不可以拂耶。干進士子帖括陋劣之習。之誠不可以祛耶。冗官蠹吏奸胥猾役之誠。不可以逐耶。驕將悍帥羸兵弱卒之誠。不可以除耶。嗚呼噫嘻。波蘭印度緬甸突厥之分裂崩解。其將及耶。俄德英法美之爭鬪攻讎。其何擇耶。黃種之族。其危也耶。維新之機。其絕也耶。嗚呼噫嘻。君以四萬萬人之故。而不暇自惜。則四萬萬人者。將牛馬奴虜之不暇。而又何暇以君之故。而歔歔而大息耶。

栃木觀陸操記

采藤生

政變之明年秋。采藤生以飲冰室主之招。游於日本之東京。至逾旬。適其天皇將大閱於栃木。其地距東京華里二百有奇。飲冰室主偕十人往觀。采藤生從。乘瀛車。逾時達。見其參謀井戶川。及原田氏。曾遊於蜀。蜀人請以練兵事屬川。川之東蜀吏檄將偕。將欲閱此次陸操。有所取法。歸以益蜀也。移時原田氏爲定館舍來導。至則薄莫。參謀部人手行軍方略二帛。及陪觀券以來。譯而讀之。則衛生隊病院紅十字會。一切工程輜重。靡不隨行。正兵則枝一師團爲南北軍（每師團約萬二千人）北儼俄之取東京。南其禦北者也。兩軍分駐栃木之附近百里。其攻守之機宜。分合之衆寡。行駐之方位。臨敵之奇正。騎步砲各隊之先後。兩軍預勿得知。南軍張左翼。將橫擊北軍之掖。北軍偵知。亦張右翼拒。兼護大隊前行。飲冰室

主於次日車行十餘里步稱之。至富田据山阿見。兩軍偵騎紛馳。遠山砲聲如千所殆。偵遇偵而戰也。以不諳道途。未迄觀即返。次日復車行二十餘里步四之一。至岩舟登高峰約八十度。見遠山煙起。砲聲絡繹。知步兵接鋒於山之麓。峰頂蔽不詳見。須臾見南軍數隊。狂轟而返。知北軍勝。次日復步行十餘里。至任生町。見南軍砲隊坑其身及砲。築壘齊彈。蔽其前。別以步隊溝身持鎗伏其左。餘軍嚴陣。候指揮。騎兵則往來偵探。搜敵伏。俄而砲聲自對山林薄中來。知北軍至。南軍各砲隊先後還擊。良久而北軍勿進亦勿退。惟砲聲時緩時猛。聯續不絕。已而知其牽制南軍大隊。而別遣步卒隨騎兵自山右進。將抄南軍後。爲乘虛計。南軍偵知。急馳步卒左進。則北軍已距不及里。速移砲隊遙攻。其掖兼護步卒出其前。扼進攻之隘。騎兵亦隨至當其衝。北軍乃頓。不復前。徐却走。南軍亦出。嗚呼。國於天地。人民土地靡大小衆寡。日戰則日日不戰。日不戰則日日伏戰。櫛故有兵不鍊。百不當一。從而鍊之。一可當百。今日本之於兵。坐居如對壘。僞演如臨敵。則不世年。而以三島雄東海。抗西歐。豈先自乎。彼之挾弓矢。持戈矛。携土槍藤牌。畫地作古陣。屢途人循例一走者。一旦當此百鍊之兵。雖欲不敗。其可得乎。至於衛生病院。紅十字會之隨行。工程輜重之無不備。此又雖中國臨敵對壘時所未見也。閱既畢。偕同人返館舍。計旅資。時傍晚將歸東京。適无車。持符竹軌側以待。某君詢以今夕何夕。余答以來復五。某曰君渡海二旬。竟忘中國之歲月邪。余曰桃源

人自避秦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其信然耶。其傷心之語耶。相與一笑一歎。

擬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講義錄叙例

齊州四萬里之大。華民四百兆之衆。必有人焉。眷念時艱。思自振厲。不遠萬里。裹糧以求有用之學者。本學校已于各報中登錄招啓。勸其來學。想支那留心時務之君子。欲濯足扶桑者。應不少也。雖然。竊有慮焉。中邦士氣。較前此發達多矣。勉強學問。雖不乏人。倘曰遠遊。究難概論。何者。積貧之士。果腹尙艱。親老之兒。甯違溫清。又况支那人身單體弱。半怯風波。種種礙難。不堪毛舉。本學校深知志士惜日之苦衷。輒爲有心人長太息以惋惜之者也。乃者湘粵人士。紛至沓來。本學校已于某月某日考試錄入。延聘此邦教習六人。分別各學。每日在講堂授業。生徒筆記。已盈箝篋。因念海內外同洲同種。吾胞吾與之族。富此創鉅痛深之日。尤必無一人不以天下大事。共任仔肩。一髮千鈞。宜如何發憤自勵。惟恨不得萬間廣廈。聚十數省少年有志豁達之士。咸與斯會。力求實學。共成異材。爲我亞洲他日興起文明之起點。睠焉顧之。別無良策。再三籌講。竊謂本學校講義錄之刊。有不得不踴勉從事者。請暢論之。世界文明。我亞洲本爲起原之地。若波斯。若印度。開闢最先。而中土爲尤著。此實支那握管操觚之士。所自寵異其種族者。良不誣也。夫歐羅巴洲極小耳。中國人向唾之。罵之。以質狹薄之。置之不屑齒。數紀以來。始訝于白種人工農兵商之盛。始稍稍另眼相看。而泰西反

視支那爲三等野蠻之國。蓋嘗縱觀四千年五洲萬國之史而益曉然于其故也。中國三千年來。昌平之教墜矣。人心學術。因之益陋。間嘗論之。國中無不崇尚前人。推爲絕學。而膠固千古。今人不相及之俗見。絕不思闢一新理。創一新法。求所以凌駕古人者。由是以謬傳謬。釀成今日甘居人下之世界。嗚乎。不大可慨也歟。若歐洲則大異是。何以言之。西人之學。遂漸更新。近百年來。日盛一日。西人謂東方諸國之不能進步。因天然之力量。遠勝于歐洲。歐洲今日之文明。因天然之力量太少。而得之人力爲多。所以能進步無已。平心思之。誠確論也。若夫支那今日之人羣。可謂絕無團聚矣。然支那三千年以來無史。支那之史。十七姓家譜耳。未嘗推原人羣發達之所自。故於羣學尤大晦焉。此今日之急宜大昌明者也。溯自草昧之初。人與人不甚相愛也。而逼人者有禽獸。則不得不借衆人之力。以與禽獸相抵制。而禽獸之燄始衰。由是人羣興焉。繼而工作漸興。學問日出。人與人交。其結彌固。顧上古之時。人與禽獸爭。則患在禽獸。今日又人與人爭之一大社會。而欲求其保種存國。則羣之爲義大矣哉。他日合地球爲一大羣。與五洲各國共享太平之福。此又可拭目俟之者也。支那政學家。溯自前古。以尙書爲斷。名法既興。未觀善政。若今所具而目之支那。所謂歷代帝王聖治者。皆不過牧羊政體耳。若春秋太平世之恪。則三千年來所未曾夢見者也。泰西政學。雖屬專門。然通國人民。皆知公理。故未有侵人之自主。亦未有自棄其自主者。支那則壓力多。

矣。良由歷代君主。勢必爲此愚民之術。然後可長保其祿位。若今日則外寇日深。非合四百兆之人羣。同力合德。以與地球各國相爭競。則黃種之禍。其無底乎。支那學案夥矣。自宋至明。其間尤盛。然空談多而實學少。其可採者亦落落如晨星之可數。且施之今日。誠爲緩圖。泰西學案。固非實學。藉非深明其學派。則爲學之塗徑。難終保其不迷。且西國名儒所持之論。無非欲自闢新理。突過前輩。較支那人守一先生之說。唯恐或失者。則又大殊焉。腦氣至靈也。譬之井水。不取則塞。取之則源混無窮。地球今日種種人事之大進步者。無非此腦氣爲之也。若窮究乎泰西之學案。則腦氣日靈矣。西人學術之精深。尤以論理爲最。蓋萬事萬物無一不自有其公理者。其人不知公理。則爲野蠻之人。其國不知公理。則爲野蠻之國。其國千人中有一不知公理之人。則其國仍不能爲文明之國。抑論理學本與各學相輔。無各種學。則莫備其體。無論理學。則難致其用。故西人于此尤兢兢焉。今之支那。與日本唇齒相依。兄弟之國也。東方大局。關係匪輕。宜共保之。庶無隕越。是豈可秦越視之者哉。故欲相親。與之以共患難。與之以保太平。則其言語文字。不可不知也。况日人之政治學術。雖未能並駕泰西。然支那以之興邦。綽有餘裕。若其地球近事。關係匪輕。有侮予國者乎。可以激我奮發之志。有一新理出乎。又可以爲一得之師。本學校與諸生授受。大率不外乎此。其他各學。則附之科外。亦嘗爲諸生授焉。若西方各國之語言文字。則姑待之來年也。溯夫中上講學。

之原。其來尙已。仲尼創教于東山。孟氏傳經于鄆邑。劉漢勃興。經師蠅起。洎乎兩宋。更至前明。講學之風。尙猶未墜。其間或合或否。視乎其人。要之人羣之導師。舍此別無良法。三百年來。因噎廢食。乃藉口于標榜之習。置之弗聞。人材寂寥。良可痛恨。本學校因查泰西各國。其講義錄之報章。日本各項學校。亦莫不有講義之刻。考之前古。則如彼。視之萬國。又如此。然則本學校得無意乎。析而論之。其利凡四。不出戶庭。可以窮天下之理。無虞風波之險。讀此講義者。不啻身入蓬瀛。共闢大道之要。其利一也。不曠晨昏。不離妻子。但以一日之故。可以化鄉里無數之野蠻。其利二也。一紙之費。爲數無多。些少之貲。可收百效。無勞籌畫。不費錙銖。其利三也。西人之書。支那譯者尙少。未見其要焉。撮其精。此則不然。其利四也。坐此四利。收效萬端。凡百君子。無曰苟矣。其有不踊躍爭讀者乎。則吾斯之未肯信也。

上自埃及。下迄于今。環球各國。溯厥文明。文明進步。百度變更。願我東方。保此太平。錄世界文明史第一。

人羣之初。不異飛走。靈魂漸開。欲望恐後。同力合作。于焉輻輳。方今五洲。其欲逐逐。錄人羣發達史第二。

曰英法德政學三派。事實理想。包括無外。哀我亞洲。民生日殆。瞻彼阿非。聞者足戒。錄政治學第三。

惟此學案。人之樞紐。汎覽前賢。立言不朽。師以解惑。左宜右有。積土成山。基乎培塿。錄秦西
學案第四。

西人論理。日闢日精。細之萬物。鉅之八星。胎乎無始。人乎無形。一言蔽之。思想其神。錄論理
第五。

惟彼衣帶。隔此蓬山。毋曰胡親。北有貪狼。言之不通。文之不彰。我用憤憤。謂謀不臧。錄日本
語言文字第六。

其他講義。足補吾憾。四海哲人。著作尤盛。廣採窮搜。存諸刪定。德無常師。勤學好問。錄日本
各學校講義及中外哲學第七。

地球近事。中邦消息。俊傑識時。亦云其急。校中生徒。厥有心得。殿諸篇終。告我同德。錄中外
近事及諸生劄記第八。

論維新爲國民公事

熱血人稿

中國不亡於外人。不亡於土賊。不亡於亂臣。惟有一言足以亡之。其言維何。則曰以維新爲
新黨私事也。不知此言。實倡之昏庸守舊諸老悖。所以愚黔首廢新政。而阻豪傑國民進步
之思想耳。乃聞者不察。一倡百和。舉國若狂。於一切新政施行之用意。概不之問。但見夫舊
政所無者。則紛然目之曰此新黨之邪說也。見夫新政好談者。則羣焉指之曰此康梁之羽翼

也。於是國民之腦鏡。咸塵昧於邪說之言。國民之豪傑。強半置諸康梁之下。一若去歲維新。實康梁一人之私事也者。愚哉蠢哉。可痛哭而流涕哉。殊不知異種日強。黃種就弱。維新之說。實吾四百兆人所共有之公心。亦即吾四百兆人所難緩之公事也。即無康梁。亦當有英雄救世之士。出而大聲疾呼。爲吾種力爭囚奴之慘。爲吾教力挽廢滅之危。維彼康梁。特適逢其會。而爲維新之嚆矢耳。是故謂康梁爲維新不可少之人則可。謂維新皆爲康梁之私事。則大不可。天下事業無限人而爲之理。有志者任自爲之。伊尹君民堯舜之言。孔子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之歎。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論。聖賢存心。夫豈舉世有人哉。而慨然以天下自任如是。即佛氏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旨也。康梁惟洞識此旨。故去歲變法。毅然出其身以爲天下先。淺而言之。實佐我皇以代四百兆人辦公事耳。故當時人心亦不以爲私事。而以爲公事。聞風響應。趨走附和者。遍廿一行省。而皆是焉。而無一人謂爲康梁私事者何也。正諺所謂公事公辦。公道自在人心也。今一蹉跌。而全軀保妻子之臣。懼禍匿影。又從而媒孽其短。苟非盡舉維新之事。全行交付於其身。則於一己之功名富貴。猶有根蒂之牽礙。沿至今日。且不惟以維新爲新黨之私事。且並以惋惜維新。冀望維新者。謂爲新黨之私人。平心而論。今日編新黨之領袖。固萬死一生。而問關逃命者也。倘令手執大權。要津獨據。即道路以目。豈爲私事。於維新盛治亦復何傷。且並可無容爲之深辯。若今日維

新萌孽。既已摧翻殆盡。牛牧之。羊牧之。大勢已靡。有子遺。國民倘知爲公事。猶有公是公非。於其間。而維新之影子。猶存於心鏡之中。即維新之種子。尙潛長於腦筋之內。中國之可復。望維新。黃種之不終淪異類。要皆恃此。奈何狗彘不食之流。迎合當道。變本加厲。且更以國民公事。而併作新黨私事哉。嗟乎。死黜囚逃。維新諸君。飄零殆盡。而天下之人。於死者。若不勝痛惜之。於生者。皆各爲注目之。非必盡重其人也。重其人之銳志維新。而嘗爲國民辦公事也。乃辨說沸騰。無理取鬧。竊恐愚民怯事。將信將疑。昔年懼新黨之株連。而忍作下井投石之舉。今日且懼新政之羅織。而務與洋教洋籍爲緣矣。蒙雖寡識。亦安得不爲之深辯哉。蒙且大聲疾呼。而爲四百兆同胞告曰。維新乃國民公事也。康梁特維新中人。也。維新非康梁私事也。人可不稱康梁。人必不可不言維新。且不可以康梁嘗維新。而懼作康梁。並懼作維新也。維新乃有中國。維新乃有孔教。維新乃有黃種。若長此頑固不變。其不至國亡教裂。種滅。當抉吾目。作胥門之懸。是故孔廟公事也。當急爲之興學堂公事也。當急爲之創商會公事也。當急爲之開海外商民。成此數事。不惟朝廷不之罪。如其辦有成效。即現在訓政之皇太后。秉政之政府。亦將聞之。而嘉倡辦者之功。蓋以此爲國民公事。而確與康梁毫無關係也。焉有孔廟學堂商會諸舉。爲我旅居海外之商民之一大關係。而謂爲新黨之私事。有是理哉。有是理哉。彼造爲新黨之言。以蠱惑聽聞者。實狗彘之不若。而多見其不知諒耳。

上粵督李傅相書

任 公

四十

合肥相國年伯大人閣下不相見者二十閱月矣。去國以來。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領事鄭君。東亞同文會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問之言。並教以研精西學。考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等語。私心感激。誠不可任。公以赫赫重位。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舊。於萬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問。至再至三。非必有私愛於啓超也。毋亦發於愛才之盛心。以爲孺子可教。而如此國運。如此人才。不欲其棄置於域外。以沒世耶。啓超自顧愚陋。固不足以當我公之期許。雖然。公之所以待啓超者。不可謂不厚。所以愛啓超者。不可謂不深。每一念及。無以爲報。竊聞之君子愛人以德。仁者贈人以言。公之所以惠啓超者。在是。啓超所欲還以報公者。亦卽在是。故敢竭盡其愚。惟垂採焉。竊以今日國勢之危蹙。朝局之糜爛。雖五尺童子。猶識隱憂。明如我公。豈其闇之若斯者。本無待啓超之詞費也。然啓超竊觀公之所以自處。一若於地球之大勢。舉國之民情。尙有未了了者。請爲公姑述其一二。自甲午以來。割臺灣。割遼東。訂中俄密約。助西伯利亞鐵路之速成。割廣西甌脫之土司。割膠洲。割旅順。大連。割威海。割九龍。割廣州灣。與俄國定東三省不讓與他人之約。與德國定山東不讓與他人之約。與英國定長江不讓與他人之約。與法國定兩廣雲南不讓與他人之約。與日本定福建不讓與他人之約。若此者皆

公在北洋及總署時經手事件。而舉國之

公之罪。亦未必盡出於公之意。而要之自

萬且所共見。而百口所不能辯也。譬我有室。

曰某室之物。甲所有也。某院之物。乙所有也。

其戶若是。則此宅尙得謂爲我之戶乎。彼之

於地。羣犬必爭。兩虎相鬥。必有一斃。泰西諸

力。互相比較。使常是相敵而不肯少讓。而既

杵。故各相譚而莫敢爲天下先也。中國所以後

狼。俄拊我背而扼我吭。及西伯利亞鐵路之既

已知之。然使僅如此。猶冀其禍之可以在數年

外者。以蕞爾之杜蘭斯哇。乃使持盈保泰不輕

英人一敗再敗。而至於殫獅子搏兔之全力。傾

友邦。不甯惟是。杜國以種族之關係也。而德人

天之火星。遂不得不超撒諾拉沙漠。渡地中海。

目之時。英德法哀的美敦書之電報。亦隨而至

又人人所同見也。果爾。則今十九世紀之末年。將盈地球中皆硝烟彈雨。嗚呼。實千五百兆人。人人股慄之時代哉。我中國人生長於螺殼之中。不知有天地間事。此等局勢。非所聞也。即或聞之。亦以爲鄉鄰有鬥。於已無關。或且謂強敵相殘。是我之福。殊不知今日之問題。不在西歐而在東亞。今日之戰場。不在地中海而在太平洋。而所謂飛天火星者。曾不轉瞬間。已紛紛能集於我屋梁。我牖戶。而莫能救也。昔之所以暫緩瓜分者。慮相爭而憚用兵耳。今兵氣一動。我輩處衆矢共的之地。而欲免其難。譬之猶放羣羊於藪澤。而望已發威之虎。憐而活之也。以啓超論之。中國之存亡死活。即在歐洲列強酣戰之時。列強兵事始末之日。即中國生命定奪之日。此語在他人或不之信。以我公之洞識時務。慕府多才。試一審思。討論。當亦謂其無以易也。外禍之逼。既已如此。當其境者。宜如何戰兢惕厲。上下一心。國民一體。合全國之人才。修一國之整備。乃今也。內顧朝局。則何如。皇上在位二十餘年。薄海愛戴。變法三月。百度維新。掃千年之積弊。爲萬國所欽讚。曾有何罪。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國家多難。賴有長君。廢此英明絕世之聖主。而舉彼九歲乳臭不解漢語之溥儀。以爲傀儡。嗟彼梟獍。是何肺腸。今雖未敢易位。但言立儲。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啓超筆下所欲言。未必非公心中所欲言。固不必更爲是贅陳也。即果云立儲矣。抑豈不聞本朝祖宗之法。不許言及太子二字。儲貳金鑑一書。舉朝內外。袞袞諸公。豈未嘗一寓目耶。而所謂

大阿哥溥儀者。從何而來。祖宗之法不可變。此狐羣狗黨所以罪我黨人也。不知大阿哥溥儀之僞論。爲守祖宗之法乎。爲變祖宗之法乎。從古亡國。皆有成例。今慮其取亡之具之未足也。而刻意摹倣之。必求其酷肖齊備而後已。詩曰。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啓超誠不解主持此事之人。與大清十代二百餘年之祖宗有何冤業。與我十八行省四百兆人有何仇讐。乃敢於冒天下之不韙。而忍於下無類之毒手也。彼輩以百千萬億之怨毒。集於康南海之一身。與其黨人。夫以二十餘年仁慈智勇之皇上。且若是矣。康南海何有焉。其黨人更何有焉。以全國之力而與一匹夫爲難。不足。則又賄託萬國。欲借全地球百數十政府之力以濟之。何求不得。何欲不成。勝之不武。不勝則不止爲笑矣。啓超以爲不殺南海。則天下僅一南海耳。殺一南海。吾恐天下之南海。將千百出而未存已。雖欲殺之。又可盡乎。即如啓超固不才也。曾不足以勞彼輩全力之願。盼然竊自忖度。啓超若死於彼輩之手。彼死我者。未必能高枕而臥也。譚復生之言曰。魂當爲厲。以助殺賊。所謂魂者何物。即百千萬億繼起者之怒氣。與其熱力而已。今日勿論此事。竊聞自去歲以來。南洋美洲日本等處商民。屢有電請聖安及歸政之事。聯名以萬數千計。不知彼輩之視此商民。爲義民乎。爲莠民乎。夫此商民者。餬口四方。子身萬里。其與國家官吏之關係。既已絕少。雖南冠之未改。已漢臘之幾忘。乃其於今上。不知何故。愛之慕之。如赤子之戀其慈母。此豈

非直道在人。而天性同具者耶。聞公之簡爲商務大臣也。實爲勸諭此事。果爾。則公持節所及。欲作何語。此誠啓超所急欲聞也。公之所受於彼輩者。豈不曰兩宮和好。勿聽人煽惑之言云爾。啓超請公捫心自思。皇上一年以來。在瀛臺作何狀。請公拭目一視。立儲之僞。上諭爲何語。而兩宮和好之言。顧忍出諸口耶。欲以一手掩盡天下之人。豈皆師曠哉。大丈夫有死而已。斷不能向衆人前作昧本心之言。啓超竊料公半世英雄。未必有醜面目。而作此巫媪媒婆之醜態也。若所謂聽人煽惑者何人哉。則必以康南海及啓超爲罪魁矣。夫一年以來。南海在加拿大。啓超在日本。足跡未嘗一至他地。公所知也。而美屬數十埠。南洋數十埠。乃至澳洲暹羅。散布全球。風馬牛不相及。雖欲煽惑。曷從而煽惑之。彼輩必曰。我等以信函文字爲煽惑之具也。啓超若辨信函文字之有無。雖累千言。彼等固不之信。孰曰果有之矣。而彼輩不嘗口口有僞上諭。處處有告示。以與吾輩相抵制乎。而何以政府之上諭。官吏之告示。最不足以敵一逐臣片紙之信。嗚呼。豈我輩之文字有魔術耶。彼輩若一念此。可以瞿然自省矣。又頃者聞海外各埠。相率立保皇會。而所至公使領事。出示禁之。曰。是康有爲輩所立也。曰。爾小民皆有家屬。宜自念之。勿聽煽動也。啓超從報紙中。略見其告示之一二。而不禁色然而驚也。夫皇上豈康南海一人之皇上哉。康南海之愛戴皇上。固也。然不能禁康南海之外。不使更有一人愛戴皇上也。彼輩曰

日有欲死。皇上之心。而欲使普天率土之人盡同於彼之所欲。是何異螻蛄嗜糞。而欲強天下物類盡投身於圜圜也。大保。皇會而可禁也。則立廢皇會者必當賜級。而立弑皇會者必當封侯矣。昔京師士夫立保國會。彼輩則曰保中國不保大清。今海外商民立保皇會。則彼輩亦將曰保。皇上不保太后。深文羅織。何患無辭。夫使大清。而果與中國一體也。則保中國即所以保大清。使太后而果與。皇上一心也。則保。皇上即所以保太后。而彼輩必斷斷然別大清於中國。別太后於。皇上。吾不知其何解也。已先自分別。而欲人之不分別之。曾亦思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固有絲毫不能假借者耶。沈仲堂請誅三凶摺云。率天下之人而叛。皇上者剛毅也。嗚呼。啓超觀彼輩覩然食。皇上之祿。服。皇上之官。而敢於明目張胆悖倫逆理。出告示以禁保。皇。而嘆率天下之人而叛。皇上者不止剛毅一人也。至於小民各有家屬。各自愛之。夫何待言。小民惟知。皇上之可以保我家屬也。故愛戴。皇上。其保。皇之心。即從其保家。皇之心而發生。非有二物也。夫九龍廣州灣。豈非小民維桑與梓之地耶。今者祠堂被燬矣。墳墓被掘矣。鄉村被炸矣。財產被奪矣。妻子被淫矣。苛政之猛猛於虎矣。人命之賤賤於蟻矣。家也何在。屬也何在。長官如愛我家屬也。則宜爲我保之。彼已割者不可追矣。其與割爲鄰者。亦如釜中之魚。俎上之肉。今不爲曲突徙薪之計。後必有噉臍無及之憂。不知爲民父母者。何以待之。乃前日代民賣地之人。即爲今日

禁民設會之人。而今日禁民設會之人。他日又將爲代民賣地之人。無怪乎民之皇怒而嘖有煩言也。且彼輩之矜矜然以家屬爲言者。豈不以此爲脅制之具。而欲借以奪人民忠君愛國之誠心哉。古訓有之。罪人不孥。今日地球萬國。苟非三等野蠻不人類之政府。從未有一人得罪牽及他人者。即使果有罪矣。其於家屬。尙不能有一毫之關涉。若民人之忠愛皇上。思各盡其力以助君國者。則按之大清律例。果犯何罪乎。雖以聞諸出告示之人。當亦無以應也。然彼輩猶以此爲言者。以爲人心之易欺。而官威之足恃云耳。不知商民久歷外洋。其受他族凌辱。蓄怨積憤也。已極。故其望中國維新自強。速蘇困阨之心。如滿爐熱火。勃勃不可壓制。又習見外國之所以能維新者。無不由民間愛國之士。合大羣經大險而後能成。其敬而慕之也。非一日矣。萬口一聲。萬目一的。萬衆一心。萬心一力。夫豈區區無埋取聞之官威所能恐嚇。以啓超所聞。海外五百萬人。其滯血誠以傾心於 皇上者。十而七八。若欲問其家屬也。以一家八口計之。亦當有二三千萬人。閩粵兩省之人。當逮問者過半矣。不知彼輩何以處之。方今外患然眉。伏莽滿地。雖設盡方法。固結民心。猶懼不濟。而猶復從而騷擾之。逼迫之。驅而納之於冤霜憤泉之間。古語不云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彼其人之倡入此會者。必其有百折不回之心。置利害禍福於度外。雖質太公。固不能阻劉季之雄心。雖脅徐母。固不能陷元直於不義。而爲官吏者。猶復搏而躍之。激而行之。此伍子胥所以撻平

王之墓也。嗚呼。彼榮剛諸逆賊。不足道。彼碌碌之官吏。不足道。雖然。啓超竊嘗爲我公計矣。公雖爲西后所眷。然廢皇上非公之意也。而榮剛諸逆賊。又忌公之望。而與公不相容者也。公憚於炙手可熱之權威。不得不奉行逆命。啓超亦諒公之苦心。而不爲怪。然嘗聞呂新吾之言曰。可殺可生。不當爲人作荊卿。公試一自思。即盡其全力爲若曹作荊卿。於公何利焉。公位極人臣。名滿天下。今行年且七十餘矣。皤皤老翁。復何所求。今以末路晚節。乃更欲屈身於逆賊所擁立。九武乳臭不識漢語孺嬰之僞朝。且從而爲之效死力。竊計公他日之位置。不幸則爲李斯之輶殺。爲曹爽之族誅。幸則如孔光之爲莽三公。王祥之作晉太傅。而於公究何利焉。李固與胡廣趙戒書曰。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啓超竊願公三復此言。而思所以自處也。抑啓超所欲言。猶有進於此者。公固以識洋務聞於天下者也。公試一讀西史。豈不聞今日十九世紀。爲民權之世界乎。彼美與法。不待言矣。若英若德若奧若意若日本。皆以民權而強者也。惟伸民權。故君主之位。益以尊榮。未有國者而欲固其位。則莫如伸民權。有官者而欲保其祿。則莫如伸民權。彼民非必樂於爭權也。而無如處今日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非藉民權無以保國權。國權一失。而國民之身家性命。隨之而亡。泰西各國民之爭權也。皆所以自保其身家性命也。而中國憂時之君子。所以汲汲然以此義相提倡者。誠有鑒於今

日天下之大勢。而知其不可以已也。故倡民權之人。其心地最純潔。而必無一毫利己之私。心存乎其間。其所求者。惟在伸權。權一伸。而迅雷烈風之行。變作光風霽月之態矣。爲君相者。如遇民之爭權也。其所以善待之者。惟有一法。曰。因而伸之而已。英國與日本是也。今者英皇日本皇之安富尊榮。世界莫與京也。而冥頑不靈者。從而壓制之。夫民權之爲物。豈可壓制者耶。不觀知水平。愈壅之則其決也愈甚。俄皇所以三代見弑於希利尼黨。夫王路易第十六所以暴屍於市場。皆壓制民權之前車也。彼美國與法國。苟非壓制之已極。而至於萬無可伸。何至經八年之血戰。創從古未有之大革命。而變爲民主政體乎。今英日與美法前事觀之。孰得孰失。孰利孰害。爲民上者。宜何擇焉。凡此所言。皆近百年來之事實。而世界得失之林。最彰明較著者也。公號稱識洋務。宜能知之。若猶不信。請以啓超之所舉者。質諸慕尉之西人。當必謂其非誕言也。今地球大勢之所逼。使我中國民權之機。不得不動。月暈知風。礎潤知雨。數年來之消息。有識者皆能知之矣。此後其機之動。日烈一日。有盛無衰。有進無退。此又歐洲諸國已然之成例也。而今日執國權者。猶瞽於大勢。闇於利害。欲擊而激之。不知愈壓之則其爆發也愈烈。愈激之則其逆行也愈急。是猶慮病者之不速死。而復從而煽之也。天下力量最大者。莫如時勢。欲逆時勢而行。如以卵投石。立見摧碎。如仰天自睡。徒污其面。民權者。今日全地球時勢所驅迫而起也。昔張香濤著勸學篇。內有一篇。名曰

正權。有天津通人某君論之曰。此書十年以後。雖燒爲灰塵。天下人猶將掩鼻。張氏模稜賤儒。不足道矣。至於我公。則豈宜閤之。公若尙不悟。而欲以壓制爲得計。豈不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口且然。而況於防其心。防其氣者耶。公辦之愈力。則愈益爲叢。毆爵。爲淵。毆魚。不徒促二百餘年國祚之傾覆。恐公之玉體。亦不免再見日本議和時之橫禍也。啓超之爲此言。固非以危詞聾聽者。蓋此理此勢。全地球之人皆能道之。非啓超一人之私言而已。知公之必不我信。雖然。因公之相愛。故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也。若啓超者。則萬里亡人。瀕於九死。毫無勢力。固不待言。中原之事。豈敢過問。凡所云云。固非欲恐嚇我公。以求自免。何也。啓超之獲罪於逆賊。固知非筆舌恐嚇所能稍寬也。若公之所囑。使其墜精西學。以待他日之用云云。啓超雖心感之。而亦有不能解者。何也。蓋啓超學成之時。國家雖或有用我之心。恐已淪亡而不能待也。若啓超自爲計。既爲四萬萬人之一人。即中國絕我。我固不忍絕中國。然則今日亦有報效國家之方法乎。曰。有。但使一日不死。必倡民權之公理。順地球之大勢。以導我四萬萬同胞。使進於文明。以爲他日自立之地步。是即啓超所以報效國家。亦即啓超所以答公拳拳之盛心者也。抑又有附陳者。公今度之督粵。朝旨所在。雖非通臣所敢言。然粵中承前督肢削頹弛之極。敝而公繼之。赫赫具瞻。粵民之所以責望於公者。不一而足。公之所知也。竊讀報紙。見幕府所徵集者。類皆聲名狼藉千

夫所指之人。此輩平昔之輿論。公未必不有所聞。或者使貪使詐。別有權衡。雖然。僉人勿用。昔賢所誠。聞諸道路。頗不免有前門驅虎後門進狼之憂。啓超竊爲公計。公之不理於衆口也。亦已久矣。啓超望公自今一雪之。不願公之從而附益之也。然以天下大計比較之。則粵事又其小焉者也。放飯流漱。而問無齒決。此區區者更何足嘵嘵乎。姑一言之。待公抉擇而已。啓超以習罪亡人。本當引嫌自避。但以公旣殷勤垂愛。不可無以爲報。可與言而不言。非所以待公也。而此書所言。又知其必不爲公累。故除郵寄。鈞覽之外。更布之於各報館。幸勿爲怪。熱血在腔。隨筆塗湧。恐貴人事忙。不能看冗長文字。故略陳一二。不盡所言。即請鈞安。二月三日梁啓超再拜。

上鄂督張制軍書

任公

兩皮尙書閣下嗚呼。往事已矣。閣下今日避啓超若將浼已。從前之交誼。旣已盡絕。非惟閣下絕。啓超亦絕。閣下也。雖然。交雖絕。然尙有不能盡絕者存。則以中國者爲啓超與閣下所同居之國。皇上者爲啓超與閣下所同戴之皇。坐是之故。啓超與閣下私情雖絕。而公義未絕。故今者于忍之無可忍。恕之無可恕之際。不能不更以公義之言。進于閣下。閣下雖惡之。嫉之。畏之。避之。願請始讀終篇。而一自省焉。去臘二十四日之僞詔。閣下曾見之否耶。此詔之爲廢立。天下人皆知之。皆痛之。又不惟中國之同胞而已。即西人東人亦莫

不皆知之皆痛之。閣下既依附逆謀。必有飾詞以處此。曰是建嗣也。非廢立也。云爾。夫此事之始末底蘊。彰明較著。人人共見。本不待辯而明者也。雖然。閣下咬文嚼字之人也。與閣下論大義。閣下必復出其俗吏舞文之手段。以巧爲彌縫。今請仍咬文嚼字。爲閣下一言。光緒五年閏三月。廷旨以吳可讀死諫一疏交議。有一摺洋洋千餘言。陳說吳氏所未及。慮有三事。非閣下之手筆耶。啓超猶記其第一事。謂一生而已定爲後之義。即一生而已定大寶之傳。合併爲一。將類建儲。我朝列聖以立儲爲大戒。高宗九降綸音。萬分別切。今若建之。有違家法云云。然則常時閣下之意。知建儲之有背祖訓矣。又知預定嗣子之即爲建儲矣。若今次溥儀之立。非所謂已定大寶之傳者耶。非所謂將類建儲者耶。非所謂自違家法者耶。何閣下昔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其第二事。謂前代儲貳讒構奪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紹統之高名。重以承繼之形跡。較之尋常主器。尙易生嫌云云。然則當時閣下之意。謂早定嗣子。易生嫌疑矣。夫以皇上親生之子。有承繼之形跡。猶易生嫌。而況於橫自外來之溥儀耶。何閣下昔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其第三事。謂天位授受。簡在帝心。所以慎重付託。爲宗社計也。此時早定。豈不太驟云云。是當時閣下之意。以爲皇上雖生有皇子。但使皇上一日生存。則一日不必定繼統。若定之則太驟也。夫皇上即生有皇子。而早定之。尙且謂爲太驟。豈未有皇子而別定之。獨非太驟耶。何閣下昔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閣下

摺中又有云。託諸文辭。則可避建儲之名。見諸實事。則儼成一建儲之局。此四語不啻爲今日言之矣。去臘僞詔末數語云。謹當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儀爲皇嗣云云。閣下最精訓誥之學。試問皇嗣與皇太子之名義。有何分別。以此爲彌縫掩飾。又不徒狙公之朝三暮四而已。而閣下前者殷憂之言。今豈其遂忘之。閣下摺中又有云。在兩宮慈愛之念。惟期于繼嗣繼續久遠遵行。豈必亟亟焉指定一承繼之人而後慰耶。穆宗在天之靈。當亦願後嗣聖德永綏洪祚。又豈必介介焉早標一嗣子之目而後安。啓超每讀此數語。未嘗不歎其片言居要。善于陳詞。乃去臘僞詔。托名於預定承繼之人以慰太后。藉口于早標嗣子之目以安穆宗。而閣下顧矚若寒蟬。未聞一伸前說。何其無記性歟。抑無血性也。凡以上所錄。皆閣下摺中原亦未有一字增減。啓超竊以爲即以此摺上之於今日。雖不能收格心之效。仍不失爲正名之言。何意前後歷二十年。閣下位已尊矣。名已高矣。遂乃一口兩舌。食言而肥。前日能慮吳柳堂之所未及慮。今日可慮之事。視前此加十百倍。而愀然安之。又從而暗助之。吾不知閣下曾有何面目以見天下人。更有何顏以自讚光緒五年之奏議也。雖然。居今日而論建儲之是非可否。正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此次之變。實爲廢立而非建儲。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即以閣下之無恥。但使清夜捫心自問。亦未必無天良發現之時。惟是驟然以不諫廢立之罪罪閣下。而閣下之口必不服。故即如閣下之意。謂不過建儲而已。而

閣下之不諫建儲。其罪已不容於死。嗚呼。閣下其無謂天下人之易欺。前有千古。後有萬年。李子堅與胡廣趙戒一書。願閣下日三復之也。至啓超此次移書之意。非故爲嬉笑怒罵。以快洩其積憤云爾。今日中國之命脉。繫于皇上。而皇上之生命。懸於北廷諸逆之手。諸逆之與皇上不兩立也久矣。前年之變。得劉峴帥十二字之電奏。而皇上之命得延一年。去臘之變。得經蓮珊及海內外之電奏。而皇上之命得延至于今日。願皇上一日不去。則諸逆之眼中釘。一日不拔。勢成騎虎。豈肯罷休。今者峴帥已去任矣。蓮珊已被逮矣。逆賊心目中已無彊臣。已無輿論。自謂橫行天下。誰敢奈何。禪讓之詔。不出于期年。鼎湖之痛。即在于眉睫。閣下如自外覆載。甘心從賊。屈膝于孺嬰之下。乞憐于操莽之朝。夫復何言。若猶有一綫之天良。眷念神州。顧戀舊主。上畏昊天。之視聽。下思良史。之斧鉞。則亡羊補牢。今猶可及。日暮途遠。更不容遲。若能率三楚子弟。堂堂正正。清君側之惡。奉太后。願養耄年。輔皇上復行新政。策之上者也。如是則閣下之威名。當輝于五洲。亘于萬古。即不爾而遠之。追念光緒五年之初心。近之效法。劉制軍。岑廉訪。經太守之愚忠。以一紙之封事。謝天下之責望。身既臍兼圻之威。言即有九鼎之重。亦可以寒賊胆于萬一。拯君難于須臾。策之次者也。雖然。啓超雖言之。而有以知閣下之必不能行也。知閣下之必不能行。而猶不自已于言。正以公義之不可以絕也。閣下之所以必不能行者何也。亦曰全軀而已。保位而已。然以

啓超計之。閣下靦然泮然齷然爲妾婦之容。以媚逆賊。而所謂全軀保位之道。遂果得乎。彼逆賊者。遂能撫閣下如螟蛉。豢閣下如犬馬乎。啓超竊意其終未必然也。側聞去臘今春。曾兩次電召閣下。而又中止。此何爲乎。臺官交章彈劾。特派欽差查辦。此何爲乎。怒擲報效之七千兩。嚴旨申飭。詞意俱厲。電報瑣費。斷斷然與閣下計較。此何爲乎。閣下奴顏婢膝。以向諸逆。諸逆豈能推心置腹。以待閣下。而况戾太子之嫌疑。近方在閣下之肘腋。聞諸道路。頗有謂閣下實授意假託。將藉之以行大事者。而日本鄂生之言。述閣下隱若深意。尤有不可聽聞之語。啓超固信閣下之必無是事。無是心也。非以閣下之忠而信之也。白衣秀士王倫。豈能占梁山泊一席之地。是以知閣下之必非其人也。雖然。彼諸逆之視閣下。實儼如一敵國。閣下今日之地位。如以獵人而向羣虎膜拜。其幸能免乎。其終不能免乎。閣下固無自主之權也。欲歸新黨。而新黨不屑有此敗類。欲附賊黨。而賊黨亦不願有此贅癩。卒至進退失據。身敗名裂。後世謚爲至愚。千載指爲奸佞。翻雲覆雨。究何益乎。居恒讀史。至胡虜孔光。馮道故事。孰不憐而笑之。嗚呼。其無使後人而復笑後人也。啓超萬里投荒。一生九死。頭顱聲價。過于項羽。俯仰千古。亦足自豪。鉏耨滿地。日日可死。雖然。但使一日立于天地之間。則一日不能忘中國。忘皇上。西風殘照。漢家之陵闕已非。石爛海枯。精衛之冤誠難改。蹈跡東海。昔昔猶夢長安。移文北山。字字不容假借。不辭瘖口。更瀆清塵。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失言。吾知罪矣。二月二十五日梁啓超再拜

母后有罪可討考

天南新報

歷朝母后有功者多。有罪者亦不少。然有罪者往往君不敢討。謂子無絕母之理也。開牒據春秋考之。莊元年三月經書夫人孫於齊。閔二年九月經書夫人姜氏孫于邾。按杜註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然則孫也者奔也。何以奔國討也。襄九年五月辛酉經書夫人姜氏薨。左傳穆姜薨於東宮。按杜註東宮太子之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然則穆姜遷東宮降穆姜之居也。居東宮十二年不得出。幽禁於永巷之類也。何以降居而類於幽禁。國討也。春秋合於義者不書。不合於義者書。穆姜居東宮討之而合義也。故不書。文姜孫文齊。哀姜孫於邾。何以書。異乎遷於東宮也。討而遷於內。合於義也。討而出於外。不合於義也。討而遷之。猶稱曰夫人。討而奔之。猶稱曰夫人。不合於義也。不合於義。故備書夫人之薨。與不公之葬。謂不宜有此也。而竟有此。然則子可討母乎。曰非子討母也。君承父重與祖爲體。祖法所不宥。君不得以私而宥也。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天子之父且然。況母后乎。母后而賢。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曰皇太后也宜。曰太皇太后也宜。曰女中堯舜也宜。母后而有罪。君與祖爲體。士師之法有所受。遷之也宜。執之

也宜。廢之如唐韋氏也宜。殺之如韋庶人也宜。然則子將如之何。曰不聞孟子乎。桃應問曰。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訴然樂而忘天下。蓋子爲天下所共戴。必以君之故而議親議貴。子爲天下所共棄。天下必將謂罪人之後。不可復爲宗社主。擇賢而立。子又何求。嗚呼。此義一明。母后不敢不愛子。母后不敢不正身。宮闈無事。天下又安。何憂乎漢有呂氏。何懼乎唐有武氏。又何事奉漢殺鈎弋爲家法也。夫母子天性也。有罪必討國法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禽獸之道也。故帝舜殛鯀。禹能幹父之蠶。而不能使其父之不殛。皋陶執屢。舜能竊負遵海。而不能使其父之不執。子事父如是。子事母莫不如是。是以秦皇遷太后。死諫者若而人。綱目獨以太后有罪書。魏太后殺其孫。諸臣不以爲有罪。綱目獨以太后弑其主書。婦人之道。未嫁從父。已嫁從夫。夫死從子。天子諸侯。上主宗社。下撫臣民。若母后得恃其尊。弑上主宗社。下撫臣民之君。曰吾之子孫。吾生之。吾即可以殺之。是失三從之道也。失三從之道。其父必以爲是女也。背敬戒無違之訓。不可以爲女。其夫必以爲能與我共承宗廟之祭祀者。吾之婦也。覆我宗廟。傾我社稷。不可以爲婦。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先君不以之爲婦。子即不以之爲母。天下臣民。即不以之爲母后。夫至天下臣民。不以爲母后。子雖欲以之爲母。不可得矣。是以據春秋言之。文姜弑桓公。哀姜弑子般。閔公罪宜殺。故皆書孫。孫者一去不反之謂。

也。文姜係於齊。不書姜氏。罪齊君與謀。不討弑君之婦。絕不爲親也。哀姜孫於邾。書薨於夷。夷齊地。魯齊人以婦人者。討賊之詞。曰齊人以歸。與衛人殺州吁於濮。一例也。國人討之。書曰孫。女氏討之。書曰人。女氏不討。削女氏。以此見弑君之賊后。人人皆得而誅也。而况君與祖爲體。士師之法有所受乎。故據春秋斷之。曰母后有罪。可以討。然則君有罪。母后不可討乎。曰是事也。視有罪無罪而已矣。君有罪當討。非母討子也。君得罪天下。天下共討之。母后有罪當討。非子討母也。母后得罪天下。天下共討之。故以母子言。母曰慈。子曰孝。即有罪焉。亦曰母宜爲子隱。子宜爲母隱。以國法言。受之於祖。受之於天。若有罪焉。天子可名爲獨夫。太后可名爲賊臣。書曰天視曰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無視聽。以下民之視聽爲視聽。凡爲君爲母后者。夫亦察下民之視聽而已。

脫影奇觀

大島翼次郎稿

中國譯本有號曰脫影奇觀者。今余此論亦名曰脫影奇觀。蓋此四字可以喚醒閱者之耳目。乃因而借用之也。其用意云何。則用古人之影子。脫落此次紙上。以爲今人之真相寫生也。夫支那諸志士之涉及戊戌政變。所有言論。一腔忠憤。所有比例。千古不移。鄙人東國下士局外閒評。未嘗不心焉數之。遇有稱清廷那拉氏爲漢之呂后。唐之武后者。則爲點頭會意。日者復偶繙閱我國人那珂通世先生所撰支那通史卷之三。中有叙及南北朝後魏孝

文帝與其太皇太后馮氏。頗足借鑑。光緒帝與其西太后那拉氏之近狀。因筆削如下。亦一說影奇觀也。

通史云。魏獻文帝聰睿夙成。剛毅有斷。嫡母馮太后猜忍多智。獻文畏之。愚按。同治帝諡曰毅皇帝。手平洪秀全大難。其剛毅有斷。不愧聰睿之目可知。然不能降伏一那拉。則以那拉猜忍過人。同治帝畏之故也。特那拉乃同治帝生母而非嫡母。爲稍異耳。

通史云。獻文年十八傳位於宏。自稱太上皇帝。時宏生五年矣。是爲孝文帝。愚按。同治十三年。帝年方少。乃以憤懣那拉之故。氣鬱不伸。致戕其生。遜位光緒。可哀孰甚。不作太上皇帝。竟作人行皇帝。是同治之命。反業于獻文。而西拉之罪。直浮于馮后矣。孝文登基五歲。光緒繼統六歲。千古惡后。利有少主。以便專權奪政。又何其前後如出一轍哉。

通史云。太后有所幸李奕。太上因事誅之。后怒。鳩殺太上。臨朝稱制。愚按。馮后幸李奕。西拉幸李聯英。此李豈彼李之苗裔耶。何興之暴耶。至獻文誅李奕而遇弒。此事復與同治帝誅安太監何殊。故那拉恨同治刺骨。既幸其崩。不爲立嗣。又迫死。同治帝之后而始快。

光緒帝不察。貿貿然逞血氣之私。於甲午年間。遽責李聯英二百大板。至今傷痕猶在。西拉偶一按問。豈嘗須臾忘報復耶。則光緒帝致有戊戌八月之蹉跌。吾人固早料及也。

通史云。初后忌帝英敏。欲廢之。盛寒閉空室。絕其食三日。因大臣力諫乃止。又有宦者譖帝

於后。后杖帝數十。常默然受之。愚按孝文以英敏幾廢。光緒以維新不廢之廢。遙遙相對。同病相憐。斯已奇矣。乃馮后於盛寒閉孝文帝空室。而那拉氏則終年困。光緒帝於四面斷橋之水閣瀛臺。又恐其走脫。復遷置大內新道之三間鐵屋。黯無天日。呼救不聞。孝文僅三日而止。光緒且遙遙無期也。孝文猶有大臣之解救。光緒則除了一劉坤一而外。餘如徐桐。榮祿。崇綺。剛毅。張之洞。趙舒。翹等等。不但不救。又從而助西拉爲虐焉。光緒帝索熱饌不與。索鷄絲不與。索肉糜不與。罰跪。罰立。罰碰頭。火烙脛骨脚眼。至不良於行。其妃冬日單衣。屏不使御。種種慘刻。如待重囚。以視孝文帝之忍默受杖。不過數十下者。輕重又復何如。嗚呼。人胡不幸而爲支那皇帝哉。支那皇帝亦何不幸而遇馮后西拉其人哉。天耶。人耶。吾不得知之矣。

通史云。後魏起夷狄。專以刑殺爲政。國人犯罪者。或舉部受誅。或夷五族。獻文上皇始減門房之誅。及孝文親政。不任刑威。于是刑戮稍減。愚按獻孝二皇省刑。史家以爲美談是也。然光緒帝之維新除弊。正本清源。不更勝耶。至清朝得國。本屬起家東胡。與後魏之起于夷狄者同。正謂野蠻種裔。而能文明政體。故可欽也。今西后那拉與其私臣。日日以守舊爲事。毋亦有不離野蠻之情在乎。

通史云。帝恭儉好學。精勤政事。日夕不倦。均民田。制戶籍。定樂章。正祀典。凡先王制禮。儒書

所述。無不舉行。帝惡國俗之陋。欲遷都以變舊風。其所親任多中州儒生。宗室勛舊不悅。愚按以上數大端。無一不與。光緒帝相符。孟子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此言良允。特孝文由夷入華。光緒帝由舊而之新。由理而之文。其規模魄力。且度越之矣。無如西拉痴存。不似馮后之早死。遂使孝文得以終其改革。成爲一代賢君。而光緒帝正不知何日方有此機會耳。

記舊金山大埠因疫罷市事

首春之月。美國皇家醫生指謂華埠有疫。圍困搜查。不堪滋擾。幾遭焚埠之慘。是時幸得西報痛斥其妄。洋商力詆其非。其謀稍爲斂跡。然該醫生恨仍未息。必欲再下毒手。始快其心。復盛傳華埠有疫。妄議苛例三條。其一曰。用纜圍華埠。以杜傳染。其二曰。盡燒不潔樓宇。以絕根株。其三曰。不論華人男婦老幼。一律種防疫藥水。以防癘疫蔓延。已上三條。皆該醫生之所妄議者也。惟圍埠一節。乃其故智。各洋商以前車可鑒。覆轍不宜復尋。出而駁之。遂爾中止。至燒不潔樓宇。各樓主以身家財產所係。起而駁之。又已中止。而種防疫藥水。則無可止矣。所種者在華人之身。與西人商務無關也。與樓主身家無涉也。中國人之積弱。每易欺凌。故西人亦不代起而爭之。該醫生可無棘手矣。四月二十一日。醫生到中華會館。會同領事紳董。將所議種藥一條。傳知大眾。并將圍埠一條。提出着任採擇其一。以便舉行。當時領

事紳董不慮禍延眉睫。倉卒之間。遂簽字允行種藥一條。而不知數萬人命之生死。皆決于簽字之時。懸於醫生之手矣。蓋該醫生之設害華人已匪伊朝夕。經之營之。必欲一網打盡。然後快。故其所謂種藥以防疫者。目爲善事。且言有益華人。豈知實以最烈毒之藥水。種在華人之身。使得逞其伎倆。而遂其陰謀耳。查此藥水出自德國。其性最烈最毒。用之種在身上。可熱至百二十度。雖少用三滴。平時至壯健之人。亦必發熱。勢如火炙。單弱者一受灌刺。不逾刻而死矣。言念及此。能不痛心。不種此藥水則已。若一種之。一兩日之間。必死亡相繼。斯時醫生有機可乘。必指遭毒而亡之人。謂爲真疫矣。遭毒而死於先。焚埠必繼於後。身家性命。將亦一洗而空。雖三尺小童。亦知其事之必至于此者也。該領事紳董。豈憐焉未之思耶。其意豈不以圍埠則有礙商務。種藥則有益人身。婦孺之見。諒不逾此。是乃似巧而實拙。似智而實愚。不知命且不保。商務何有。嗟彼梟獍。是何肺腸。乃欲置數萬人生命於一毒之中。其平日所懸告示。動稱爲有保護僑民之責。今果何若矣。于時闔埠鼓譟。人心皇皇。束手無策。保皇會同人以保種爲懷。乃起而爭之。特開會陳說利弊。一時集者數千人。齊赴中華會館。與該領事紳董辨論。領事匿而不面。紳董多亦不到。同人以事關大局。且人命所繫。必須駁除苛例。乃獲安甯。遂先議聯行罷市。後再籌策。而座中紳董仍遲疑不決。同人愈益憤怒。有欲逐以箠者。有欲揮以拳者。後以衆怒難犯。始首肯標紅率衆罷市。二十二三四等

日。埠上大小生意。一律閉門。中華會館迫得延請律師三名。保皇會亦自延律師一名。以駁此例。并與該律師訂明。所有會中同志一律保護。不准醫生亂爲下藥。故某日有數醫生到埠種藥。各店戶皆閉門不納。彼計無可施。兇狠之輩。則懷炮挾鎗以尾其行。故街上行人。伊亦不敢相強。誠恐一有其事。難保無決裂之日也。噫。吾民之自謀保衛。可謂苦矣。然官紳既置之不理。非保皇會自籌善法。必坐受醫生之毒。以待死亡而已。不亦慘哉。其數日適有輪船啓行旋唐。附輪歸國者數十人。內有保皇會同志三人。不料醫生着洋差留難。不准就道。并有卸任古巴領事張某。亦附此輪而返。惟不准華人出口。於是雖以衣冠之輩。外交之官。亦徒切望洋之嘆。幸保皇會早派有同志在碼頭照料一切。見此情形。即行電知保皇會所。同人報知所延律師到與駁詰。乃得安然動輪而去。由是平時以保皇會爲非者。至今皆知爲可恃矣。以官紳爲是者。至今皆知其無用矣。同人復連日開會演說保護情形。并勸不可與醫生爲難。貽累大局。從此人心益憤。衆志益堅。入會者日以數百計云。

按我華人之出洋也。外人待之如牛馬如奴隸。斯亦已矣。夫牛馬奴隸。猶得率其起居食息之常。苟無甚暴行。斷無橫加以禍患者。何我華人之竟牛馬奴隸之不若也。去歲檀山燒埠之慘。言者下淚。聞者傷心。然可一則可再。此行則彼效。此次舊金山之事。無乃欲行其故志乎。燒埠則欲盡屠其身家。種藥則欲盡絕其性命。斯事體大。宜欽差領事之起而

爭之。據公法以駁之。庶足以顧全國體。而保護僑民之生命財產。乃不惟不能爭之。反從而助之。然則其平日所懸告示。一則曰有保護僑民之責。再則曰有保護僑民之責者。豈有其責之不必有其事乎。噫。吾知之矣。其所有事者。則包賭。私煙。勒收牌費也。一切擾民害民之舉也。觀於此次金山保皇會之出而與爭。而其事得寢。夫此不過能合一小羣耳。能成一小團體耳。而況合四萬萬人之大羣。成四萬萬人之大團體。固將大地莫強哉。噫。吾民可以興矣。

常州孫明經上張香帥書

團匪倡亂。一月之中。北方大局。糜爛至此。非逆王賊臣力爲與援。烏合之衆。豈能釀此奇禍。今公與李傅相劉宮保。不奉矯詔。慎固邦交。力謀保護。行見東南半壁。可以暫安。雖然。是非不並域而居。忠臣無中立之勢。不奉矯詔。即當正矯詔之罪。倘異日矯傳末命。大阿哥即位。片紙詔書。束縛天下。瞽瞍叱咤於上。豺狼咆哮於下。公等跋前疐後。智盡能索。亂世忠臣。徃徃進退無成。觀之史冊。人多扼腕。揆厥由來。皆需之一念誤之。今日之勢。急宜外連各國。聲君側之惡。興晉陽之甲。以安君父。以存南北。不揣冒昧。敢爲公等陳之。逆王載漪素行叵測。勾結拳黨。已積歲月。昔年詔事太監李蓮英。致有大阿哥之立。迨外人交阻。仗義執言。皇上幸不廢逆王。挾此嫌怨。遂挺而走險。思盡逐外人。以遂其大欲。今且矯

朝言。獎拳匪。殺公使。劫都市。致有宮廷晏駕之謠。雖道路訛傳。岌岌之形。天下共見。援將則必誅之義。逆王之罪。不容於死。剛毅趙舒翹董福祥等甘心從逆。此皆王法所不宥。天理所不容者也。各國能調兵來華者。惟英俄日美法德六國。而六國之中。英日美爲一局。俄法爲一局。德則依違其間。調兵之能速且多者。日本爲最。俄英次之。法德又次之。而互相猜忌。互相牽制。致俄日之兵。能多不多。能速不速。心志不一。統率爲難。官兵拳匪。且勾結以拒洋兵。目下雖佔大沽。入天津。與兵匪遇。未見其必利。洋兵不利。其怒愈甚。其毒益深。徵兵其國。以全力相摶。一月之後。各兵雲集。京師一隅。豈能當全球節制之師。假令京師不守。大之足以召割據之勢。小之亦無以爲兵資之償。公等不特疆土不能保。數十年之忠盡。盡墜於逆賊。何以謝。列祖。列宗於地下。何以謝。君父遲回不救之罪邪。爲今日計。惟有電商各督撫。同盟協力。將逆王賊臣之罪。宣告中外。立簡精兵十萬。公舉重臣統之。厚集商船。運之北上。表請。皇上親政。使人向各國道歉。明此次之亂。皆逆賊所爲。於。皇上無與。於通國無與。不惟爲各國未有之奇辱。亦中國臣子不共戴天之深讐。與約言本國內亂。不敢勞各國之兵。特簡精銳爲各國先驅。梟逆賊之首。以謝各國死者。倘戰不能捷。則請各國爲之援。度駐津各兵。無不樂從。義旗所指。投袂而起。不出旬日。可達京師。誅逆賊。禁錮大阿哥於高牆內。亂旣平。力除弊政。關門通商。各國之傷耗。亦不難從容而講。中國存亡。繫茲一舉。義問

既昭。洋人心折。較之任各國之進勦。則又事半而功倍。救時之策。莫急於此。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此時不望之公等而誰望耶。若遷延姑息。外強中乾。坐失事機。人將以野蠻待我。以奴隸畜我。焚殺劫掠。皆意中事。有_以臣召亂。無忠臣止亂。律以春秋之義。公等誠難免天下後世責也。保維草茅伏處。匡時無力。憂國有心。當目時艱。每中夜起舞。淚潄潄下。敢不避斧鉞爲公等言之。不棄芻蕘。勉申大義。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憤言篇

天津之戰。以世界最弱之一清國。而戰普世界顯赫之衆強國。論者莫不以是爲清國不知禮不自量之罪。吾亦以爲謀國諸臣誤國之罪。誠萬死不足以蔽辜矣。然追究其所以能犯天下之大罪者。卒欲求其承受此罪之人而不可得也。吾將以罪歸之國家矣。彼奄奄之國家。亦何足以當此罪也。朝鮮之役。兵十餘萬。望風潰散。卒至割台。澎償兵費二百兆。其國幾亡。今日之事。彼豈有恩義足以結其民耶。抑豈有號令足以勒其衆耶。又豈有勇氣足以鼓其士耶。皆無也。皆無之而欲加以此罪。吾蓋甚惜此罪而不屑以與之也。將以罪歸之政府諸臣矣。彼碌碌之庸臣。又何足以當此罪也。除剛啓趙之徒。以不學無知之頑軀。幸際無政之朝而躋上位。所欲富貴則已富貴矣。所圖安樂則已安樂矣。彼自慙形穢。又嫉妬言變法。求自強之人。遂因羞成怒。甘與妖匪聯合。問其有千里之勝算乎。問其有萬全之良策乎。皆

無也。皆無之而欲加之。以此罪。吾又甚重此罪而不甘以與之也。將以罪歸之拳匪矣。彼蚩蚩之匪徒。又誰足以當此罪也。其於國家。未必皆有忠愛之忱也。其於洋人。未必皆有仇讐之隙也。素無練習。則攻戰之術。非其所嫻也。各有身家。則鋒鏑之險。非其所樂也。今乃不取朝廷之餉糈。不由官府之徵召。一呼而集者數十萬人。赴死軍前。曾不返顧。此即瘋狂之病。非有神識者所肯出此也。如欲治以開釁之罪。吾又甚哀此罪而不忍以與之也。欲歸罪於三類者。而無所歸。則吾請更許一難焉。無論世界中何國最著名之豪傑。使於支那之壤。以一月之內。召集數萬人。以抗禦普世界中顯赫之衆強國。此即拿破崙華盛頓復生。亦恐無此驚天動地之神力。而謂普世界中最弱之清國。獨飲義和團符咒之水。而忽有此力乎。夫罪無所歸。則必疑有激之者。反而求之。而後知此罪之果有所在也。力無從用。則必疑有吸之者。廻而顧之。而後歎此力之誠有所起也。嗚呼。嗚呼。吾願普世界中最顯赫之衆強國。與普世界中最文明之賢人名士。停鎗按筆。以聽吾之一言。今日清國之罪。非清國之罪。實是普世界衆強國之罪。今日清國之力。非清國之力。即是普世界衆強國之力。吾雖不能盡言其所以然。獨於百千萬億分恒河沙數中。舉其毫末之一二端。以明吾說可乎。自四十餘年以來。衆強國之士商文武。惠然光臨。爲上客於清國者。其最逼主人之事。大要有二。曰侵權。曰傳教。侵權之事。不僅乎沿海索租界兵輪入內地之類而已。無論京師及各直省之官府。

大抵皆似各國所設之巡捕房耳。以兵力壓其政府。則有求必遂。而是非曲直之公理。固不暇問矣。傳教之事。不僮乎干預官事。祖護教民而已。無論奸民及營私舞弊之惡棍。大抵皆以教堂爲彼之保險行耳。今日犯法。而明目奉教。則悍然無忌。而善良孱弱之含冤。固無所訴矣。此二事者。行之若無事。習之爲自然。問之各國之公使。而公使不覓也。問之各國之教士。而教士不覺也。嗚呼。嗚呼。衆強國之士商文武。惠然光臨。爲上客者。庸詎知主人之家。四萬萬人。含毒茹恨。四十餘年以來。父告其子。夫語其婦。其冤憤之氣。如火山將裂。上天雨灰。大地震陷。然則此罪此力。非我等同居世界中最顯赫最文明之衆強國。其誰足以當之。僕支那南方人也。今南方之督撫。以保護商民自任。深咎政府辦理之不善。而盡反其所爲。吾以爲此數督撫之用心。與拳匪之用心。實無以異也。何也。孰不思在人類中。得享平等之權。而甘受同類之踐踏乎。彼督撫者。不過欲自奮於政令教化學問之途。求其進步。以抗禦各強國耳。拳匪不知此理。故出下策。以求肝腦塗地之一快。吾意衆強國中。深明義理之賢名士。嘉此督撫之所爲。當益哀彼拳匪之所爲矣。清國君臣兵民。罪重力窮。行將糜爛於砲彈之下。如普世界中各強國之賢人名士。於駭斥之餘。而猶謂此人著論之意。與拳匪奮死之意無異。則支那南方最不明理之人。固雖死而不朽也。

橫濱祭五君子文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爲六君子授命二年紀念之期。而唐公等二十八烈士復以前月二十八日就義於武漢。同人謹爲位致祭。爲文而哭之曰。嗚呼。謂中國之將亡。胡義烈英傑之赴義。前者仆而後者張耶。謂中國之不亡。胡天地之不仁。聚而殄我元良耶。豈天道之無知。寧人謀之不臧。胡麟驥之顛蹶。乃委命於豺狼。騷戍戍之政變。日月黯而不光。魑魅攫人於白晝。往來僂僂而若狂。猛犬喫而噬人。假凶饑而披猖。烈士起而救國。義憤鬱於熱腸。張空拳而搏擊。摧逆燄於方張。遂後先而併命。乃同罹於凶殃。嗚呼。明哲保身。世論所避。烈士先識。寧獨昧此。固謂人生生於忠義。蹈之天民。害之奴隸。固謂立國立於民氣。民氣不昌。國勢乃敝。各國變法。自流血始。莫爲之先。人心乃死。奮起攘臂。轟轟英英。誓流鐵血。睹我文明。維六君子。矯矯。帝廷。百日維新。毗贊。聖明。狡鼠憑社。妖狐空城。假威吐毒。宇宙腥。東市朝衣。冤霜夏零。死則死矣。魂芳魄馨。埋冤累載。墓亦宿草。禍水滔天。朝政顛倒。假兵於寇。齎糧於盜。爲虺不摧。孕此奇禍。凌悖公法。強鄰責言。鉞騎蹴踏。釐釐咽闕。都邑盪覆。皇輿播遷。東風血腥。妖霧時天。胥濤冤號。怒日吳門。君辱民陷。賊臣晏然。觥觥烈士。奮臂大詆。外侮內訌。國何能久。國之亡矣。身於何有。奪我人權。寧碎我首。天下興亡。誰執其咎。匹夫有責。義在無苟。燄燄龍泉。瀝血杯酒。男兒死耳。國民當救。獨掌堙河。狂呼奔走。不謀而同。赴義恐後。覘彼方面。操懿走狗。權門鷹犬。磨牙張爪。殺士媚奸。亦孔之醜。仇我民權。肆其毒手。斷

首引頸。哀哀國殤。白血倒流。天昏地黃。公血流矣。大義以倡。公身殞矣。民氣以張。毅魄雄鬼。上在帝旁。六士烈魂。含笑相將。千春萬年。血花猶香。嗚呼。百年且暮。人誰無死。先民有言。捨生取義。死得其所。含笑入地。志業未遂。張目怒視。春雷已震。百發奮起。四萬萬人。寧無後起。獨立不懼。國民精神。東土傾慕。創開維新。屠胸刎腹。糜骨粉身。卒建雄圖。東海之濱。烈士之烈。桂辣蓋辛。天不亡中。秦寧無人。天地正氣。耿耿千春。立懦廉頑。英風不泯。嗚呼。尙饗。

瀏陽二傑集序

嗚呼。世界各國之文明。孰非義烈之志士。流鐵血以購得之者哉。若美若意若法若日。今皆雄峙於東西。馳騁於歐亞。其民智。其國強。非鼎鼎然所謂世界文明之國耶。然其始國勢屈辱。干戈擾攘。類皆二三英傑之士。出萬死不顧一生。攘臂奮呼。碎身倡義。遂以張已弛之民氣。伸已屈之國權。當其殄僂芟夷。詆爲賊逆。前者駢誅。後者繼仆。可謂人生之極慘。及其國勢已立。基礎奠定。則舉國千萬人。皆食二三英傑之德。傳國十數世。猶頌二三英傑之功。讀東西建國獨立之史。其事無不一轍矣。中國民氣萎靡。以柔弱聞於天下。屈其氣而不知奮。奪其權而不知憤。割其地而不知辱。故賊臣縛壓。外人凌逼。皆悍然夷若無人。戊戌政變。譚烈士與諸君子。首流血以爲之倡。海內之士。聞風踵厲。於是唐烈士才常等。覩朝局之顛倒。痛國事之危殆。發憤尊王。仗義救國。卒復遭遇凶暴。從容就義。距譚烈士流血之日。才二年。

耳。嗚呼。春雷已震。蟄伏昭蘇。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縛壓愈甚。人心愈憤。凌逼愈切。士氣愈張。安在昔之以柔弱聞者。竟不能發強踏厲。而爲日之維新。美之自立。法意之建國也哉。嗚呼。世之頑鈍無恥。柔媚無骨。託維新之名。竊虛譽而尸大官者。比比矣。譚唐二烈士。博學多才。議論文章。類能冠絕一世。以彼其才。出其緒餘。寧不足弋高官而位通顯。然以不忍於天下之故。粉骨碎身。倡明七義。甘以一身爲國民之犧牲。視死如歸。計不返顧。嗚呼。何其烈也。抑吾聞之。三楚之地。山川雄偉。卓犖權奇之士。往往生於其間。故湘中人士。類多懷抱忠義之氣。有雄毅不可遏抑之風。以區區瀏陽一隅之地。而英豪總起。義聲震動。嗚呼。抑又何其盛也。然豪傑之生。豈必有種。我中國四百餘州。輿曠之區。四百餘兆神明之胄。豈無英俊奮起。忘身赴義。足以竟二士之志業。爭瀏陽之光烈者乎。人心不死。士氣浸張。若火始然。若泉始涿。豈區區縛壓凌逼之所能遏阻也。二烈士少同鄉。長同學。生同志。死同烈。同人乃將其遺集刊行。復綴其文之散著各報者。排比纂輯。合爲一編。顏之曰瀏陽二傑集。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況夫循誦其文章。接觀其論議。其有不激厲奮迅者耶。我同胞之愛慕英雄者。其亦聞風奮起。勿讓二烈士之專義也。

義士唐才常傳

唐君才常。字佛塵。湖南瀏陽人也。少好讀書。不爲章句之學。中西史乘。靡不寓目。年弱冠。舉

茂才。歲乙未。中國當敗。劔之後。天子憂勞於上。賢臣志士奮勵於下。前京卿元祖江公。標魯學湘中。猶以新學提倡士類。當得明體達用之材。以備國家緩急之用。既以君拔置異等。貢入成均。復集高材生若而人於長沙。創設湘學報館。由君撰述爲長夥。即所稱泝澗子者是也。爾時義甯陳公寶箴開府湘中。君以拔貢生執弟子禮。謁陳公於節署。陳公曰。今日之師生循故事。若以學問經濟論。吾當北面事君。其見重如此。故陳公在湘。與時務學堂設保衛局。開南學會。靡不咨其參議。論者多陳公之虐已下人。然亦君之才。有以致之也。君與前京卿譚君嗣同爲總角交。戊戌夏秋之際。天子勵精圖治。亟欲變法自強。以朝臣類多闕冗。鮮足與謀。一日。面詢譚君曰。草野中甯無可用之才乎。譚君即奏湖南拔貢唐才常。沈毅有識於中外。學問經濟靡不貫徹。界以封圻。不難勝任。與臣同里同學。故知之甚深。上頷之。以政變未及用。然君感聖主一日之知。固已誓死以報之矣。君初不識康南海。至是出遊日本。始於東京旅邸謁康。自請受業爲弟子。康亦以高足弟子視之。而日本公卿中如大隈伯。犬養君。皆奇其才。亟相稱道。其他知名之士。願與締交者尤難縷指數。其見重於異邦又如此。迨歸國後。寓居滬上。主持亞東時報。筆政者數月。其所撰述。大率以開拓民智。闡明公理。革改舊習。以激發其忠君愛國之志氣爲宗旨。遇江湖豪士之往來滬上者。亦以是規化之。冀以隱遏亂萌。而收爲世用。意甚善也。邇以北方拳匪事起。端王及榮祿剛毅輩。陰與

匪徒勾結。致與各國開釁。津沽既陷。京師戒嚴。傳聞乘輿業已西狩。君爰急與同志數輩。赴鄂。其意蓋以武漢之間。多豪傑有志之士。思欲曉以大義。藉其聲援。率之以直走襄樊。上達山陝。迎我皇上。遷都南部。立中興之基。竟維新之業。與各國重訂和約。共致太平。猶嚮日之宗旨也。乃行抵漢上。未及旬日。遽爲鄂中某大吏捕斬於市。臨刑神色不變。既受首。熱血岔涌入地。成張之洞無君五字。隱約可辨。人皆異之。時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也。君就捕時。在營務處會訊。自書親供云。湖南丁酉拔貢唐才常謀保皇上復權。機事不密。請死而已。乃願謂鄭蘇庵徐仲虎兩觀察曰。君等亦新黨受皇上知遇者也。豈盡昧初心。不顧大義。效張之洞輩以獻媚於逆后賊臣。兩觀察面有愠色。願而言他。故第二次會訊時。兩觀察皆不預。君在獄中聞有詩云。七尺微軀酬故友。滿腔熱血澆皇宮。故友者蓋指譚君復生。因君與譚君誓爲生死之交也。其義烈如此。論者以擬之文文山云。與君同被戮者二十八人。其中多遊學日本之士。如林君述唐錫珪。傅君良弼。慈祥。李君虎村。炳寰。田君均一。邦瑛。及其弟均。卜高。君澤。舒科。鄭君幼周。葆函。蔡君蔚文。成煜。及王君翼之。向君聯陞等。爲尤知名云。君著作甚富。其已刊者爲覺顛冥齋內言。都四卷。凡三十篇。其自叙略曰。泝滯子游於顛冥之鄉。見夫行者居者坐者臥者醉飽者酣歌者羣儒熙熙如登春臺。懷葛之民哉。俄而示之以大同之理。爭存之道。則叢而詬之曰異端。復莊語而悚之曰瓜分之慘。種

亡之禍。則愕眙爲問曰。世寧有是。雖然。氣數爾爾。弗可爲也。余乃爽然。吾之恥其舊者。人乃駭爲新也。吾之自愧弗知者。人乃恃爲真知也。退而搜撫吾數年粗明公理之條段。釐之以志吾過。其於萬物蕃變之故。與政學紛綸之原。未之百一。而救世度衆生之大願。頓復蘊萌。於是循而求之。道不遠人哉。觀此亦可知其人之大概矣。

論曰。佛塵之死。慘矣。冤矣。吁。可哀已。然吾不哀佛塵之死。而竊哀我。皇上復辟之機。與吾中國維新之運。將自此絕也。溯戊戌政變以來。中外臣僚。類多洩泄依阿。旅進旅退。其黠者尤復靦顏迎合。取媚當事。無有以復辟撤簾請者。近者。天子爲賊匪所挾。而東南督撫。既與各國立互相保護之約。然未聞出一師一旅。以助各國勦匪者。又未聞特簡精銳。爲各國先驅。梟逆王賊臣之首。以清君側。自任者。致使神京震駭。變將蒙塵。曾復首鼠兩端。徘徊中立。冀富貴之可保。謂職分之已盡。其於我。皇上之安危存亡。久已漠然於中。而不少動。而佛塵獨忘身捨命。捐室棄家。奔走經營。糾合義旅。扼腕發憤。蹶然興起。爲萬有一當之舉。其事雖不遂。而其心固已灼然共見於世。殆所謂殺身成仁。雖九死其猶未悔者耶。後死者又何哀焉。又何哀焉。

右稿係承某君惠奇囑登報端者。其敘列唐君生平行誼。僅瑩瑩數大端。于唐君之才之志之學。可据此而窺見大略。而未能盡其什一也。異日常廣搜完備。而別著之于篇。

祭唐烈士佛塵等及六君子文

維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六烈士殉節之辰。某某等謹以清酒庶羞。祭於 徵士唐生佛塵等之靈。而配以 六烈士曰。撫茫茫之大地兮。惟我中國之凶鞠。瞻慘慘之昊天兮。胡我 聖主之遭毒。望渺渺之鉅海兮。嗟神京之淪覆。灑滾滾之江流兮。痛仁人之遭戮。哀褒姒之滅周兮。恨廉來之黨惡。驚妖霧之蔽天兮。駭神州之收縮。神憫 九廟之靈。鬼爲曹社之哭。血濺鸚鵡之洲。骨折漢陽之陸。黑風怒號。白日慘黯。嗟爾國士。百身莫贖。惟汝孕秀於瀟湘兮。靈嫋嫋以英多。耿才節之峻揭兮。秀衡岳以嵯峨。竊學術之博深兮。吞雲夢之大波。醇文章之旌奇兮。衍俶詭於江河。耿慕予之演孔兮。殫春秋於厥家。發大同之幾幽兮。惜中國之阡瘡。撰湘報以警聾兮。襲南學之切磋。通中外之置郵兮。奏新學之凱歌。芬衡芷於澧沅兮。植杞梓於潛沱。匯萬流之仰鏡兮。魚鱗雜沓以相和。懷孤忠之耿耿。蟠大才之皤皤。吾比於楚材之先正。類胡潤之而靡它。方維新之旁求兮。徵經濟之特科。期拔茅以彙升兮。繫揚征以斧柯。忽玉座之崩拆兮。酷 六烈士之流血。誓勤王以復友仇兮。頻毗裂以纓絕。東浮日本而謁余兮。商大局以咨決。大收荆楚之奇材。劍客兮。苦心慘淡以營說。半成中國獨立之大會兮。豪傑奔走而歸悅。蕩江漢之湯湯。乃誓師以勤王。髦頭指日。白刃照霜。秋風蕭蕭。氣壓武昌。忽中道而摺折。若崩山而壞梁。眷三十之志士。哀同日之喪亡。姓字未知。聞

電掄攘。剖心及腹。絕我肺肝。天何咒予。覆醢同殃。繞室行吟。淚盡神傷。行坐見之。夢寐倉皇。猶撫劍而疾視。尙挾經而趨跲。悲兩年締構之艱難。首能創立而摧藏。未覩迎鑾之成功。不見維新之政章。省丹島之遺書。慘永訣於秋陽。惟毅魄之英靈。偕六烈而益亢。助義兵之殺賊。除黨惡之逆張。麾神旗與靈馬。翩丹旆於雲光。救聖主於河津。誅褒妲於佛堂。起中國於垂墜。赫大神於關張。儼六烈於在天。耀七星而寒芒。靈翩翩其同來。歆葡萄酒與椰漿。嗚呼哀哉尙饗。

書湖北大獄

嗚呼。張之洞之凶惡無恥。乃至殺志士以媚權奸也。張之洞之至惡極盡。乃敢與國民爲公敵也。張之洞之喪心昧良。狠心毒手。乃欲鈎黨弱捕爲一網打盡之計。務使天下之人不敢復言尊王。復言救國也。戊戌政變以來。天翻地覆。權奸篡國。賊臣召亂。遂使都城破陷。乘輿蒙塵。內則篡弑之謀。潛伏於肘腋。外則神明之種。將淪於奴隸。外人日議其瓜分。國勢已危於累卵。含識之倫。悼心痛憤。翹足以待平亂之軍。傾耳以聽救亡之舉。極目以望自立之旗。而所謂爲帝股肱。爲國重臣。爲民司牧。頭銜煌煌。大權赫赫之封疆大吏。則猶是談笑從容。熟視無覩。見團匪之蹂躪。晏然安坐如故也。見京畿之震盪。晏然安坐如故也。見皇輿之播遷。晏然安坐如故也。舉凡國家顛覆。生民塗炭。類以爲與吾身吾家絕無干係之事。即

可聽其自起自止。漠然如秦人之視越人。天下人士皆知肉食者之頑鈍無恥。不足復望。而救國變法。必當望之在下也。於是唐林諸烈士。切齒椎心。呼號奔走。赤手空拳。起而謀救國。勤王之義舉。黎傅蔡鄭諸烈士。應聲赴義。踔厲奮迅。慷慨誓死。期救國民。夫彼諸烈士者。未嘗受 皇上一日之知。非如張之洞之受國厚恩也。手無寸柄。非如張之洞之擁兼圻而握重兵也。布衣下士。非如張之洞之負佐國牧民之責也。草茅伏處。尤非與張之洞有纖芥之怨仇也。徒以公義激迫。忠憤鬱發。此身既有國民之責任。即以此身爲國民之犧牲。夫以無位無民之匹夫。乃至破家捨身。以赴國家之急。是誠何負於國家哉。然張之洞以爲國民奮起。則四萬萬人將不得盡爲牛馬也。南方奮立。則四百餘州將不能盡至淪胥也。於是極力搏擊。肆意屠戮。榮剛不敢捕之。志士則悍然捕之。以快其心。榮剛不敢興之大獄。則悍然興之以竟其業。張之洞之於榮剛。誠可謂佐命之功巨矣。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於我中國於我國民。張之洞甘心自問。其罪當居何等耶。嗚呼。諸烈士爲我國民而殺身矣。而議論淆亂。我國民尙不盡知其義烈也。請設爲主客之義。以正張之洞之罪。以著諸烈士之功。或曰。張之洞雅負時望。非囂然自命爲維新者乎。諸烈士固救國以圖新者也。張之洞何嫌何怨。而必殺之仇之乎。應之曰。戊戌以後之張之洞。則固與戊戌以前更易面目。而別爲一張之洞者也。戊戌以前。皇然求附於新黨。變科舉。薦特科。干論百議。凡可以自合於新黨者。

無不爲也。戊戌以後。又皇然求脫於新黨。背君誤國。殺士仇民。凡可以自別於新黨者。無不爲也。且夫張之洞之朝翻夕覆。乃至殺士仇民。豈必果有嫌惡於新黨哉。蓋以爲湖廣總督者。吾所倚以爲命。吾子孫所恃以爲家。經數十年之艱難辛苦。然後獲之。而今日舊黨之勢力。固足以予奪我之湖廣總督者也。故戊戌之變。雖數十年。門下親愛之楊銳。可以電請殺之。恐有干累。足以不利於吾之湖廣總督也。政府既倒。權臣奔播。然一聞李秉衡之奏。劾疆吏。則倉皇失措。一日數電。急召其子。若孫於日本。蓋出洋者守舊所惡。恐彼聞之。尙有餘威。足以不利於吾之湖廣總督也。昔附新黨。非喜新黨。喜其可保湖廣總督而已。今殺新黨。非惡新黨。惡其有害湖廣總督而已。門下親愛之士。且可殺復。何有於諸烈士哉。故張之洞者。不知何所謂君。何所謂國。何所謂民。何所謂士。可以維新。可以守舊。凡舉動布置。目注心營者。總不出湖廣總督之外。此其第一重心。然殺士媚奸。以保湖廣總督。天下至不美之名也。則又號於衆曰。吾惡民權。夫民權之果爲何物。是豈至愚極蠢之張之洞所足知者。即民權果有可惡。亦豈忘君背主之張之洞所得惡者。張之洞而亦惡民權。吾恐守舊之李秉衡諸人。亦爲竊笑而齒冷也。然張之洞以爲僞託此義。可以斐爾志士。獻媚權奸。其於保全湖廣總督之謀。甚巧且便。於是強顏覘面。掩其保鄂督之實。而自居惡民權之名。此其第二重心。然既託於惡民權之名矣。則不能不與民權爲仇。於是遏抑國民之思想。銷制國民之言論。

阻礙國民文明之進步。彼亦知犯天下之不韙。觸衆人之公怒矣。遂乃甘爲小人。無復忌憚。且以爲鄂督之權勢爲可怙也。則備極野蠻之舉動。橫施民賊之手段。以逞快專制之私意。此其第三重心。以此之故。縱橫潰決。忌者陷之。歎者中之。而天下之忿怒積憤。亦醇勃而注於張之洞之一身。嗚呼。張之洞以保全鄂督之故。遂果於殺士仇民。然以鄂督之力。欲與國民爲公敵。衆怒難犯。鄂督可終保乎。且即舊黨復熾。其能用此反覆無常之張之洞乎。新舊無依。進退失據。彼之自謂至巧者。計乃實爲至拙。今日之興此大獄。無亦小人之枉作小人矣。

或曰。張之洞之移文領事也。曰漢口諸人。將謀焚劫租界。若是乎張之洞之有辭也。應之曰。漢十常侍之鈎捕黨人也。譴以誹謗。日本幕府之誣侮浪士也。譴以亂逆。古今中外之逮捕志士。未有不蒙以惡名者也。諸烈士之發憤倡義。將以尊王也。將以保國也。將以救民也。其宗旨騰布於報章。其約法宣傳於內外。用心所在。天下咸知。烏有諸烈士之深通外交。諳達時變。破家赴國。舍身救民。而反循剛匪之覆轍。蹈亂民之醜行者。張之洞不能得其罪名之所在。而又懼外人之保護之也。乃誣詞以惑外人之耳目。危言以聳外人之聽聞。以險詐之奸謀。遂肆其凶暴之惡行。嗚呼。中國民心稍奮。士氣稍張。他國之人。且深敬慕。張之洞靦然蕘種。視息中國。而乃必取井同種之魁秀。盡薙爾而芟夷之。且懼己力之不足以芟夷也。又

假異種之威。藉他族之手。以鋤刈同種。以爲快。嗟乎。無忌凶人。豈復知有恥辱。獨不思魁秀既盡。則同種之爲牛爲馬。張之洞獨何所利。而爲榮寵乎。榮祿之殺六君子也。始則誣以結黨營私。繼則誣以謀罔顧利。張之洞之與此大獄。固謂得榮祿之秘傳。傳十常侍之故智矣。張之洞欲惑天下之耳目。然亦思天下之視榮祿十常侍。固爲何如人也。或曰。諸烈士之死也。于蔭霖實主其事。張之洞始欲保全。終則厚殮。中國報章言之屢矣。然則張之洞之罪。雖難辭。張之洞之心。尙可諒乎。應之曰。張之洞雖無恥。亦知殺士之非美名也。張之洞雖至愚。亦知仇民之非已利也。方張之洞之旁。皇無措。而適有頑固守舊者之在其旁。於是舉其惡而盡歸之。以期巧避此惡名。以求自解於天下。天下豈皆三尺童子。張之洞顧能一手而盡蔽其目哉。夫湖北巡撫之權。誠較重於諸省。然于蔭霖勤王。而張之洞獨能握練軍洞之奸詐。若于蔭霖殺諸烈士。而張之洞不能止之。何于蔭霖勤王。而張之洞獨能握練軍而不與之乎。何株連率逮。固猶煌然鄂督之移文乎。且謂張之洞有意保全。則張之洞固知諸烈士之忠義也。知其忠義而不能阻一同僚之殺害。即非張之洞之所殺。而張之洞固已柔媚無骨。無怪戊戌。皇上之廢己亥立嗣之命。張之洞阿順容悅。曲承奸賊之意旨。而不敬一言一電以爭之矣。榮祿之肆凶作惡。無不歸罪於剛毅。張之洞獨傳心法。奸狡誠不亞於榮祿。然欲以是售欺於天下。雖家置一喙。恐張之洞固爲獨智。而天下人亦未必皆愚也。

或曰。張之洞罪無可道矣。然諸烈士之冒昧見捕。無亦謀之不臧歟。應之曰。成天下之大事。業無不由於冒險。此東西儒士之通言也。夫待事之必成。則一庸人足以任之。亦無俟諸烈士之爲。而烈士亦無以爲烈矣。夫中國之疲弊腐敗。必非三敏人之所能奏效。諸烈士寧不深思而熟慮之哉。然以爲中國之人心已死。莫爲之先。其氣不昌。我而冒犯不測。身任其難。則事雖不成。他日四萬萬人。必有英傑魁豪起而繼吾之志業。達吾之目的者。是以誓先流血。計不旋踵。且中國岌岌。朝不謀夕。事變之急。迫於然眉。譬如火發於室。延燒棟宇。若坐待灌汲。儲水畢備。然後一撲而滅之。其計非不萬全也。而其室必歸於灰燼。此諸烈士所以奮身突進。甘爲焦頭爛額而不辭也。日本浪士之傾慕。初豈無人議其失計。然其機一動。卒以維新。中國未亡。豈無成維新之大業者。而後日論功。必以諸烈士爲魁首。中國之興。已基於此。諸烈士今日之殉義。又烏能謂爲失敗也。若夫事外置身。輕論人之短長。事後言智。妄議人之成敗。此則妄人之不知自量者也。嗚呼。是則非吾所敢知矣。

漢變烈士事畧

漢口七月之變。唐君才常以一布衣。糾羅致十豪傑。號召數十萬衆。總統各路勤王之軍。擬欲直抵西安。迎回 聖駕。復行新政。共奮甲興。分派已定。約於七月廿八日同舉義旗。不料天心不厭亂。事爲后黨逆賊張之洞所聞。突于廿七早晨督兵掩捕。誅戮忠義之士共三十

三人。除唐君才常已有傳傳刊錄前報外。茲承友人復擇其同志之尤者。撰述各人事畧數則。屬登報端。俾閱之者略知忠義諸君之梗概。而爲他日談規之一助焉。光緒庚子十月某某記。

林錫珪

林君名錫珪。字述康。亦字述唐。號悟庵。有時或隱其姓。稱哀洲遊子。稱西河圭介。斐之悟庵二字。于吾黨中爲最著云。君籍隸長沙之湘陰縣。距省會百里。故少時駐長沙之日較多。爲學也。湘陰先達左文襄起家孝廉。削平大難。封二等侯。豐功偉烈。鄉里壯之。君幼時之言曰。人無不以左爲忠。吾則謂黃帝子孫所爭者。獨此一刻。此後將無與種之日也。鄉里遂目君狂士。元和江太史標視學湘中。君以詞章冠通郡童軍。正塲旣得而復失之。時君父尙在。深悲其不遇。君亦大悔恨云。光緒戊戌春。新政暢行。湘中。有時務學堂之建。君以第二班補入肄業。其時戚友中皆謂君不出三日。仍當出。蓋見君平日美丰姿。慕少艾。洛陽投果。殆無虛日。學堂功課。又極嚴。以爲君必不能恪守。豈知君名大著。教習某君重之。將與君同濯足扶桑。甫抵春申。君方大病。而八月之變作矣。君與同學某者。流于上海。大爲所窘。值某明經出都。乃同歸。其時以內地人心復大閉塞。時務學堂肄業數十人。將闢一廣廈于漢上。名曰政治學堂。以君爲領袖。百計圖之。而格于當道。不果所謀。遂大恚。佯狂于清湘數百里地。嘗對

同志曰。吾寧爲奴。適文明之國以就學。所痛者欲爲奴以求學而亦不可得也。己亥秋。梁任公設大同學校于東京。君將應梁之召而往。離家時。阻其行者數十人。君不爲所奪。遂以八月到東。到東不二月。君見覽東邦日報。其唾罵支那人者。始無虛日。乃曰。吾聞壯飛曰。必須度盡自己然後度人。無度人之日矣。今聖主將廢國家。垂亡。尙何學爲。即以十月歸國。居漢上。不數月。長江三四千里之豪傑皆歸焉。今年春夏。拳匪起。聖主蒙塵。唐君才當倡辦勤王軍。以君爲中軍統領。凡所籌畫。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事爲后黨張之洞所知。捕君。慘之。嗚呼。慘哉。君游學萬里。歸居漢上。十月無一字寄其家。公爾忘私。此之謂歟。其平日論學。梁任甫先生稱其有哲學思想。其言曰。還淳反樸。此老氏錮蔽我中國四千年文明思想之證據也。我中國十七代中。所謂甲一家之力已疲。乙之稍善者取而代之。以此數萬萬之人。嘵嘵于草昧之中。無所謂興亡。無所謂隆替。安望其能知自由革命之理歟。君常謂人下事。但有人力無天然。此其所以與老氏大反對也。君以乙歲。月日生。以庚子七月廿九卒。子一。今尙襁褓。常謂某曰。君持無庸妻子之論。吾以此子名小某。爲君後。何如。言猶在耳。豈意君視死如歸。若是之速耶。抑死非君之所料及耶。天乎。人乎。可以恫矣。

田邦璿

君諱邦璿。字均一。其中均一者。以心嚮往于自由平等之世界。而以此見意也。父春源先生。

以篤學爲沅澧士夫所引重。一時學者多出門下。君幼時尙議論。爲鄉里諸學究所非笑。君若罔聞知。戊戌春。以三班諸生肄業時務學堂。值大病。未竟其業而新政廢。君恨之。將出而求學。春源先生達人也。亦不之禁。遂以己亥七月遊東京。時值同學悟廣歸國。挽之歸。以其年十月。逕歸湖南澧州原籍。將開一小學校于漢上。俾湘鄂有志者得竟其業。與悟廣約。囑爲草創之。將歸家而措貲焉。其時悟廣在漢。自網羅豪傑。需款孔鉅。君獨任之。故勤王軍之恨。抵實草創君與悟廣兩人云。今年春夏。北方大擾。天子蒙塵。君急趨漢土。謂悟廣曰。吾輩當統數萬衆入西安奉迎。聖駕乎。此中國興亡之時也。幸毋失。悟廣曰。善。然今餉尙窘。容徐圖之。君曰。此何時乎。顧徐徐云爾。乃毀其家以助。雖春源先生亦猝未之知也。君一年之內。凡自湘至東京者一。自澧州陸行至漢者六七。無一日安其居。其平日人所不能爲。不敢爲之事。但有利于中國。君無不慨然自任。忽于七月廿七日。被邏者掩捕。臨刑容色不稍變。嗚呼。天方欲亡吾黨乎。君見善勇爲。遇事不拘成敗。自始至終如是常。曰。我生即不能觀成。待吾後人可也。特恐志不立耳。其爲文沉鬱頓挫。燦然有光。蓋春源先生本古文家巨擘。其得于庭訓獨多云。君著作今四散。容異日手錄之。以廣其傳。君在學校時。從容爲某言曰。中國不昌。吾死不瞑。每思其言。凄然淚下。自恨無似。無以對君。不知何日可以令君目瞑也。嗚呼。

李炳寰

君諱炳寰。字虎村。與田君均一同爲慈利縣人。居同籍。性同俠。遊同方。學同校。志同烈。死同歸。吾向者聞之。任師曰。孔子謂吾門有由。而惡言不入耳。吾於虎村亦如是云。某識君最晚。又同學止兩閱月。其昔年之行事多不詳。但聞之述者曰。李氏子少不喜帖括。負經世志。隨侍其父蓮航先生治刑名學。鄙棄當世讀書無行之士。故諸生中識之者鮮云。某之識君也。在己亥之春。其時聞君將從某氏學者。樟腦乃直詰其意之所在。曰。吾與其徇一時之浮名。以汨沒吾腦之知覺運動。孰若一材一技。反得實際乎。然究非君志也。君善記。歷久不忘。湘之少年學英語者。以君爲第一。梁任公之開大同學校也。先召之往。以君向肄業時務學堂。其及門者也。君在東京時。任師令諸生日作札記四則。爲甲乙之。君苦心經營。至忘餐寢。必爭在前列。乃已。其好勝。蓋如此者。公旋以是年十月歸。庚子春。入黃公忠浩營幕。駐漢上。時值拳匪釁起。大局機危。君時猶欲劄南方擁封疆大吏自立之議。非澠子爭之曰。求諸侯何如。勤王君之宗旨。遂大定。君勇于任事。又具有飛書草檄之才。故勤王軍之文事。悉仰于君焉。唐公被逮之日。君時在廩。遂同被執。君以丁丑月日生。庚子八月初六日。僇於市。春秋二十有四。臨刑呼吏。語曰。張之洞今日爲西后私憤而殺吾黨。吾黨異日必能爲天下人公義起而殺彼者。寄語彼哉。毋即以冰山爲可恃。無恐也。嗚呼痛哉。君之生也。精進之人。君之

死也。忠壯之鬼。天乎何不稍假其歲月。以冀得一當乎。君生時。常欲合公法及萬國律例。組織於中國之風俗。取大清律例之嘗近人。下公理者。仍之。苟安前代刻制者。引文明之律例。以更之。冀聖主復辟。進呈覽採。得見施行。奔走頻年。未遑卒業。惟于官吏書役中。若規避。若漏注。若詐索。若舞文諸弊。言之極詳。同志有存其稿者。異日維新時。容爲刻而質之。通人。俾數千年之陰霾層垢。盡革。君魂若知。不亦大快于九泉。深幸其說行之。身沒哉。君之死。猶未死也。或者曰。君被捕時。有俠客能超距作瓦上行者。曰虎村。來吾負若趨。虎村佯作罔聞者。遂棄之而逸。嗚呼。虎村不亦毅烈乎哉。

王翼之

王公諱天曙。號翼之。湖南辰州府沅陵縣人。少倜儻。有大志。不拘于小節。常以他人之事。作不平鳴。與長官抗。幾被捕。而公游于都門。至都察院控之。事得直。果公罷官焉。今年春。悟庵識之于漢上。語以當世之故。公初漠然不以爲意。然識不數日。日不數見。見不多談。而公之腦。遂一大更變。有殺身救世之志焉。嗣與悟庵來海上。故余之識公也。介于悟庵。公遂于金石之學。尤長鐵筆。其尤古者。與秦漢相埒。以求之者衆。故滯海上半月。卒鮮閒時。與公暢談。無何。拳賊突起。唐公佛塵募勸王軍之漢上。公適在。欲分一軍。使公統之。公心益奮。乃毀其產數千。將以爲唐助。乃部勒未成。事洩。被捕。堂訊問曰。爾何人。曰。候選訓導王天曙。曰。爾讀

書人。何謀叛耶。曰。諸公以疲癯殘疾之兵。勤西后。我以光明正大之義。勤今皇。何相非也。問官不能屈。竟以七月廿八日。僇于市。未成讞獄也。

茶蓼子

公別號茶蓼子。榜其齋曰德音堂。蓋陸士衡賦云。立德音子不朽。斷章取義。志見乎詞。又公夙具立三不朽之才。其爲人也可想見焉。公幼抱偉志。所著書多小說家言。好處夏之文。其所爲文。清峭古奧。讀者如游桂林二十四岩。恍兮惚惚。其中有物。惚兮恍恍。其中有象。學者寶之。如金泥玉檢。夏鼎商彝。然茶蓼子嘗曰。學者歷寒暑數十年。第以區區廣長舌。揚名於此小天地中。其志嚶嚶。顏之厚矣。吾安用此齷齪者爲哉。乃大言于衆曰。諸君有好吾文者。不可以傳吾之姓名也。故其文流傳甚廣。多有不知爲何許人者。有識之者。乃曰。此茶蓼哉。某爲公生平第一阿好人。又爲從母弟。于公之懿行獨詳。能言其秘。故仍公志。姑不錄其姓名。公湘人也。自幼時即好屈正。則司馬遷之言。其性情亦相髣髴。長某九年。家有葛藤同居。長于兩小無隙。及長。某癖于六朝人之文學。公屢規之。以爲玩物喪志。某不之然也。其後以宗旨各異。踪跡漸蘇。然公亦放浪形骸。溺于鴉片。每歲所吸。輒過中人之產。鄉里非之。一日自撾其首曰。如此頭顱。乃終於此。不亦大可惜乎哉。毅然捨之。如棄敝屣。而移其歲月于經世之學。光緒戊戌。故京鄉譚嗣同。開南學會于長沙。湘報館繼之。公爲會員。譚君一見而引。

重之。常語于衆曰。茶蓼子之問格。所見者遠。此黃種中之表表者也。故湘報之論說。其錄公構者爲多。新政暢行。公氣益猛。乃與泝澗狎學戰會。公爲領袖。泝澗曰。學戰會之序文。蓋茶蓼子之所作云。某是年秋。遠遊歸。假館君家。八月之變。譚公死焉。茶蓼子與某謀曰。如此聖主。雖堯舜曷過是哉。時義寧陳公撫于湘。二人遂聯名請其割據湖南以勤王。不奉詔。陳公不納。亦不之拒。乃與湘中頑固黨大相攻擊。某遂行。明年四月歸。七月遊日本。凡居湘者三閱月。無日不與君相見。然某之東遊。非茶蓼不足以壯其行。至歲終。僞政府有立嗣之舉。公來書問曰。聖主之急。壯士之仇。在我輩及時爲之。而吾弟留滯于東京。此何爲乎。某即以庚子正月歸上海。居上海五六月。旅資悉仰給于公。無俟某告匱焉。無何八國興師。拳匪蜂起。聖主西幸。唐公勤王。公自任曰。湘中之事。我能優爲之。寄某書曰。吾家所居舍數十楹。與其火之。何如因而用之。遂毀家以爲餉需。以五月終親來上海。其時某他出。故不之見。至七月。而唐公死于武昌。無何又聞公偕其兩弟爲后黨僉廉三謀害焉。嗚呼哀哉。古之所謂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舍茶蓼其誰能哉。顧或者謂變法之世。凡有志者。以流血爲榮。無所悶焉。然吾所觀今世濟世才能如公者。殆落落如晨星之可數。而至今言和數月。未見其成。一時中國或不非洲不印度。而求之吾輩。昔日縱論時期。中國如法國百年之革命。日本三十年前之維新。人之不存。國何以立。吾聞之壯飛曰。魂當爲厲。以助殺賊。或上帝特召茶蓼。

爲刑官。則二萬里地。四百兆人。庶有瘳歟。庶有瘳歟。白雲一片。綠波萬重。荼蓼有靈。某不忘德音堂同榻時乎。君以庚午月日生。庚子月日卒。春秋三十有一。君以叔父子爲伯父後。無子。嗚呼。天使荼蓼不祀。或其將以支那爲奴。亦未可知歟。光緒年月日從母弟某記于拔劍斫地室。

李蓮航先生窺狀

先生慈利人。以廩生循例入貢成均。爲候補訓導。以迫于家計。改圖游於任君小棠之門。治刑名法術學。歷爲湘省各州縣入幕之賓。名大著。厥後任君以事去。湘臬慕先生繼之。查湘臬慕自任君去後。分爲三人。先生其理衡桂榔桂之詞訟者也。先生教子有方。愛憐特甚。其子虎村。資質穎異。凡所作事。勇猛精進。一往無前。先生恐其買禍也。頻頻禁之。然觀其不納于邪。亦不忍過干督責。虎村以時務學堂之撤。其所學西語。廢在半途。輒婉轉爲若翁言之。將就學于上海南洋公學。且成行矣。值任公講學東京。虎村遂逕往日本。是時某與虎村同學。先生來書與虎村者。虎村手示某。其略曰。吾家之學。在于內政。汝于中國詞訟及官場情僞。盡知之矣。宜擴充以萬國律例。及內政專門之學。一日見用。庶有益於社稷民人。若聲光化電。農工兵商。乃一技之微。非吾所望於汝也。某見而異之。以爲我中國四十歷以上之人。不應有此。况今日之刑名家。又舊學之舊者耶。何先生之老當益壯也。今年七月。虎村以勤王

軍事洩戮於漢上。某悲之。恨不得飛渡三楚。親爲慰藉。無何又聞先生亦被隸。大奇之。某亦嘗從事大清律矣。謀叛不成。律無連坐。而况虎村已僇。又聖世之法。戮不及於妻孥。矧在父母。且虎村又非謀叛之可比也。甯以堂堂中國。號爲文明之邦。竟不以勤王爲何事耶。乃疑乎先生之坐。爲齊東野人之語。不足爲信。俄而覽日報紙。乃知先生且就僇。某始而驚愕。繼而含恨切齒。終乃恍然大悟。以爲先生之死。有必致之理在者。請重言之。湘撫俞廉三。以典史出身。遇事逢迎。遞升而任封疆大吏。未經從事典籍者也。側聞戊戌八月。俞聞皇上因于瀛臺。集梨園子弟作樂。至一月之久。已亥年終。立嗣詔下。亦如之。庚子。德使被戕時。亦如之。聯軍入京。天子出狩。又如之。又聞其捕殺新黨。凡在疑似。悉予大辟。噫。向使俞之生父尚在。若有指其爲新黨者。俞亦將起而殺之。而况蓮航先生乎哉。夫俞廉三目不識字。固不知新之謂何。舊之謂何。亦不知君之謂何。父之謂何也。何問乎法律。何問乎民人。吾聞孔子作春秋。秉筆削爲賢者也。然則何庸乎余之責彼哉。然則先生有知。亦何至與彼計較哉。獨悲乎我中國之將亡。天乃假手於若而人也。

汪堯丞合家死義事略

汪君諱銘。字堯丞。原籍安徽人也。其長兄某大頑固。君所作事。輒敗於彼之手。其次兄則不詳其名。不詳其事。但知其亦以勤王權大辟。堯丞之死也。其母死之。其妻亦死之。有告余者

曰。堯丞蓋合家殉難云。某素不識君。庚子四月居上海。君來時。寓某客棧。唐公倩某迎之。遂與某同居焉。繼而出茶蓼及某某君共三函。凡所以爲介紹者也。其時某以諸事草創。日夜旁午。恐謀之洩也。乃從容爲君曰。上海有義和團來之謠聞。西人藏火藥于地下。一旦有警。將以火燃之。君不行。此地若成海。不患其爲魚乎。且湘鄂長江所在皆有伏莽。君亦常歸家。以有備而不患。且今日之勢。又自不同。一有動靜。其注意必在金城湯池。長沙所必爭之地。或至糜爛。頃刻可爲瓦礫之場。移家而避之深山可也。凡此語皆以給君。欲其速行也。君亦佯爲然之。且若甚感吾之言者。某亦代爲部署行裝。即日促其就道。于是堯丞遂行。堯丞去不數日。而悟戶忽有函來。曰。湘事堯丞爲之。其才非常。可獨當一面也。吾已託之。某大駭。以爲悟庵之輕于託人也。顧何其易易。厥後某以犇走未及。過問湘事。不過略與函及而已。至七月而悟死于武昌。八月乃知君亦死于湘。君之死也。與其次見同被捕。其次見則罹大辟。君則始至公堂。官訊時未及一言。而君忽略血升餘。頃刻暴卒。嗚呼。吾聞之告者曰。戊戌政變後。堯丞痛乎新政之弛也。長沙湘報亦遽中止。堯乃集費刻爲京電錄。不著論說。但刻奏稿上諭而已。繼而選各報之新聞刊之。無何亦被禁。公又闢一館。又名之曰電抄。自時厥後。欲與新黨往來。皆不能知其深。無敢納者。公苦心聯絡。乃得三函而來海上。其至海上也。將以共勤士之事。值某促之走。堯丞亦無如何。但惆悵而已。旋至漢上。乃爲入新黨之始。至得

悟戶之委託。遂喜不自勝。其于湘事。蓋不知任勞任怨。凡幾許。而不一月。巨棟忽摧。大星遂隕。嗚呼。諸君子用心之苦。孰有過於堯丞者耶。新政之興也。堯丞不與焉。講學之盛也。堯丞不與焉。交游之富也。堯丞亦不與焉。其間種種快意事。無不令堯丞向隅。獨使至將敗時而合。至既合時而死。上至父母。下及于兄弟妻孥。流血之慘。孰有過于此者。嗚呼。此豈天心也哉。

味蕪園集議電爭俄約記

上海來稿

汪君德淵告同志文

同志諸君。同志諸君。亦知今日爲何日乎。今日乃吾輩爭存之一日也。自拳匪搆禍。京津流血。殘殺之慘。淫掠之酷。西兵之暴戾恣肆。見於各日報。救濟會日記。日本友邦各報。及酸鼻錄者。同志諸君聞之熟矣。知之審矣。幸而朝廷悔禍。重辦袒匪。王大臣以謝。與國和議。殆有端緒。殆有熄兵之望。殆有一線復王之機。不圖盛京將軍增祺。受俄人迫脅。遂與之立約。約章之文。早見於各報。不必贅述。其迫脅我者。可謂至矣極矣。蔑以加矣。既設官。復設兵。既設官。復設兵。復令我毀去砲臺營寨。撤去兵隊。繳納兵器。禁止製造。俄人迫脅之心。猶未鑿足。復欲監督我關稅。干預我軍政。諸君諸君。試思俄人如此舉動。是明明以我東三省爲彼藩部矣。以我之官吏。爲彼屬員矣。以我之疆土。入彼版圖矣。諸君諸君。試思俄人如此迫脅。我議

和王大臣。或不幸而從其請。環球諸強。眈眈虎視。其不甘心於我乎。諸君誠思膠州灣一割。而威海、旅順、大連灣、廣州灣相繼分割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諸君盍一思之。諸君又試思環球諸強之待我者。最講利益均沾。最講均權均勢。我若不幸而從俄人。東三省設官設兵。毀砲臺營寨。撤兵隊。繳兵器。禁製造。監督關稅。干預軍政。迫脅之要請。諸國亦必相率效尤。則我禹域神州。不出一月之間。將盡淪於異族。衣冠之胄。從此降爲奴隸矣。神明之裔。從此夷爲牧圉矣。諸君諸君。試思許俄人要脅之請。則必有此等景象矣。痛乎。不痛乎。諸君又試思事勢至此。則必相爭。則必有戰禍。有戰禍。則我等必受絕無人理之殘酷。一切北方燒殺淫掠。歷歷在目之事。我等能幸免乎。不特不能幸免。我等之受禍。恐轉甚於北方。何也。北方受禍。尙有南方可逃。南方受禍。則絕無可逃者也。北方受禍。尙有善會之拯救。南方受禍。則絕無拯救者也。且南方繁盛。富庶子女玉帛。百倍於北。不幸而有此日。其受禍亦必百倍於北。此無庸諱飾者也。嗚呼。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漏卮之蟲。與豕俱焦。願我同志諸君。一思此言也。幸而迫脅之約。尙未簽字。證以公理。尙可作廢。此我等同志所當出死力以爭此一日之命者也。

汪君康年穰卿演說

今日諸君因俄人密約一事。同臨此間。噫。俄人之欺藐我中國。至今日爲已極矣。溯自道光

咸豐以來。俄人無端割我黑龍江外數千里之地。光緒初年。又割我伊犁之地。前數年。又佔帕米爾之地。前三年。因挾爭回遼東之德。竟據我旅順口大連灣。至去年。突進兵佔取東三省之地。其殺戮之慘。驅迫之苦。眞爲日不忍睹。耳不忍聞。至其布設之政事。其欺壓吾民。尤爲史冊所未有。乃俄人狡謀不已。又誘逼我吉林將軍增祺。私訂密約九條。其約中之言。實與強佔無異。如奉天留俄兵駐防。又俄兵未得之砲臺營壘火藥庫。均交俄官辦理。是我失管轄地方之權矣。又如奉天將軍之事。均須呈報俄總管。是我失治民之權矣。營口之洋關。由俄官管理。是我失理財之權矣。後又強交我楊欽使十二條。詞意雖與前不同。而陽還陰據之跡象。尤爲顯然。若我政府。竟不計利害。貿然允許。則我國東三省之地。將永淪爲異域矣。且不特此也。向來東西各國。與我國立約。必有利益均沾之語。然則俄約一定。各國必放手。各求利益。則我國割分之慘禍。立見矣。然則去年之慘。不久必見於東南矣。是俄約一事。乃關繫國家全局最要之事。亦關繫我等一身最要之事也。今我等若猶袖手旁觀。是甘心爲奴隸爲馬牛矣。所幸東南各省督撫。均竭力電奏。爭阻俄約。近日來往上海之官紳。發電力爭者。已屬不少。或以爲官場已經力爭。我等士民可不須越俎。此殊不然。我等同含血氣。同具知識。必須竭我等心力。始足盡國民責任。竊願諸君共擬電文。呈達政府。及北京議和。王大臣。及各省督撫。求其力拒俄約。庶我國猶有亡而復存。死而復生之望。不勝大願。

溫君宗堯欽甫演說

俄人密約。關係重大。誠哉其關係重大也。雖然。以吾觀華人之心。以爲俄欲占東三省。各國必不允許。倘俄人恃強而不從。各國必以兵戎相見。爲此說者。其所見之謬誤。亦已甚矣。俄人迫中國立約。中國若堅拒之而不允。各國方可協助。與俄爭論。俄人無辭之可辯。或能回其辣手。倘我因俄人之壓制而順從。則俄人有辭可藉。各國又何能與俄爭論。聽俄人占據東三省。然後在十八省內。各占土地。以平其權力而已。如此。則中國瓜分之禍。立見矣。諸君或以爲中國瓜分。則歐洲各國必因分土不勻。而至用兵。此又不然。瓜分中國。乃所以免兵禍也。何則。俄人占東三省。各國不允。起而爭論。以至開釁。則不免牽動全球。孰若聽俄人略占便宜。而可免全球之騷動。各國讓俄人如此。尤而效之。法占雲南。廣西。英占長江兩岸。日占閩浙。德占山東。其餘各國亦各占一二土地。則不轉瞬間。而中國已盡。各國非欲分中國也。惟與俄人開戰之禍大。瓜分中國之事小。彼必避大禍而行之也。審矣。諸君同履此土。見事機危迫如此。可不同發公憤之心。速議發電力爭。以冀挽回於萬一耶。此所望於今日在會諸君子也。

蔣君智由演說

自中俄密約成。中國真瓜分矣。昔以波蘭。印度。土耳其。笑人。今則自居於波蘭。印度。土耳其。

矣。俄人制中國之法。其最毒者曰無變中國古來制度。此言也。俄人與中國疆界毗連交涉最久。熟知中國人心風俗。故以一語投中國之所好。而陰斃之。俄人以中國之守舊爲利。中國在上之人。亦利俄人助己之守舊。於是中俄之間交誼斯固。俄人又時時出其狡猾之謀。示好於中人。而中人信之。遂寢尋而釀成今日密約之事矣。密約之事。風傳由來已非一日。當戊戌政變。即有此說。至己亥立嗣。未幾傳聞有許俄人由恰克圖築路至張家口之約。及去歲北京甫破。兩宮猶在道途。傳聞中俄訂有密約。以今思之。豈盡無因。且傳說紛紜。似約非一約。至去冬增將軍所訂之約。顯露於世。旋又聞有俄都之約若干條。於是結中國倚俄之惡果。而中國受其質禍矣。俄人密約。歐洲各國雖甚駭視。然各國勢均力敵。重視開戰。苟可以已。無不已者。且以亞洲之事。而歐洲人自尋干戈。此歐洲人之所不爲。俄人深知其故。故敢肆其陰謀。而無所忌。昔歐洲人嘗有言曰。分盡中國。而歐洲不爭。此言今將驗之矣。我中國人之議論。十之八九。皆曰中國無力以拒俄。當求之於各國。是則國謂何矣。國民謂何矣。國者一國自有一國之主權。國民者人人各有國家之一分。而當盡其責任。土地則國民人人所有之土地也。人人知其爲己之所有。而爭之則存。人人以爲非己之物。而不之爭。則亡。今自委棄其國民之責任。而求助於鄰。狼食人而謂虎曰。盍衛我。虎何爲而愛我哉。且亦無志甚矣。無恥甚矣。無志無恥之民。豈足與立國哉。昔俄人爲我爭旅大。而旋即自取之。求

助於人其前車矣。夫各國政府之所謀。各爲其一國之利害而已。以利害言之。我中國損失土地。人民無所依賴。歸人宇下。爲人隸僕。中國之不利。誠不利矣。若各國則何不利之有。彼取償於中國。以自保其權力之圈。而增長其威勢。與俄國比強並大而已。必以辭動之曰。俄之利。各國與有不利焉。豈今日歐洲外交家。尙待我中人代爲借箸耶。故今日之事。覆亡我中國之覆亡。存立我中國之存立。我國民之事。於他國無與焉。使我舉國之人。人人以危亡爲可懼。凌辱爲可恥。萬衆壹志。非理之來。合力與爭。俄雖強暴。其如我人心不死。何。民志不屈。何。即各國之人。亦必環視驚起。以爲支那民氣不可犯矣。然而起視我民。頑冥蠢蠢。不知競存。不諳外交。舞刀拍張。語以仇洋殺教。無不欣然樂從。快意以逞。匹夫之勇。至於理之所必爭。事之不可讓者。皆索然無氣。是則國已死矣。尙何言乎。夫謂今日發言之權。上惟政府。下惟一二大臣。我民蟻蝨之言。誠何足動其毫末。此言誠然矣。然今日欲立國於地球之上。而其民無氣。則地無論其大小。民無論其多寡。必終歸於滅亡。歐洲之有民權。亦非自上予之。而皆山下爭之。吾民惟不知爭國家之事。是以大禍若此。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若之何。吾民之猶不爭也。

薛君頌瀛仙舟演說

我乃一並無名望之人。今忽欲起而演說。在諸君觀之。似乎可笑。雖然。以我見之。凡同爲此

國之人。均應含此類知識。均有權達己之所見。泰西各國有議院。其議院之議員。由百姓公舉。議員實爲代百姓陳說之人。此足見人人皆有權發言。不獨我可演說。即更微於我者。亦可演說。今日之事。關係中國存亡。及各人身家。乃來者僅一二百人。常時此處開彩。坐客常滿。車馬擁擠。豈非以彩票之事。於已有利益之關係乎。殊不知此事之利害關係於己。比之彩票爲無量倍數。彩票利益。即使得之五萬。不過五萬。十萬不過十萬。誠屬有限。俄約若成。則一國將亡。一己之身家亦且不保。其利害之關係。爲何如乎。諸君誠不宜重視彼。而輕視此也。且吾聞去年俄奪東三省。吾民被逼墜入黑龍江者。凡十餘萬人。然則俄約一定。各國分占各地。必有十餘萬華人之屍。流於黃河中矣。又必有十餘萬華人之屍。流於揚子江中矣。他如浙之錢塘江。粵東之東江西江。湖南之洞庭湖。江西之鄱陽湖。亦必爲吾華填坑屍身之地矣。嗚呼。吾華人亦嘗一念及此乎。苟誠念及此。則今日簽名發電。求政府及各省督撫竭力挽回。乃極要極急之事。諸君子當此日而猶不發愛國之心。爲愛國之事。恐他日雖欲愛國。而無國之可愛矣。

執筆人綴錄諸演說既竟。乃跋其後曰。嗚呼。諸君子之爲此也。豈果忘其身爲匹夫。發言而人莫之從哉。誠以頃年以來。國家多故事。變日亟。今中俄密約。實爲瓜分吾華之張本。吾華民若獨冥焉。漠焉。不知利害之切已。不知天下存亡。與吾身有相關之故。則益將爲人魚肉。

任人割剔。永無自主自立之時。故諸君子不憚苦口。語長心重。其大旨則一言以蔽之曰。願吾民以國家之利害。爲一己之利害而已矣。夫民之與國家。本不容歧視。國家而強。則百姓有自由之樂。國家之利。即百姓之利也。國家而亡。其在昔時。不過曰一姓興。一姓廢。仍以本國之人。治本國之土。惟當逐鹿中原之時。使百姓稍受兵戈之慘而已。至於今日。則將以非我族類之人。入臨吾土。以不相關切之人。治其素所藐視之衆。其必凌辱之。束縛之。無所顧惜焉。可知也。故國家之害。即百姓之害。國家覆亡。而百姓之覆亡隨之。勢有必然。無待再計。是故國家者。合百姓而成之名。二者不容歧視。西人知其然。故國家政治。庶民皆得與聞。苟政府內治外交。措置失宜。足以爲害於百姓。則衆皆得議之。斥之。大聲而疾呼之。其談國家之事。不啻一身一家之事。夫固謂不如此。則不能保其國家。即不能保其一身一家也。以彼例此。則以吾中國之民。處中國之時勢。值此內憂外患。敗象已見。稍一失意。立致滅亡之候。而謂尙可袖手旁觀。如胡人之視越人。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哉。此則諸君子涕泣而道。欲以一手一足之。烈呼寐者而使之起。冀衆志之成城。挽回大局於一旦者也。

婚姻自由論

鳳城蓉君女史來稿

平男女之權。夫婦之怨。自婚姻自由始也。上古人類由亞洲之吉賁。倭蘭兩種。非洲之戈粟。拉青明子兩種而變。自茲厥後。人猿爲一宗。男女爲二類。無父無子。無兄無弟。無夫無婦。無

衣無裳。率其性之所好而成一人身獸行之社會。不倫不類之團體。嗚呼。讀春秋以前之史。披泰西荒古之記。據亂之大同。野蠻之自由。固如是乎。曷足怪哉。有聖人起。睹彼淫亂。愛及同類。創教立法。定陰陽之位。別男女之界。立婚姻之禮。講資生之學。是以麟經親迎。周禮媒官。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易始乾坤。禮重冠昏。經傳鑠鑠。大義昭昭。誠以夫婦者。天地之關基。萬化之權輿。群學之所由發達。進化之所由起點。易曰。有天地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君臣上下。長幼不其然乎。然後世扶陽抑陰之義立。重男輕女之俗成。始則壓之順從。事其翁姑。繼則教之阿媚。承其丈夫。秉氣逢迎。搖尾求食。或供玩好。或作服役。嗟我女流。繫於羈絆。鬼瑣委靡。莫能興起。風之扇之。積而久之。于是畢生終始之大事。莫敢自主。莫敢過問。一再以思。痛曷既耶。雖曰放棄自由。亦未始非壓抑力之重也。即有破除舊俗。獨立自由。如孟光之欲得伯鸞。徐女之潛視王濬者。則非之笑之。擲之揄之。男子固然。女子亦然。是誠何心至此極哉。沿其弊也。三害并作。姊妹結盟。三五成羣。矢志不字。誓以死守。或携手而入井。或禿髮而事佛。此一害也。符籙闡教。秘咒傳術。入門伊始。迷害其夫。人命牽連。冤氣鬱抑。此二害也。以上二害粵俗最多外省則不知貧富異配。智愚殊偶。嫖姆而妻潘岳。西施而嫁儂僂。遺憾父母。貽害終身。以至蒸梨搗蠶。下堂求去。此三害也。推斯三者。或通姦於外。或謀殺其夫。或興訟累年。或貽禍父母。風俗敗壞。人心邪僻。彼以自擇爲羞者。此之羞更何如哉。抑又聞之。不告而

百
娶。告則不得。大舜之爲也。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文王之事也。使婢通意。致財聘己。婁昭君之於高歡。則然也。馬舖卒吏。貴不可言。柴氏之於周太祖。然也。尋繹文卷。許以狀頭。李女之於盧儲。然也。不爲凡人妻。不爲庸人婦。買儀二女。元妃季妃之言也。或曰。信如子言。向所謂據亂之大同。野蠻之自由。不又見於今日。於禽獸。又何擇焉。答之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哲學家曰。據亂之大同。無差別。太平之大同。有差別。野蠻之自由。無界限。文明之自由。有界限。據亂之大同。野蠻之自由。天演也。太平之大同。文明之自由。羣治也。近觀之。歐美諸國。男女自擇。陰陽和協。內無怨女。外無怨夫。群治之隆。蒸蒸日上。如教堂成婚。牧師爲証。一夫一婦。禁立侍妾。無出賣之義。無淫奔之詩。上不怨及天地。內無憾於父母。公權有限。平等有界。文明至此。太平至此。何禽獸哉。嗟我女流。積習可哀。精神不振。智慧不開。德者無學。賢者無才。放棄自由。畏人嘲謔。起而革之。疇爲之魁。草上之風。陽春之梅。廿世紀女權發達。我同類盍歸乎來。

女子亟宜自立論

清池女史來稿

夫天生萬物。必有所用。人則賢愚貴賤。皆有所事事焉。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女子何獨不然。蓋中國四百兆人。女子居其半。男則教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女則概不預聞。豈女子獨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乎。均是人也。亦具五官百體。亦衣亦食。殊非異類。置而弗教。相沿成

風視若玩物。儼如廢人。然則四萬萬廢者居其半。實則二萬萬而已。如千斤之物。一人肩之。則不勝。分而任之。則有餘力。觀諸西人。皆富強。男女均自食其力。故也是貴自立焉。自立之法。何設女學。閱報章。交遊廣。知識多而已。蓋欲閱報章。必由女學始。欲知識多。必由交游始也。觀諸近世女子。終日深處閨中。甘居玩物之列。遞相無及。遂成牢不可破之風。偶見一二面生之人。則進退維谷。踟躕不安。況欲其出而問諸世乎。何可得也。故雖有能自食其力者。授徒爲師。成就後學。本至尊貴事。亦必異日同聲曰。此爲貧所迫也。若稍可度日。亦不操此業。終日凝坐。有如盲聵。問以天下有幾行省。弗知也。五大洲爲何名。弗知也。若而人者。何歟。不閱報章。故也。世未有生而知之者。必教而後知也。設女學不設。日不識丁。報章又何從而識哉。迨至于歸。有日。則日常操作家庭瑣事。至斯時。亦皆置不問。使爲父母者。兼顧不暇。財既竭矣。力更從而竭之。且戚友有事。亦云勸理。而父母爲已辛勞。反坐視焉。忍心害理。莫此爲甚。縱使財有所不能致。抑力有所不逮歟。惟晏然深匿於閨中。徒作啼噓之態。甚至飲食亦必父母從而進之。非如此造作。則皆指爲不知恥。習非成是。良可慨然。自幼至長。無一不竭父母之財力。無怪其諺有賠錢貨之稱。故因女子之無用。而生重男輕女之心。溺女之風。未始不從茲而興也。故凡女子。皆宜入塾。教之誨之。一與男子等。長則可以出而問世。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毋分男女之心。毋存倚人之志。平權而行。握定自然宗旨。蒸蒸日上。則將

來更有勝於男者。亦未可限量也。且愈積愈弱。莫挽頹風。胆志亦從而愈抑。故夜聞響動。則杯弓蛇影。艸木皆兵。齒顛心驚。欲其出而巡視。勢所不能。宵小亦得藉此而覬覦。以其荏弱可欺也。物腐而後虫生。子與氏云。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誠至言也。且閱歷多則知識廣。知識廣則胆志自然而生矣。觀諸世俗出游建醮之事。歲費不資。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項。何如悉撥而設女學。則日進文明矣。故中國欲振興。必男女平權。各求自立而後可。苟有同志者。或以余言爲不妄乎。據意見之所及而言。雖爲愚者所譏笑。弗恤也。敢質諸有志維新者。

開辦東亞商業學校記埧開校演說

北京淪陷之第二年。三月初十日即西歷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廣東鄒君席儒。日本前文部大臣。犬養毅君。合議以東京大同高等學校。更以商業名之。祈祈生徒。濟濟多士。于是中日兩國之來學者。蓋百餘人。有奇。其爲己亥秋間。負笈而至。留學校內。學抵垂成。舉學謂特別生者。又二十人。不在此列。嗚乎。大矣。誠中日兩國國民合開學社發軔之始。亦支那人宏開廣廈于鄰國首都之嚮聞也。諸君子瞻東方之危局。念教育之缺如。共矢血誠。力爭種界。以爲亞西亞之地。奴主之位。定此須臾。文蠻之分。在乎俄頃。非蒼萃兩國青年有志。結此團體。交換文明。爲亞洲布獨立之種子。駢金色人種于地球實業上大爭競場。杜歐羅

巴勢力之東漸。則黃族中僅日本一自主國。竊聞之。唇亡則寒齒。皮盡則吹毛。將聽白人之獨有全球。鵠我于彈丸黑子之外乎。抑亦效義和團之往事。而以四萬萬卷曲壅腫不材之木。蠻觸于神州大陸。至以頑等野蠻高自位置。而抗拒太平洋山湧雲立之風潮乎。我同胞念此。當亦知十九世紀以來。非專以兵力相爭之世界。實以商作無血之構鬪。而爲之鐵馬金戈。槍林彈雨。并不止拳石交攻已也。學則譬之督戰之兵官。指揮于兩軍對壘。以相衝突。知已知彼。所以制他人之死命者。不觀之英吉利乎。以一商會而領有與支那相侔之土地。畜二萬萬人口。而牛馬之絕。不聞有印人爭而勝之者。是可以證商業之關係于國家興亡者。非淺鮮也。且吾中國不能振興商務之故。厥有數焉。國體衰微。無保護商務之權力。至流寓各國華民八百萬。外人得以禁其登岸。燒其居屋。重其稅金。一切踐踏。無所不至。甚至以國家所有一二巡洋之兵艦。調集於揚子江之上流。爲長官保護其性命身家。峨峨龍旗。不出國界。即有一二富室。私辦商船。往來大川。收此微利。而或釐稅各官。悉索做賦。或疫癘之地。不許通航。蓋無所往而不動輒得咎者。此一故也。巨萬之富。相戒遠游。謂守吾恆產。終此餘年。亦足以盡吾意興也。而往往以一錢不名。無所得食。所謂家徒四壁立者。乃冒險而爲僥倖乞食計。得寸則尺。得尺則尺。非有自信之學業。可以與文明國之商學卒業生者。相頡頏也。是不過權有限之子母。較有限之錙銖而已。而欲望商業發達於遠方。是非在手可有。

可無之數哉。此又一故也。凡此所論。是不過以海外支那之商情論之。其於無學之苦已可概見。夫今日拳衅已寢。必當俊過自新。暢行改革之時矣。將欲設商務之專官而職僚萬難其選。將欲宏商業之教育。而師範待之他人。將欲定商政之法律。挽商海之頹政。則又無此大政治家堪此鉅任者。此兩君急急創辦此校之原因也。遜公於是振筆而言曰。斯校之點起於兩年以前。其時湘中人士之來學者。有若林烈士述唐。田烈士均一。李烈士炳寰。蔡烈士鍾浩。今既爲天下流血。庚子七月以國事就戮于湖北之漢口。德光泉壤。此其明效大驗。彪炳于他日文明史冊者。亦既不負兩君懃懃懇懇。大庇天下之苦心。異日合全亞曠達不羈之士。以保東亞太平。舉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求昔日美法若所謂華盛頓拿坡崙其人者。譬之一葉焉。核雖小。皆含有七十三種原質。亦猶之今日商業學校。將照耀于今日黑暗世界。觀旭日之中天。曰內政。曰外交。其才悉此校是賴。商業云乎哉。商業云乎哉。是日與會者。爲日本伯爵前總理大臣大隈重信。伯爵東邦協會總理副島種臣。公爵貴族院議長近衛篤磨。其他知名之士。不計其數。而旅橫濱經商支那有志之士。亦不下百數十人。其演說中之切近今日中國教育之弊者。爲我國留學生某君。茲筆而錄之于左。

今日爲東亞商業學校開校之期。建立及贊成諸君。叢集于斯。爲從來未有之盛舉。僕以不才。無學無識。因吾邦旅橫濱之有志者。及本校留學諸君。屬僕演說。故不揣冒昧。請略

陳之。夫支那以前南北洋及各省之學校。所設雖多。而所施之教育。於國家毫無關涉。不過養多數奴隸。供一己之驅使。保一家之基業。而學者亦不過爲一家一身計。求其有國家思想。蓋亦難矣。推其原因。皆由于無國家教育。徒有私人教育之故。若有國家教育。則獨立之性。愛國之心。油然而生。自不至國家存亡。如秦人之視越人肥瘠。歐美至于今日之強盛。雄視地球者。職是故也。且教育者。于國家有重大之關係。而政體之變遷。皆視當時之學問以爲轉移。自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盧騷之民約論出。法國所由趨于革命也。三權鼎立之說。風動一時。美國所以成爲獨立也。近日俄國之人。每喜言法國學派。所聘多法國教師。學生中欲出而改革政體者。源源不絕。專制之政體。行將掃地盡矣。德之挫法也。論功行賞之時。大將辭而不受。曰。此非吾輩之功。乃小學教育之力。因當時小學校中。將德法世仇之事。編爲教科書。以震動其腦筋。鼓舞其精神。令生徒日日朗誦之。恍惚如今日日本小學校所讀愛國歌者。令其獨立之性。油然而生。不復爲政府人愛惡。轉移其趨向之途。以保一國之公利公益。去一國之公害公仇。故國家教育尙矣。夫國家教育者。非朝廷之教育。與官吏之教育。乃國民公衆之教育。能使肝腦塗地而不辭犧牲于國。而不佈者。豈私人教育所能養成者哉。我中國奏章公牘。輒曰爲朝廷培植人才。夫人才豈朝廷之私物。甯非不通之論。無國家思想之論歟。有識之士。當掩鼻不聞此語。嗚呼。我

中國人才多矣。豈生而不如歐美之聰明。然其所以致此者。亦曰教育之道。不過三冬文史。伊唔畢業而已。而欲責學者與國家有直接之關係。何可得哉。何可得哉。鄭君席儒。有鑒于此。創此宏規。誠開我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奇。將見全亞民權之基。已孕育于此校矣。敢謝不敏。贅爲之辭。

上粵督陶方帥書

星洲寓公稿

秀水督部大人閣下。敬稟者。竊職昨從港報得讀 憲臺諭飭坡領事羅君。查明職與林文慶。有無植黨圖粵一札。職維新中人也。十載江湖。頗聞愛國之略。恭逢 天子仁聖。維新布治。佑保國民。方自與衆靡虞。謳歌 帝德。豈獨何心。而忍倡亂。且亦不敢。道路謠傳。言過其實。重勞 憲念。賜之話言。職以負罪之深。自顧藐躬。忽叢疑謗。容亦有故。既承 明問。督責期望。兩者兼資。忠愛名言。尤愜寤寐。職不自量。竊幸有畧迹。原心之知已。大君子其人者。苟安緘默。益懼失人。謹由十九日電覆外。再繕長稟。叙歷個忱。唯 憲臺之明。加垂察焉。職生及三十年矣。棲遲海外。何刻忘鄉。宗國之親。維恭敬止。徒以身丁世難。外族憑凌。旅洋華商。時聞厄狀。私憂過計。以爲中國不更新。百度大變舊風。則立見其危。苟委蛇狐惑。待變無期。則危至亦且不旋踵。常以維新大政。企望廊廟間有能操吾民生命者。庶一舉行。將凌歐美而福中國也。戊戌四月。天子下令。咸與維新。海外望風。歡喜無量。繼捧 明詔。徧立學

堂。及於海外。前任領事香山劉君。造獻請謁。共草章程。屬稿未定。即聞以職偕林文慶名詳稟。駐英使臣欲以中西總校使分任之。辭不獲命。時擬別薦能者。自爲之佐。不謂急電傳來。皇躬稱疾。凡百新政。一切反汗。學堂諸董雲散風流。至今爲梗。已亥三月。職乃與林就其近者。先成一女童學堂。兼課中西。培木姆教。入稟英人。旋蒙批准。並承今署督瑞公夫人允充名譽校長。開議之日。領事劉君翩然來會。頗偕職等同充倡董。衆情踴躍。以次而及。荷屬望加錫埠。則有李商述喜之婦孺學堂。又葛留巴埠邱商麟馨等之中西小學堂。其仰光埠李商鳴鳳等之輔仁學社。則仍英屬也。南洋閉塞。漸見開明。中有華裔士著傳世六七。而未一履中土者。亦能講求愛國念。所自出。飲食頌禱。首唱敬。皇西人許爲知禮。其秋九月七日。復有恭請。聖安之舉。先是西報傳疑。宮禁新聞。都無確耗。族民惶惑。意緒尤歧。職於其時。不揣愚戇。傳單會館。聯以羣情。首率電達。署名商衆。五百餘人。各島效之。接武而起。越時旬日。郵到。京抄。恭悉九月初八日。內閣欽奉。上諭一道。有華民出洋。其心恆不忘中土。忠愛之忱。殊堪嘉尙。諭令沿海各省。於華民回籍設法保護。其旅居海外商民。併著各出使大臣妥籌保護之訓。伏讀終篇。感激涕零。既有以窺見。湛恩之厚。在遠不遺。即以忝慶。聖體大安。萬機待理。永慰霖望矣。此事原委。具詳閩人曾昭琴所輯星洲上書記中。職復謹颺末議。廣坐陳詞。冀以稍定民志。率直之見。方謂逞臆。抒誠可告無罪。而抑知草野言

高疑謗之乘。已基於此。雖然。職以時艱之故。無暇粉飾。驚眠喚寐。口不擇言。聞於報紙中。好爲憤談激論。則亦有矣。如戊戌訓政。極言捕黨起嫌。選怒新法之非。已亥庚子。事變尤多。忽而建儲大背。祖制以貽列邦之責難。浸淫而及朝貴通拳祖匪之事。此數大端也。今日內變猝乘。宗社幾危。乘輿西狩。四百兆衆。莫不疾首某王以下。罪魁禍首。不可勝誅。職顧於難端未發之始。過抱先憂。心所爲危。不容終闕。嘗正言曰。如端莊剛董妄挾天子。孤注國家。蕭牆之憂。萬一而有。則海邦男子邱燁荳其人者。鐵血未寒。有不臣而已矣。嗟乎。區區之愚。以爲所欲言者。天下之公言。亦國民公憤中。不敢自逸之本義耳。何圖用此大獲咎戾。然而中國深知順逆。感念國恩之志士。即以此故。過加存排。職所爲僻居島上。閉戶窮愁。而君子至斯。未嘗不見者。抑亦憐其愚忠。樂通相素也。星坡爲南洋總匯之要區。鎖鑰歐亞。輪舶鱗萃。往來過客。何止楚粵一流。職以幼長濠鏡。喜親粵人。平居撰述。如菽園叢談。五百石洞大揮壁。筆記五六種。皆賞樂述粵聞。以資談助。庚子正月及閏八月。粵人康有爲。梁啓超。兩者先後道坡。使人將意。職重憶爲今上所識拔之人。又自故國政變中來。必知朝事。因開閣見之。文人相聚。結習未忘。考古校經。盤桓旬日。因從聞變政始末。我皇聖度。臨風慷慨。涕如灑綆。瞻依北闕。圖報皇皇。中間談及時務。指陳得失。英雄所見。雖曰略同。而沈機觀變。豪傑各不相下。旁觀不察。擬議滋多。猥以康黨。妄相附和。庸衆目論。何值

一晒。或又以職本國產。凡所延攬。胡獨舉親。疑必有圖。以快其利。且因粵旅而及楚湘。輾轉傳訛。駢拇枝指。其說愈繁。而不知有以上諸情實在也。溯自庚子之前。職與康梁了不相識。而戊戌己亥間。側聞朝政。新舊洶洶。因心發詞。早傷癆瘵。每與同人匡坐籌議。共思補苴。或撰報論。公諸天下。或馳書四出。勸建學堂。以勵實學。或合輿情。上叩宮門。籲聖安而親政。凡此種種。諒在憲臺洞鑒之中。無煩絮述。尙慮康梁所煽惑。則士各有志。無能相強。况即電稟一事。日中關門。聯名商衆。五百餘人。其與職素無杯酒歡者。且居大半矣。職之愚慙。自問不慣煽人。亦不願爲他人所煽。康梁何人。而可以煽邱煒萱哉。至若楚人唐才常。才中者。絕未謀面。聞亦未涉南洋。職於丁曾來披紆道香港。嘗從友人案頭。獲湘學報數冊。觀之。始知才常在彼主筆。貽箋辨學。中凡數次。亦越庚子春初。才常以所著覺顛冥齋內言刻本四卷。由鄂郵贈。職見其留心西史。穿穴異同。頗加珍護。然函信往還。不及雜事。究不知其兄弟幾人。且有弟名爲才中也。漢口事起。鄂督張公。電咨英倫使館。轉飭坡領事羅君。首舉才中供詞爲言。向職詰難。職覺波瀾太遠。有如天外飛來。又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甚欲詮述原委。面懇領事。託其代陳。亦以羅君爲職夙友。已亥履任而還。花筵舞席。時共聽歌。此際位秩。縱判雲泥。而短衣怒馬。挾彈少年之故人。詎便翻手不識。乃自鄂電之來。藹廉避面。欲語形慳。職嘗卑詞通使。約會寓樓。而羅君必欲呼職使前。轅門聽命。職未知所以。

對也。愛職者言曰。吾子罪未分明。按之西律。萬毋自向領署之理。職亦內忖。張公之意。本屬無猜。惟受委者不察。誤承風旨。執才中一偏之詞。要求成讞。則轅門以內。不難瞬湧驚波。藐爾微軀。曾何足重。他日因沈寃而交涉起。牽連外局。當非所以上慰。張公且亦悖。張公意矣。用是引嫌未赴。羅君終不肯來。區區之忱。初心竟左。忽於是月晦夕。島人傳說。海澄邱族。已爲閩吏圍捕。祖兆宗祠。毀焚始盡。職驟聞耗。痛不欲生。一連發電三問。不答。昏墊之餘。輒覺我罪伊何。胡昇余毒。九閩日遠。生既不能求諒於人。曷亦仇彼譖人。一舉大名而死耳。南邦諸節。鉞其有樂購吾頭者。吾當戴吾頭來於斯時也。北方拳饑。日夕正張。估客賈胡。眷念留驅。救災心切。嘗有署名某某二國商人某氏。投函職寓。力加慫恿。謂用白衣搖櫓。故智上溯黃河。建義誅拳。當必悉索以助。職終未納其言。妄有舉動者。誠以。觚稜在望。不逮天威。丈夫欲建勛名。不敢先處嫌疑之地也。况其形拘勢逼。又有近於自殘同種爲彼驅除者耶。職是之故。不勝遲迴。每念時艱家難。萃於一時。獨坐腐心。風雲慘黯。宇內芸芸。四百兆衆。當以職身爲苦人第一矣。未幾恭聞。行在晉陝之信。禹湯罪已。舊黨失權。凡戴旂幟。天日再覩。而職亦於其際。始得家人確耗。自言初聞圍捕之風。說閩族狼狽。巷無居人。以致坡電來詢。久沈消息也。嗚呼。前事往矣。來日方長。和議遷延。回鑿有待。天下想望維新之士。誠共繫念。聖皇亦重望在。皇所者之能以教養嘉謨。爲民請命矣。前讀。憲

臺奏變科舉學校之摺。維新大政。亟唯此先。挈領振裘。國民裨福。歐美芳躅。興也勃然。凡職懷所欲陳。皆爲憲臺之素裕。即如近日東省俄約。關係隆重。非首嚴俄人之請。則援例紛前。他不暇論。職家漳廈。定復轍覆臺澎。無國鮮民思之疾首。而憲臺覆上海澳門紳士之電。即尤馳章人告。力任回天。逃聽之下。尤以仰見中興碩壘。經緯萬端之量。令人欽懾靡窮焉。茲之紬繹。論札休休有容。愛人以德。知道路之言。不足成信。則飭查以明之。以維新中人有不得已之苦衷。則異語相求。不啻自其口出。驚駭如職。無足齒稱。公猶如此。而況天下之大。英絕領袖。伏處草野。什伯於職者哉。職容爲憲臺披瀝一言曰。維新變法者。天下之公理。公言也。無所用其禁。而亦非刑禁所能窮。求行新政。至不得不思去此。蓋國背君之權臣。草野微賤。似過言高。然君國代謀。思未出位。論皇上爲中國待治之聖君。而中國存亡。實志士之生死以之己。今於忠君愛國之人。概目爲袒於康梁之黨。康梁身分。誠日加增。而志士皇皇。進無以爲自解之路。其激昂者。傷心蜚語。擊劍悲歌。次之披髮佯狂。引維新爲大戒。于斯二者。過猶不及。豈身逢聖明。而宜有此。比年以往。職嘗與十閩百粵間故舊。箋素通辭。語及此意。相對慨然。鬱鬱久之。如天之福。瞬盼春季。和議底成。兩全權大臣。收京迎主。捧日再中。前之要君禍國諸人。旣因此次盡服其辜。道少豺狼。輿情不壅。君臣合體。萬國來同。取法維新。與民樂利。不徒楚粵諸黨會。本非生而好亂。

一旦名義無出。聞而戡其他心想。彼康梁亦猶人耳。望風解散之不暇。否則流離瑣尾。今更越在遠島之中。有不烟銷灰滅者哉。若夫復辟難期。不聞新政。沉沉此局。坐候瓜分。是天未欲平治中國也。以職之無知。猶決桑梓爲墟。剝床膚切。雖即空山撰述。百篇千策。爲着誰來。迹熄詩亡。亦當死不瞑目。曠觀古史。大亂之生。多有梟雄崛起。冀附高材捷足之列者。四百兆衆。可勝防耶。職技荒海外。憂患百經。情知貝錦織成。幾於人皆欲殺。久安義命。有聽諸天。倘必亟亟自陳。妾相干瀆。亦適取見笑而自黜耳。聞然无悶。兩歲觀心。忽拜金玉之音。若再匿情不告。將有與浮言倒置以長終者。甚非維新始願所宜出也。故敢述其委曲。藉郵附呈。萬里海天。鈴轅淵淵。臨楮曷勝屏營之至意。祇請崇安不罄。內閣中書銜福建省舉人邱煒荳頓首謹呈。

何烈士來保傳略

民史氏稿

此稿成于庚子十一月。時尙未知其詳。故詞參疑信。於其死時之事。亦畧而未述。嗣聞烈士于辰州被捕。就義于長沙。死時甚壯。飲啖如平時。從容步至行刑處。神色不變。嗚呼。烈士之了於生死久矣。仁俠之風起。頑立懦。附誌於此。以告後之修民史者。著者識。

嗚呼。嗜臆。痛夫。余今日竟援筆而爲君立傳哉。十月之交。聞君就義死。不敢信。不忍信也。又旬日。再聞君就義死。不敢信。不忍信也。今又聞君就義死。痛夫。君殆真死矣。雖欲不敢信不

忍信不能得也。往者君嘗謂余暨某君曰：吾先汝兩人死，汝兩人必爲吾祭文一傳。一碑一輓詩數章。汝兩人先吾死，吾亦若汝兩人之待吾者。某君者，君之密友，合余三人皆總角交，同訂死生者也。今年六月，君患病幾死，病愈時已聞唐烈士勤王之事，因慨然曰：吾已死矣，今之餘生，今上之賜也。今上爲民變法，幾死，吾當以死助唐救。不復戀茲體魄矣。遂取素紙題其端曰：靈魂圖。自製贊懸之室中。蓋君自辦勤王之事之始，已置此身於度外矣。今果死，遂君之志，不死於疾病而死于國事，天之待君獨厚也。余覩然後死，然緹騎四布，地網天羅，日日有可死之道，顧念疇昔之言，今不爲君傳，誰復爲君傳者？遂自遏抑，其不敢信不忍信之私痛，收淚拭涕爲君傳之。君姓何名來保，字頌九，別字鐵笛，原籍安徽寧國縣人。祖某仕至湖南常德同知，遂家焉。君遂爲武陵籍。父睨，邑之名宿，教育里中。邑之知名者多出其門。君少賦異稟，讀書有神悟。年十八出試，冠童子軍，遂補博士弟子員。尋丁母憂，服闋，屢試皆第一。元和江學使標，宛平徐學使仁鑄，尤器之。戊戌間，今上收大權，行新政，義寧撫湘，奉行尤力，開湘報以啓民智，延君主筆政，同事者譚烈士嗣同，唐烈士才常，於君交尤篤。義寧宛平皆將舉君以應特科之典。八月政奪，今上失權，新政皆敗，君遂辭歸里。是年九月，余自外歸，不見君者五年矣，亟訪君，君握手，遽謂余曰：國事至此，中國之亡，將在眉睫，奈之何！相與注目視，不能作一語，居里中，鬱鬱不自得，恆太息。聖主之幽廢也，新

政之驟棄也。中國之危亡也。輒仰天直視。欲以身殉而後已。己亥。薄遊長沙。交汪烈士銘。周烈士南。暨□□□□諸志士。未幾復歸。其胸中之氣。不可遏抑。一託之于詩詞。時法網密。汪烈士幾陷文字獄。不敢直言。多借美人香艸以發紆其忠愛者。偕同志數人。相唱和。結寒社。蓋取歲寒之義也。庚子七月。始知唐烈士勤王之舉。將集義兵於漢鎮。招三江兩湖之壯士以成勁旅。君大喜。偕余共襄其事。以常德之事自任。懼父兄之阻撓也。咸密之家中人無一知者。其慎密如此。漢鎮事敗。在湘之后黨。密不發。思爲掩捕計。捕者至。事急。同志之武人。被捕就義者。已二十餘人。餘皆驚潰。君與余謀。且避其鋒。時蔡烈士鍾浩亦在常德。蔡烈士本與汪烈士銘以全湘之事共任。其至常德也。蓋因巡察。非僅專任一郡者。共謀避鄉間親友之家。俟少解。再出。且謀後圖。尙不知漢鎮已敗也。君病未盡愈。坐臥榻。與余握手而別。痛夫。與君竟長此別矣。余居鄉間。捕者尾至。余急走。得免死。奔命海外。訪君消息不得。前月聞君死。繼又聞君死。嗚呼。是殆真死矣。痛夫。君少受古文法于邑先輩湯彛珍。工駢體。詩雄奇哀豔。詞不名一格。在蘇辛秦柳之間。篆刻書畫。靡不精。體魁梧。性英爽。伉直。見不義。多面斥之。天下士。少許可者。不可一世之概。溢乎眉宇。著述不自愛惜。多孱雜于雜記中。君既死。君之密友。能爲之檢存與否。所不敢知。余嘗讀君孟子民義序。非常異義。君之學。略見于此。惜不能舉其辭云。

民史氏曰。余既爲汪烈士立傳。痛不可仰。又安忍爲君立傳也。然疇昔之言。又何敢負。余之

散文。夙不洽君意。又不能委爲他人任。君其諒我。君今死矣。天涯落落。余之交誼。誰復及君者。萬一不死。生入國門。何以報君。先訂盟于息壤。今請泣告於君曰。君之仇。公仇也。天下之人。皆欲爲君復之。請言其私。萬一不死。生入國門。君之妻。吾嫂事之。君之子。吾猶子視之。君之父。猶吾父也。知我幽冥。有如嗷日。嗚呼痛哉。言盡於此。

蔡烈士鍾浩傳略

蔡烈士名鍾浩。字樹珊。湖南常德府武陵縣人。父秉鈞。以文章道德爲里中矜式。君少有大志。勇于爲義。有所見。必力赴之。不以艱險而中止。其邁往之氣。蓋得乾剛之健。而不可少折者。戊戌。義甯撫湘。開時務學堂。招三湘之英雋而教育之。聘新會先生主講席。君與其選。遂爲新會高足弟子。聞獨立自由之義。集同人。開自立黨於長沙。刊章程。編會籍。湘中頑固黨。大忌之。遂不果行。頑固黨葉德輝翼教叢編中。所謂少年子弟。私立黨名。父兄不能禁。官長不能替者。即指此。湘人之唱言自立者。實以君爲始。

政變。君歸里。鬱鬱不自得。慨然思遠遊。背其家人。輕裝至長沙。以訪舊日之同學。適林烈士錫珪。田烈士邦璿。李烈士炳寰。暨□□□□諸志士。皆同是志。遂聯袂遊學於日本。時頑固柄政。國事日非。復偕諸烈士歸國。謀所以挽救者。義和團事興。中國之危如累卵。唐烈士效日本覆慕尊王之舉。君始終與其謀。林烈士暨□君□□主持漢鎮事。君贊襄之。將推廣於湘中。君遂以全湘事暨汪烈士銘共任。初。汪烈士居長沙。閉戶讀書。講求古今中西之

政學時新黨極盛。注烈士絕不與通。及政變。始慨然欲以身任國事。而苦舊無交誼。無敢信之者。遊漢鎮者再。無所遇。復遊滬。亦不得其門。憤極。悵悵而返。三過漢鎮。始與君遇。一見如故。偕之返湘。注烈士之任湘事。君引之也。注烈士率慷慨就義。不負君。君有知人之哲矣。君既至長沙。以總會之事交注烈士。將遍歷郡縣而推廣之。七月。偕唐君仰吾至常德。且將巡澧州。折而入辰沅。上游各郡縣。未行而事敗矣。事急。或勸君行。君不可言者。苦督之。君憤然曰。火也。吾蹈之。及也。吾赴之。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事愈急。常德武人之死者已二十餘人。城中不可居。始與何烈士來保。及余謀。君遂歸。潛伏于鄉間別墅。途次遇陳烈士應軫。來探常德之事。君告以事不可爲。及聞同志□君□□至龍陽。居陳烈士宅。君潛至龍陽。將更有所謀。而捕者尾至。遂被獲。逮至長沙。酷刑三晝夜。始就義。痛夫。君短小精悍。或以年少輕之。而不知其猛勇堅毅。有非人所能及。其萬一者。孫君鼎中常戲謂余曰。樹珊。小周郎也。君死時。年二十四。無子。君兄弟皆篤行之士。必能善爲君謀身後者。

民史氏曰。痛夫傷哉。余今日悔之何及也。余己亥始識君。君欲以見事余。余謝之。君怏怏不樂。歷庚子。勤王事起。君再歸常德。共事日久。余訝君之年少而才。心折之。君又申前說。余大喜。君責余曰。向者固請而不得。何自居之亢也。余急謝罪。相與訂約。將登堂拜母。未果而事敗。君竟死。痛夫。天乎何酷。鐵笛何烈士來保字堯丞銘字注烈士相繼逝世。而君亦長往。身未三十。知交零

落既已如此。悲夫。君輩流血救世。已有所成。而余尙未知何所底止。敢不自勵。以負死友。若夫兄弟之約。再世相期。既種前因。必結後果。請以蘇軾獄中寄子由之作。其詩未聯曰。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來生未了因。明冥共質。以爲載書。

陳烈士應軫傳畧

陳烈士。名應軫。字小沅。湖南常德府龍陽縣優廩生。父寶楨。乙亥鄉試以第一人中式。以詩古文辭鳴于世。學者稱之爲懷甫先生。余隨侍先大夫宦遊二十餘年。里黨之交遊絕少。癸己鄉試。居長沙。與君同旅舍。君負奇才。氣勢虎虎。折趾不羈。呼盧挾妓。幾無暇日。同居浹旬。恒數日不相見。淡如也。己亥之冬。再一見之。庚子。勤王事起。君與其事。蔡烈士鍾浩屢爲余言君之爲人。未幾。君以事赴澧州。過常德。一宿即去。蔡烈士告余曰。小沅昨日至。短衣匹馬。大有燕趙豪士之概。余心識之。以爲君返。當街見。而君又自澧州折而赴漢鎮。始終不復得見云。漢鎮事敗。君遜歸里。某君□□自河南至沙市。圖再舉。不克。又至龍陽。謀常德之事。寓君家。見事始終不可爲。借君由間道出海外。方謂君已脫虎口矣。居無何。君又赴滬。將有所謀。爲捕者所獲。時公論已明。外人保獲。頓力。龔君超既被捕。復索還。捕者懼爲外人所知。急逮至鄂。酷刑嚴訊。畢。遂就義於武昌唐林諸烈士成仁之所。悲夫。君世單傳。無子。然君爲國民流血。馨香萬世。豈若敖之鬼。所可同日而語者。

民史氏曰。余與君既同志。又同里。而交甚疏。何緣之慳也。然神交自可千古。豈必投縞贈紵。而後謂之友哉。天祚中國。有維新之日。過君里門。當集父老。奠而哭之。正告之曰。此汝邑中之烈士。爲國民流血者也。樹豐碑。鑄銅像。以爲里中矜式。則區區之志歟。

漢變湘南烈士小傳彙誌

庚子之變。志士駢首。烏馳兔躍。忽焉一週。記念之期。屈指將近。壯志偉績。電散塵飛。姓氏湮沈。草木同腐。非後死者之罪歟。前者遜公述林烈士等事略。已錄報章。然所記不過十人。缺者尙夥。余旣述何蔡汪陳四烈士傳畧。汪烈士銘傳。久已脫稿。嗣見遜公作。遂自毀之。遜公之文章。自足以傳。無俟余贅也。復有所知。不敢默爾。語焉不詳。聊紀梗概。俾後世之修史者。或亦不無採擇耳。諛墓之言。非今日之急務。世之君子。或不屑焉。然今我不傳。來者焉知。後顧茫茫。誰肩斯任。管窺蠡測。咫尺聞。不備不文。愧慙曷極。苟有同志。或補其詳。區區之私。是所厚望。嗚呼。故舊半爲鬼。悲從中來。魂氣升諸天。死得其所。濺蓑宏之血。化燐火而長青。抉子胥之眸。懸國門而不暝。成仁孔訓。取義孟言。甘之如飴。蹈而不悔。范滂割首。豈思與太尉而齊名。胡晉暴尸。詎冀待士奇之佳傳。然而後死者。愛根未割。名心不除。概念同盟。難忘知己。公眞健者。敢聽其隨曹蜎李志而銷沈。僕本恨人。願竊續夫元祐東林之黨籍。大名垂宇宙。同爲百世之師。沒世而不稱。庶免君子之疾。試譚大劫。各誌小言。質諸九原。定當一笑。若云網羅文獻。則

吾豈敢。

周烈士名南。字變父。湖南長沙府長沙縣優廩生。不詳其家世。戊戌間。曾爲時務學堂弟子。復偕同志開學戰會於長沙。君力尤篤。政變後。時務學堂之高材生。皆憤然拂袖去。君亦歸里。未幾。復讀書於湘水校經堂。湘水校經堂者。前學使朱適然所設。督學使者於科歲兩試。取諸生之尤者而錄送之。故科舉之士。以得入校經堂爲榮。君當其選。何烈士來保。亦校經堂之翹俊。庚子四月。與君爲鄰舍生。遂通編紆。慨談天下事。各舉其平日之同志。互相介紹。君與余始通聲氣云。何烈士錄君政變感事詩八首。歸以示余。余讀之。淵懿沈雄。典雅悲壯。與國初諸老氣息相似。絕無近日詩派纖暴叫囂之惡習。余錄之。札記中。虎口餘生。遺忘殆盡。惜不能默錄。以質諸今日之譚詩學者。六月。君偕某君同至常德。訪何烈士及余。縱譚三晝夜。君於朝廷門戶。新舊黨派。言之縷縷。如數指上。螺紋。越三日。兩君行。余送之舟中。依依不忍別。時酷暑。三人復行沿岸。坐譚良久。江風吹袂。樹影墮襟。今日思之。恍如夢境。悲夫。自後晉問不及通。而勤王事起。聞君亦與聞長沙之事。事敗被捕。就義死。悲夫。余與君訂交。不過三日。一見如故。歡若平生。豈真佛氏所謂前因者歟。毋亦傷心國事。同抱隱憂。神契魂交。已非一日。如水之於乳。膠之於漆。自有不能不融洽者歟。他日隻雞斗酒。展拜墓門。哭而奠之。不敢以有宿草而節其哀也。

李烈士。字生芝。以字行。湖南澧州慈利縣人。君貌魁梧。體剛健。慷慨有大志。家最饒。治硫磺業。世爲慈利巨商。與李烈士炳寰、田烈士邦璿、姚烈士小琴、汪烈士楚珍同邑。遂相往來。痛國步之凌夷。嘗慨然欲效卜式輸家財以助天下事。勤王事起。君遂以本邑之事。共諸志士任之。庚子春。君至常德。余見君於蔡烈士鍾浩宅。蔡烈士介紹其間。君當以事速歸。次日即行。翌辰。君急訪余。余亦急訪君。君不識途。迂道而至。余舍。余已至君所。兩不相值云。勤王事敗。諸路皆瓦解。君獨偕姚烈士號召義旅。集於慈利。成十餘營。當時有慈利官班子之號。然事終不可振。卒被捕。就義死。嗟夫。余與君交僅一面。而相慕之殷。相契之雅。各相默喻於無形。片時晤對。生死不渝。幽冥之中。多一良友。他日歸魂之日。愈不寂莫矣。嗚呼。

姚烈士。字小琴。以字行。與李烈士生芝同爲慈利人。君少有大志。江湖之豪傑。多相往來。戊戌政變。志士多遊學於日本。君亦慨然有遠志。以事終不果。林烈士錫珪等自日本歸。皆與君交厚。及辦勤王事。君共其謀。常奔走漢口武昌岳州長沙常德澧州之間。往來不停。跡江湖之豪傑。亦多爲君所引。既而共李烈士經營慈利事。事既敗。慈利猶能集十數營者。君之力居多。旋與李烈士同被捕。同就義於長沙。余向識君。然漠焉無深交。及同事。則不復相見。然君之意氣。同志中每每稱道不衰。可以想見君之爲人。君貌酷似何烈士來保。朋輩常互易二君之姓。字以爲戲。及余聞鐵笛死。猶冀君萬一免。爲他日之虎賁中郎。而君亦不免。

痛夫。余既哭君。又哭鐵笛。嗟乎。今日欲求一貌似鐵笛之人。亦不可再得矣。嗚呼哀哉。唐烈士名才中。字次塵。支那志士之魁。佛塵先生之弟。瀏陽縣學附生。家學淵源。仁俠自任。壯志奇節。萃於一門。論者美之。君曾爲時務學堂弟子。輒冠其曹。復遊學日本。勤王事。敗。君携豪士數人。急趨沙市。謀號召餘衆。圖再舉。不克。又趨長沙。而長沙事已敗。又折至益陽。遂爲邏者所獲。及鞠訊。慷慨自認。絕無牽涉一語。就義時。意氣自若。談笑如常。嗚呼。有弟如此。佛塵先生笑迎于九泉矣。先是。君既至沙市。已知事絕不可爲。而義憤所激。甘心一死。以報同志。遂致書於其弟曰。前事甚慘。不忍言及。兄學薄才疏。自問一無所長。惟一片心血熱誠。潰溢而不可遏。必求無負於黨人而後已。區區七尺。久已置之度外。刀兵水火。不暇顧之。蓋忝然立於人世。亦爲無國之民也。雖然。身死而心不死。魄散而魂不散。弟等努力後圖。勿忘初志。事再不成。以血相續。未必中原竟無挽回之日。黃種終無獨立之期。來日甚長。爲國自愛。及被捕。獄中復爲詩曰。丈夫重意氣。生死何足奇。同志皆拋散。骨肉長別離。保民心未遂。忠君志豈移。身死魂不散。天地爲我移。嗚呼。如君者。真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慨慷激昂。憤血內躍。大節不奪。視死如歸。遺墨數行。義聲千古。後之讀者。其文文山之正氣歌耶。其楊椒山獄中之作耶。君家兄弟不可當。

唐人詩

凡我後死者。可以興矣。

李烈士名口回。字次村。蓮航先生之子。虎村烈士之兄。

蓮航先生暨虎村烈士避公已爲之立傳

虎村烈士就義於漢

口。家屬被捕於長沙。君適他出得免。及聞蓮航先生下獄。君急匍匐歸。欲以代其父。蓮航先生以正直爲頑固。黨所忌。必欲陷害之。卒不免。而君亦同被戮。痛夫。湘中死事者。以君家暨汪烈士鎔爲最。汪烈士則其母其妻其兄其嫂。闔家殉之。而君亦父子兄弟。駢首藁街。奇禍如此。其家人有無殉者。尙不可知。流血之慘。孰有過於二君者乎。天平行路之人。聞之髮指。況我同盟哉。援筆記此。熱血盈涌。此讐不復。死不瞑目。

注烈士名楚珍。字葆初。余初僅知君名。不詳其里居籍貫。但聞同志言葆初葆初不去口。勤王事敗。余避地濠鏡。見捕籍列君名。及見兩湖后黨之奏疏。始知君爲慈利縣學附生。與姚烈士小琴李烈士生芝同被捕。同就義死。又知君爲蓮航先生戚黨之子弟。與次村虎村兩烈士皆莫逆云。然君之行事。始終不能詳。姑誌於此。以俟知者。

方烈士名成祥。非但其里居籍貫。余不得知。即其姓字。亦未聞同志者道。大抵共事之最遲者。見其名於兩湖后黨之奏疏中。余初疑爲同志之武人。其事跡必不可攷。嗣有告者曰。此曾入黃公忠浩幕府。曾參贊其軍事者也。而亦不能詳其爲人。嗚呼。如君暨汪烈士楚珍者。殆以求實爲宗旨。而不屑廣交遊。聯聲氣。以博赫赫之名者歟。然而後死者。痛忍聽其銷歿。而不一發其潛德幽光也。

勤王事敗。后黨大索。逮家屬。捕戚黨。株及十族。道路側目。緹騎四出。經年猶未已。辛丑夏。而

舒烈士潤庠事出。潤庠者烈士之名字。樸臣。長沙縣優廩生。隨其父宦遊湖北。漢口之事。君亦與知。事敗。君歸里。閉門不問外事。而爲人所涉。捕者至。君亡命走。捕者逮其弟以去。君恐累其弟也。遂先服毒自首。訊者鞠之。君曰。余無他言。但負吾父耳。訊者將嚴刑窮鞠。毒發遂死。嗚呼。羅針吉網。塗毒如斯。嗟我同盟。何時再見天日。一雪此恨耶。嗚呼痛已。

祭漢難諸烈士文

惟辛丑七月廿八日。實爲漢陽殉國諸君子就義第一周年紀念之期。旅居日本之同志後死者。謹以香花清酌。西望招魂以祭之。而告其靈曰。嗚呼。四萬萬人皆躑蹰歌舞。禽視鳥息。偷生以爲樂。而公等乃先天下以死耶。四萬萬人皆魚餒肉敗。殘魂餘喘。心死而不可藥。而公等乃援天下以不死耶。嗚呼。文明者購之以血。斯語其審余欺。但未流一民賊之血。而仁人志士。膏刃千百。其能勿悲。惟我中國。憔悴於獨夫政體。累千載而迄茲。豈無革命。以暴易暴。豈無義烈。乃家奴畜犬之報其私。大盜移國。羣奴承卮。杜維缺絕。河山華離。或習矣而不察。或知矣而不爲。昭者袖手以太息。聾者鼓腹而酣嬉。受塵劫之極敝。遂癡潰其若斯。惟諸君子。以盧梭孟的斯鳩之志。行西鄉大久保之事。振臂一呼。天下走集而和之。謂蟄雷之一發。庶甲坼而萌孽。豈圖所志所學所事。百未一竟。而聯袂斷頸。以七尺爲國犧。嗚呼痛哉。謂天喪斯兮。天胡生君。謂天存斯兮。天胡死君。死其亦君之所志兮。其如奴種之將永淪。殆衆

德郎候選主事亡弟幼博諱廣仁六烈士殉難周歲之辰。康有爲嘔血痛肝。搯心悼膺。陳酒肆腥。而祭于六烈士之靈。涕泣而言曰。嗚呼。今日何月哉。乃 聖主以救民因廢之月。今日何日哉。乃六君子救民捐軀之日。六君子乎。非亡人肺腑性命之交。則亡人門生骨肉也。吾固從六君子之後。天留餘生于萬死之中。閱歲周星。逾美越英。請師無靈。既未克爲 聖主復位。又未能爲六烈士復仇。覩顏偷息。悼心撫膺。乃于三萬里外。殊方絕域。絕海荒島。而追痛夫慘刑。地球雖大乎。又以經年道長。無寸地可痛哭。以舒吾情。思就死之慷慨兮。白晝走塵沙而翳蒼冥。哀予季之相從兮。痛遺骨猶藁葬于京。謬託爲僧于蒙古兮。欺吾母而莫安汝靈。嗚呼。傾四海水而動六種。豈有戮余如此之苦聲。惟六君子之才行志節兮。旣暴天下而光斗星。吾整襟歆多節之嶽嶽兮。請撤簾而逆鱗之敢撓。惟我之愚婞以喪公軀兮。公絕命乃謂莫報吾之德明。愧彼保身而忘君國兮。式此大鳥之飛憑。痛譚林二生之捨生救主兮。西人勸行而不響。橫覽萬國之變法強國兮。皆義士頸血之所營。惜後軌之莫繼兮。漫黑雲之覆城。嗟天柱折而地維滅兮。國將亡而哲人先傾。美死者成仁取義而無憾兮。愧生者流離奔走之無成。尙竭力而泣呼四海兮。冀剪兇孽而救 聖皇。惟英靈毅魄之助吾殺賊兮。來降鑒此芳馨。尙饗。

辛丑八月祭漢口諸烈士文

維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乃漢口諸烈士爲 聖主及國民殉難之辰。康有爲既痛既悲。乃爲位醜酒而哭之曰。嗚呼。中國將裂。四萬萬人將絕。慘慘諸烈。乃爲 聖主及四萬萬人而流血。夫天生斯民。愛其羣友。先覺者先憂。先憂者先救。先救者先受其咎。故願舍數人之死而求四萬萬人之生。甘蒙一刻之苦而求四萬萬人之樂。善棄數十年之短計。而垂千萬年義烈之長榮。魂兮歸來。過日本之都。遊上野之園。見銅像巍然雲表。而億萬人羅拜瞻仰其下者。非當時維新仗義蒙難。目爲叛逆之西鄉隆盛耶。此諸烈士之影也。其爲長生光燄照大地矣。發國人忠愛強立之心。起國人苟安昏懦之性。吾知諸烈士固日夜大聲疾呼于天而未嘗死也。繼續其死。以完其救君國之任。此則後死者之責也夫。嗚呼哀哉。尙饗。

尊革命

樹立山人來稿

革命二字。見於易經革卦。其文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義大矣哉。是故革命二字。意思本極美善。非徒征誅殺伐。遂即可謂之革命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銘之詞。表湯之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雅之詩。表武之革命也。此革命之所以可尊也。世俗不察。見易經之文。不曰堯舜革命。而曰湯武革命。遂以爲革命二字。必征誅殺伐。始可當之。噫。其亦誤以易姓之事。爲革命之旨乎。蓋亦思革命之與易姓。判然大不同也。易姓之事。多由於以暴易暴。非能使世界維新進步者也。革命之事。必由於以仁易暴。乃

事亦已登峰造極矣。然而凡大公司須顧體面。雖在咕厘之賤。橫被監禁。大公司人。尙當爲之吐氣申訴。以明本公司之有權。而況於改變制度之賢良總辦。橫被挾制耶。不代賢良之總辦申訴。不爲賢良之總辦作保。是無心之局外人耳。豈得曰有心之股東耶。他日有新總辦。亦必以前總辦爲覆軍之鑒。曰中國公司之股東。大無本心。總辦如此賢良。橫被挾制。尙不思爲之吐氣訴屈。況其他耶。爲總辦者。但奪其股東之權。使之窮爲奴隸可矣。嗚呼。使他日之總辦有如此言。後悔復何及哉。此又尊革命者所當知也。

遊檀香山記

美國遊學生嚴錦榮來稿

國民之責任有二。一個人之責任。二會員之責任。個人之責任。有三大端。一曰守互益之約。一曰受恢復之權利于社會。一曰遵社會已立之法律。會員之責任。亦有六大端。一曰盡己之能。以保全別人之權利。一曰盡己之能。以求別人之曲直。一曰盡己之能。以防他人之不法。即盡力以行法之謂也。如某人見賊匿而不報。則此人亦有罪焉。一曰人人有開民智民德之責任。一曰人人有公舉代理人責任。如社會不依法而行。爲國民者亦有三法。一是甘爲奴隸服從社會之法。一是力拒之法。一是流血求是之法。此等責任。地球上人人應有之事。如無此等責任者。不得謂國民。蓋人人皆有國家。國家是一大社會也。今將遊檀香山日記登於報中。是欲盡開民智民德之責任而已。晨早八點鐘到埠。九點有傅蘭雅氏之友人

地綱君到船。接同學諸君上埠游歷。時領事署亦派繙繹潘君到迎。地綱君能操廣東語。人甚通達。同學甚慕之。是日以馬車周遊各處。先後拜見埠上領事。此領事聞於前年爲疫症燒埠之事。尙屬認真。後經地綱君府上小食茶點。又往各名勝之地。觀覽一切。至晚始回船。臨別時。地綱君曰。前之美國游學生。多失國民之精神。諸君戒之。

檀香山現在之情形

檀香山居民約十四五萬。華民約二萬餘。日本人約四萬餘。白人約四五萬。而土人僅得萬餘。人類所居之島有八。其地之廣約七千七百萬方里。土人面目黎黑。形容枯槁。身體偉大。一若印度土人雜血之種類頗繁。大都能英語。米麵等物。多不嗜食。所食者以芋頭爲主。其食芋頭之法。先將芋頭搗爛成漿。用木器載之。然後以二指代箸。同學諸君亦嘗染指其間。惟甚不適口。總匯之區。廣廈甚衆。俱用木爲之。酷類日本房舍。且家家各有一小園。以爲運動體操之地。生意場中。各鋪戶多是西洋款式。凡島中住屋。外面彷彿東洋。而室中所陳設什器。則多用歐美者。埠上背山俯水。姿致天然。下有幾幾灣之風景。上有濱住坡之形勝。天氣和暖。土地肥美。種植極宜。物產甚繁。加以政治有方。夜不閉戶。真可謂海外桃源矣。是處學堂教堂林立。全島之民。無論何國。皆例須入學。又有一女學堂。爲從前土酋之公子臨終時。撥其私蓄所開者。女生徒數百人。教育之法頗佳。生徒學業亦甚進步。此公子生前嫁一白

人。今博物院中尙存彼二人之相。大抵彼生前有造於島人不淺也。又有一監幼童之學堂。凡島中荒嬉小學之幼童。皆監禁其中。使之肄業。痛改前非。吾意他日文明極盛時。各國必盡變其監獄制度。做監幼童學堂之法行之。爲犯人遷善改過之地而後已也。島中學堂。一律用美國教科書。生徒雖衆。性能深通西學如白人者甚鮮。緣島中學堂。俱小學中學。未有專門之大學堂也。

博物院

檀香山有一博物院。內陳土人自制各品。有一種極精細之布。其色有紅者。有白者。有紅白黃相間者。聞此布係用樹根織成。又有一種特別雀毛衣。是用小雀毛結束於綢上而成。其毛色不黃則紅。此物土人禁用。獨酋長之家。乃能衣之。又有一種席。其細緻處。台灣席不及焉。以此論之。當日土人亦非無智者。但教育之事不講。故不能大進步。遂有亡國亡種之慘耳。我中國人種。雖稱聰慧。然苟守舊不變。則亦蹈檀島土人之覆轍而已。能勿懼耶。

外國人到此島之情形

土人與中國人交通之故。由販賣檀香起見。是以中國人以檀香山名之。中國人何時與彼族交通。無可稽考。大約總在菊君船主事發之後。菊君英人也。外國人到此島者。以彼爲首屈一指。土人見之。歡迎異常。酋長待之亦甚厚。且與之同遊各島。忽一日。菊君船上。有一水

手。因事與土人鬪。鎗斃島中頭目一人。於是土人大怒。糾衆爭殺。時菊君在船中。猶未知其事之決裂。尙以爲水手與土人齟齬。其事甚小。不以爲意。乃直登岸欲謁見其頭目。不料途中爲土人所殺。當菊君初到時。見其土人多以釣魚爲業。更有極野蠻之事。令人可笑者。以島中酋長之骨。作爲釣鈎。凡得此鈎。視爲至寶。是以酋長將死。必囑咐其私人。密藏其尸。免遭此辱。前有一酋長之骨。忽爲繼其後者所得。用作魚鈎。至今此鈎猶在博物院中。土人所信奉之神。大都皆偶像。其形容皆極兇惡。博物院中亦多存焉。其酋長等輩。皆有娶妾之風。此事今土人幾盡變之。亦可稱進化也。惟拜偶像之俗。則至今未革也。

檀香山古事

往古之事。土人各自謀生。大都以釣魚種芋爲業。尋而有傑出者。爲衆所歸服。遂變爲酋長之世。當是時各酋長互相殘殺。戰爭之風極盛。後有一酋長名金美金拿者。得白人某君教以製造鎗砲等器。不數年。八島爲彼所據。自號爲帝。撫有全島。此由酋長之世。變爲君主之世。及夫女皇李連奧加連利在位。各大臣自相殺害。咸與女皇反對。內亂旋生。幾無寧歲。美國打勞君出而調停其間。各大臣殊深感激。遂去其女皇之位。而變爲民主。舉打勞君爲總統。今女皇尙在。無所振作。其故宮已易爲總統之署。此由君主而變爲民主之世。當打勞爲總統時。曾倡爲藩屬於美國之說。惜其政府不允。至西班牙與美國啓釁之後。美國政府

始許之。因其地居太平洋之中。可爲海軍屯煤之用。屬美之後。其政治理財之法。皆踵美國行之。人人皆有選舉之權。惟中國人非入美籍者則無此權。此其故皆由我國衰弱。外交官不能設法力爭有以致之也。

土人滅種之故

檀香山地方雖不甚大。惟昔時居民頗多。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全島土人約有四十萬。至今不過僅一萬餘耳。推其滅亡之故。有三大原因。

一 教師及酋長殺戮之故。

二 溺女兒之故。

三 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故。

先是教師及酋長殺戮之慘。令人不可思議者。每值神誕慶節之日。祭司必屠宰生人以爲祭品。是以節誕之前。教師必以詐術欺騙土人。以供祭品之用。除此慘例之外。更有特別慘刑。將兩少女賜以菓食。當其食時。忽置於死地。此菓平時禁人食之。犯者處死。每一年中。內有一夕。全島之人不能出聲。即鷄犬之聲。亦在禁內。犯者亦處以死刑。此皆當日教師作弊肆虐之故也。然尙有最奇怪而慘酷者。則莫如島中酋長死之事。每逢一酋長死。則于路上殺戮平民以爲祭品。故凡有一酋長死。一聞其耗。則男女老少。相携逃入深山。土人之服

其喪者。皆自焚其房屋。自棄其蓄積。自毀其容貌。自脫其數齒。以爲盡禮。總之一酋長死則舉國無異。遭一場大兵燹。其可笑至此。溺兒之俗。凡未進文明者多有之。中外歷史可考而知也。惟檀香山爲最甚。曾有考據家謂其國人民有三分二爲父母所溺者。其溺法有生葬于土中者。有投之于海濱者。但溺女多而溺男少。是以島中男人多于女人數倍焉。

土人性質

檀香山上人。奸辯而性極勇猛。然所以具此性質者。大抵常時各酋長並立。互相爭殺。有戰國之風。故至此也。或因沿海而處。頗擅航海之業。故人有冒險之質。而其勇猛之慨。亦可未知。其人多能言政治。好談論而無實學。與中國今日之徒談維新者無異。土人全無立法之才。惟有決斷政治上是非之能。近來島中一切制度。皆外人爲之設立。土人能創立文字。全島之間。計土人文字之報館有十二家。西文報館亦頗多。土人多能操西語。惟深於西文者甚少。夫中國如是之大。其報館幾何。國民識字者幾何。拿破崙曰。報館者國民之教師。又曰。一家報館。過于千刀之力。我中國觀於檀島之土人及拿翁之箴言。亦可以憬然改矣。

土人無進步之故

天下事。本無所爲小大。能推而廣之。雖小亦大也。不能推而廣之。雖大亦小也。昔西國有一元帥。馳一駿馬。其馬蹄之釘。忽然落去。臨戰陣之際。馬因此而失道。元帥被戮。國亦由此而

亡。以一釘之小。推之至於亡國之大。則事之無分于大小。此其明證也。考檀島土人無進步之故。亦因一至小之事。此處土地肥厚。種芋極易。故糧食充足。無飢餓之虞。人人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患。是以不知謀生爲何事。不知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道爲何理。外人勝之滅之。而熟視無覩焉。嗚呼。此不能進步之第一原因也。能不動心乎。

中國人在此島之情形

中國人在此島商務極大。人才亦衆。商人之派其子弟遊學歐美者時有所聞。凡中國人之生於此島者。咸肄業於島中西人學校。故無人不通英語。即與本國人相見。亦輒用之。其土生之中國人。多不識本國文字。中文報館有三家。埠中分兩派。一守舊派。一維新派。時有齟齬。島中有會館一間。中國人在此埠所得之政治自由。較之別埠畧優。惟身體自由。未得臻末。然微窺中國人之意。似有略爲心滿意足之患。然其故亦因國勢衰弱。政府無保護之力。使民氣不振。甘爲人後。有以致之耳。島中米行生意。中國人最大。有一黃亮氏米行生意。俱在彼一人掌握之中。凡樹藝五穀者。多是中國人。因中國人最擅長此技也。但所用之農具。彷彿如中國內地所用之物。田主皆是土人。中國人不與之租賃。徒自勞其力以爲人役耳。蓋有殖民之材料。而無殖民之善策。良可惜矣。其次蔗糖生意。中國人亦多賴之。至于各類種植之事。亦多需中國人。此處之中國人。全是廣東人。廣東人之中。以香山人爲最多。前年

因疫症燒埠之舉。中國商人。大傷元氣。近日美國政府。擬撥壹百五十萬。賠償中日兩國所燒貨物之費。據中國人云。獨中國一國。所失已值三百萬。領事署繙譯潘某云。此案領事不欲干理。後集議會館。爲衆商人所迫。故不能不理。噫。此國民之事。分所當爲。彼領事竟欲置之不問。其於社會之宗旨。恢復權利之主義。其亦曾思之否乎。

天下間。無時不爭。無物不爭。有事則以兵爭。無事則以腦爭。以兵爭者。人人皆知之。皆畏之。以腦爭者。人多不知之。不畏之。蓋其爭也。不必爪牙用而殺伐行矣。夫使習於逸樂者。而與習於勞苦者爭。將不數傳而其種滅矣。爭競之理。白人知之。黃人未知之。黑人紅人。尤未知之。是以地球之上。白人爲主。而黃黑諸種爲牛馬爲奴隸而已。邇來日本頗明此理。變法維新。與諸國爭衡。遂得稱雄於東方。檀香山土人。習於樂土。智識未開。不知有競爭世界。遽出而與白人交通。其勝敗優劣。不待智者已可決矣。島中土人約萬餘。而每年死者多至一千五百人。是土人戰敗之成迹。而優勝劣敗之明証也。中國觀於此事。可畏乎。不可畏乎。我四萬萬同胞。其當奮然而興矣。

美國虐待華人布告文

自立國民稿

禁工之約將滿。工黨報館攻擊之言。不遺餘力。言之過當。華人未聞有與之爭辯者。今將美國年來相待情形。及其輿論畧述大概。繙譯西文。布告美境。或者彼以理屈詞窮。於換

約時不至再增苛例。則庶幾有補於萬一也。蒙見聞寡陋。文筆惡劣。恐有未盡之處。伏乞各埠志士隨時見教。以便增改。無任欣慰。

大美國官商均鑒。自通商以來。華人來美。久託仁字。沐浴雅化。陋勸以學。愚誘以教。罪繩以法。病施以醫。保護之至意。文明之盛治。感激之深。固已久矣。去年拳匪之亂。守舊后黨。開罪友邦。貴國人士。咸能以禮相待。無或小異。美屬華人。得以安居。又自幸矣。自西八月聯軍破京。諸國多肆意淫掠。而美軍獨紀律嚴明。秋毫無犯。京中難民。多賴保全。既而政府悔罪。遣使行成。和議畧就。轉危爲安。免瓜分之禍。弭切近之災。皆貴國首倡減賠款。撤駐兵之論。有以賜之也。近者山西大旱。貴國上下體上帝待人如己之心。行救災恤鄰之舉。踴躍捐輸。以濟奇變。敵國朝野。聞之欽佩。來年五月禁工之約已滿。而王黨之所攻。報館之所論。不無有杞憂過慮之言。不實不盡之處。貴國爲地球最文明之國。公法所在。交涉之事。素稱持平。似無待我華人之嘵嘵致辯也。但恐習而不察。誤聽誣捏之詞。遽施諸實事。此不獨敵國商人同受其害。即於貴國國體亦自有損害也。故謹將近且虐待之事。及誣捏之言。略言梗概。願貴國士庶小垂察焉。則不獨免華人之疾苦。全兩國之交情。而於貴國國體商務利權。其益亦非少也。

自光緒十二年。出使大臣張蔭桓與定禁工之約。於是華人到埠。必須驗明護照是否工人。方准登岸。此貴國篤守約章。關吏奉法行事。固當如是也。乃船甫抵岸。即不問是非。不辨真偽。逕囚之於馬頭木屋之中。數月經年。亦不過問。每一體拜。僅放一二人。即一人不放。亦有之以狹小之木屋。常囚數百人於其中。穢臭之氣。甚于監獄。書信不能往來。親友不能見面。醫生不能診視。律師不能聽審。以無罪之人。而受此慘酷之刑。文明之邦。而行其野蠻之事。實天下之最可駭可異者。夫以兩國交際之情言之。則立約通商。和好之友邦也。來美之人。友邦之子民也。而竟如此相待。和約具存。試問有此條例否。既無此條例。而關吏行之。是顯背和約矣。以堂堂大國。而有違背和約強暴舉動。不幾貽笑天下。爲貴國之羞耶。來美之人。咸知禁工之例。故非經商則遊學。非遊歷則教師。遵守和約。然後來者。其來時。或在廣州。或在香港。或在上海。親謁貴國領事。驗明護照。有無防礙。然後動身。其到埠之日。又有殷實商家。力爲担保。固非冒昧從事。有心作僞者比也。故以公法言之。自當立即放行。無或留難。即日本而論。其來美者。未必盡是遊學遊歷經商教師等人。然亦可以即日登岸。莫或遲阻。獨華人照例可以登岸者。而反爲多方阻止之。是何理耶。即或護照不合。口供不符。須撥回原籍。亦當體友邦交誼。照和約保護。不應以如此苛法虐待客民也。況既合約章。又無罪過。爲上等之士商哉。貴邦人之往敝國傳教遊歷經商者亦多矣。官吏保護。士庶歡迎。貴邦人所

素知也。昨年不幸拳匪亂作。與外人爲難。橫逆之行。致爲諸國所藉口。不知皆守舊黨之所爲。於我國民無與也。更於我海外商人無與也。頃者。皇上特遣使議和。懲罪魁。賠巨款。言歸于好。可以告無罪於天下矣。亦不得以此爲藉口矣。

且夫罪莫大於殺人。當其下獄時。書信亦可往來。親友亦可見面。醫生亦可診驗。律師亦可聽審。乃以富商大賈。學士文人。而不及一窮兇極惡殺人償命之犯罪。貴國開國一百廿七年之久。七千餘萬之衆。未有之慘事。未賭之酷刑。而公然施之於無罪華人。天下不公不平之事。孰有過於是者哉。昔年華埠人多。住房狹隘。不合每人方平八尺之例。於是有拿人之事。然試問此區區木屋。而幽禁常數百人。律以每人方平八尺之例。合乎不合乎。船未來時。則須用硫黃薰灑。船入口時。又須用醫生驗疫。蓋曰此所以防病也。忽然而倡種疫。忽然而倡洗埠。蓋亦曰此所以防病也。以一木屋之小。而拘禁數百人。獨不患有疫癘之生乎。萬一疫癘流行。則必曰華人不潔。有以致之。又不知如何處置矣。夫貴國固篤守耶穌之教也。紅十字會。敵兵尙可救之。教會醫生。仇人亦可醫之。和好友邦之民。而反欲置之於死地。其如耶穌之道何哉。抑凡華人之來美。皆爲經商遊歷遊學教師之事起見。限以時日。非可遲誤爲也。乃拘禁木屋。經年屢月。幸而埠上有人。延聘律師。費金數百。或冀登岸。不幸則雖禁錮數月。費金數百。亦被斥逐矣。我華人因此而壞商務喪身命者。不知凡幾。昔年新寧黃某以

商業蕩盡。苛法困苦。自緝州中。今懸索猶在。人所共見。而關吏則顧而樂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絕華人之來也。嗚呼。義和團匪之所以犯天下之公怒者。以其殺害西人之身家財產耳。頃關吏之舉動。其損害我華人身家財產者固已多矣。其與義和團匪相去幾何哉。今敝國衰弱極矣。固無可奈何矣。設有自強之一日。反其道而行之。而貴國安之否乎。

一阻徃墨西哥各埠之事

凡國之所以立。必有自由之權。不可以侵犯者。中國國勢衰弱。交涉之事。若若受虧。美屬華人常被苛待。此固違棄公法。侵我自由之權也。然居人之國。入人之境。雖非理相待。猶曰與其國有關係。或得而干預之。今華人之徃墨西哥各埠。與美國絕無關係。竟爲關吏所阻。遍搜行李。開拆書信。盤查詰駁。任意留難。六月初三日被逐回粵者多至十一人。現有四人尙被困於木屋中。夫墨西哥非美國屬國。既與中國通商。則中墨二國彼此往來。固交際之公理。關吏安得不顧公法。擅事阻留。而強橫若此乎。今關吏所昌言者。動曰墨國華人。多私入美境。不能不先事預防。以絕後患。不知欲防華人入境。於美墨交界之處。嚴其防範。勿使越雷池一步。誠不足怪。乃因昔日華人有私人美境之事。遂將初徃墨國之人。而盡行阻止之。雖極野蠻之國。至無道之政。亦未有如是之甚者。蓋阻華人之私入美境。是守一國之例禁。尙可言也。止華人之徃墨國。是侵他人之權限。不可言也。今夫法律之所立。刑罰之所加。必

待人之犯法。始從而懲之。斷未有以莫須有想當然之事。而可以鍛鍊成獄者。即使既犯法矣。猶復審慎周詳。多歷年所。始能結案。乃隨意誣陷。預料後事。勒令回籍。不許延聘律師。一伸其曲直。試問五洲萬國。文明政體。有未經審訊而可以定罪否。有與己國無關而妄爲干涉否。此橫逆之手段。而出於文明之強國。是真可笑而可駭矣。頃聞關吏之所藉以爲憑據。爲口實以阻華人往墨西哥各埠者。有四事焉。特詳駁於下。

一華人通英語者不能往。美洲各埠。粵人居多。粵省通商最早。通英語者實繁有徒。今往墨西哥之人。爲往返舟車之用。生意交易之事。其通英語也固其宜矣。乃以通英語之故。而疑彼曾來美國。恐其舞弊。即行斥逐。然則我粵之人通英語者。必曾到美國。然後能通乎。且自此以後。凡通英語者。永不能往墨西哥乎。無理可言。無律可按。憑空杜撰。實古今中外未有之冤獄也。

一從前曾來美國有冊紙者不能往。文明之國。遷徙自由。今日旅此。明日旅彼。本國官吏。尙不能阻之。況異國之人乎。華人昔來美國。今欲他適。以圖別業。亦人之常耳。乃遽然阻之。不許他往。然則華人之曾來美國者。必當老死故鄉。一步不能行。一埠不能去。而後可乎。夫華人之曾來美國者。不下數十萬。因苛例日增。而往別國謀生者。不知凡幾。何不出其禁往異國之政節。而一并斥逐之。而絕其往別國之路乎。以立約通商之友邦。忽然背和約禁華

人。已屬可奇。今越列代謀。爲暹國阻我華人。則又奇中之奇矣。

一凡金山大埠有親友者不能往。文明之法律。一人犯罪。本人當之。若夫株連親友之事。則惟至野蠻之國。乃有是耳。然其所以株連者。雖野蠻極矣。尙得藉口於親友犯罪之故。今親友爲美國旅客。并未犯罪。何得連累及之。使不能逕往暹國乎。則所行之法。更有甚於野蠻之國矣。且夫西人之遠適異國。經營商務也。雖藉夫政府保護之力。然亦賴親友之助。或爲之東道。或爲之先容。而後往者。頃中國國勢衰弱。內而政府外。而欽差。不聞其有保護之舉。一旦離故土。適異域。以求爲工商。則必有親友曾出外洋。現居鄰埠者。爲之指點引導。而後乃敢遠去也。即中國而論。遊於美者。全是粵人。而粵人之中。又全是廣府肇府之人。其親友旅居各埠。所在皆是。誠不足異。乃因此之故。遂阻其他往。則亦無理之尤者矣。

一有書信言及美國者不能往。凡入人之國。嚴其搜查。以防有作奸犯科之事。此國法所。在行之宜也。今華人往墨西哥各埠。不過假道美境耳。非來美國也。既非來美。則不當強留之。擅阻之。以拆閱其書信。嚴搜其行李矣。乃無端以強凌弱。衆暴寡之手段。私開書信。毛吹求疵。摭拾一二語。即坐以重罪。令華人徒費數百金。跋涉數萬里。囚禁月餘。逮解回籍。實天下之最可憤可痛之事。即使華人書信中有言及他日來美之事。亦當于其私入美境時。乃可執之。况語涉影響。絕非確據者乎。以偶有美國字樣。即以犯法論。則是美國二字爲天下

忌諱之物乎。專制無道之國。其國君之名。不准民間稱用。今書信中一言及美國。便律以犯法。是與專制避諱之例同矣。豈不大可異哉。夫約章有遊歷遊學經商教師之條。往墨西哥之後。忽然來美。爲遊歷遊學經商教師之事。美亦不得而禁之。况華人往墨西哥各埠。是守中墨兩國之約章。我行我法。美國何得而干與之乎。近者中國偶有亂事。略礙於西人者。則動以有害商務損耗財產爲言。立索賠款矣。我華人無故被阻。徒糜數百金。阻害其商務。以公法而論。而美國又當賠款否乎。

一阻華人讀書之路

美國國律。凡居其國者。例納人口商業等稅。以爲地方自治之用。故國中公立學校。皆由國家稅項所設。民間子弟。凡及歲者。不須學費。便可入學。華人旅居美國。於商業人口等稅。均按歲捐輸。未嘗私漏。乃華人子弟。欲入學讀書者。則從而拒之。不屑教誨。是年年所抽之稅。不過竭華人之膏血。以供美人之用耳。其果何道耶。昔光緒十二年。新寧趙某欲遣子入學。其校中教習多方阻之。幸教會牧師急愼之。子授法與筆。於是始允別立學校。另派教習。以教華人。自創立以來。華人之欲習西文者。恒賴於此矣。然教育之法。絕不講求。弊端滋多。

一學生多而教習少。班次凌亂。功課荒廢。

一在校卒業。不給文憑。使往別校。

一既不給以文憑。凡留于校中者。仍強以溫習舊讀本。不教以新書。

有此三弊。故入學數年。而獲益殊少者。今夫美國人士。日所嬉笑怒罵於我華人者。非以其愚而無學哉。今華人既自愧不學。而欲效文明之法。以化其野蠻矣。乃反苟且敷衍。以阻我爲學之進步。則是何意乎。夫美國教會。不憚煩勞。跋涉重洋。遊歷中國。而傳其教。其意亦欲哀華人之愚頑。開華人之智慧也。於未來美之人。猶欲教之。於既來美之人。則反却之。是何輕重倒置之一至於此乎。且美國之例。凡子弟及歲不學者。則罪其父母。我旅美華人以區區小故。無端破割者多矣。而獨於華人子弟及歲不學之事。不獨不罪之。反從而阻其學。何于別事則執法如是其嚴。於讀書則執法如是其緩也。夫日本同爲東方之國。其納人口商業等稅。無以異於華人也。其子弟則隨意可以入學。無有阻難。我華之欲入學者。則須託名日本國人。乃准留學。何獨厚于日本而薄於中國乎。抑黑人最愚蠢之種也。埠中各校。皆允其遊學。華人之聰明才力。與白人實相伯仲。而相待反出黑人之下。是果何爲也。今各國並立。互相爭競。互相抵制。於交涉上多所限禁。容或有之。至於學校之制。爲天下至公之事。雖仇敵之國。亦未有阻人之來學者。且華人之遊學於美國。蓋心慕其教育之良法耳。使以粉飾塞責爲事。則我華人好自爲之。自立學校。不必有求於美國。而美國亦不必抽我華人商業人口之稅。以藉口於學校之公費矣。

一巡捕之苛待

凡巡捕之設。所以保護地方而安商旅也。乃華人旅居此地。有無端而遭困辱者。甚至登門咆哮。毀爛器物。亦時有所聞。夫巡捕之職。固有拘拿罪人之責。我華人以無罪之故。面遭此苛待。則所立之巡捕何爲乎。所謂立約通商。保護客民者。固如是乎。犯罪則執之可也。其罪之大小。罰之重輕。自有審官判之。未有以未定罪之人。而巡捕貿貿然越職代謀。肆其兇悍之理。近者氣連拿埠黃福康無端被巡捕轟斃。此其明證也。

一地方之污穢

今西人勸曰。華人不潔。于是有倡爲種痘洗埠之事。夫使我華人確有不潔之弊。則以此法繩之。吾無怪焉。然華人商家舖戶。固無異于白人。此有目共覩。非可強詞奪理。藉端誣陷也。即本埠而論。不潔之情形。如意大利阿爾蘭西班牙等人。其異于華人者幾何哉。而衛生局未聞有以爲不潔也。昔年種痘之事。有買免票而可以免種者。今年洗埠之事。有賄金錢而可以免洗者。夫既曰種痘矣。不潔矣。則種之洗之。亦衛生局防微杜漸應有之事。乃忽然買票可以免洗。然則所云瘟疫也。不潔也。亦不過錢神用事。借端發財而已。非真有是事也。今夫惡污而好潔。人之情也。而工務局於白人之街道。則勒其洒掃。于華人所居之埠則不然。使西人盡日華埠爲藏垢納污之地。嗚呼。是豈華人之性哉。無亦地方官吏徒知抽我身稅。

商稅地稅而不知一視同仁之過乎。

一謂華人篤守本國之舊習

今之倡禁倡人之說者。動曰華人之飲食衣服起居習慣。皆篤守其本國之舊習。實無益於美人。駁之曰。昔白靈金氏往招華工之初。和約所載。有仍許留髮服中國之服者。當是時。美國舉國之人。咸謂白靈金氏外交妥善。有招徠華人之功。故中國人之行爲。無有非之者。及禁例一行。於是起而相攻矣。夫飲食衣服起居習慣。人人皆可自由。雖至野蠻之國。斷未有禁人改易之律。況文明自由之國乎。乃急於用華人之時。則聽之。限禁華人之時。則非之。均是人也。而是非無定形。一至於此。且居於美國者。非獨華人已也。猶太則泥守其國之習俗矣。日本則日用其國之飲食矣。而美國人則無有起而攻之者。何獨於華人即非之。何爲耶。即美人而論。其往中國者亦多矣。其飲食衣服起居習慣。亦在美時無以異也。然我華人何嘗有因此而非議之。而欲盡強美人之變易以利己國乎。故凡旅居異國之人。不論何國。若無害於法律。無害於公法。無害於約章。而篤守本國之習俗。亦尋常事耳。不足爲異也。美人欲借此爲口實。以行其逐客之令。則真無理之尤矣。

一謂華人之來美有害於美國

自禁約既立之後。凡美國之人。莫不曰華人攘奪工食。有害於國。不知此特忌嫉之言。違心

之論耳。今不必以華商言之。即以華工言之。昔年鐵路礦產墾荒諸大工程。其藉華人開採之力。以致巨富者。蓋實繁有徒矣。就近日而論。如耕園摘菓魚濕等事。皆白人不願爲。不能爲。而華人代爲之者。使美國物產日多。價值日廉。地利廣闢。公司獲利。此顯然之效。所益甚大。人人所共知也。至於華商。每年出入口之貨。其數甚巨。關稅加增。尤爲美國有利而無害之證據。前數月工黨有同盟罷工之事。而商務因之虧損者。不知凡幾矣。加鯨科尼省各菓園。因無工人之故。而傷害尤甚。以士丹佛大學堂之學生。猶有舍棄學業而往摘菓者。使無人以承其乏。則一切菓物。已歸烏有矣。雖有地利。亦無所用之矣。然則我華人其有害於美國乎。抑有利於美國乎。

一 擅自拿人

一人犯法。一人當之。不株連其親屬。不牽累其友朋。此文明之公理。自由諸國之公法也。今所謂犯法者。一曰洋烟。一曰賭博。一曰娼妓。一曰私鬥。四事若嚴行禁例。理所當然。然洋烟入口時。稅關之抽稅如故也。上埠時。商家之販賣如故也。既可抽稅。既可販賣。而獨禁人之吸食。是天下最可怪可奇之事也。即使禁吸食矣。於食者執之。吾亦無責焉。乃一家之中。一人吸煙。則全家受累。一店之中。一人吸煙。則全店受累。不問是非。即罰重款。蓋事之可怪可奇者。又未有甚於此矣。至若賭博娼妓私鬥之事。使確有證據。執之亦宜也。然往往有因此

等事。而各巡捕或借賭具以嫁禍無辜。藉娼妓以波及婦女。借私鬥而亂拿旁人。被拿者幸有親友在埠。則代延律師。破耗重資。始能釋放。否則或逮解回籍。或遽遭監禁。其慘有不可勝言者。嗚呼。若律以巡捕之公例。豈有如是者耶。若更律以賄醜之例。而巡捕又當何如耶。

一 擅背約例

凡兩國立約之事。彼此承認。既訂約後。必須篤守約例。不能移易。即使約中有不便之處。或俟期滿換約時。另行酌改。或即照會兩國政府駐京公使。互相妥商。以便增補。此諸國通商立約之通例也。然從未有約期未滿。又不照會政府公使。而擅行立例。私背約章者。中國與美國立此禁約。起自光緒八年。光緒十八年已換約一次。來年三月其約期又滿矣。然二十年來。于未換約之時。美國不守約章。而妄加苛例者。不知凡幾矣。不照會政府。欽差而擅行改易者。又不知凡幾矣。當禁工之初。凡曾來美者。則准給以工人護照。隨意往來。不數年而工人之護照遽廢矣。再立禁約之時。凡官員經商遊學遊歷。士生教習等之護照。亦均可往來。至於今日。而此等護照。除官員之外。又復成爲廢紙矣。嗚呼。反覆無常。視約章如兒戲。此眞環球諸國所未有。而美國獨行之。今約期已滿。又須再立。是何不憚煩而多此一舉哉。

諸夏轉音考

明夷子稿

中國大開。始于夏禹。時經洪水之後。禹以唐虞之水官。手定洪流。巡行天下。分畫九州。通啓

道路殊方異域。咸奉朝貢。大江以南之三苗。即今貴州廣西之苗人也。左彭蠡。右洞庭。今江西安徽湖廣之地。乃南部之士著。始雖負固。繼亦賓服。碣石島夷。今遼東高麗之地。蟠木今東三省之老林窩集。皆已通化。崑崙爲今葱嶺。近北印度矣。時亦即叙。故禹貢曰。聲教訖于四海。故稱禹迹。田稱禹甸。地稱禹域。蓋在亞洲中爲文明之先進。爲聲教之廣被。莫如大禹矣。當唐虞時。文明旣盛。蓋經六十四民九皇五帝開化之所積。自石期銅期鐵期之後。更無限族長土酋之世。積成專制之帝權。擴拓萬里之國土。必法制具備。製造精奇。而後能控馭無外。通達多方。當五帝時。進化極速。如今百年。至唐虞而治法極備。禹乃身集其大成者也。唐虞禪讓。祚短。不傳于外域。惟禹以治水之迹。聲教四溢。上用唐虞之文明。下開中國之大統。夏祚四百。名稱久遠。故與四裔對稱。皆曰夷夏。書曰。蠻夷猾夏。是也。服從日衆。聲教日遠。禮俗旣同。益自別異。自稱曰中夏。合稱曰諸夏。春秋曰。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論語亦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國。語管仲曰。諸夏親暱。是也。凡見于周末經傳諸子。及漢時史文記說。不可勝數。對外之言。不曰夏則曰諸夏。而周時風俗。皆以諸夏爲名。漢後諸國混一。故不稱諸夏而稱中夏。故諸夏之名。在中國對外之稱。爲至古矣。外國多以創先之人名其地者。吾國爲禹域。然則稱諸夏最宜。不能以漢唐之後起易之。華字見于左氏國語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是諸戎稱夏爲華。

之證。華字文義。不知所自。吾粵語多古音。而讀華夏字同韻。音極近。但開口之高下音耳。當是夏之轉音。如邾婁之爲鄒。郟之爲盛。公穀同經傳。同寫地名國名。而音近字殊者。不可勝數。若夫童之爲夫。鍾。毘。蛇之爲曲。池。奚。作耶。那。黎。作時來。屈。貉。作厥。貉。緝。作閱。載之爲戴。戴止之爲首。止。然則夏之與華爲音轉無疑。相習成風。或合華稱曰夏。或稱諸華。說苑稱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雜見于傳記史文者。更不可勝數。佛典稱我爲支那。又曰震旦。又曰眞丹。三者不同。皆譯者寫成。而音實相近。日本人多傳佛典。故稱我爲支那。吾在南洋。日有印度數十人衛從。與之語。稱我國爲支那。巫來由人吉寧人亦稱支那。其音甚正。無少差異。印度與希臘羅馬早相通于我殷周時。故意大利語亦謂吾國爲支那。英語稍遠。羅馬語作猜那。又爲支那之音轉矣。然支字英音作 *Ch*。猜字英音作 *Ch*。同出于 *Ch*。其爲音近而轉可知。當禹作貢時。崑崙已通。益作山海經叙西域絕國土物。可見通達之遠。此外鄒衍淮南之大九州。列子之化人。皆曾聞荒外之事。崑崙與印度迫近。則三代之時。必有以諸夏之名傳于彼土者。印度文明亦極古。自有書記言之。故雖漢時與之相通。而彼土知名已久。故用其舊名諸華。而不若匈奴無文字之國。僅就新近交通而稱之爲漢也。漢明帝時遣蔡景使印度。自白馬馱經而還。印度高僧竺法騰之流。接踵而至。譯寫經文。卽稱支那。不稱漢土。然則支那之號。必自殷周時流傳于印度。斷然矣。今考支與諸同齒音爲雙聲。那

與華同喉音爲疊韻。然則支那即諸華之音轉。諸華爲諸夏之音轉。至明如印度漢時譯曰身毒。六朝時譯曰天竺。近世譯曰印度。元史又作痕都。然皆極相近者。波斯則漢書作安息。唐書作大食。土耳其實爲突厥。高加索元史作欽察。明史之歐羅巴。今英音作邀笠皮。亞細亞英音作噫射。西班牙今作日斯巴尼亞。日耳曼今作諸間。葡萄牙今作波都基路。埃及今英音爲噫摺。佛蘭西今爲法蘭西。希臘今爲希利尼。今英音作欵離士。羅刹今作俄羅斯。蓋明史出于艾儒略之職方外紀。皆意大利音也。葡萄牙謂傍噶拉爲滿加喇。明史從之。今爲孟加拉。他若暹羅之爲暹微。智利之爲癡利。仰光之爲漾貢。或作晏公。西貢之或爲柴棍。錫蘭之爲西郎。又爲哥林堡。檳榔嶼之爲庇能。古巴之爲橋罷。瓜哇之爲渣華。皆今音之與瀛寰志略之少異者。而日本之音爲揀班。亦中日之譯成少殊者。即國朝滿洲本爲女真。又爲珠申。在漢爲沃沮。在周爲濶慎。其實皆音轉也。那字大開口。舌上有華音。舌底有夏音。凡此譯音皆取相近。萬不能全同者。由斯而推。而支那之爲諸華。諸華之爲諸夏。益明矣。蓋其始西僧入中國譯出時。不通中國之學。不知古文字音義。但從音寫爲支那。或爲震旦。或爲眞丹。亦無一定之字。而寫震旦支那爲多。猶今譯書不知考古。如突厥而爲土耳其。波斯而或爲白社。唐書之摩訶末。而今作謨罕。默德。釋迦牟尼。則作喬答木那。韋陀。今譯作費大。則令人忘所自來。展轉流傳。遂爲定字。蓋僧人多空疏而不知考古。中土士人。自不稱支那。則置之

不論。然普大地中。地名無不從主人者。今南洋諸地。皆從巫來由名。英荷葡法文明之國。未嘗憑空爲之立名。况我華夏之大國。文明之古邦。而印度人乃能憑空造名爲支那乎。此必無之理矣。若名從主人。則徧考經子傳記。既無支那二字。崑崙交通于禹世。印度譯書于漢時。即有此音。然則非諸華諸夏而何。故就譯字而論。知身毒天竺印度之少殊。支那震旦真丹之已別。更何疑于諸夏諸華支那之從同乎。吾國本爲亞東至大之國。當時地球未闢。環立四裔。皆小蠻夷。故就地言之。自稱中國。就所見東西南北對言之。非有所誇也。外人或諷吾國有朝名而無國名。若果然。更見吾國之大。然三千年來。對外皆稱中國。並非無國名也。羣書具在。不待証言。若夫時君世主。以其朝名之。漢唐宋明對外者。試考其行文發言。無不稱中國。不過大題一標其名耳。即今和約尙然也。若夫古者對外。則以諸夏爲名。諸華爲轉見之經傳。至爲明確。夏即華也。公穀左傳之經字。惟人所從。即不然。而華之名著于周時傳記。所出極古。諸國既以支那名我。我即以古音義之諸華以定國名。羣書稱華夏華夷者至多。今海外各埠皆稱吾人爲華人。考華之名。既極古雅。尋諸華之音。尤爲精確。則稱諸夏也可。不稱諸夏而稱諸華亦可。國名稱諸華。既爲四千年之古名。又爲春秋經之定名。與外人之音既相接。與古人之音義相接。與今人之俗稱亦相接。爲最宜矣。若以國既合一。不必稱諸。則中諸音相近。亦可與外音相承。或名中華亦可。嚴華經字母張真中諸皆爲雙聲。中華

可爲諸華之轉音。即可與支那音相接。且西僧譯時。又作眞丹震旦。眞中亦雙聲。或即中華之轉音。未可知也。今海外各會館皆號中華。合中國諸華中夏而爲一名。古今中外皆通。義亦宜也。若既考定。上自國書官書。下及著書屬文。皆定于一。豈不秩然哉。

在香港上醇親王書

馮紫珊稿

華商馮紫珊等敬稟王爺殿下。竊王爺恭承朝命。專使他邦。親輯外交。睦鄰修好。其有功於國家。甚勤且大。況以天潢之貴。英達之姿。遊歐洲強盛之邦。考彼國振興之故。覽其方興之國勢。察其政治之修明。觀彼族窺伺之情形。洞列國競爭之事勢。今持節歸朝。贊襄盛治。撮其政制之精英。建我維新之法度。他日之造福於國民者。甚遠且厚。商等逃聽之餘。不勝仰望。夫我國今日受挫劫於外人。可謂至矣。然挫我以兵者一。挫以商者十。劫我以兵力者一。劫我以政治者百。昔日人士。徒震彼外形之兵力。而不深察其隱而不見之政治商務。是以交涉以來。動輒失敗。今則久習而漸知其故矣。然既知彼能勝我之由。當亟求我能禦彼之術。商等旅居日本。數十年矣。明治以前。日本之見挫劫於外人。無以異於我國也。維新以後。未集兵力。而先圖政治之振興。多立學校。以養人才。故一國之內。學校林立。上自政治工程。海軍陸軍藝術商業。以至於外國語言文字。無不有專門之學。於中學小學。尤以萬數千計。官立之外。私立尤多。是以人才鱗萃。國勢驟興。商等目覩其由。是以丁戊之間。與旅日紳商

商。創立大同學校於橫濱。以爲教育華童之用。畧倣彼中學小學之制。專以中文爲主。而輔以英文。日文。地理。算學。一年之後。神戶亦繼之。而立同文學校。既以事變日亟。中小學之儲才尙遠。而華童之小有成就者。無以進學也。乃復同立高等學校於東京。畧倣彼高等學校之制。專教以歷史。地理。政治。理財之學。而仍輔以中學。創立三年。成效日見。止以商力猶薄。學童未盛。方今朝廷獎勵游學。誠能選派學生就學其中。數年之後。必有成就。雖曰區區一學。固於國家育才之事。不無小補者也。夫外國文化之感。由於書報之多。日新月異。彼此相師。故西儒所著之書。朝出版於柏林者。夕翻譯於倫敦矣。夕出版於倫敦者。朝翻譯於巴黎矣。展轉傳譯。故智學日新。我中國亦設官局以譯書矣。而寥寥數種。多屬彼中舊書。且止言工藝。未及政治。商等心竊憂之。乃聯合衆商。糾集股本。集金十萬。立局譯書。擬專擇彼中政治歷史及各學中教諸科書。選而譯之。輸彼國文明之智識。以補我中人未有之學問。然中國奸商。往往祇圖射利。妄加刪節。以付翻印。其陋謬旣足誤人。而尤令譯書者有折閱之慮。惟必官爲出示。禁其翻刻。則陋謬旣絕。而譯書者不患折閱。出書自可源源不絕。此二者皆有裨於政治者也。至於商務。則我中國未嘗後於外人。而歐美諸國。且驚歎中人經商之可畏者也。然以無國家保護之故。而外國商人。則挾國力以與我爭。坐是之故。在外者日爲外人所侵侮。而我國本有茶絲之利。爲外人所攘奪。抑勒。而日見其衰。且我國輪船鐵路開

鑛製造銀行諸業。皆大利之所在也。中人商力既弱。而外人挾國力以爭之。十年以來。凡諸
權利。皆盡入外人之手。其情事既可憤懣。其利害亦豈可勝言。商等不量綿薄。竊欲合衆立
一商會。名曰興商公司。以一金爲一股。遍糾內地海外諸商。少者可認一股。多則可認至萬
數千股。集股止以一金。則與股者皆易爲力。我中國內外商人之衆。必可成一極大公司。集
事之始。先設儲蓄銀行。隨時附股。日昌月盛。股本既厚。遂漸推廣。凡保險輪船製造鐵路諸
事。皆得以漸倡辦。銀行之後。擬先辦輪船。無事則使我海外商民之往來。有事則可供國家
之轉運。此商會既能成立。則內可以挽回中國之利權。外可以出與歐美相角逐。富民裨國。
爲益實多。夫以商人而任商事。似可無仰藉於官。惟中人輕視商業。已成積習。誠若得國家
提倡。則附股者當更踴躍。更得國家保護。則從事者愈資利便。此則有裨於商務者也。王爺
遠謀大局。明達治體。今遊覽歐洲。深悉外國富強之故。歸朝復命。伏望俯爲留意。獎派游學
以育人才。保護版權。而許專賣。倡獎商業。以爭利權。雖維新大政。事重日繁。而此數者。實爲
儲才藏富之大端。苟得朝廷倡勸。俾底於成。則裨補國家。良非細故。伏乞委意幸察。冒瀆尊
嚴。不勝悚惶待命之至。光緒廿七年八月日。

呈總理衙門稟稿

羅瓌雲稿

具稟中南美洲各埠華商代表人羅瓌雲等。稟爲美國新例禁止華人假道。請速設法以通

行旅事。竊美屬金山爲中南美洲之衝。由中國而來必經此地。自光緒十二年出使大臣張蔭桓。將禁華工之例。遽行畫押。而苛虐之法。日出日奇。凡華人道經美境。候船接濟。不特禁登彼岸。即有親友詣馬頭探望。多被巡差毆打。不得與言。更且早晚點名一次。不分良莠。當作犯人看待。時恐走脫。其留難阻滯之情形。已不可勝數矣。至光緒二十一年以後。苛例百出。令人痛憤。由港抵埠。船未泊岸。先用小船渡我華人至一孤島。不分寒暑。不論男女。皆要赤身露體。同羣浴濯。再遣二西醫查驗下體。有無核症。然後驅之於木屋之中。俟有船啓行。乃爲放去。因此之故。稍有廉恥者。幾於愧不欲生。亦有身弱者。莫不因寒致病。所帶衣服行李。如絲髮貴重之物。則入硫磺櫃以蒸之。如麻布粗質之物。則用煤氣爐以焙之。卒至有色者則變易其色。合用者則變爲無用。噫。過往之客。其殘害一至於此。況居彼埠者。荼毒之狀。尙忍言哉。來年四月禁約已滿。今年九月。某議院即開議是事。近者舉國若狂。均以禁絕華人爲宗旨。且開議院新出一苛例。凡華人往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各埠。皆不得假道其境。計我華人旅居中南美洲。垂數十年。凡百餘埠。自道咸以來。華人接踵來此者數十萬衆。或工或商。多獲厚利。苟一旦美例一行。中道梗塞。而中南數十萬人。來往不通。進退失據。商業敗於半途。生路絕於來日。此商等所以覩此危迫之境。憂憤激切而不能已於言也。竊思此等例禁。不獨環球諸國所無。即美國政府及貴族富商。亦不願以文明之國體。行此野蠻之苛政。獨

其國工黨恃衆。稟請議院諸員。再申嚴禁華人之例。更有慮者。謂華人多從別國私入樂境。此假道之禁。所由節外生枝也。欣聞王爺中堂乃心時局。洞悉民艱。久諳中外之交。素協懷柔之策。今者和局告成。交涉之事。更易商酌。伏乞照會駐北京美公使。妥訂新章。改其苛例。并電飭出使美國大臣伍向美廷力爭。幸例立未久。及今圖之。尙可挽回。則再造之恩。中外咸戴。不勝恐懼翹望之至。所有謹請設法以通行旅緣由。理合僉具公稟。由郵局附遞。伏乞王爺大臣俯准察鑒。謹稟。辛丑九月十三日。此稟自欣聞以下改易數語。一上於兩廣總督。一上於駐美欽使。

擬呈北京總理衙門稟稿

自立國民稿

美國限禁華工之約。來年中歷四月已滿。今年九月。美國即開議院議此禁例。爲日無多。當速解救。蒙文質無底。知識寡陋。謹擬呈北京總署電稿。稟稿乙通。爲旅美同胞採納焉。率爾操觚之請。越俎代謀之譏。所不免矣。

北京議和全權王大臣鈞鑒。美國限禁華工約章已滿。苛例日甚。工商交困。請速照會駐北京美公使。按約婉商。并乞電飭出使美國大臣伍。向美廷設法力爭。安立新約。以挽利權而紓民困。中外幸甚。美國金山大埠華商某某等電稟。具稟美國金山大埠華商某某等稟。爲禁約已滿。請及時設法。以挽利權而存生路事。竊商

等旅居美國。垂數十年。自道咸之間。華人接踵來美者。十餘萬計。或工或商。獲利頗厚。而美人相待。尙合公例。故相安無事。咸稱樂土。自光緒八年。倡禁華工之說。苛例漸增。來美之路。略形不便。然約款未成。雖或非理已甚。猶得致辯。至光緒十二年。出使大臣張。不能設法力爭。遽行畫押。於是例禁已定。無可挽救。當是時也。工禁雖成。然經商遊學遊歷教師諸色人等。尙可隨時往來。無或留難。至光緒十九年。出使大臣崔。忽許美國華工駐冊之例。自是而後。華人來美者。止於此矣。然新客雖不能來。而舊客尙可復至。經甲午以後。師徒撓敗。情見勢絀。底蘊盡露。欺藐日甚。華人回國。多不能復來者。其阻商務而失利權。已不可勝計矣。去年拳匪之亂。至今相隔一年。而苛例百出。令人駭絕。無端誣以疫癘。而有圍埠之舉。無端目以不潔。而行洗埠之事。騷擾危險之狀。慘不忍言。凡約章所載。經商遊學遊歷教師四類。可以來美者。今則富商巨賈。講學老師。多望洋興歎。不能遽登彼岸矣。商業敗於半途。學子無所教誘。既貧且愚。言之哀痛。至於遊歷遊學二事。有供詞一語之誤。護照一字之訛。立即逮解回籍。不得以情理論者。華人到埠之時。不問其合例與否。即囚之于馬頭木屋中。寢食於斯。內外隔絕。親友不得一見。律師不得一問。即有疾病。醫生亦不得診視。黑暗穢臭。過於監獄。壓制苛暴。甚於犯人。幽禁常數百人。羈留常數閱月。而護照束閣。關吏無一過問。因此之故。有懸梁自縊。投海自盡。失醫致斃之慘者。凡埠中華人。輒遇痛毆。亦無可如何。巡差任意

拿人。良莠不分。即遭重罰。華人以常病致死。亦須戮尸。由別國逃美。一經查出。多被刑殺。餐館則禁華人之飲食。客店則禁華人之止宿。戲園則禁華人之觀看。房屋則禁華人之租賃。醫院則禁華人之養病。小學校則禁華人之入學。種種慘毒。我華人皆目覩而身受之。知之而莫敢言。言之而莫敢與校。十年以後。華人足跡絕於美境矣。來年四月。禁約已滿。今年九月。其議院即開議是事。近者舉國工黨聯衆數十萬。稟請議院嚴禁華人事。在必行。其國中報紙。有以爲宜盡逐華人者。有以爲宜遷華埠於境外者。有以爲宜再嚴立禁約二十年者。有自稱爲美國義和團。專以虐待華人爲事者。有自誇爲富強之國。即焚殺華人。亦不必賠償者。如此謬論。如此苛法。不獨海內人所未信。即海外人數年以前。亦所未信也。商等千辛萬苦。累受荼毒。久欲速歸故鄉。別圖生業。維謀生不易。而受侮之事。尙不至是。竊思美國華人約有十萬之多。統計每人一年所得工銀。可值中銀四百元。合十萬人計之。已有四千萬元。而商務之盈餘。貨物之人口。尙未計也。自頃大局益危。公私交困。列強賠款。多至八萬萬九千萬兩。即使舉國之人。三歲不食。竭力羅掘。亦無以供此漏孔也。以昔年國前論之。所入不過九千萬。而美國華工之款。已將半矣。使商等盡行來歸。一年之間。頓失四千萬。際此民窮財竭。司農束手之時。從何處得此巨款。以爲國家之助乎。且禁華人之事。亦非獨美國爲然也。頃加拿大則加重稅矣。檀香山則註冊矣。小呂宋則限制矣。新金山各埠則嚴禁矣。南

北美洲除墨西哥秘魯古巴巴拿馬諸埠外。餘皆禁絕矣。使美埠華人盡絕於美境。諸國紛紛效尤。利源立鏹。生路已絕。當此游民載道。羣盜滿山。髮捻紅回之亂。必見復於今日矣。故爲美國各埠之事小。爲海外各埠之事大。爲海外各埠之事小。爲中國大局之事大。此商等所以覩此危急之境。憂憤迫切而不能已於言者也。夫泰西諸國。自均勢之法既定。咸專力異域。以爲殖民之地。故非澳美諸洲。以及太平洋南洋諸羣島。東亞諸弱國。皆遍白人之迹矣。我中國數百年來。僅有六百萬人。漫衍於海外各埠。以與異種相競爭。殖民之基礎。一旦委而去之。百年之功。廢於一旦。近招失利釀亂之大災。遠貽亡國滅種之慘禍。不可痛哉。宰翁中堂乃心大局。洞悉後患。久諳外交之術。素善懷柔之策。和議賴以成。危局賴以安。海外工商。同深感激。禁約一事。伏乞照會駐北京美公使。按約婉商。安立新約。并電飭出使美國大臣。向美廷力爭。千鈞一髮。在此一舉。過此以往。大錯已鑄。雖有蘇張之口。不能搖舌矣。夫此次和議之事。美國首倡撤駐兵。減賠款。故和議之成。固由於旋轉之功。而美國提倡之力。不無小補也。所以交涉之事。與美國尙屬易辦。若於三月內。按約與爭。華工之禁。縱不能廢。然使遊歷遊學經商教師諸例。可以隨時來美。無或留難。則挽利權而開生路。其益自不淺矣。商等才力綿薄。未能張國威。傳種類。與各國相抗衡。以報國家於萬一。其有負朝廷之美意。固已多矣。伏乞小恕前愆。速爲拯救。則再造之德。中外同戴。不勝恐惶企望之至。所

有商等謹請及時設法情由。除於本月某日謹經電稟外。理合僉具公稟。由驛附遞。伏乞王爺大臣俯准察鑒。謹稟。

廣開醫學稟稿

梁兆南稿

稟爲廣開醫學。考核醫科。以杜僞術而重民命事。竊部民昨讀星加坡天南新報所載蔡儷徐赴督轅稟請給扎出洋勸捐一節。旋奉 憲臺批示。略謂本部堂虛衷待士。苟有敷陳。無不樂於兼聽。而於非分之干求。無理之訐訴。則斷不爲搖惑。於不安義命之人。尤所深惡痛嫉。云云。始讀終竊。仰見我 憲臺仁明公恕。謙恭下士。有古大臣民胞物與之風。不禁頓手稱慶。深幸吾國有人。部民身處外洋。心依中土。幸際賢長官在上。如赤子之戀其慈母。不甘緘默。足諱冀效一得之愚。故竟忘尊卑之分。冒瀆 威嚴。惟例以 聖天子許士民上書之條。或可稍爲變通。而赦其狂妄之罪也。聞 憲臺下車伊始。即遍問民間疾苦。獎絕風清。如倡設學校以陶育人才。整頓營規以表率僚屬。宏開湯網。省釋無辜。凡此種種利國便民之政。美不勝書。三月之間。粵民殷殷望治。有日皆俾。凡戴幘幪。孰不感激涕零。馳驅效死者乎。竊維今日時局危殆。舉國頹敗。乘輿西狩。陵寢震驚。其禍之酷烈。爲古今史冊所未見。地球萬國所僅聞。而吾民之罹於兵燹鋒鏑。斃於饑饉疫癘。或爲窮賂所逼。流爲盜賊。自扞法網。刑戮交加。民不聊生。莫此爲甚。不圖天禍中國。降此奇災。苟無人以挽回而拯救之。不

幾使吾民無噍類乎。今幸。聖天子念切民依。維新百度。下罪己之。詔。諄切求言。所以中外臣工之新政條陳。紛紛入告。而。憲臺入奏。變科舉。興學堂。厚官祿。汰內監。諸大端。尤爲切中時弊。苟。廷議採擇施行。中國之強。可計日而待矣。抑。部民更有請者。在推廣醫學。慎重民命一事。泰西醫學。特設專科。凡習醫者。一體入醫學堂肄業。必經若干年。卒業之後。由國家試驗。確有成效。然後授以卒業證書。方許出而問世。其重視人命。不得不謹慎用之。誠以醫學精微。操人身生死之大權。爲體質強弱之關鍵。古人謂庸醫殺人。直比之庸臣誤國。所以我。皇上戊戌新政之行。詔令樞臣擬。旨。徧設醫科學堂。卒以。詔書未下。而政變遂作。海內人士。深爲惋惜。此我。皇上誠有見及於醫學之重者也。中國醫術。遠勝泰西。第中人輕視醫道。絕不講求。諺謂醫卜星相人。於九流。又謂讀書不成。三大害。業醫風鑑。星學是也。夫以醫學而比之星相小技。從不細心研究。是醫學已失真傳。前人雖有藥案。方書。業此者大都爲米鹽之計。則涉獵三數卷。自可以進謁王侯。更有等庸闕齷齪之徒。急於謀利。其藥品之字。尙未分清。亦學人懸壺市肆。稱大國手。且美其名曰儒醫世醫。雜藥亂投。視同兒戲。其幸而奏效。則吾藥之功也。不幸而夭折。是天數使然也。此輩醫士。其草菅人命。爲何如。千百年來。不知多少人命枉死於若輩之手矣。非謂中國行省之大。醫學純粹者必無其人。第無法以考核之。則人皆可爲。真僞莫辨。不免庸醫之濫廁其間耳。衛生之學。中人素

不講求。因而體魄羸弱。十傳而後。吾知其必更甚於今日者。此醫術又爲強種之一大問題也。今日新政大行。百廢具舉。凡政治風俗。有不便於民者。冀思所以改絃而更張之。誠如

聖諭。尤非取人之所長。不能全我之所有。仰見我皇上祝民如傷。慈祥在抱。廼者屢奉明詔。徧立學堂。而中外臣工。亦以學堂爲育才之先務矣。冀宜於此時。因勢而利導之。奏請皇上於京師大學及各省中學小學一體增設醫學一科。慎選教習。就中國本有之醫術。嚴定課程。兼採西法之長。以補我所未及。由國家定例。非滿業之生。不能問世。其學術優者。錫以榮名。則士子爭自濯磨。切磋砥礪。期以十年。醫學之精。斷非泰西人所能望其肩背者。其事雖微。其功甚鉅。此誠一舉而數善兼備。不病於國。有益於民。世有關心民瘼者。所當實力舉行者也。我憲臺識周中外。幕府多才。諒必具有同心。而能造福於我國民者。部民目擊世變。力與願違。本此不忍人之心。而爲此冒昧瀆陳之舉。用敢敬獻芻蕘。以備採擇。伏乞憲臺電察。俯賜施行。謹稟。六月廿八日

致張之洞書

香港中國日報

出洋學生某某等上言。竊聞君子之愛人。以德。仁者之贈人。以言。伏讀勸誠文。忠愛至誠。流自肺腑。恩及同儕。感激奚似。某倖免罪戾。敢不知悔。抑以見公之福與天齊。識周事後。迥非人類所可及。蓋近歲以來。公之瀕危而卒。倖免者屢矣。今公文中諸般惡罪。歸咎康梁。夫康

梁作亂。殊屬可紉。某等固不必爲之袒護。爲之諱飾。然某等聞公督兩粵。特識康有爲于微時。來往過從。頗極親愜。繼遷湖廣。猶相往還。是時所談何事。惟公與康兩人知之。外間無從窺測。今亦不必深究。惟是梁啓超開辦時務報。力倡民權。昌言變法。大聲疾呼。無復顧忌。天下之人。聞之掩耳。望而卻走。若將浼焉。而公乃資助之。且分飭閩省購閱時務報。緣公之故。而士民趨向。乃稍一變。夫民權變法之事。何事哉。旣倡民權。則君權必替。旣尙變法。則祖法必亡。分君權。棄祖法。此是國家何等事。公固達人。寧不知之。乃不惟贊助之。札飭所屬購閱之。尤復身爲兩湖總督。而縱令梁啓超唐才常輩。主講兩湖時務學堂。大倡作亂之言。聚謀作亂之事。猶且未已。經濟科議起。公乃薦梁啓超于朝。使天下之人。咸屬目康梁。幾不知伊等所言所行。乃作亂之事。致令某等少年學生。血氣未定。風聲迭聽。深入腦筋。牢不可破。蓋以信公者信康梁也。厥後政變事發。康梁逃竄。某等接閱電報。驚懼百出。深爲公危。是時翁同和以一言保荐而交地方官看管矣。李端棻以稍主其議而被竄矣。張蔭桓以曾留寄寓而遭戍矣。張百熙以荐考特科而革職矣。其諸稍有牽涉。靡不受禍。而况公乎。又况六人赴斬市曹。而其中某人。乃公之得意門弟子也。無何諸人皆坐嚴議。而公獨免咎從寬。於以知國恩深厚。舉世莫公若也。乃劉坤一十八字之電奏。而公不願列銜。去歲立嗣之詔下。而公視如膜外。豈不以一經道及。恐將不利。故寧辜負國恩。以求免禍哉。以是又知公畏禍之心。

力為較勝。遠禍之手法為最高也。乃不謂月前漢口之事。公殺出洋學生。若而人。四川某學堂學生四十餘人。咸被殺戮。公之禍亦已免矣。而公乃作此等勸誡之文。將出洋學生聲明在案。以為此招禍上身之舉。獨不思年來咨送出洋學生。半出公手。此次受禍諸人。聞亦公在總督任上經手咨送者為多。今既聲明在案。則某等固恐并受株連。萬一朝廷援坐罪若主之條。公之禍乃將不遠矣。某等幸與令公子有樽酒之歡。故佈其區區。惟公察之。

編修沈鵬奏摺

為應 詔直言。敬祈據呈代奏事。竊職伏讀九月初二初五等日 上諭。因旱災將成。詔諸臣各抒讜論。冀近和甘。仰見 朝廷宵旰憂勞至意。職隨於二十一日。恭具一疏。當堂齎呈。冀得代遞。以未合體制。格不得上。今者畿內雨澤既降。日下似可以無言矣。然甘霖不降。四野亢旱。民生之憂。國家之憂也。不得不言也。三凶在朝。上倚 慈恩。下植徒黨。權震天下。威脅士民。包藏禍心。伺隙必發。危及 至尊。四海懸心。切於剝膚。盜賊於是乎竊伺。強敵於是乎覬覦。尤 君父之隱憂。國家之鉅患也。忍待禍長罪而不言乎。况我 朝納言之盛。超越百代。乾隆朝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道光朝袁銑以寡欲規。宣宗。而倭仁勝保。蘇廷魁諸人。並直言不諱於 文宗之朝。此皆匡言主德。直陳無隱。主聖臣直。著為美談。而我 朝之科舉大臣者。有若李之芳之劾魏裔介。彭鵬之劾李光地。而彈劾權姦者。如郭

琇之參明珠。錢漚之參和坤等。當時皆侃侃直言。不避權貴。是以貪橫斂迹。聖治昌明。欽惟我皇太后。皇上。敬承祖制。宵旰求言。又何忍於聖主之前。而緘默不言乎。謹即前疏所言。而增益其未備。請爲皇太后。皇上。陳之。竊聞大易所言。乾爲君位。史官所紀。日爲君象。此中國數千年相傳之恆說也。若古來垂簾之政。則惟宋之宣仁太后。治稱極盛。此外若漢之和熹。鄧皇后。亦有美政。紀於簡編。然考其時。皆國君嗣服。尙在冲齡。始舉此制。故漢安帝之年稍長。杜根則有諫言。而宋章獻太后之時。范仲淹亦嘗諍之。若今日我皇上之臨御天下也。二十餘年矣。而去秋八月。臣下猶恭奉皇太后。訓政者。此惟聖母止慈。聖皇止孝。度越萬古。超軼尋常。或謂皇上因違逆臣康有爲之變。而籲請皇太后以定危疑。或謂皇上因聖體違和。而籲請皇太后以持國計。度。今一年以來。皇太后之調護聖躬。而訓啓聖聰者。當已聖德日隆。而聖體日康矣。爲皇太后計。則歸政之時也。惟今日者。或謂皇上以時事多艱。而欲仰承乎慈訓。皇太后所以國事爲重。而略形跡之嫌疑。此則聖慈。聖孝。亘古同昭。臣下豈敢有他說。獨是此後皇上聖躬之安否如何。天下萬世不能不以爲皇太后之責任。何則。必有魯恭袁敞楊震以爲之臣。而後得成和熹之治。又必有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以爲之臣。而後得成宣

仁之治。況司馬光呂公著諸人。雖奉 宣仁太后以爲政。其於宋帝固無纖芥之嫌也。若今日三凶在朝。憑權藉勢。上託聖 慈之倚畀。隱與 君上爲仇讐。而其餘之以世僕而怏怏於少主。以黨閹而竊竊患失者。咸有不利其君之心。以希永保富貴之計。核其情狀。往往而然而三凶又爲之魁。三凶者何。大學士營祿。大學士剛毅。太監李連英是也。榮祿少以妄言熒聽。廢斥多年。近十年間。重躋通顯。不念 皇上錄用之恩。而以倒行逆施爲事。方其爲步軍統領也。已上恃 皇太后之親。下恃禮親王之戚。玩視朝旨。三令不從。比任北洋。不及半年。激怒 皇上。幾欲加誅。夫人臣而爲 聖主所欲殺。則即平日之跋扈可知。今則內掌樞機。外握兵柄。夫自古及今。內外之權不相侵。將相之柄不兼攝。誠以防主弱臣強。禍生不測也。曹操於漢有此權。則凌君矣。司馬昭於魏有此權。則殺主矣。今榮祿既爲軍機大臣。而又節制武衛五軍。北洋各軍。近聞蘇元春練兵江南。亦歸節制。兵權之盛。漫尋及於南洋。而且督撫保人材。則歸其差遣。外省製利器。則供其軍械。威柄之重。震動天下。我朝所有權臣。如蔡拜明珠。年庶堯端。華肅順之徒。均無此勢力。使榮祿於此。或生異心。未識 皇太后何以爲 皇上地也。即令榮祿此時初心可保。而此後則勢如騎虎。不得復下。武夫患失。必起姦謀。禍變之來。未知所底。夫古來史冊所載。權臣恃母后之親。而不利其嗣君者。不少也。況今日榮祿之於 皇上乎。此可慮者一也。剛毅外託清廉。內實貪鄙。風聞其平日嘗通餽遺於

闕寺設典肆於都門。既爲軍機大臣。則開陳上心。善回天聽。是其責也。乃去年皇上變法之時。剛毅輒抗違激撓。以致皇上怒擲章奏。故去秋之變。平情衡論。亦由剛毅輩激成之。迨皇太后訓政之初。剛毅首以殺戮士人。鈎稽黨籍爲務。幸而皇太后聰明仁恕。祇戮數人。不事株連。若充剛毅之居心。不至盡殺士類不止。夫士與民。國家之赤子。聖主所愛惜者也。乃剛毅之籌餉江南也。則任不肖官吏。肆意追呼。閭閻驚擾。而又裁撤學堂。擢傷士氣。省數萬有限之款。灰百千士子之心。夫江南士民。感戴皇上紀誦聖德。一聞中外之訛言。輒用怵惕而憂疑。其用情雖愚。其愛君則摯。剛毅必指爲漢奸。擢吏挫辱。夫人一念愛君。卽爲漢奸。則必仇視皇上。腹誹聖德。而後爲大清之良民。中國之良士。是則率國人而叛。皇上者剛毅也。其設心於皇上爲何如乎。此可慮者二也。歷古以來。如漢如唐如明。皆有宦官之禍。漢之宦官如曹節侯覽張讓等。明之宦官如王振汪直魏忠賢等。皆攘竊威柄。荼毒臣民。而率以圯其國。然此其人皆志在蒙蔽天子。以成其奸。故尙無弑逆之事。惟唐之宦官。廢立由其專擅。弑逆出於倉猝。若憲宗則弑於陳宏志之手。若敬宗則弑於劉克明之手。寺人謀逆。可爲寒心。我朝懲前毖後。家法森嚴。閹尹小人。不得與政事。防微杜漸。宜無漢末明季之患矣。而今之李蓮英者。以一宦寺而屢經彈劾。罷官去者。已非一人。風聞該太監已有資財數十萬。夫不由貪婪。此財何由而得。不竊作威福。又何以遂其

貪婪。今日者。結天下之公憤。召中外之流言。上損我慈。聖之盛名。下啓彼逆臣之口實。其爲罪惡。已不誅勝。而其最可慮者。此日隱患。伏於宮禁之間。異日必禍發於至尊之側。蓋李蓮英之所恃者。皇太后。而其所不快者我皇上也。故比年來。頤和園奔走之官寮。內務府執事之臣僕。凡得展轉通該太監之聲氣者。以及臣僚等。本因該太監起家。而數與往來者。無不指斥乘輿。而詆誹聖德也。然則該太監之設心。慮於皇上爲何如乎。唐憲宗之於陳宏志。未嘗欲誅之也。而宏志卒弑之。以服藥暴崩告矣。唐敬宗之於劉克明。未嘗欲誅之也。而克明卒弑之。於飲酒燭滅時矣。刑餘之人。心狠手辣。自古然也。此其可慮三也。此三人行事不同。而不利於皇上則同。且權勢所在。人爭趨之。今日凡旗員之掌有兵柄者。即職不隸榮祿。而亦榮祿之黨援也。凡旗員之勢位通顯者。即悍不若剛毅。而亦剛毅之流亞也。而旗人漢人之嗜進無恥者。日見隨聲附勢。而入於三人之黨。時勢至此。人心至此。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故竊謂不殺三凶。以厲其餘。則將來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大此三人在今日。內藏奸慝之謀。外託公忠之狀。禍伏隱味。似無可顯言於朝。不知涓涓不塞。將爲江河。水之涓涓。猶可塞也。及爲江河。則一決而不可止。而況此三人者。惟皇太后能操縱之。生殺之。皇上之才。非其敵也。今乘皇太后訓政之時。分榮祿之權。懲剛毅之暴。除李蓮英之毒。以絕一切不軌之謀。弭將來無窮之禍。惟在於皇太后一詔令耳。若異

日者榮祿則黨羽徧滿。盡收天下之勁兵。剛毅則貪暴恣睢。盡挫天下之志氣。李連英則魁踞於內。患生肘腋。防不勝防。奸黨滿朝。內外一氣。此時我皇上孤立於上。惟有委政權強。聽命宵小。或可圖旦夕之安。一有釁端。則危難立至。此時即有效忠者。亦何異於董卓朱溫之前。保漢唐之主。尙何濟哉。春秋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正謂此也。伏願皇太后皇
上聽曲突徙薪之謀。慄滋蔓難圖之義。亟收榮祿之兵權。而擇久任督撫忠懇知兵者。分領其衆。懲剛毅之苛暴。而用慈祥仁恕之人。李連英閹尹小人。復何顧惜。除惡務盡。不俟終朝。如此則皇上安於泰山。可以塞天下之望矣。且非獨爲皇上計也。今天下時勢。尤甚可危矣。自各口通商以來。西洋天主耶穌等教。傳行中原。各省之民。入其教者。通計何止數百萬。人自粵捻回各匪平定以來。各省裁撤之兵。流爲哥老會匪。二十年來。輾轉勾引。日聚日衆。蹤跡詭秘。不可究詰。東南各省。無地無之。而各省之劇賊積盜。竊伏充斥。此年來焚教堂。戕教士。乘隙肇亂者。層見迭出。夫以各省教會各匪。劇賊積盜之潛伏於下者。如此之多。設朝廷一旦有事。必皆乘間竊發。揭竿而起。若彼西洋各國。約縱連橫。得寸得尺。大欲無厭。孰不願中國有事。以收漁人之利。豈真有一國可恃。南宋恃元。卒覆於元。此殷鑒也。竊謂權強在朝。刁璫在內。則主權弱。而禍變不可知。一有禍變。則盜賊起。而天下亂。外人於是乘間而割削我中國。不有明末流寇之憂。則有晉末五胡之禍。此時雖食榮祿剛毅李連英諸

人之肉。亦何足以謝天下。然則今日願我 皇太后 皇上。思患預防。懲治權姦者。所以保
 聖躬。即所以固 大清基業也。此臣普天下忠憤之人。所欲流涕爲 皇上告。職之所爲。
 才惜首領。而陳此言也。伏願據職愚悃。代陳於 聖主之前。抑職再有請者。論語云。邦有道。
 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今 皇太后 皇上。孜孜求治。達聰明目。采及芻蕘。若慮觸忌。
 犯諱。而不使上陳。非所以處有道之邦。對 聖明之主。若慮妄言。熒聽。則 聖明燭照。自有
 權衡。固無庸大臣代爲慮及。且伏考本 朝掌故。若咸豐七年。編修劉其年。呈請禁絕京城
 錢票。繼以嚴刑。當時掌院大臣。以其所見迂謬。詳加開導。劉其年堅請代奏。直待 顯皇帝
 明諭申飭。劉其年始無異言。可見當時芻蕘之陳。必達 聖聽。職謹援此例。披瀝具呈。堅請
 代奏。至於狂替之論。干冒 宸嚴。以及屢次公堂。曉曉瀆請。已干大不敬之律。蹈不諳例之
 愆。並請 中堂奏聞 朝廷。嚴刑治罪。無所推諉。職不勝區區之誠。謹具呈。伏乞代奏 皇
 太后 皇上聖鑒。謹呈。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廿一日

袁爽秋京卿請剿拳匪第一疏

竊爲密陳目前局勢危迫。亟圖補救之法。以弭將來鉅患。披瀝直陳。仰祈 聖鑒事。竊見自
 本月十六七日。拳匪倡亂。京師連日召見王貝勒。內外廷臣。王聖躬焦勞。爲宗廟社稷。深維
 全計。廣諮下問。臣等不能爭先弭患。紓君父之憂勞。負罪無狀。內愧且憤。伏查嘉慶十三年

七月上諭。即有山東河南一帶匪徒。設立八卦教民。義和拳名目。實係白蓮教餘孽。奉嚴旨密拿懲辦。去年吳橋縣知縣勞乃宣說帖。考之最詳。前月東撫袁世凱。遵旨覆陳言萬無招撫編爲營伍之理。言之最爲切實明白。前東撫毓賢辦理平原縣邪匪一案。稱匪首朱紅燈。自稱明裔。妖言煽亂。各處響應。幸被官兵掩捕擒獲。就地正法。終無能避槍炮刀斧之妖術。此其明證。上年臣詢提督程文炳。該提督乙未年駐軍近畿。有山東義和拳。又自稱爲鐘罩紅燈照名目。四五十人報効以火槍利刀試其技。立時見血傷斃。是妖術全不可信。確鑿無疑。而其匪首廣樹黨羽。久蓄逆謀。妄稱明裔煽亂。其爲邪教爲亂民。又確鑿無疑。臣於上年十一月十三日。蒙恩召見。其時東省拳匪仇教爲名滋擾。臣曾面奏係邪教倡亂。應預爲撲滅各情。旋經東撫袁世凱實力禁止。撲滅十餘戶股。東省晏然。始而士紳誤信以騰謗。謂該撫不應用勦。此真不學無識之徒。以邪爲正。近亦帖服。以該撫辦理爲是。臣去年冬曾以勞乃宣說帖商之總署諸臣。奏明請旨飭下東撫辦理。旋因東撫辦有頭緒。遂寢未奏。不意東省漸次肅清。流入直隸。督臣觀望遷延。養癰貽患。聽其蔓延。始謀不臧。咎實難辭。及涿水戕官督臣裕祿見該邪匪借仇教爲名。叛跡昭著。乃電奏力請勦辦。而內外議有異同。遲延未決。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涿水戕官。尙未痛辦。遂致匪膽愈張。焚毀蘆保鐵路。京津鐵路電杆。又毀京津至張家口電線。此皆國家派員出內帑借洋款所經營。一旦焚毀數百

萬巨資。深堪惋惜。又焚殺教堂教民數百處。將來議償亦不貲。伏以民教互仇。積成憤毒。地方官稟承國家律令。自有平心讞獄辦法。但憑案頭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斷不容匪徒自行報復。乃自本月十六七日。該匪膽敢潛入京師。盜兵輦轂之下。焚毀教堂。攻擊各使館。縱橫恣肆。放火殺人。震驚宮闕。實爲罪大惡極。萬不可赦。二十日。焚燒前門外千餘家。京城財產精華所聚。焚掠一空。士民搬徙。十室九空。商賈盡行閉歇。失業餉項亦艱於匯兌。給發氣象蕭索已極。自有亂民不法。任其焚殺叫喊。實貽鄰國之恥笑。各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凶鋒。情急自衛。現兵祇有四百十餘人。各保性命。是其實情。十六日。樞臣啓秀等傳懿旨。慰問各使館。並及公使之妻。該公使等感戴聖慈。淪肌入髓。口稱調洋兵爲衛館保命。絕不干預中國國家公事。匪平無事。即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詞決非虛僞。爲今之計。惟有先清內城之匪。以撫定民心。感安洋情。乃可阻其續調之兵。必中國自勦。乃可免洋兵助勦。情勢顯然。臣伏思兵事最忌多立統帥。意見參差。事權不一。以致互相觀望。轉誤事機。現在歷奉嚴旨。飭令步軍統領武衛中軍。與各御營禁兵。嚴拿首要各犯。刻即解散脅從。將城內外設立壇棚。盡行拆去。乃官兵觀望。拳匪文行如故。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前遵旨所擬十條章程。實止虛橫。何曾實力做到。此事權不一之故也。拳匪羸聚京城既久。且煽惑愈多。致生巨變。伏乞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恭行天討。上安九廟。下靖兆民。專責成大學士榮祿。兼用且勦且撫之。

法。得以便宜從事。先肅清內城地面。違旨立即出示。遍諭軍民人等。凡遇頭紮紅布。身繫紅帶。持刀放火殺人。之匪。准其格殺勿論。並懸重賞之格。縛獻匪首。所謂老祖師。大師兄者。賞銀二萬兩。立即超擢官階。擒斬該匪團長。賞銀五百兩。餘匪計首一級。賞銀一百兩。均准報名。候予奏獎。該大學士爲國重臣。應扼要坐鎮。不宜勞以細事。須差委得人。勦助。乃可分理。伏見武衛軍募僚記名道府樊增祥。素有謀略。內閣學士桂春。忠勇明決。編修王廷相。御史黃桂壑。素有清操。通達事理。府丞兼置府尹陳夔龍。勇於任事。請旨交大學士榮祿參贊謀略。遴派武衛中軍。得力將弁。挑選勁兵。分爲十餘隊。隊長如得力。每隊祇槍手刀斧手三百人。已足。請旨暫閉前三門。嚴禁游民。准出不准進。分路搜捕匪徒。務令各空廟廢祠。根株淨盡。命提督衙門刑部。遴派明幹司員多人。分駐各訊段官廳。隨將所拿匪徒。略訊口供。稟明統帥。即行就地正法。以儆凶頑。餘者解散。驅逐出外城之外。遞解回籍。事平再行將正法若干匪。造冊奏報。或謂該匪人多不可勦。不知祇匪首倡亂。餘多愚蠢村農。幼壯不一。或謂匪有邪術。臣愚以爲漢末張角黃巾。元末破頭潘關先生。皆有妖術。卒歸擒斬。該匪晝伏夜動。勦言請神。此乃符咒扶鸞請仙五鬼搬運之邪術。一遇聲光並見之物。陽氣熾烈。如槍砲等物。立即轟斃。若云匪術能避槍砲。何以十六七等日。該匪連攻東交民巷使館。洋兵放鎗。立斃數匪。昨又擊斃帥府胡同拳匪四十餘名。拆毀其壇。京師軍民數百萬。受國厚恩。實無一

謀叛者。叛逆祇拳匪首要數人耳。一經擒斬。中國法儆人心。匪胆即寒。民志自大定。外五城御史街道廳。亦應督同綠營練勇水會一體照辦。城匪既清。各公使館蒙天恩保護。感激再生之恩。則續調之洋兵。自可阻其來。即來亦可以城匪既清。無庸自行保護折之。令其撤回。總之周禮稱治亂國用重典。康誥稱用其義刑義殺。內匪事在必勤。無可游移。若因循不勤。招撫之亦不受命。各國勢大怨深。並舉報復。禍敗不可勝言。與其外兵干預。代行勦辦。必至拳匪洋兵互相鬥鬪。喋血京師。轉致玉石不分。殺害無數良民。大局糜爛。不可收拾。不如我自行勦辦。尙可示以形勢。杜彼族之口實。以維持大局。廟社不驚。萬民幸甚。大學士榮祿公忠體國。如特奉明旨。責成既專。收效乃速。交涉之艱。乃可審機因應。所有目前急圖補救之法。務一事權以弭巨患。緣披瀝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明裁斷。謹奏。

東南疆臣奏稿

江督劉鄂督張川督奎皖撫王浙撫劉護理蘇撫聶會銜奏稿云。奉爲遵。旨相機審勢。妥籌辦理。以彰威德而維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此次戰事。由於匪徒藉口仇教。肆行燒殺。致釀大患。各國亦以勦匪救使及保護商民教士爲詞。調艦增兵。合而謀我。軍事既起。各省自應力籌戰守。臣等已將防務嚴密籌備。倘彼族前來侵犯。即當奮力抵拒。不敢稍涉疎虞。竊維 中朝寬大。聖澤如天。懷柔遠人。無不仁至義盡。日前辦法。總須將 朝廷萬

未得已之苦衷。及並行不悖之德意。切實宣諭。庶匪徒不敢藉端滋擾。爲害地方。臣等於戰事初起之時。即行出示曉諭。務各相安。不必妄生疑慮。並接出洋華民稟電。請保護各國洋人。以免報復。情詞極爲迫切。臣等遂乘各領事來商保護商教之時。會飭江海關道余聯沅。與之訂定章程。長江一帶及蘇杭內地。各國如不侵犯。我當照常保護。經各領事電商各外部。臣等亦電各使臣向各國切實聲明。德因戕殺使臣。頗持異議。嗣因各國牽制。遂亦帖然就範。恭繹五月二十九日諭旨。現在各使館勢甚危迫。我仍盡力保護。並飭臣等各盡職守所當爲。相機審勢。竭力辦理。六月初三日寄諭各使臣。現仍嚴飭帶兵官照前保護使館。惟力是視。各該大臣在各國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辦理等諭。是朝廷於天津開仗之洋人。則嚴行懲創。於未與戰事之洋官商教。則曲爲保全。威德並施。昭如日月。臣等屢次奏請保護公使。亦以聖慮之所重。時局之所係。首在此舉。不容稍緩。迭准各出使大臣楊儒等來電。總以保全公使。暨在各省之洋人。爲第一要義。擬懇天恩。飭下在京得力各軍。保護各國公使。正所以自保使臣。飭令各督撫保護在華洋人。正所以保在洋華民。不勝急迫之至。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六



清議報全編卷十六

第四集下

文苑下

詩界潮音集

戊戌八月國變記事四首

更生

歷歷維新夢。分明百日中。莊嚴對溫室。哀痛起桐宮。禍水滔中夏。堯台悼聖躬。小臣東海淚。望帝杜鵑紅。

遮雲金翅鳥。啄食小龍飛。海水看翻立。昊天怨式微。哀哀呼后土。慘慘夢金闈。千載龜鱉恨。王孫有是非。

吾君真可恃。哀痛詔頻聞。未定維新業。先傳禪讓文。中原皆沸鼎。黨獄起愁雲。上帝哀臣罪。巫陽筮予魂。

南宮慙奉詔。北闕入無軍。抗議誰會上。勸王竟不聞。更無敬業卒。空討武曌文。痛哭秦庭去。誰爲救聖君。

文信國日月星辰硯歌并叙

譚嗣同

硯藏禮陵張氏。長五寸。廣半之。博又半之。質細膩。微白。圓暈徑寸。黑白周數重。中微黃。又中

則純白。圓勻。朗潤。皎若秋陽。星二。徑一分。一半之。背暈益大。黑白紛錯。宛然大地山河影。太極圖一。徑二分。赤白各半。餘類雲霞類沫者。乍隱乍見。莫得名目。右側鐫銘曰。瑞石成文。星辰日月。不磷不緇。始終堅白。末署文天祥識。昔楊鐵崖以七客名寮。玉帶生居其一。吾不知視此奚若。而鐵崖不矜細行。厥號文妖。張氏寶此硯。尤願有以副此硯也。余舊蓄信國蕉雨琴。亦曠代罕觀。行出相質。而詩以先焉。

天地既以其正氣爲河嶽爲星日。復以餘氣爲日月星辰之怪石。河嶽精靈鍾偉人。偉人既生。石亦出。吁嗟乎。石不自今日而始。石亦不自今日而終。信國與之亦偶逢。遂令千載見者。懷清風。當年喋血戎馬中。與爾堅白之質相磨礱。方謂事定策衛功。天樞一絕。徒相從。天樞絕。坤維裂。潮無信。海水竭。御舟覆崖山。蹶豐隆。伐鼓呼列缺。雲師狂奔風烈烈。雙輪碎碾蔚藍屏。萬星盡向滄溟滅。竹如意。斷冬青。歎壘山之外誰見節。斯時日月星辰安在哉。賴此片石獨留不夜之星辰。長明之日月。

熱海魚見磯

更生

魚見磯頭孤嶼青。冥冥雲水見漁舡。茫茫身世雙筇杖。莽莽乾坤一草亭。熱海湧煙衝地上。怒濤捲石帶梵聽。太平洋濶遠天近。夜夜驚波卻不平。

雲冥冥兮天壓水。黃祖小兒挺劍起。大笑語黃祖。如汝差可喜。丈夫此輩竄偷生。固當伏劍斷頭死。生亦我所欲。死亦貴其所。側聞漢水之南。湘水之滸。桂旗靡煙。赴簫鼓。若有人兮。靈均甫。波底喁喁。雙鬼語。歲歲江灘。哭江渚。江渚去鄴城。迢迢復幾許。有血不上鄴城刀。有骨不污鄴城土。鄴城有人怒目視。如此頭顱不敢取。乃汝黃祖真英雄。尊酒相饗。意氣何栩栩。蛾者誰。彼魏武。虎者誰。汝黃祖。與其死於蛾。孰若死於虎。魚腹孤臣淚。秋雨蛾眉謠。謠不如汝。謠諶深時骨已銷。欲果魚腹畏魚吐。

和仙槎除夕感懷四篇并叙

譚嗣同

舊作除夕詩甚夥。往往風雪羈旅中。拉雜命筆。數十首不能休。已而碎其藁。與馬矢車塵同朽矣。今見饒君作。不覺蓬蓬在腹。憶除夕商州寄仲兄。風檣抗手別家園。家有賢兒感鶴原。兄曰嗟予弟行役。不知今夜宿何邨。風景不殊幽明頓隔。歎邑陳言所感深焉。亦不自知粗放爾許。

斷送古今惟歲月。昏昏臘酒又迎年。誰知羲仲寅賓日。已是共工缺陷天。桐待鳳鳴心不死。澤因龍起腹難堅。寒灰自分終銷歇。賴有詩兵鬥火出。我輩蟲吟真碌碌。高歌商頌彼何人。十年醉夢天難醒。一寸芳心鏡不塵。揮灑琴尊辭舊歲。安排險阻著孤身。乾坤劍氣雙龍嘯。喚起幽潛共好春。

內顧何曾足肝膽。論交晚。乃得髯翁。不觀器識才終隱。即較文詞勢已雄。逃酒人隨霜陣北。四
談兵心逐海潮東。飛光日撫將三十。山簡生來憂患中。
年華世事兩迷離。敢道中原鹿死誰。自向冰天鍊奇骨。暫教佳句屬通眉。無端歌哭因長夜。
婪尾陰陽賸此時。有約聞雞同起舞。鐙前轉恨漏聲遲。

和田邊碧堂見贈之作即次原韻

王照

唇齒東邦共戚休。驚心胡馬壯三秋。新亭對灑遺臣淚。燕市誰憐死士頭。幾輩怙私騰逆節。
一朝廷禍徧清流。儒生獨策回天力。迴首邱山汗萬牛。
倉卒臺城聞變日。小臣猶欲奪門迎。蠟丸難達縈魂夢。緹騎橫衝決死生。九廟無靈祭毒肆。
隻身齋恨力棉輕。秦庭一哭知難效。偷息餘生媿屈平。

獄中作

楊深秀

久拚生死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自曉龍逢非俊物。何常虎會敢徒行。聖人安有胸中氣。
下士空思身後名。縲紲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十一日

長鯨跋浪足憑陵。靖海奇謀媿未能。安耻口邊多下策。當思股武有中興。孤臣頓作涅中鹿。
酷吏終羞殿下鷹。平日敢言成底事。覆盆秋水已如冰。十二日

孤忠畢竟待天扶。絲綸閣下千言盡。車蓋亭邊一字無。經授都中愧盲杜。

詩成獄底學髯蘇。朝來鶻喜頻頻送。尙憶牆東早晚烏。十三日

遊箱根宿塔之澤環翠樓溫泉浴

更生

晚秋楓樹落。紅翠滿山谷。溪流蕩松風。洪濤翻萬木。長橋臥湖坂。激流石碌碌。密林滴濕翠。深碧不可濁。紅橋歷幾重。樓閣枕巖複。當暑士女遊。裙屐炫川褥。我來已孟冬。夜就塔澤宿。溫泉療百疾。我心不可浴。電光夜獨照。芳流清可掬。秋心不能收。隨之聽飛瀑。

次韻贈更生

王照

長嘯滿天地。餘音落川谷。乾坤一草堂。生機回萬木。千年七風歇。庸狀走碌碌。異俗耀文明。曠我陷昏濁。哀哀五上書。危機陳沓複。主明嘉臣直。新政資啓沃。百日振乾綱。羣邪毒怨宿。凶燄忽蔽天。忠良頭血浴。奉詔方在途。望闕淚難掬。東來共一慟。悲風捲寒瀑。

日暮登箱根頂浴蘆之湯

更生

天地大逆旅。家國長傳舍。斯人吾同室。疾苦誰憐借。萬方凝秋氣。閉戶誰能謝。旣入帝網中。重重纓絡結。荆榛蔽大道。澗谷起寸蹠。解脫非不能。垢衣吾敢卸。化身曾八千。惻怛又稅駕。仲尼本旅人。瞿曇乃乞者。我生亦何之。歷劫更多暇。信宿席不煖。去住心無挂。灰飛滄海變。時放光明夜。

荒山走寒雲。極目但白草。莽莽峰萬重。悲風呼日暮。木落樹支枯。冬深石骨老。十里不見人。

但見鼉鼉舞。忽見一壑松。青青點荒島。白屋倚中麓。紅樓臨大道。其顛二千尺。冰雪早寒苦。登高望東海。白波揚浩浩。日月所出入。大地渺吞吐。抗首問天語。上帝爲吾顧。茫茫睨故國。悵悵非吾土。山鬼躑躅行。美人迷徑路。溫泉豈能暖。冰心誰可告。僕夫蹙踟躕。信宿指歸樹。

宋徽宗畫鷹二篇

譚嗣同

落日平原拍手呼。畫中神俊世非無。當年狐兔縱橫甚。祇少臺臣似郅都。禽獸聲中失四京。夔夔曾笑藝徒精。錦絛早作青衣讖。天子樊籠五國城。

哭烈士康廣仁

西樵樵子

李杜銜冤死別離。東京氣節最堪師。汝南郭亮今何在。愧我無能敢葬尸。

心不死

西樵樵子

敗不憂。成不喜。不復維新誓不止。六君子頭顱血未乾。四萬萬人心應不死。

戊戌八月國變紀事八首

更生

忽灑滌龍翳太陰。紫薇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波濤夜夜心。緹騎蒼黃徧九關。飛鷹追逐浪如山。我橫滄海天不死。猶在芝罘拾石還。關西夫子恒霍高。博聞強記人之豪。忠憤誤譚五王事。千秋遺恨崑崙奴。禮蘭沅芷思公子。桂酒瓊茅祭國殇。絕世英靈魂魄毅。鬼雄請帝在帝旁。

奪門白日閉幽州。東市朝衣血倒流。百年夜雨神傷處。最是青山骨未收。
抗疏維新冠九卿。燕然薦剡累先生。最憐七十老宗伯。沙磧冰天萬里行。
海水排山通日本。天風引月照琉球。獨連南溟指白日。龍窟吹浪渡滄洲。
梨洲乞師當到此。勃告痛哭至於今。從來禍水堪橫涕。不信神州竟陸沈。

自宮之下溫泉冒雨下至塔之澤仍宿環翠樓

更生

冷霧暝前林。凍雲滯近山。不知雨冥冥。但怪失碧鬢。寒風中人肌。欲歸興已闌。靈泉浴明珠。
無以解愁顏。終已非吾土。豈得長盤桓。冒雨命巾車。泥滑行路難。千盤坂百折。志決下匪艱。
青崖滴翠濕。蒼碧雜紅斑。草樹爛蒙茸。淵流鳴浚潏。逝欲揭厲涉。無梁不可攀。俯見環翠樓。
明燈照寒灘。夜聽嗚咽聲。夢魂繞長安。

殘蟹

譚嗣同

籬落寒深霜滿洲。南朝風味憶曾留。雁聲淒斷吳天雨。菊影描成水國秋。無復文章橫一世。
空餘燈火在孤舟。魚龍此日同蕭瑟。江上蘆花又白頭。

覽武漢形勢

譚嗣同

黃沙捲日墮荒荒。一鳥隨雲度莽蒼。山入空城盤地起。江橫曠野竟天長。東南形勝雄吳楚。
今古人才感棟梁。遠畧未因愁病減。角聲吹徹滿林霜。

湖邨先生以寶刀及張非文集見集贈賦謝

更生

日本尙武俠。其俗愛寶刀。慷慨悲歌。瞑日誓。萬死成就維新勞。吁嗟震日士氣懦。偷生甘爲
牝朝奴。湖邨子哀諸夏之國。以爲二帝三王孔子禮樂文明之所託。不忍坐視白狄裂而攖。
拔劍悲歌。舜水墓。解劍贈我明夷閣。蛟龍夾鞘脫紫絲。引出寒光秋水薄。太白橫大白氣纏。
彗星爆汁金光落。青虹貫日紫燄飛。驚雷走電芒交作。蒼獅掣曳白象靡。千年寶氣自騰躍。
不知大治出相備。夜深龍鳴霹靂角。誓覓荆卿入秦庭。亢圖窮盡神光橫。忽見朱虛掃諸呂。
蕩滌殘熬洗媿媿。老夫倚劍西北征。揮割紫雲上青冥。披輶掃穢震海靈。蛟鱗呼號神鬼驚。
重捧玉鏡整金經。重爲言曰張公高文鴻烈聲。乞師東海吼碧鯨。國危白馬泣濤鳴。千載包
胥有恨聲。橫劍蹈海撥龍腥。再飲神潢宿甌瓶。方丈員嶠見芝英。長歌仰天視諸星。白日煌
煌煜太清。

感懷五首

滄浪遊子

避地入滄海。長鯨跋浪飛。天空不可極。人事何時歸。清波蕩流雲。羣木搖明暉。苦心乞瓶鉢。
發願求緇衣。冥觀萬法空。仰視團星稀。悠悠未斷緣。長劍誰能揮。
大道塞天地。澄心倚修竹。明月照江水。著手不盈掬。寒山禮高僧。戒律照幽獨。朝爲蓬山遊。
暮隨丈室宿。豈無莊嚴土。乘願生五濁。器世有險夷。識浪現翻覆。四海皆兵氣。吾生仁未熟。

聖明天所縱。翹首瞻太清。神龍欲作雨。秋雁忽悲鳴。劫運有窮期。遊人無盡情。海氣迷滄洲。暮色壓邊城。生爲絕世業。死豈鴻毛輕。密詔託孤臣。綸音有哀聲。皇天與后土。呼籲懸宮庭。流離依蓬島。夢寐結前楹。偶然共追陪。中夜長惺惺。諸君幹濟才。何以救衆生。風雨滿關河。衆鳥哀鳴歎。荒邱埋白骨。鄉里悲黃髮。心飛北塞雲。身隨東海月。忠魂不可見。神靈豈磨沒。深夜讀道書。稽首望金闕。

綠竹寫千株。風流寄三島。悠悠中原事。休休遺一老。直節干青雲。虛懷涵大道。幽蘭自無言。餘卉窮枯槁。劬劬抱甕灌。生氣在懷抱。十年師友兼。一見一傾倒。鳳兮棲梧桐。龍漉灑芳草。衆星西極懸。白日東方早。陰霾不可久。會有風雲掃。搔首嘆斯人。長歌呼蒼昊。

目白僧園一首

滄浪遊子

僧寺發清磬。聲落雪山峰。心已如虛竹。身應似古松。借經求佛法。欹枕覺霜鐘。欲到諸天外。雲山幾萬重。

答山本憲君

更生

魯連恥秦帝。狄姑惡牝朝。呂武擅廢立。海波震不潮。嗟余奉衣帶。哭庭音曉曉。東國唇齒邦。同教望古遙。高士山本子。遺經抱囂囂。吾兄從之遊。陳義不可翹。慷慨哀吾難。奔走集其僚。哀我北首望。瀛臺囚神堯。齊桓能救衛。我欲賦黍苗。淵明詠荆軻。我聞風蕭蕭。感子蹈海義。

痛我風雨條。

祭維新六賢文

臺灣旅客

光緒二十有四年八月支那布衣口口口。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維新六賢之靈。烏虜哀哉。獷獷丁零。睨我神臯。嗟咨宮府。如犢在牢。亦有東鄰。大訾而暉。寤我朝醒。振我迟橈。蜀吳之援。白日比昭。彼昏日醉。噓若黍子。驅其羶狸。遠其昏齒。神州之命。制于朔方。倨牙朝磨。夕飶于腸。矧矣伏蠱。僵臥在旁。鴻都之吏。清人之將。社騷自固。不灌不煬。馬逸其轡。獸焚其窟。彼握鬪者。政君是悅。一髮之縣。宗周末滅。王母虎尾。孰云敢履。惟我六賢。直言以抵。甯不懼唾。固忘生死。上相乘威。狼弧枉矢。以翼文母。機深結閉。大黃礙之。秦阿抵之。長星既出。燒之難之。繫古亡徵。黨人先懼。斷菴之足。實惟女媧。匪喪陳寶。喪我支那。孰不有死。天柱岷峨。上爲赤燠。下爲大波。洞庭之濤。與君共列。烏虜哀哉。尙饗。

佐佐友房君以所撰戰袍日記見贈

更生

仗義清君側。誓身雪國恥。君國已何與。稱戈乃爲死。何不懸妻孥。保軀日燕喜。丈夫有壯志。馬革固常耳。十金裹餼糧。百戰從知己。但厲憤俠氣。追討成敗理。大業雖未濟。至誠驚天地。堂堂南洲翁。明月碎於此。讀君幽囚作。壯氣起頑鄙。迴首顧神州。堯秦囚聖主。金輪成牝朝。誰爲勤王起。甘心待國亡。愧此健男子。

臺北旅館書懷寄呈南海先生

臺灣旅客

一讀登樓賦。悠然吾土思。回頭憶曠昔。搔首愈踟躕。早歲橫江漢。談經待不其。清言凌白馬。壯志抗黃義。忽展埭亭集。逾驚秀楚詞。帝秦終蹈海。訪武尙明夷。石隱優游日。天王明聖時。操刀期必割。淪鼎待重掄。鵬換雕題服。蚌登隱背枝。庸書李滿傳滿嘗取松檉枝以隱背後 佩綱延茂士。賜玦愧遺黎。老淚長門掬。深情故劍知。漂山成衆照。建旆倡羣疑。漢書雋不疑傳有男子建黃旆自謂衛太子 已慟堯臺錮。那堪嵇寇侯。有行黔墨突。無涕弔湘纍。沙麓精靈在。漢書元后傳莽詔楊雄誅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 蓬瀛風鶴危。飛丸窮趙壹。聞卜警爰絲。蹈火心非悔。盍簪涂又歧。東洲花樹迴。南國羽書遲。斗轉空憑眺。河清動夙悲。千年仲宣恨。荼苦更如飴。

秦風一首寄贈卓如

臺灣旅客

秦風號長楊。白日忽西匿。南山不可居。啾啾鳴大特。狂走上城隅。城隅無棲翼。中原竟赤地。幽人求未得。昔我行東越。遠至安谿窮。釃酒思共和。共和在海東。誰令誦詩禮。發冢成奇功。今我行江漢。候騎盈山邱。借問仗節誰。云是劉荊州。絕甘厲朝賢。木瓜爲爾酬。至竟盤盂書。文采謹田侯。去去不復顧。迷陽當我路。河圖日以遠。臬鷗日以怒。安得起稿骨。摻祛共馳步。馳步不可東。馳步不可西。步馳不可南。馳步不可北。皇穹鑒黎庶。均平無九服。顧我齊州產。寧能忘禹域。擊磬一微秩。志屈逃海濱。商容馮馬徒。誓將除受辛。懷哉股周世。大澤寧無人。

滿江紅 鏡湖有懷索庵

十二
沛 伯

俯瞰神州。四萬里長安雲密。歎大地山河零碎。寒飈蕭瑟。漂母高風。今尙有。夷吾去國伊誰
匹。望海天長嘯。起潛龍。知何日。江州淚潯陽客。楚湘劍吳門笛。徧天涯奔走。亞歐留跡。萬
里波濤游子感。一朝領袖單于識。終有時隻手再擎天。休嗟息。

讀日本松陰先生幽室文稿題其上

更生

孔學在成仁。春秋通國身。拱膺爲巧宦。中庸託妄人。全軀保妻子。秦越視斯民。儒術久矣喪。
安問起傳薪。舜水發高躅。寓公博桑濱。大道重扶輪。學派盛彬彬。軒動神國波。大業輝維新。
王政忽復古。三島翹慶雲。元功在誰手。忼慷松陰君。正學宗洙泗。高蹈抗邱墳。鼎鼎宏大道。
軒軒表蒼旻。弟子同激昂。大師國所尊。首創尊攘義。誓心掃武門。武門何赫赫。政柄八百春。
天王實守府。生殺惟收軍。急激發義唱。豈不憚禍艱。救國心旣苦。殉道勇所熏。遂使群虜士。
憤起搨血痕。前覆後軌繼。大獄慘酸辛。終能覆霸圖。版籍奉元君。千年大革命。磅礴壯乾坤。
豈知一士志。誓死奮所聞。創業擘綱偉。道義窮其根。固知下無學。不足振國群。我今讀遺書。
正氣照千春。一讀生慚悚。再讀起輪囷。諸夏愧無士。東國存斯文。

漢上紀事四篇

譚嗣同

滄海橫流日。長城入款年。雁臣皆北向。馬市亦南遷。冒頓雄心在。餘皇夜語傳。耀兵驕未已。

江上試投鞭

微聞夏元昊。少小卽凶殘。法令輕戎索。威儀辱漢官。行看飛殺戮。豈是招呼韓。岳樹休相擬。熙朝禮數寬。

遼兒曾奉使。主父竟窺鄰。厚德終歸宋。無人莫謂秦。橋門虛入侍。漢室重和親。轉悼南征者。淒涼問水濱。

蹈海聞高義。斯人亦壯哉。豈知賓日地。猶有服韋椎。叢爾蜻蜓國。居然獬豸才。一聲燕市筑。千古尙餘哀。

晨登衡嶽祝融峰二篇

譚嗣同

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但有浮雲度。時時一盪智。地沈星盡沒。天躍日初鎔。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龍。

白帝高尋後。三年得此遊。芒屨能幾兩。踏破萬山秋。獨立乾坤迥。坐觀江海流。朱陵有遺洞。懷古一搜求。

西游之前一夕木堂謁南矧川松崎湖邨藻洲中西柏原宮崎平山及小航卓如同
謙於明夷閣卽席占此

更生

陸海浮沈未可知。人天去住亦無期。明夷閣上羣仙集。留取風流作記思。

出浙事有感

更生

淒涼白馬市中簫。夢入西湖數六橋。絕好江山誰看取。濤聲怒斷浙江潮。

游日光

更生

夾路松杉三百里。白頭雪滿日光間。海東霸業銷沈盡。留得雕牆鎮此山。

登樓

更生

蓬萊回首望神州。大海波濤蕩不收。憂甚陸沈天莫問。深深春色獨登樓。

有感

更生

風靡鸞吡歷幾時。茫茫大地欲何之。華嚴國土吾能現。獨睨神州有所思。

游箱根浴溫泉作

任公

十年春明夢。猶未識湯山。身世餘憂患。寥天獨往還。陽阿晞短髮。神瀛駐華顏。忽起舳舻思。

鄉心到玉關。

謁南湖村招飲上野之鶯亭以詩爲令強成一章

任公

三十年前龍戰地。風雲回首一憑欄。新亭莽莽羣仙醉。大地茫茫半日閑。偶嚼梅花耐冰雪。

更因黃酒憶鄉關。鄉公以紹興酒見餉。不啻此味半年矣。鈞天廣樂經行處。未信涼樓玉宇寒。

沁園春香江作客度歲有感

浦泊

駟。鱗。開。雲。妙。筆。爲。文。無。計。送。窮。况。爆。竹。驚。愁。屠。蘇。觸。悶。歲。成。今。昔。火。各。西。東。落。魄。江。湖。側。身。天。地。雷。雨。何。時。起。臥。龍。傷。懷。也。歎。年。華。一。瞬。春。夢。千。重。英。雄。百。折。磨。礪。又。豈。料。而。今。時。未。通。恐。流。離。異。地。伯。牙。莫。遇。棲。遲。海。國。揚。意。難。逢。百。鍊。金。剛。化。柔。繞。指。放。眼。搔。頭。望。太。空。相。憐。也。問。漁。翁。釣。雪。逋。客。飄。蓬。

濱村藏六君許贈刻印以詩爲券

更生

篆刻雕虫亦壯夫。詩人餘事落江湖。神山自有散仙在。片石韓陵當索租。

與鐵僧聯句

更生

偶向人間似奕棋。一枰黑白到今疑。關心自有旁觀者。若問輸贏渾未知。

秦嶺

譚嗣同

秦山奔放競東走。天氣莽莽青峨峨。至此一束截然止。狂瀾欲倒迴其波。百二奇險一嶺扼。如馬注坂勒於坡。藍水在右丹水左。中分星野凌天河。唐昌黎伯伯曰愈。雪中偃蹇曾經過。於今破廟兀千載。歲時尊俎祠巖阿。關中之遊已四度。往來登此常悲歌。仰公遺像慕厥德。謂鈍可厲頑可磨。由漢迄唐道誰寄。董生與公餘無它。公之文章若雲漢。昭回天地光義娥。文生於道道乃本。後有作者皆枝柯。惟文惟道日趨下。賴公崛起獨沈疴。我昔刻厲躡前闕。百追不及理則何。才疏力薄固應爾。就令有得必坎坷。觀公所造豈不善。猶然舉世相譏訶。

是知白璧不可爲。使我奇氣難英多。便欲從軍棄文事。請纓轉戰腸堪拖。誓向沙場爲鬼雄。庶展懷抱無蹉跎。生平渴慕矍鑠翁。馬革一語心漸摩。非曰髮膚有弗愛。涓埃求補邦之訛。班超素惡文墨吏。良以無益徒煩苛。謹再拜公與公別。束卷之復事吟哦。短衣長劍入秦去。亂峯洶湧森如戈。

倚劍感懷四首

沛伯

倚劍橫天問大鈞。百年將半尙風塵。逸才誰識劉公幹。高隱難爲鄭子真。鬱鬱江湖常作客。悠悠身世苦依人。邇來不作憂時念。欲覓桃源且避秦。

流離濠鏡還香海。歎息生涯事事非。問策計然愁力小。傳經劉向歎心違。幸逢賓主皆傾蓋。獨悟天人一振衣。策馬論兵成舊夢。太平山頂悵春暉。

四方緹騎日倉皇。黨禍頻興國易亡。白石題詞動哀怨。長沙抱策最悲傷。火車電線分天地。黑海新洲自帝王。心折此時無善計。有人更斷九迴腸。

細雨斜風雲滿天。傷時花鳥亦生憐。絕人逃世思參佛。逋客逢春似過禪。南宋版圖悲半壁。東山絲竹感中年。遺愁日日尋詩句。詩未成篇已惘然。

桂湖村遊集上野鶯亭陸實君即夕索詠口占

甯生

不忍池邊詠盞簪。萬家煙樹俯花南。滿坐無言心已醉。梅仙染墨寄征衫。

博浪椎秦起大風。事無成敗亦英雄。只今東海逢黃石。走入梅花飛落紅。
東台一戰兆維新。今日鶯亭無限春。風雲感慨從來事。把臂憂傷酒入脣。
鶯亭花月真無賴。上野裙裾照早春。最是新亭好風景。河山故國正愁人。

題酸道人風月琴尊圖

俞海君

天風吹琴作變聲。舉尊喝月月倒行。是何年少發奇想。海天漠漠扁舟橫。
七絃誰遣補文武。九醞誰教變儀杜。人間又見懷葛民。此琴此尊兩太古。
古風不作古月沈。青天碧海愁入心。詩中說酒十八九。寄愁更撫無絃琴。
琴斷寒厓老桐幹。焦尾先聞爨下歎。手中之尊何丹黃。誰知半作溝中斷。
五湘久厭扁舟游。眼中突兀大九洲。有風月處便小泊。素琴自鼓青尊留。
君絃忽新臣絃舊。宮聲頓啞數窮九。舍風不御月不捉。悲歌扣舷速呼酒。
此時之風雌不雄。月生月死天夢夢。眼看海水忽四立。黑風驅月西回東。
振微未忍琴碎玉。皇羲授我新翻曲。一彈再鼓八風靖。月照瑤尊酒光綠。
携琴不上謂風臺。紛紛猛士皆蠱才。即看賦月亦詞贅。瑣屑文讌張尊疊。
何如移尊酌滄海。夜半琴聲行大懈。風輪轉地月轉天。萬里雲霓發奇彩。
呼風入琴月入尊。揮斥八極開天閣。封姨對花不能虐。弄妻竊藥不敢奔。
琴不必響泉作記。尊不必窪中銘字。風月常新遍留印。席地幕天知許字。
誰與圖者酸道人。誰與歌者俞海君。聞歌九天下廣樂。披圖四海製酒雲。
吁嗟乎男兒生當繳大風射妖月。聽奏鈞天醉天闕。下

贊虞琴鼓瑤陛。手酌衢尊萬方悅。不然吟風弄月亦可嗤。逕當浮海從宜尼。海山學鼓倚蘭
操。百觚侍飲隨鳳嬉。安能鬱鬱久居此。琴絃不張尊酒止。驚風烈烈月暎暎。老我愁心大海
水。誓歛海若天靡吳。道人得我道不孤。鳴絃著我酒船裏。更寫平分風月圖。

題東國莊原和新學僞經考辨

更生

去國曾懷趙江漢。說經誰識吳草廬。海東好事能著辨。合與洪朱併案書。
虎觀異同從古難。古文真僞自來爭。天遣老夫猶不死。又來東國識經生。
鳳靡鸞吡經幾劫。春蘭秋菊自芳馨。徂徠新井後來秀。多謝慇懃問管窺。

冬月夜坐

更生

門徑蕭條犬吠悲。微茫淡月挂松枝。紙屏板屋孤燈下。白髮逋臣獨詠詩。

宿塔之澤溫泉環翠樓

更生

東湖泉流西湖瀑。南山飛雨北山晴。高樓絕頂成三宿。却夢華清夢未清。

別意

譚嗣同

志士歎水逝。行子悲風寒。風寒猶得煖。水逝不復還。况我別同志。遙遙千里間。攬袂泣將別。
芳草青且歇。修塗浩渺漫。形分腸斷絕。何以壓輕裝。鮫綃縫雲裳。何以壯行色。寶劍丁香結。
何以表勞思。東海珊瑚枝。何以慰遼遠。勤修惜日短。墜歌無續時。嘉會強相期。爲君歌爲君

舞。君第行毋自苦。

殘魂曲

譚嗣同

漆鏡畫暝白玉缸。殯宮長掩金屏雙。深夜怪鴟作人語。白楊蕭蕭苦月黃。殘魂悄立冷露墜。酸風招臉吹紅淚。山螢一點照青燐。翁仲穩藉莓苔睡。秋花墮草覆蟲聲。鬼車魑魅人不行。夢煙愁霧織幽徑。慘歌啼怨淒寒更。人生窮達空悲慕。金盃荒涼同古墓。君不見深林哀唱鮑家詩。曉來魂氣迷江樹。

雷庵行贈湖村小隱

任公

東台幽絕處。有廬曰雷庵。環庵之左右。有櫻有楓有茶有椶有松有杉。庵內何所有。但見琳琅古籍闕架而溢籤。有劍燦燦。有琴悒悒。雷聲隱隱走籬角。雲色冉冉起林尖。主人者誰。魄巖魂舒。貌癯道腴。朝讀書。夕著書。文章一出驚海內。立言矜慎恒躊躇。東方風雲日漸惡。梭梭秋氣滿林壑。先生匣劍時一鳴。龍嘯天空秋水薄。我識先生。風雪夜色。我訪雷庵。暮春三月。京華十丈軟紅塵。繁櫻團錦穠於雲。香車寶馬照九陌。家家花下扶醉人。雷庵深深。芳春寂寂。主人者誰。抱膝注易。吁嗟乎。雷庵雷庵。日亦已暮。春亦已深。時會一去。何時可尋。吾願爾爲我。一聲轟轟振天地。叱咤淋漓走魑魅。驚破羣孽起沈睡。螫龍起螫萬靈從。神州十載風雲氣。十載以後。吾與先生。雷庵携手。應憶今年花開時。滿城雲錦照春酒。

蘆湖樓正望富士山

山嶺積雪冬夏不化雲在中層峯在下倒影湖中澄鮮幽絕誠異觀也日主行宮在焉

更生

箱根山頂浴蘆湯。山荒草白雲茫茫。石徑磴礪馬難步。下嶺忽見明湖光。清漪縹渺落山影。如見西湖浸葛嶺。湖濱人家湖邊樹。扁舟容與走馬路。繫馬上湖樓。富士正當頭。峯巔積雪照白日。高入青天一萬尺。雲容容兮在中央。芙蓉碧瓣在下旁。倒入明湖影。奇絕黛色波容共明滅。有如白頭仙人擁玉女。綺衣羽裳飄飄舉。白銀宮闕現華嚴。金沙寶楯善見處。諸天游戲墜白帽。世人那知藍竹路。絕頂山湖絕頂樓。欲長幽隱洗我愁。惜非吾土難淹留。王孫芳草解幽憂。

夜成

譚嗣同

苦月霜林微有陰。鏡寒欲雪夜鐘深。此時危坐管甯榻。抱膝乃爲梁父吟。斗酒縱橫天下事。名山風雨百年心。攤書兀兀了無睡。起聽五更孤角沈。

贈入塞人

譚嗣同

一騎龍沙道路開。王庭風雨會羣才。筆搆上國文光去。劍帶單于頸血來。柳外家山陶令宅。夢中秋色李陵臺。歸舟未竟饒歌興。更譜防邊畫角哀。

弔維新諸君子三首

介公

俛望中原勢欲傾。陰霾奪日鎖王城。化雞未死飛龍禍。狡兔猶生走狗烹。三字鍛成冤有獄。

萬家痛哭罪無名。中流砥柱齊摧折。魚水君臣各不平。
傾危共濟枉和衷。死後何人敢效忠。一片苦心俱化赤。九原冤血未沉紅。信讒竟出垂簾策。
戮力難成曲突功。誰向燕臺收駿骨。徒嗟馬革裹英雄。
英雄死事曷勝哀。到底紅羊劫未灰。不信文章能買禍。誰知鸚鵡竟招災。君王枉力行新政。
蒼昊何心忌異才。羅織黨人千古恨。空餘熱血酒泉臺。

讀清議報

朝鮮李莘田雨堂

歷史所載忘身爲國以盡忠義者人苟有血性孰不感動而身願爲之況在同洲
之國而生於同時若見其人者乎吾於康南海梁卓如兩先生尙友之心師之而
其同事諸公之忠烈亦無間然爾

中原積弱外夷輕。有此驕人奈用兵。莫問東征衛汝貴。如今國賊盡公卿。

時局恢恢李合肥。寧知姑許外權非。越裳翡翠傷心事。猶向韓人設釣機。

甲午夏北洋大臣答袁世凱電有姑許朝鮮自

主外權之語

蓄憤千年急樹勳。東邦唇齒謾云云。春眠已化隍中鹿。誰辨朝暉與落曛。
樵客看棊如玩世。星分區域睨同柯。亞東一脈關時事。縱不恤人奈地何。
羣策繽紛斷聖明。大公知在聽民氓。勝公善說葫蘆樣。此是老臣無限情。

強隣不譎。屢盟何。猛虎齧人。却恃他。天上匏瓜。應不食。勸君休愛一分多。
龍飛乍失。雨雲初。祇恨英霞。作計踈。想望東南。天子氣。至今猶有武昌魚。
漆室宗周。似舊年。春燈隔海。淚涓涓。東人不爲吾君死。慚愧中州有六賢。

秋風行

寒松主人

秋風怒吹。碧海立。長鯨飲浪。百鱗泣。可憐東南。錦繡一原濕。蠻艸年年。哭群蟄。吁嗟此螿幽。
埋三千年。幾閱周舒與秦急。嬴秦一盡。元又來。鞭笞刀鋸。如束涇。虎狼千輩。戴冕居。驅策民。
賊膏血。吸膏血。吸民不給。愁雲覆九區。群龍紛繞。襲群龍。兮羣龍。何情之太忍。兮。坐視吾民。
困幽繫。會逢南海一偉人。起排帝閤。悲鳴悒。悲聲震庭。不敢止。天子感動。下階揖。下階揖。
忠言入。頒新謨。蕩舊習。春雷一聲。動九天。萬物芸芸。皆歡輯。忽遇凜風。朔雪捲地來。頃刻乾。
坤變凍澀。雪盛風勁。凍不開。鬼蜮競巖廊。鳳麟還山隈。百卉已隨苦寒死。松柏不受冰霜摧。
松柏兮松柏。今非其時。空消搖乎清泉與白石。

己亥元且。與王照梁啓超羅普歐柒甲望。闕行禮口占。更生

嗟日曠。臙射北扉。遙從海外起朝儀。仰看北極。瞻丹闕。立對東風。認紫薇。去歲趨陪。穿階仗。
今晨顛倒。乏宮衣。逋臣西望。腸堪斷。故國雲飛。有是非。

上已後四日。與東洲兄遊溫哥華園。泊觀櫻花。思東國舊遊。并送東洲兄還國。徧示

東國故人正櫻花大放時也

更生

大瀛萬里隔遊塵。上野櫻花照暮春。未敢回頭思漢月。得歸江戶是鄉親。

東洲兄還國再賦一章并呈大養木堂柏原東畝桂湖邨陸羯南藻洲子宮崎君及

諸故人亦足知遊者之情也

更生

櫻花開罷我來時。我正去時花滿枝。半歲看花住三島。盈盈春色最相思。

出都作已丑

更生

表海神旗啓帝都。西山王氣未榛蕪。百年感愴伊川髮。萬里蒼茫屬國圖。廟壁幽靈呵髣髴。鈞天廣樂聽模糊。無端誤作觚稜夢。醒視扁舟落五湖。

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猶。謾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瀾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

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峯。懷抱芳馨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眼中戰國成爭鹿。海內人才孰臥龍。撫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雲雨護青鋒。

送馮躋仲回錦衣家弟之日域借師

黃斌卿

整頓飛鳧出甬東。稜稜劍氣吐雙虹。半肩行李山河重。一紙羽書日月通。聲徹秦庭悲夜雨。煙銷赤壁借天風。謾誇郭子聯回紇。麟閣今標駕海功。

按柳橋詩話云。二十年前有人持此詩幅來賣者。價亦廉。當時諸名家不曉尤物。披閱匆
匆。唯評書法之娟媚耳。近時明末清初之書盛行世。明末清初之人物。莫不尙友。於是乎
卡氏之璧。始顯于世。人人追恨。而其輻不知遂歸于何人矣。夫當朱明之末造。鄭成功糾
合義衆。虎踞海嶋。且乞援于本邦。其呈長崎鎮臺之書。今猶傳世。可覆視也。然彼武夫也。
理有或然者矣。至馮躋仲黃宗羲之徒。一介之儒生。眇然懦夫。感憤不已。航海千里。俱抵
于瓊浦。傲秦庭之哭。謀回紇之援。所謂仁者之勇。猶有出成功之上者。今讀其詩。想其人。
猶令人破涕。黃垺卿所指斥錦衣家弟者。卽黃宗羲云。

乙未出都作

更生

三千劫裏橫金翅。二六時中看白牛。鎮日散花聊汗漫。諸天聞樂少淹留。竟將瓔珞親貧子。
故人泥犁救重囚。丈室億千師子座。金身偶現不須收。

書事八首

天壤王耶

漢室日多故。詔書誅黨魁。軍猶嚴宿衛。敵自忌邊才。捲甲蒼頭去。飛車碧眼來。長城空飲馬。
陰雪散龍媒。

屢報川西警。燦原事竟真。枕戈仇敵士。築柵恐行人。烽火連三郡。音書滯五津。審時須急撫。
莫又起黃巾。

桂海巖然動。如今報瀟清。民窮思作賊。事急始招兵。郊墨增應恥。山田瘠可耕。健兒圖報國。慎勿重橫行。

愁絕蒼蒼表。無能執管窺。睦鄰爲上策。讓地得全師。人事多興廢。寰區有盛衰。從來陽谷地。強半宅隅夷。

暗度昆池劫。潛移白虎年。紅花愁滿地。黃霧忽彌天。讖學原無驗。妖詩漫共傳。自強終有術。但莫奮空拳。

聞道淮徐海。饑民徧道周。竄蛇驚野哭。淒雁動人愁。賑卹憂難繼。生靈苦未休。沈災何日澹。滿目正橫流。

甌脫窮邊盡。鴻溝割九龍。路圍裙帶濶。香港一名裙帶路峰割劍鋌重。填海無精衛。焚巢有毒蜂。偏隅

何所恃。民勢祇凶凶。

自主和戎議。中朝失利權。胡能弭兵革。祇與飽鷹鷂。俠士思磨劍。經生憚改弦。江河看日下。風色暮悽然。

送任甫入都辛卯

更生

道入天人際。江門風月存。小心結豪傑。內熱救黎元。憂國吾其已。乘雲世易尊。賈生正年少。跌蕩上天門。

登臺惟見日。握髮似非人。高立金輪頂。飛行銀漢濱。午時伏龍虎。永夜視星辰。碧海如聞淺。乘槎欲問津。悲憫心難已。蒼生疾苦多。天人應上策。卻曲怕聞歌。冰雪胎終古。雲雷起大河。繫辭終未濟。吾道竟如何。

贈梁任公

譚嗣同

大成大闢大雄殿。據亂昇平及太平。五始當王訖麟獲。三言不識迺雞鳴。人天帝網光中見。來去雲孤脚下行。漫共龍蛙爭寸土。從知教主亞洲生。普徧根塵入剎那。茫無斷續感川波。眼簾繪影影非實。耳鼓宵聲聲已過。外道頑空從爾許。凡夫執着更如何。一真法界相容納。海印分明萬象羅。虛空以太顯諸仁。絡定閻浮腦氣筋。何者衆生非佛性。但牽一髮動全身。機鈴地軸言微緯。吸力星林主有神。希卜梯西無著處。智悲海香返吾真。祖龍羅馬東西帝。萬古沈寃紫與蛙。僞禮誰攻秦博士。少年今見買長沙。斯文未喪寄生國。公法居然賣餅家。聞道潮音最親切。更從南海覓歸槎。

游桂林謙某公席間作乙未

更生

妙音歷盡幾多春。一劫塵中現此身。偶轉金輪開世界。更無淨土着天親。黑風吹海都成夢。

紅袖題詩更有神。誰識看花揩眼淚。雄心豈忍白他人。
羽衣霓佩足徘徊。無礙天風引去來。種菜英雄傷老大。念奴歌舞費新裁。起居八座猶將母。
壇席千秋豈易才。絲竹東山賓客滿。不妨願曲對花開。

和景秋坪侍郎甘肅總督署拂雲樓詩二篇

譚嗣同

作賦豪情脫幘投。不關王粲感登樓。煙消大漠羣山出。河入長天落日浮。白塔無儔飛鳥迴。

蒼梧有淚斷碑愁。碧血碑在樓下。肅妃殉難於此。驚心梁苑風流盡。欲把興亡數到頭。樓本肅。漸後死。

金城置郡幾星霜。漢代窮兵拓戰場。豈料一時雄武略。遂令千載重邊防。西人轉饒疲東國。

甘肅軍饟歲四百八十萬皆仰給東南諸省時總督爲家雲觀年伯方請假歸里是以有取於譚大夫小東之義

南仲何年罷朔方。未必儒生解憂樂。登臨偏易

起旁皇。

題酸道人風月琴尊圖

瀛洲客

天風颯颯吹黃埃。薜蘿披拂紛瀛臺。老生習儒信謊誕。吳剛月斧何從來。憑虛膠瑟千萬彈。
那恤沈湎昏墊爲其災。中有開天霹靂手。誓掃羣靈鑽天窟。軒虞操綬安四維。管樂折衝攘
羣醜。鑿破混沌崇文明。朗激瀛寰九萬九。烟飛灰滅醉鄉中。浮生畢竟歸何有。我羨神仙大
遊戲。此無忌兮彼無忌。鈞天廣樂佐璠筵。灌頂淋漓助元氣。元氣邁兮表海風。七寶裝成延
壽宮。清談未必無徐勉。燕樂誰堪笑景公。翻桂海。耀冰天。滄海桑田變萬變。望中天末有賢

豪。町畦獨闢開生面。高山流水嗣牙期。舖糟飲醕攬文獻。我觀此圖意便便。縱譚風月盡忘年。願養琴尊資復性。花開花落等閒緣。拈花微笑兩茫然。從古金粟冰輪缺復圓。

戊戌政變後由都至鄂感事答友人

蘇 菴

江漢湯湯首首廻。北書緘淚濕初開。憂天已分身將壓。感逝還祈骨易灰。闕下驚魂飄落日。車中殘夢帶奔雷。吾儕未死才難盡。歌哭行看老更哀。

哭林烈士

蘇 菴

如雪刀光照胆寒。道旁萬衆帶洶瀾。書生自報君恩重。廿載頭顱十日官。

儒冠

薊漢閣主

青青陵麥蔽荒村。溺盡儒冠問叔孫。豈謂禹湯真酷吏。翻憐訓注媿謀臣。中庸千載雙胡廣。明亦有初廣劇美同時兩子雲。谷永亦字子雲一笑遼東作龍尾。蔡牀白帽向誰論。

湘痕詞八篇并叙

譚嗣同

悲夫。人困繭天。豈不信哉。余以降大功之喪。輟業有閒。既終喪。乃定十有五歲至二十有五歲十年之詩為一卷。此十年中。時往事易。恨感遂深。少更多難。五日三喪。惟親與故。歲以凋謝。營營四方。幽憂自軫。加以薄俗沴氣。隱患潛滋。迂學孤往。良獨悵然。夫內顧諸家。既如此。外顧諸世。又如彼。故發音鮮宣平之奏。措辭有拂爵之嗟。客歲之夏。仲見泗生告

終海外。同母五人。偶影坐弔。嘗自念閱世既深。機趣渺邈。獨茲藝事。降鑿自天。圓則九重。亦勞人瘁。士所不默也。生於騷國。流連往躅。水絕山崩。靡可擬似。成輓歌八章。命曰湘痕詞。時光緒十有六年春三月。

亦知百年內。此生無久理。猶冀及百年。雖死如不死。豐林秋故凋。嘉卉霜乃委。孰謂少壯人。一去不可止。哀哀父母心。有子乃如此。

中夜候郵雞。晨興飛淙淙。靈輻軋軋鳴。送子入山道。道亦不遼遠。山亦非峻嶮。如何一揮手。終古音容杳。依依河畔柳。潯潯山中草。夙昔同遊處。踐之勞心悄。悄悄復如何。幽宮闔人表。今有塗之人。其死吾猶歎。朔風悴朱秀。乃在骨肉間。昔爲連理枝。郁郁桂與蘭。今爲泉下土。蔓草霜露寒。深谷或可陵。容光覲無端。亦有阡與隴。徒作異物觀。慷慨重意氣。至此何漫漫。英才發奇妙。黯然閔一棺。棺中者誰子。嗟我平生歡。

小時不識死。謂是遠行遊。况爲果行遊。詎解軫離憂。崇雲西北沒。河水東南流。既逝不復合。乃知生若浮。平居日相習。澹焉忘匹儔。及其判襟袂。中情摯以周。繡襦豈不煖。益以雲錦裘。珍肴與瓊漿。惟恐莫予求。依戀亦須臾。握手方夷猶。奈何物化後。淪棄同松楸。

織條茁初穎。但知有同根。纏附薦與蘿。繼起乃相緣。同根不相保。妻子安足論。俯仰周曠宇。孰塞此煩冤。少小相煦煦。愛至責亦繁。謂是陳腐言。掩耳數其喧。良覲會有窮。德音不再宣。

嗟彼日因依。胡爲若棄捐。倏忽繁霜隕。異路各朝昏。一處夏屋中。一寐榛莽原。難及不可代。徒令爲弟舅。

麗景明朱暉。倉庾響深樹。萬類欣向榮。而獨惻情素。誰言陽春時。乃是肅殺處。弱女處復啼。親串啼以慕。縱復日相臨。終亦委之去。所愛非形骸。形骸况難駐。聊用酌一觴。冥冥或予顧。人生貴適意。不以物重輕。胷中有哀樂。外物詎能分。矧彼遺與贈。何足竭其情。豈惟情不竭。適使憂心榮。含悽坐永日。所惡贅此生。

夙昔有噩夢。沈瀾席上涕。晨風振林鳴。欣幸不勝計。奄忽能幾何。斯境遂真泣。安知今日悲。非我夢中事。達觀亦殊暫。覺夢終成異。欲知泉下恨。蜀魄血猶淚。試聆獨征鴻。則知生者意。

鄧貞女詩并狀

譚嗣同

貞女名聯姑。湖南善化縣人。字同縣龔家幌。家幌天。貞女夜聞風颯颯。戶牖閉。頃之帳鉤鏘然有聲。詢得實。涕泣持服。父母擬奪之。即臥不食。幽憂盡哭。髮爲之童。卒歸龔氏。行時復有聞如昔聲。尋歿。年二十有六。

獨繭之慕鉤珊瑚。酸風微曳鳴聲孤。陰燐四逼鑽無華。鄧女此夕爲貞姑。宛然新婦登帷車。即死地下女有家。吁嗟死非人所無。匪難其竟難其初。臨機立斷識所趨。果力自策無滯滯。安步緩心氣不粗。久且彌厲同須臾。家人不識疑可渝。鬢髮凋落中自痛。生者可死死者蘇。

天孫不渡河爲枯。俯視斷斷羣小儒。孤持一義相牽拘。禮所未備義以敷。嫁殤之禁胡爲乎。先聖平情用永圖。整齊賢智不肖愚。至於精誠有獨徂。鬼神無力使勿舒。窮今亘古乾坤俱。違計舉世毀與譽。堯舜揖讓湯征誅。安有往制供追慕。六月飛霜冰出魚。天行且以回其途。不信其心盡信書。坐守常例如守株。林中挂劍云贈徐。鬼安用此將非誣。此心旣發不可虛。豈以無濟生時蹶。况是系屬葭中萃。煌煌名義何當辜。處士殉國良艱劬。敢云未仕宜謂迂。夫婦誼不君臣殊。我思夷齊兩匹夫。

贈歐伊广

唐才常

沈沈苦海二千載。疊疊疑峯一萬重。舊衲何因困蠛蠹。中原無地走蛇龍。東山寥落人間世。南海慈悲夜半鐘。用九冥心湘粵會。行看鐵軌踏芙蓉。

潼關

譚嗣同

終古高雲簇此城。秋風吹散馬蹏聲。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不解平。

雪夜

譚嗣同

雪夜獨行役。北風吹短莎。凍雲侵路斷。疲馬怯山多。大地白成曉。長溪寒不波。澗清香難問。關塞屢經過。

蘭州莊嚴寺

譚嗣同

訪僧入孤寺。一徑蒼苔深。寒磬秋花落。承塵破紙吟。潭光澣夕照。松翠下庭陰。不盡古時意。蕭蕭雅滿林。

病起

譚嗣同

蕭齋臥病久。起聽咽寒蟬。崢立空階上。遙看暮樹邊。萬山迎落日。一鳥墮孤煙。秋雨園林好。攜筇感逝川。

秋日郊外

譚嗣同

寒山草猶綠。長薄樹全昏。鴻雁遲鄉信。牛羊識遠邨。邊風挾沙起。河水拆冰喧。野老去何許。日斜歸里門。

雜詩三首錄一

倉海君

天雞不能雄。化雞代爲鳴。膊膊復膈膈。豈云非惡聲。壯士誤起舞。慨然赴功名。失身一非時。甚辱鞫爲榮。枕戈夜未旦。素月當天行。圓圓此皎魄。中有妖慕生。得地遽僭妄。吞噓虧陰精。諸仙并束手。坐令天偏盲。憑月復有烏。翳日失其晶。安知豢養物。乃起爲禍萌。蒙蔽苟不知。安用天聰明。知之不能去。客位終古橫。

感事述懷步友人韻

星洲厲公

陰凝陽亢元黃戰。河不出圖鳳不遊。大地茫茫尋淨域。遼東白帽傲龍頭。

起陸殺機愁易宿。補天苦志孰存心。干戈行見無家別。淒絕江頭野老吟。
哀時山鬼國殤篇。腸斷夫君想自憐。身是斗南心斗北。如雲金翅正垂天。
奇章賈塞牛僧孺。款段居鄉馬少遊。落落當朝數英物。浪淘沙去大江流。
載酒尋花次第邀。連騎結駟倘相招。百觚尼父居彝去。女樂齊廷罷早朝。
美人芳艸極天遐。臺閣雍容樂未涯。我不能暗狂可學。解禪天女試拈花。

順德二直歌乙未

更生

諫草之堂何巍巍。三百年來過者頭皆低。順德之館何醇醇。中有椒山人不識。分宜不過佞
臣耳。不斬國事無損益。豈如賈國賊不斬。割地終無極。朱雲已矣孔融死。誰歎請劍申憤抑。
咄哉工部何藻翔。華嶽峯尖金晶光。巖電爛爛夜騰霜。抗疏斬奸劍吐鏃。同志禮曹羅鳳華。
義填胸臆照虹霞。自雕倉鷹比翼出。追逐無禮憤氣加。首請遷都定國本。次請拒日絕使槎。
末請斬佞論榿枹。存亡繫此誰開牙。事雖不成壯人氣。蹴踏雷電飛風沙。昔何維柏劾嚴嵩。
萬衆拈香羣歎嗟。今者生見胡邦衡。對面不識或揄挪。作詩告凡百君子。不式順德之南館。
焚香椒山遺宅何爲耶。

別蘭州

譚嗣同

前度別皋蘭。騷車今又還。兩行出塞柳。一帶赴城山。壯士事戎馬。侯封入漢關。十年獨何似。

轉徙媿兵閒。

馬上作

譚嗣同

少有馳驅志。愁看髀肉生。一鞭衝暮靄。積雪亂微晴。凍雀迎風墮。饒狼尾客行。休論羈泊苦。馬亦困長征。

秋夜

譚嗣同

何來風萬壑。城北湧驚濤。衆籟當秋爽。孤吟入夜豪。寒中雞口噤。雨背雁聲高。無夢欲忘曉。詩腸轉桔槔。

老馬

譚嗣同

敗歷銅聲瘦。危崖鐵色高。防秋千里志。顧影十年勞。嘶養封俱貴。牛羊氣自豪。咸陽原上骨。誰足九方臬。

游加拿大記

更生

三月之末。度加拿大。逾落機大山。千峯積雪。長松覆地。鐵路轉殼曲折。循山逾澗。若長蛇。凡經雪架山洞八十餘。澗橋無數。俛瞰碧湍。與雪峯相映。光景奇絕。鐵軌盤山頂而過。山巔甚平。而無名。西人請吾名之。吾名之爲太平頂。期大地之太平世也。逾山則雪積數千里。無寸土寸草。及人居。時有一二烟剪人帳居。於是牧畜。想見吾漠北氣象。如是者四五百里。乃到

蘇坡湖。湖中萬島。界分英美。烟波洲渚。浩渺微茫。石阜長松。連續千里。此地殆中原所無。亦地球所少見也。三月晦夕。至阿圖利。凡六日。鐵路行萬里矣。其國預派巡捕官于車站前相接。越日其總督總統祝司官約見。其總督由英所命。若吾之鎮守將軍也。加拿大雖屬英。而別爲民政如美國。其總統由民舉。雖位總督下。而大權一切屬之。總統名羅利。法稱。而新黨新得政者也。一握手即曰。吾與子皆新黨。願祝子速得政如我。相接欣然。延入密室密談。情意至厚。述及彼舊事。相與歎歎。國種令我過戈壁。視其舊壘焉。再使一官邀吾視議院。導遊各所。及觀議員議事。復主書藏云。有中國書甚多。後遣人以藏圖贈焉。其下議院長請茶宴。出其夫人諸女相見。再導觀議院。羅利並親陪焉。先是英總督請跳舞宴。是夕九時赴焉。男女七百人。鋪設宏麗。男女合沓。長裾曳地。各大臣皆來握手問訊。總督與諸大臣先舞。次官繼舞。後則羣賓亂舞。若旅酬焉。總督延吾在舞廳之高座。此則惟總督總統夫婦坐者。群官皆不與焉。舊總統偕吾巡視各廳及園林。燈彩萬千。花香錯雜。其酒廳列兵二隊。左右執鎗立。但總督與各執政大臣一席。吾一席。餘俱立飲。飲畢復舞。至二時乃散。越日總督命一女畫師自懲耶度來。爲吾寫像。畫師年十八。其地最知名者也。吾口占一絕云。飄泊餘生北美洲。左賢特爲寫形留。風鬟十八紅衣女。却是中原顧虎頭。

安慶大觀亭

譚嗣同

漠漠秋潮送夕暉。片雲斜趁水天飛。遠山如畫月將上。野店初燈人欲稀。異代忠魂應有淚。
元余忠宣公慕在亭下 十年血戰感無衣。咸豐開安微亂最久 霜嚴露冷猶常事。劫火燒殘草不肥。

武昌夜泊二篇

譚嗣同

秋老夜蒼蒼。雞鳴天雨霜。星河千里白。鼓角一城涼。鐵灶新番舶。燐啼舊戰場。青山終不改。人事費興亡。

武漢烽銷日。舟因覽勝停。江空能受月。樹遠不藏星。露草逼蛩語。霜花凋雁翎。但憂懸磬室。兵氣寓無形。

登洪山寶通寺塔

譚嗣同

續鳥西墮風忽忽。吹瘦千峯撐病骨。半規江影臥雕弓。郊原冷雲結空綠。楚尾吳頭入塵壘。一鈴天上縣孤籟。憑欄俯見寒鴉背。餘暉馱出秋城外。

安昌謠

西狩

吾邑有安昌。印何纍纍耶。匿形若社鷄。吐聲如雷耶。一解北郭有狗。嗥嗥欲齧我。為之假我。聖崩一角。毋使蚩尤刑天。新都盜而攫。百蟲將軍千位。啓將赤其族。股股楹鳴。悠悠旃旌。曾不發一鏃。二解元規有樓。婆娑其羽。景升注易。坐談玄語。寧不念運甓。一甓千金。竟安取。三解丈夫富貴在黃耆。黃耆不可久。願使火齊之珠。歿吾首。朝馳辟歷暮馳烈。缺火齊之綏。毋

解紐。不信湘波魚。朱絲繫靈侯。靈侯靈侯。子發弗來慎勿憂。四解

梁園客

西 符

聞道梁園客最豪。山中谷永太蕭條。鷓餘乞食情無那。蠅矢陳庭氣尙驕。報國文章隆九鼎。小臣環玦繫秋毫。君看鸚鵡洲邊月。一闕漁陽未許操。

粵海有文士。少入詞苑。以糾彈節相罷官。當時頗著直聲。既失志。有咄咄書空之感。去秋遂因政變作符命數篇。詩以記之。

題荷花畫冊戊子六月

更 生

世界偶然留色相。生涯畢竟託清波。明璫翠羽人曾識。碧漢紅檣夢似過。殘月照來裳珮冷。曉風墜後亂痕多。城南詩客頻相問。惆悵朱顏易老何。

三年甲申三月

更 生

三年不讀南朝史。瑣艷濃香久懶熏。別有遁逃聊學佛。傷于哀樂遂能文。懺除綺語從居易。悔作雕虫似子雲。憂患百經未聞道。空階細雨送斜曛。

秋感前八首戊戌稿

痛 哭 生

痛哭空山最上頭。團欒明月負中秋。黃塵眯眼成新劫。青史填胷鬱古愁。海外幻民紛吐火。人間王母妄傳籌。橫流滿目無安處。淚灑鄒生大九州。

空山鶴警起霜鐘。一枕邯鄲夢正濃。豈有蒼生望安石。但云新法誤神宗。中原竿木愁分鹿。上郡衣冠詫駕龍。萬里風煙秋氣勁。甘泉聞說夜傳烽。

漠漠燕雲望眼迷。九關秋閉阻雷車。飛符有詔搜行客。侍櫺無人諫大家。萬騎防秋歸宿衛。百官陪列拜充華。夢中鸚鵡能言語。愁說黃臺再摘瓜。

野死幽囚事豈真。竟傳蜚語惑愚民。蔓抄未定移宮篆。莽伏須防跋扈臣。西日駒馳憂過隙。東雲龍出阻攀鱗。中興將相張韓盡。誰是平江對哭人。

遺謁爭傳黃藥禪。荒唐說餅更青田。戴鰲豈應遷都兆。逐鹿休訛厄運年。心痛上陽眞畫地。眼驚太白果經天。祇憂讖緯非虛語。落日秋風意惘然。

漫說才奇禍亦奇。是非朝議到今疑。違天憤血埋哀叔。去國扁舟異子皮。一網幾成名士獄。千秋重勒黨人碑。出門未敢輕西哭。時局驚聞似奕棋。

變徵聲中起白虹。千門萬戶冷西風。丁沽警集飛雲舸。甲帳寒生救日弓。忍把安危累君父。竟將成敗論英雄。望京樓上孤臣泣。殘月天南聽斷鴻。

萬山寒色赴重陽。莽莽乾坤意黯傷。敢說巨君媚文母。未容孝孺問成王。東周紀月秋多賊。西極占星夜動狼。笑指黃花亦時勢。金英開遍島臣章。

六月

聖壽節美洲各埠創行恭祝禮吾居文島望

闕行禮又還埠與鄉人叩

蕭王志胡蹙。江海此分袂。涕流如雨霰。何以贈君子。舌噤不敢告。弓月保東海。分嘗起南嶽。

苦雨行

倉海君

雨師晝夜驅龍行。一雨三月無停聲。烏沈鬼沒不敢出。仰視天日長冥冥。冬寒凜烈春未已。浸淫木氣渾歸水。稚陽欲茁老陰遏。乃張母權侵厥子。寒風吹天不肯高。陰雲四壓天周遭。媧皇補處今畢漏。石鍊五色難堅牢。盡傾海水向天半。驚波怒濤滿空散。竟無一片乾淨土。着足大地成泥爛。雄雷噤斷鳴雌雷。百虫胸縮戶不開。花藏柳慝避雨氣。雖有羯鼓安能催。物過爲淫極必反。下士談天嘆天遠。恐將降魃來止雨。倒行逆施兩俱損。不然不日復不月。地晦天昏寒水發。幾疑世將入混沌。待起盤古冢中骨。欲書綠章上青帝。請收政權屏陰翳。膏雨和風各聽令。萬方重紀歲華麗。

戊戌八月聞北京政變懷南海先生作

天南俠子

蕭颯繁霜漫天地。萬方秋氣萃金臺。驚人碧血滌都市。遺老丹心走電雷。胡騎驚塵連北藟。吳簫哀韻滿東垓。董帷聞道逃冤獄。獨睨燕雲祝一回。

瑞鶴仙寄贈梁卓如

同

夢庭花玉樹。正燧瑣湖山。道興亡故。金臺何消顧。倚膽肝貯雪。耐飄零苦。萬流一艦。想梨洲仙瀛積渡。最生憐。無力東君。却把芷蘭相誤。 趙燕新妝歌舞。少入侯家。被秋娘妒。冰姿那

霞翻雲更覆陰雨。憶舊京。恨絕群鷗冷落。多少猩紅醉仆。賸西鄉月照遺馨。百年豔訴。

謁秦徐福墓

同

展謁先生到紀洲。叢狐野鼠夕陽愁。儒書恨絕坑焚盡。故向蓬壺碩果留。

懷朝鮮王仁

同

騎麟跨鳳人長崎。壇杏春風第一枝。獄獄妙談齊魯論。東皇尙待訪明夷。

弔明朱舜水

同

幽壑東眺一遲留。故國胡塵動旅愁。當日朱明誰失鹿。哭秦同調止梨洲。

弔明黃宗羲

同

一卷明夷論不刪。同朝遺老有雙山。德川弗納平戎策。辜負先儒渡馬關。

遊上野觀西鄉隆盛遺蹟

同

陰木蕭森日落時。西鄉戰績最堪思。跨鞍濺血人何在。殘碣空餘不忍池。

過東京大久保利通哀悼碑有感

同

盤螭鐫蚪樹豐碑。三傑遺馨占一枝。道是李牛興黨獄。冰魂粉碎爲瘡痍。

詠懷

同

倚劍呼號望剡秦。黨碑魏峙蹴胡塵。玉毫揮灑傷時淚。早向東雲露爪麟。

讀美人讀報圖

立庵居士

不是紅葉照寄字。遠山帶愁顰雙翠。不是青鳥脚來書。高髻慵整雲不梳。深閨無人晝欲午。滿地青台綠蕉舒。不愁春蠶結繭小。唯愁胡馬來牧艸。昨聞俄人入金州。今傳德人據青島。諸公袞袞形徒勞。報章萬言如牛毛。安得英雄如頗牧。電掃妖氛驅腥臊。君不見書生傭書空勞碌。徒使蛾眉憂家國。

八月十三日過菜市口感懷口占

兩觀子

西風落葉滿長安。此地驚揩淚眼看。碧血一完千古事。男兒得死較生難。欲把頭顱換太平。維新有例血流成。可憐禹域無多士。生死分明那抵卿。君危豈復恤身危。一飲魚腸百不知。惟有乾坤留恨事。衡湘蘭芷古今悲。漫薄令人重古人。乾坤英氣若爲新。百年以往看青史。一樣靈均哭楚臣。清流鉤黨禍連天。季漢殘明謬種傳。荆棘銅駝無限事。紅爐鐵血亦當年。徘徊菜市立斜陽。毅魄英姿耐國殤。嗚咽千秋唯禍水。又添遺恨盡滄桑。

秋感後八首戊戌稿

痛哭生

鶴書赴隴正紛紛。誰料空勞竟舉勤。菜市歐刀酬國士。蘆溝襍被散微君。垂簾求革青苗法。入衛能添白荔軍。贏得老儒同贊歎。篝燈重理說經文。

浮雲西北望長安。轉綠回黃眼倦看。堂額競除新學字。門封重揭舊裁官。早知秦相能相感。
何有商君苦用鑽。孤負至尊憂社稷。千秋疑案說紅丸。
萬方憂旱待甘霖。駭說神龍痼疾深。孝惠自因高后病。叔文終誤順宗瘡。刑章畢反中朝汗。
問鼎偏生敵國心。吟客哀時頻悵望。西風殘照滿秋林。
秋肅春溫總聖恩。不須公論白沈冤。荷戈竟歷新疆苦。得柄真輸舊黨尊。荐士詩休誦韓愈。
逋臣迹已等張元。獨憐枉作無名死。中有文忠繼起孫。
膠東海警接遼西。何意南來道更迷。五虎門開集兵艦。九龍城近啓丸泥。攫金有士儕秦狗。
戰水無車等越犀。數往愁聞康節語。天津橋上杜鵑啼。
悲秋有客臥江城。雖遣蒼茫百感情。河決未消黃水勢。民飢易起黑山兵。石人敢信因謠出。
金狄真愁應識生。時難年荒正無那。况堪江上鼓鼙聲。
滿城落葉晚蕭蕭。磊塊憑誰借酒澆。玫瑰禍胎張景教。芙蓉毒燄煽花妖。悲歌燕市淒寒日。
抉眼吳門鬱怒潮。留作遺臣千古恨。神州亂本未能消。
不獨江南可賦哀。傷心聊復此登臺。佯狂伯虎全生命。改制公羊是黨魁。從古詩材兼史作。
漫天秋色送愁來。廟堂且展安天手。莫把科場鬧秀才。

贈友人丁酉秋月

更生

友人生長。澳洲學問。精深喜言。變法以救中國。自任故書團扇。贈之人與天通。有父有宗。孔子主仁。注心大同。養我神明。救我氓蒙。推極識界。諸天無窮。區區大地。豈有西東。先愛同類。無忘族邦。

大地飛來偶現春。中原靈氣日華新。黃虞明胄百千億。誓拯瘡痍救我人。

七言十章寄懷飲冰子兼呈更生先生

獨泣問麒麟者

塊獨傷心阮嗣宗。竹林舊夢了無蹤。死生離合人間世。中散琴聲落海東。少小談經宗禮運。春秋與義未窮探。自從得見江都學。始信眞儒出嶺南。湘中帝遣德星聚。屈子精魂或請之。絕大規模南學會。同康於此立初基。誓行仁政作君師。千載神州此一時。痛絕囚堯城。早就無情風雨敗佳期。宣尼發政先誅卯。義少仁多惜偃王。自古救民須用武。豈聞琴瑟化豺狼。自從奇渥禁持兵。儒者稀聞學劔成。夜夜夢披隱娘傳。天涯何處訪空精。無可奈何天地窄。甚深懷抱爲誰開。故人問我今何事。二六時中對綠苔。瀏陽仁學足千古。表章幸有今潛夫。大苦大樂飲冰室。盡天蓋地自由書。六烈沈寃那得伸。大斃顛倒是非眞。千鈞一髮存清議。珍重同胞託命身。直上太平最高頂。故鄉西對勝神州。悲情此際如何遣。四億奴軀未出幽。

六君子紀念會

六士沈寃已二年。誰將大獄訟于天。上方有劍朱雲在。折素車白馬弔忠魂。千古重憐燕籍寃。我有龍泉鳴匣裏。少

讀美洲祝 聖壽記

人心不死信非虛。海外郵傳祝嘏書。喜說我皇終復位。秋

香港夜讀清議報

龍崇嶽。翠太平山。碧海蒼波萬里環。靜對孤燈無限恨。喜

題星洲厲公看雲圖

看雲不作狄梁公。屈身幾以牝朝終。看雲不作杜陵翁。許眼光到處古人避。我所思兮大海南。島上看雲有奇士。堪

直取乾坤萬古眼。化作一氣相氤氳。陽雲出冬陰雲夏。魯

雲之君兮紛來下。眼前所見雲非雲。中有看者精神存。魏

不見卿雲糺縵色。但見浮雲蔽西北。坐令下士懷百憂。萬

未能剗斷雲連綿。亦知陰霾勢非久。其奈勃鬱當吾前。登

世間難得吉祥雲。望氣空憐成五采。九淵沉沉蟄者龍。雲兮

極目閉塞將成冬。天地心留畫圖裡。雲生海山吸海水。淋漓元氣大九州。霖雨蒼生以龍起。

題無懼居士獨立圖

倉海君

舉國睡中呼不起。先生高處畫能傳。黃人尙昧合群理。詩界差存自主權。胸有千秋哀古月。目窮九點哭齊烟。與君同此蒼茫意。隔海相看更惘然。余亦有獨立圖

雜感

敬庵

自笑生平孟浪遊。長年三島作居留。太平人國無驚犬。最是神皇盜未收。大盜盜國盜亦侯。飢民千萬渡荒邱。虎背不避泰山側。猶道逃存不異求。碧眼紅髯霸氣新。開宗平等漫傳薪。張牙毒遍亞洲岸。未信黃人降白人。歎惜中原事事非。依稀南望自由旗。東邦王氣消耶未。阿度風流忒耐思。

寄懷梁任公先生

星洲寓公

周秦以後無新語。獨有斯人解重魂。以太同胞關痛癢。日山萬物競爭存。江天鴻雁飛猶苦。海國魚龍道豈尊。夜半鐘聲觀四大。不將棒喝讓禪門。

奉題星洲寓公風月琴尊圖

西鄉文治

太息神州不陸浮。浪從星海狎盟鷗。共和風月推君主。代表琴尊唱自由。物我不權皆偶國。天人團體一孤舟。此身歸納知何處。出世無機與化游。

觀世

因明子

一人制賢否。茲時宵小榮。積成奴僕性。諂諛競爲生。智種日摧抑。劣敗理亦平。中之邈載毒。末造丁吾萌。莽莽萬川谷。異族人經營。縣縣帶糸姓。繫縛待宰烹。健者事痛哭。非時投禍程。鍊血灑國門。黨籍罹棘荆。日暮求富貴。連軫來公卿。噉汁相驕貴。盲從何匆匆。醉聖醒爲狂。末俗諒難爭。所嗟急劫勢。不忍送目睛。黃霧塞衢畛。人海聊隱名。墨任義爲羣。時守符易貞。辭爵魯連子。一言破秦盟。雲霄漢孔明。始之事躬畊。

殺鴉行

倉海君

城根潮嘯樹半枯。天陰月黑啼訓狐。飛瞰屋山嚇黃小。微凶召咎聲鳴。潮州老守行春政。一紙朝頒磔鴉令。萬戶無聲春柝嚴。夜伏空山依破鏡。嗟哉人中亦有鴉。東山風雨愁飄搖。人間惜少惡溪檄。界出濁水公爲妖。丹山鳳去桐梧老。海山紛來九頭鳥。安得枉矢掛陰弓。風毛雨血滄溟東。

聞海客談澎湖事

倉海君

絕嶋周星兩受兵。可憐蠻觸迭紛爭。春風血漲珊瑚海。夜月燐飛牡蠣城。故帥拜泉留井記。孤臣掀案哭雷聲。不堪重話平糞事。西嶼殘霞愴客情。全臺門戶此雄礁。三戰前仍隸大朝。斗絕勢成孤注立。交爭禍每彈丸招。尙書墓道蠻雲暗。

暗。大令文章劫火燒。我為遺民重痛哭。東風吹泪溢春潮。

步南海先生韵贈友人之作

璵 菴

森森萬木聳樓臺。獨向危欄立幾回。鬼嘯幽巖熏白日。蛟騰滄海挾風雷。孔圖誰識演无首。佛法何容着死灰。倚劒長號天外望。怒潮忽捲大江來。

同

檀 公

劍光燦燦上靈臺。舒卷山河赤手回。境入炎天仍積雪。精騰巨閭慣奔雷。重開香國聞甘露。徧閱滄瀛起劫灰。我陟昆崙時一望。萬千哀樂衆生來。

時運

因明子

鬱鬱思世理。多由無字書。初俗進農桑。震且足留畜。爾時號聖賢。倫理為排梳。亦足致小康。井里安厥居。中間更衰亂。大致復相如。倏忽出運變。茲理有乘除。昔者尚專制。今茲道猶醜。昔隆禮與法。今畫自由陝。孟晋足競存。龜守喪其車。賢豪已奮變。頑靈乃齟齬。由來新舊交。殺氣滿員輿。軒隱雷電已。荒野始覩虛。羣大身則小。此言不可鋤。洵洵朕時艱。搜救寧非予。吾有黨與徒。來者方徐徐。吾有日與月。萬古為居諸。生民丁時異。四氣有慘舒。蒼然望六合。相要重瓊琚。兒癭不苦搗。何由煉瘍疽。敵敵不拆毀。何由築室廬。綢繆聖所云。不遑事拮据。毋吟雲漢詩。傷哉泣周餘。

東山感秋詩六絕句次汀州康步屐中翰詠癸巳題壁八月六日作倉海君

痛哭秋風又一年。觚稜夢落楚江天。拾遺冷作諸侯客。袍笏空教拜杜鵑。
天涯心逐白雲飛。瑟瑟秋蘆點客衣。回首大宛山上月。更無緘札問當歸。
斜日江聲走急灘。殘棋別墅局方難。後堂那有殘絲竹。陶寫東山老謝安。
寒蛟海上趁人來。漠漠秋塵掃不開。滿目桑田清淺水。五雲樓閣是蓬萊。
冷落山齋運甕身。天門八翼夢無因。西風吹起神州恨。塵尾清談大有人。
老樹秋聲撼睡童。讀書情趣遜歐公。挑燈自寫紉蘭句。一卷離騷當國風。

和獨立山人論詩韵二律

倉海君

曠代元音未寂寥。羽毛重見起雲霄。幔亭絲管千峯月。珠海旌旂五夜潮。故國芙蓉頻入夢。
小山叢桂儼相招。論詩自寫懷人句。風雨荒雞意更遙。
落落英雄並世難。中原旂鼓付詩壇。泰山在望吾終仰。滄海橫流孰與安。鷓鴣隱故巢留客拜。
鶴歸華表話年寒。東風吹醒才人夢。銀燭清尊把劍看。

己亥客鎌倉感懷

璉庵

風塵莽莽黯關津。人海浮沈寄此身。荒店鼠饑狂似虎。孤燈燄碧冷於燐。山河滿目新亭淚。
身世依人弱草塵。無限天涯寥落感。更持肝膽向誰人。

弔西楚霸王三之一

同

繫狗如何不繫頸。大王失計劃鴻溝。名成豎子誇功狗。管見迂儒笑沐猴。日暮英雄離不逝。天亡楚社鬼先謀。丈夫信有頭顱好。乞與韓彭萬戶侯。

眼底

同

眼底人豪盡。胸中塊壘多。新亭周顛淚。易水漸離歌。身手輕河朔。年華感逝波。女蘿山鬼語。悵悵向山阿。

感懷

直公

落日窮邊塞。草枯朔風前。夜雪平鋪。漢唐遺壘模糊甚。還有陰山鐵騎無。回首東風淚滿巾。舊歡新夢各無因。醒時正下黃昏雨。車馬中原有暗塵。

任父夫子美洲壯行歌以送別

遜庵

日麗旌旗色。仙槎泛斗牛。蛟龍齊起舞。虫鶴兩無愁。爲答雲霓望。先環海國遊。願言珍重再。馳譽震全球。

飄泊同黃鳥。懸壘入後車。山匡回獨後。救宋翟成虛。身世何其累。年華苦不居。劉章多感憤。非種未能鋤。

蠻觸彈丸上。微生亦可哀。盛衰離世幻。悲憫詎成灰。陟岵悲千里。封防缺一杯。逃禪今有志。連夜泣瓊瑰。

蟹形水仙

大有橫行意。青袍誤此生。却憐彫後柏。同勵歲寒盟。

金城工部書來。述香海典籍。和余懷星洲孝廉詩。已至六疊韻。抑何見愛之深也。再

疊前韵成五首奉寄

天壤王郎

半剩殘荷戰雨酣。斐亭無復築詩龕。牛羊水草荒臺北。鴻雁音書滯日南。蕉夢十年尋覆鹿。茅堂五柳繫征驂。海山石與枯蘘爛。多少傍人贅筆談。

空山龍墊睡聲酣。分得嶙峋結小龕。節俠未歸滄海曲。人才爭數大江南。星洲香海俱馳聲大江南北六朝

烟月吟雙鳥。萬里風雲駕兩驂。何日手提孤劍過。與君起舞一雄談。

哀歌砍地酒方酣。海畔愁思寄一龕。都護鐵衣空出塞。伏波銅柱罷征南。白狼射獵無飛將。

黑水磨刀有去驂。晋代河山憐夕照。蒼生誤盡是清談。

濁酒澆愁也自酣。角巾長嘯倚仙龕。形容佚麗矜城北。音節蒼涼過劍南。烟外一行遮去鳥。

花前小隊出新驂。摩娑銅狄皆陳迹。燈火闌珊共夜談。

西風鼓角夜沈酣。舊事新懷滿石龕。白甲幾時屯隴右。國初多用白甲軍取勝黑旗往日駐天南。虛堂櫺

燭看長劍。別路緇塵策短驂。未斬樓蘭空抱恨。莫將涕淚向人談。

再疊龕字韵五首奉寄星洲香海

倉海君

窟室聞鐘酒正酣。將軍組練罷西龕。已憂朋黨逾河北。更遣王庭度幕南。急政誰求梅尉傳。
 禍萌何止霍侯驂。漢家未有登封日。留滯休嗟太史談。
 軍中草檄筆空酣。神理虛存暴未龕。祇見螺舟來海外。未容馬柱表交南。瑤章競託三青鳥。
 羽衛翻勞二白驂。收拾衆言注孫子。更無兵與牧之談。
 臺上歌聲起半酣。茫茫項定與劉龕。豈真漢厄逢三七。曾見堯封暨朔南。誓罷貓仍容武鼠。
 夢回虎已齧羸驂。百王道在焚難盡。數典偏憐有籍談。
 天漿傾漏帝沈酣。西奈神來佛讓龕。自轉雙輪刪合朔。別傳十誠貶和南。看山久已迷靈鷲。
 問道真疑到劇驂。至竟大同新運在。老生莫自厭常談。
 喝月呵雲興正酣。頗聞海上有仙龕。單身敢在中賢下。避地仍居北斗南。石室搜殘神禹簡。
 金天留駐羣收驂。欲將虎鼠龍豬意。喚起東方與釋談。

二月初五日觀梅大森寄齋 南海先生

璵 庵

花發蓬瀛憶帝鄉。登臺臨眺海山蒼。百花頭上魁春色。萬木叢中鬱暗香。失鹿驚聞奔大陸。
 臥龍日本計龍梅極有名爭識起南陽。此心天地同千古。庾嶺春長祝一觴。

李二張七返國無以贈別賦詩二章以壯其行

璵 庵

天地黃塵踏。平原百草枯。據鞍新腓肉。攬鏡好頭顱。文酒思江島。風帆指鏡湖。長亭揮手去。

日暮莫踟躕。
壯士行何畏。天涯別較難。風帆輕萬里。雲氣失三山。亦有河梁恨。羞爲兒女顏。高歌且擊筑。莫漫唱陽關。

寄少年中國之少年

同是少年

平生了了思仇事。叱咤風雲氣不平。肘後印誰如斗大。壁間劍躍輒宵鳴。元龍豪氣猶湖海。小范雄胸有甲兵。鷲鳥盤空應一擊。未容狐兔便縱橫。

寄贈星洲寓公

被明月齋

雨打風吹餘子盡。似君豪俊更何人。論交肝膽明如月。經世文章筆有神。人海波瀟誰砥柱。中原車馬自風塵。鯤鵬變化南溟濶。休向蒿萊老此身。食龍金翅次天門。虎豹猙獰據九閭。易水寒風思壯士。唐陵佳氣感王孫。憂時合有銅駝淚。填海應憐精衛冤。遙想過江劉越石。臨流擊楫望中原。

感事

被明月齋

五陵佳氣鬱葱葱。西望長安識帝宮。夢冷鮒稜雲氣白。夜寒牛斗劍光紅。要將鐵騎橫河北。不信銅駝臥棘中。我有長戈能返日。未應髀肉誤英雄。

與平山近藤二君及同志諸子飲香江酒樓兼寄大隈伯犬養先生

全上

倉海君

誰挾強亞策。同洲大有人。願呼兄弟國。同抑虎狼秦。慷慨高山淚。縱橫大海塵。支那少年在。旦晚要維新。

歐冶子歌贈伊广主人

倉海君

噫嘻乎嗟哉。颯風夜扇大海水。妖鳥西飛金兩翅。飛啄凡龍龍不死。神龍不死何時起。金仙鉛淚流不止。此劫茫茫古無似。不數漢家燕啄矢。誰爲鑄劍殲厥妖。當代吾思歐冶子。于時日蝕國黃月。魄紫迺采天精扶地髓。天帝下觀萬靈侍。雷公電母風伯雨師聽驅使。祥金晨躍洪爐裏。鑄成雙劍神無比。昆侖爲礪沃礁砥。山斬虎獅海剽兇。妖鳥哀號張大觜。羣魘待命等羊豕。一揮再揮試神技。乃使五洋沈軍艦。六洲平戰壘。于時天地迺清寧。璧合兩輪珠五綽。告太平者有太史。一統之朝古無此。神劍依然發刃始。老我不才稱劍士。布衣長揖歸田里。噫嗚乎嗟哉。當代吾思歐冶子。

歐冶子歌贈伊广主人

天壤王郎

神劍出匣不可當。蛟鱗兇象遇之走且僵。長空萬里海天碧。縱橫變化誰能識。天蒼蒼海茫茫。我願此劍先斬蛟鱗兇象。然後屠牛羊。噫吁乎海上得逢歐冶子。眼中之人乃有此。擊劍長歌吾老矣。

忠愛歌

海外義民

我皇在位廿四秋。國政由人不自由。洎乎客歲戊戌夏。稍獲權力志少酬。環顧強鄰日逼伺。志志悚懼挂心頭。亟思變法救中國。其奈廷臣難與謀。求賢詔下宜。聖意六士諸賢應徵至。日夕顧問重維新。南海康君條奏備。擬將積弊盡刪除。中外聞風皆懽喜。白日明詔甘餘下。揆之唐虞堪媲美。海宇安恬波不揚。咸慶吾君大可恃。忽聞中輟歎嗚呼。庸臣因不利私圖。首倡廢立楊侍御。一倡百和願和趨。終日環跪請訓政。詎謂聖躬病且懼。西后素忌帝英敏。欲立少主可易愚。榮祿奸權覬大位。敢行篡廢不勝誅。黑雲翳日龍滌灑。陽光深恨晦天衢。況帝從來無失德。仁孝聰明耽翰墨。旁及諸子泰西書。志切安民與保國。苟有一民未能安。于朕則爲有失職。聖哉我皇愛我深。覽民上書至日昃。此君不與衆君同。四十年來今幸逢。彼蒼未許支那滅。帝心簡在在聖躬。維新變政纔三月。遐邇翹首仰仁風。咸謂中國將強盛。窮極則變變則通。不期八月新政倒。聖主瀛臺受苦惱。飲食起居若罪囚。爲救我民喪大寶。諸公袞袞立朝堂。苦諫廢立誰敢道。諫聞江督有劉公。洵哉天下之大老。烈士抗章請撤籬。六忠力竭還思保。明知冒險批逆鱗。舍生取義無逡巡。爲君爲國丹心盡。東市流血冤莫伸。此乃當世之傑士。聞者流涕心酸辛。壞汝長城干衆怒。從何更覓社稷臣。人生自古誰無死。死重泰山真可取。失節偷生臭萬年。烈士芳名垂青史。吁嗟帝黨內多

賢。竄逐捕逮最堪憐。自古正邪難並立。辜負精誠欲補天。當此政變紛拏日。皇上密詔衣帶出。望救之心若倒懸。行行血書指代筆。着汝康某速離京。徧呼忠義同設法。康君奉詔即便行。十死凶中幸逢吉。籌思國內力難施。航海奚敢憚奔馳。步武包胥求外助。哭向秦廷爲乞師。乞師無靈血淚盡。心如鐵石永不移。孰謂海外無傑士。晤對須臾若故知。與談 聖主被廢置。庸臣怕死戀祿位。主廢經年救無人。身受國恩殊可恥。傑士聞言怒目瞋。願隨海外呼同志。同志非貪利與名。捐貲出力惟仗義。仗義人多會已成。東南盡美費經營。聯合保我皇復位。安內靖外四海寧。或有毀我爲匪會。所倡義舉非忠貞。保 皇之會旣曰匪。然則匪首屬 聖明。衆官皆食 皇上祿。保皇本是官所應。官旣不保民乃保。保皇何得有罪名。但願官與紳民合。旋看朝野慶昇平。痛自我 皇遘陽九。外侮憑陵時。聽有羣臣束手喚奈何。割地棄民伊誰咎。日割日棄禍日深。將盡瓜分與豆剖。哀哉我民生此時。愁爲奴隸賤如狗。君不見大連旅順廣州灣。膠州九龍借不還。棄民備受網羅酷。聞覩不禁淚自漣。民窮海外謀生計。寄人廡下受苦艱。禁工逐客抽身稅。待我尤甚于野蠻。保我有官官不力。祇保祿位媚權奸。權奸有日勢傾敗。悔倚冰山作泰山。僑民四顧無保護。受屈呼籲從何訴。惟知誠我勿保皇。小民愚昧莫解故。小民略讀孔孟書。頗知忠君與孝父。忠君旣非奸亦非。小民手足何所措。聞道康君性最公。滿胸熱血稽侍中。昔年曾見書頻上。變法無功却有功。我祖傳

今十八代。受清厚恩三百載。豈期一旦忍棄之。泣看國旗當日改。上官慰我莫須憂。勉事新君勿與仇。鬻地賣民膺上賞。賴公富國有嘉猷。我民天良猶未失。共憤 聖主瀛臺屈。機擘大呼矢力扶。臣庶億萬心惟一。心惟一兮何所求。 皇不復位誓不休。那拉若果能歸政。敬業旌旗一旦收。

贈別徐雪广徵君返里

星洲底公

南島荒蕪。莽榛投荒。同作過來人。油油綠遍河邊艸。載咏驅歌欲絕塵。茵飄涵瀟界何空。君去儂留道不窮。獨有英雄造時世。相期猶記廿旬中。飄然鴟鷲振霜翰。春人鬢雲未許寒。歸去豈真同倦鳥。中原風逆布颺安。白馬清流黨禍奇。頭顱一撫有君師。滔滔皆是吾徒與。堪笑楊朱躑路歧。朝漢臺高霸氣新。風流猶及速何真。即今王室傷如燬。艸檄賓王大有人。空中妖雉囓樓閣。海上飛鴻健羽毛。我欲贈君無別物。繞朝策共呂虔刀。

讀志士箴言賦此自勵

鐵膽伯拉文

茫茫大地間。歲月如流水。曠觀古今人。自悲還自喜。甘陵南北部。黨禍所從起。范滂志澄清。李膺遭譖毀。曹鸞槐里獄。夏馥涅陽市。我亦一少年。高歌常拊髀。危危立山巔。深深行海裏。生者未可知。死者常已矣。既不愛其生。如何畏其死。偉哉真丈夫。恥獨爲君子。

星洲贈姜君西行

南武山人

吾國有參亞。將為歐美游。艱危天下局。慷慨老成謀。新運開三世。雄心滿五洲。南華樓上話。一夕定千秋。

七十尙如此。吾徒愧壯年。排雲叩闔闔。救日出虞淵。異域扶公義。神州復主權。東之原不老。終仗力回天。

廿載知雄畧。相逢大海春。亞洲數先進。嶺表有奇人。南出終張楚。西行更哭秦。風雲同此會。萬里送飛輪。

星洲喜晤某君即贈西行

天壤王郎

聞道東西帝。曾游馬伏波。海頭逢烈士。去國有長歌。如畫鬚眉在。同時將相多。秦庭拚一哭。誓復楚山河。

題駱賓王集

痛哭生

義師散後遜僧寮。老抱雄心托浙潮。此筆江河流萬古。多因曾檄偽臨朝。鳳閣鸞臺宰相忙。此才竟遣落蠻荒。若將文字論知己。惟有當時武媚娘。

紀事

同

閭闔沈沈路不通。封章空自効愚忠。人間休詫朝陽鳳。已落羅針吉網中。

何止誅求在市租。上供祇道急軍需。相公南下紓籌策。報國居然仗博徒。

題星洲寓公風月琴尊圖

青木森

天風浩浩引飛舸。海月茫茫照醉歌。別造清涼新世界。遙傷破碎舊山河。雙壁浪吼靈附舞。汗漫天遊仙鶴過。我識鷗夷心寄遠。五湖早儼泛烟波。

二月十六夜宴呈同席諸君

星洲寓公

星洲名士多於卿。此是新亭善哭歌。風雨一春花事懶。十千沽酒奈愁何。明燈錦幄按紅牙。纓絡莊嚴寶相花。島上風雲樓上月。三生緣法會龍華。買天不曉擲黃金。對酒當歌賦子衿。我有龍泉鳴匣底。轉爲君故獨沈吟。百壺如海復如泉。太白長鯨號謫仙。宮女開元猶在否。重談天寶亂離年。英雄老去未能閒。鉄笛春風度玉關。殘月酒醒何處去。一聲聲破念家山。

廿二夜席上示同宴者

星洲寓公

樓臺天半起笙歌。島上風雲感慨多。儻遇德星書太史。廣寒宮闕託微波。海外眞看有九州。從軍王粲復登樓。可憐一片南溟月。雙照盧家有莫愁。銀屏記曲渺愁予。酒令驚看軍令如。同是江湖心魏闕。何時天上出朱虛。羣花次第拂春風。十萬金鈴代化工。我愛信陵魏公子。由來兒女出英雄。

春日苦大風之作

繡廬子

朔風起海下黃塵。撼地翳天味嚮晨。帝醉熊羆威睒睒。山深魑魅詈申申。百昌新蕾無顏色。九鼎橫流泣鬼神。低鷄高鵬俱失所。蒼茫予亦獨何人。

余十年前侍 南海先生側誦杜工部詩誦至心肝奉至尊之句 先生即疾聲拊

余背曰心肝奉至尊余不禁聳然頃 聖主幽廢余每誦斯言覩顏無地

未證果者

卻憶蒼齡受法言。十年講席幾乾坤。未聞大道先驚棒。獨說心肝奉至尊。

送某君西行

擎天道生

拂雲劍氣少年銳。碧海狂瀾心自傷。應識山河壯雲雨。回頭不忍立斜陽。黑海狂濤吼。天心竟若何。五洲餘劍俠。故國感銅駝。北闕堪橫涕。蒼生盡網羅。少年豪氣在。持戟斷鯨波。

感時

蓬頭子

漫天風雨漫天愁。萬甲齊飛入亞洲。獨立危崖頻躍馬。橫思滄海屢馴鷗。剖心一掬英雄淚。飛血千絲壯士頭。如此男兒好身手。大江漂蕩一扁舟。

壯志

鐵血少年

偶然現作少年身。歎惜中原障俗塵。絕好頭顱求善價。不知誰是鼓屠人。

友人歸國賦五律二章贈行

被明月齋

飽看扶桑日。朝來忽掉頭。男兒重意氣。心事感恩仇。櫪驥思千里。燕雲更幾州。中原正多事。投筆好封侯。

嶺表人才數。英英此二豪。文明開世界。破碎惜山河。蹈海羞秦帝。招魂賦楚騷。相看正年少。且莫怨蹉跎。

奉題邱星洲風月琴尊圖

張華威

雄風忽雌月成魄。天荒地老今何夕。改絃更張終不調。舉世皆醉酣臧獲。天南大俠哀支那。身欲回日揮天戈。黑風沈海浪花湧。滌瑕蕩穢將如何。長安雲密透殘月。一臥扁舟憂未歇。无絃猶自存正聲。每飲安能忘魏闕。廣陵散絕歌離騷。大同如夢傾松醪。維新萬死計不就。仰視白日蒼天高。淫風一扇牝朝惡。月姊遊戲工歡謔。徒聞 聖主囚堯台。草檄誰是賓王。駱繇狄有君諸夏无。春秋大義淪榛蕪。冤獄沈沈黨禍烈。群盲不覩瓜分圖。先生撫絃獨長嘯。舉杯遙向湘纍弔。一琴一尊見天心。願代天工安九廟。天人相應常待時。此髻海外稱雄師。勤王兵起救中國。清風明月原無私。留贊羲琴共興亞。北海開尊固多暇。民權國權要自強。變法雜用兼王霸。中外一氣通。此理此心同。鈞天聽廣樂。元酒味無窮。可憐星洲一腐公。

壯志流露餘圖中。斯圖之意難測。擊楫蒼茫自悽惻。男兒有志終竟成。手排妖霧清君側。風月無邊天地春。與子同舟浮海國。

庚子初春于役吉隆戲柬羅氏姬人新嘉坡之作

星洲大島

驚聞四海無家日。我獨何心賦式微。春水初生桃葉渡。伯勞燕子自分飛。路入南天南又南。蠻雲低逐浪花酣。春濫管密蘆笙雜。避地何緣築佛龕。

田橫孤島接天涯。霸氣能令百載思。有葉米者為吉隆華人自殖之祖東望文萊閩里俠。證盟曾共比邱尼。指國

民林道乾盡室借隱南洋文萊島事余另有記

周官井氏久榛蕪。菓路黃人效載驅。八駿虛傳三萬里。西池益地此新圖。吉隆華僑十餘萬皆開採錫鑽以供英國家

入之利

連朝別雨更淮風。鶴啄皇孫禍小龍。外間盛傳敵國近訊有廢立之事海外勤王遍呼籲。川疇賓客盛無終。去歲

余與林觀察倡請安蹄收捐資隆義商屬而和者五千自衆也

龐公妻子堪借隱。緒秀聰明汝最嬌。軟語如聞雄略激。驛亭鐘動坐中宵。

八部天龍赴道場。鄉人廡此多欲延余演說時務打包行脚認行藏。義熙甲子編遊卷。到處桃源到處鄉。

友人壯行賦此贈別

被明月齋

劃然一長嘯。出門天地寬。英雄鑄時世。談笑見心肝。廉頗思用趙。子房能報韓。封侯丈夫事。

嘗識別離難。

似聞葢轂下。當道有豺狼。俾肉感玄德。憫懷期子章。龍性誰馴擾。驥足試騰驤。拔劍爲起舞。次公醒亦狂。

友人歸國賦贈

瓊庵

嫠婦憂時淚。男兒報國心。裹屍當馬革。拂劍輒龍吟。邊塞風塵合。關河霜雪深。黃龍會痛飲。暫莫惜分襟。

同

江島十郎

亂世青年福。聯邦黃種親。平權標目的。尙武喚精神。蠻固傾藩閥。犧牲爲國民。亞東廿世紀。大陸好維新。

大風

擎雲劍客

援劍挽天河。披襟吹法螺。斷橋窺豫讓。易水憶荆軻。壯志鋤非種。雄心伏衆魔。四方多猛士。齊唱大風歌。

感時

同

維新百日成虛夢。板蕩中原不可居。王氣五洲埋瘴馬。河山一局走雷車。杜陵憂憤心難已。敬業功名志未舒。生死男兒等閑事。安排斧鉞好頭顱。

春暮遊香港公園感懷

商山老人

橫塘碧草爲誰春。花滿江南鶯燕馴。漢月琴尊那回首。新亭獨有涕零人。
擊劍何堪北望中。杜鵑花發上林紅。江山依舊帶春色。點染雲霞便不同。

感懷十首即示飲冰子

振素菴主

諸黃厄若州。保種意云何。家國思平等。君民協共和。驩虞新世界。破碎舊山河。筮得明夷卦。
愁吟麥秀歌。

共主追緣起。歐西拿破崙。文明光宇宙。功業蓋乾明。斯世平權貴。同胞獨立尊。即今人海裏。
孰不競生存。

大仁華盛頓。十載想遺風。編軛脫牛馬。蠻酋長鬪龍。一身通以太。並世涉康同。努力造時勢。
相期廿紀中。

老大非吾喻。支那正少年。資生黃種拙。宗教素王全。厄運丁陽九。華嚴演大千。風雲三島壯。
明治著鞭先。

聲華翔宇內。崛起仰東瀛。地勢秦三輔。人文漢兩京。合羣聯社會。代表倩公卿。彼岸回頭是。
慈航度衆生。

吾徒思想好。發達在精神。革命先詩界。維新後國民。勤王師敬業。凌弱痛強秦。興亞紆籌策。

神州大有人。微章躋一等。孰是指南鍼。震且原燒點。烟雲實重心。雖荒難報曉。龍蟄易爲霖。誰灑元黃血。傾頽痛老陰。至理參天演。眞愁痛國殤。野蠻據亂世。危局太平洋。國政難專制。中朝益自強。榛苓今在望。令我憶西方。亞東誰健者。秋水溯伊人。大地悲長夜。群生橋不春。蓮花祭妙舌。迦葉現金身。合證皈依願。齊州教主新。忠厚詩人意。長時孰起予。宗邦仍乃爾。歧路復何如。佛法三乘果。婆心五上書。重門今洞闕。無處混樵漁。

閩教

同

闕里麟書肇啓祥。天開此局孔當陽。三綱淪斃悲黃種。一統春秋號素王。陶育群倫仰模範。步趨萬仞溯宮牆。斯文未喪猶吾道。既濟何時得大光。

閩國

同

泣讀鴟鴞王室篇。微桑誰在未陰先。新洲鎖鑰大瀛海。方軌縱橫舊井田。肆彼凶殘圖禹甸。斯民耕鑿痛堯天。唐虞禪讓官天下。拭目中原早著鞭。

中國魂

鐵面獼猴

六十六

白雲悠悠。衡陽浦兮。鴻飛冲天。振鬪羽兮。中流浩歌。思聖主兮。捨位救民。我慈父兮。瀛臺幽殿。忿逆豎兮。誓言救之。誰敢侮兮。爰舉義旗。擊法鼓兮。國民精神。如猛虎兮。朱虛平勃。誠千古兮。凡我同胞。無自腐兮。勞心悵悵。懷故土兮。

人間世

蘧頭子

熱心直欲爐天地。落魄依然一國民。病裏觀人原幻境。夢中化蝶是前身。交論血肉天應淚。相到皮毛馬不音。我亦三千年睡足。東方雄辯已驚神。

聞劉學恂中銓未死

大 鈺

如君休矣獨何爲。自繫凶門大覺奇。青史相公元不避。黃袍黥檢亦難期。康來奔走狐工媚。魏桀分明犬豕知。倉海回曾非妙手。祗憐一發麗其龜。

星嘉波餞客南清之行

大島翼次郎

眼前六千里風雷。粵海關山取次回。終古笛聲含壯思。樓頭吹得島雲開。脫劍長歌夜氣深。離筵月色滿風林。他時兩戒山河外。猶記蒼茫二鳥吟。

詩成後再書示同餞者

大島翼次郎

如此風波也送行。我儂試唱爾儂聲。座中同志无餘子。一例新詞愛渭城。

遠。番。今。雨。散。匆。匆。大。海。浮。萍。隨。聚。踪。未。吼。曉。鯨。猶。惜。別。干。雲。虎。氣。望。宵。中。

月夜行

短褐飯糲

海。風。吹。月。逐。雲。飛。綠。草。王。孫。也。未。歸。弭。節。征。途。撫。長。劍。逍。遙。遊。子。芰。荷。衣。

遊兩

無名之英雄

揚。枹。拊。鼓。朝。看。劍。緩。節。安。歌。夜。誦。詩。獨。喜。英。雄。猶。未。老。少。年。攬。鏡。好。眉。鬚。

望海

快快生

黑。海。鯨。鮓。逐。浪。橫。乾。坤。萬。象。入。秋。聲。白。雲。愁。瘴。長。安。路。灑。淚。狂。歌。劍。欲。鳴。

寄懷星洲寓公

伯嚴

蒼。茫。大。地。起。雷。音。香。象。逍。遙。不。可。尋。壯。論。已。蕪。奸。相。胆。偉。詞。能。鑄。國。民。心。紫。薇。帝。座。星。終。變。黃。種。神。州。氣。未。沈。屈。指。亞。歐。十。年。局。未。應。閒。作。臥。龍。吟。

男。兒。強。半。感。君。恩。帶。竦。何。傷。直。道。存。元。禮。龍。門。今。海。外。班。生。虎。穴。在。中。原。聯。盟。共。飲。維。新。血。入。獄。重。蘇。震。日。魂。嶺。北。江。南。望。丰。采。乘。風。何。日。渡。昆。崙。

春夜寄懷

闕名

籠。燈。深。巷。逐。螢。飛。依。樣。胡。蘆。畫。諾。歸。杜。宇。金。門。滿。啼。血。殷。紅。和。淚。點。朝。衣。龍。鐘。雙。袖。退。朝。餘。蠟。炬。光。寒。照。寫。書。天。曙。飛。鴻。將。去。也。燕。雲。嶺。樹。兩。茫。如。

答某公書并示此詩即用某公原韵

同

一夢京華卅載餘。寒門喜得故人書。欲言強作癡鸚鵡。食粟人猶鳥不如。燕子棲棲滿苑飛。悲啼原爲主人歸。簾垂惆悵花磚影。香鼻御爐空慙衣。

此四絕京師某某二公寄某彊吏者也寄稿錄登其言悲憤其志亦可哀矣

夜宿環翠樓

心太平室主人

十里夕陽明。登臨傍晚晴。湖山擁雲氣。風雨雜泉聲。檐花開自落。水禽時一鳴。沾衣涼露重。還待月華生。

樹影低依屋。山光平入樓。溪聲撼亂石。涼夢怯新秋。翠滴衣微潤。天空月倒流。中原正多事。容我臥滄洲。

同

乾坤一腐儒

萬籟忽俱寂。悠然渾太空。樹深時露月。涼重不關風。樓閣雲霞表。江湖魂夢中。武陵今在否。回首軟塵紅。

夜泊環翠樓坐禪書所見

行脚僧

生死有無裡。飲食男女間。遊觀心頓豁。情想界偏難。溪澗流何忽。山深石自閒。剴然一長嘯。空虛四大還。

環翠樓晚望

重田友介

久潤青山色。相逢環翠中。忘情無一語。溪水自淙淙。

由塔澤登麓之湯

心太平室主人

踏瀾蓬山路。登臨此獨奇。振衣雲滿袖。排闥岫當眉。山迴日沈晚。樓深月到遲。會心應不遠。靡詰畫中詩。

同

乾坤一腐儒

地僻行人少。途迂老馬迷。嵐光界上下。雨氣割東西。巖壑舒松飾。鷓鴣深竹啼。會當凌絕頂。俯瞰萬山低。

題宿園先生風月琴尊行看子

力山遜广

齊州凜凜生悲風。皓月奪日曖常空。有人克奏廣陵散。一彈三歎招壺公。魂兮昔滯海頭東。拔劍仰斫斫蒼穹。銅頭鐵額何其凶。興暴皇年勢洶洶。堯囚不復大王雄。姮娥遽妒雲從龍。阜財解慍難爲功。大醉怒罾天蒙蒙。撫脾忝列三千童。新從日本歸披圖落落思大同。道入顧盼驚波中。先生自號酸道人高山一曲屏蔽月融融。狂飈息兮天下公。同通。吸取太平之祥酒。一鍾五洲鳥獸入樊籠。笑眠東壁訝天公。

宿園先生屬題選詩圖

同

驛墳近出哥命坡。謂任重師。翔爲新詩覓新地。緣瀛回首感師門。仲由之纓吾不棄。吁嗟哉二十
年內幾詩才。淚盡銅駝那在哉。詩說一入通人手。詩魂夜夜歌聲哀。

蘆湖泛舟

百忙一閒人

春漲綠漪漪。煙樹迷離。波光鏡影碧琉璃。照得翠鬟明黛鬢。淡抹蛾眉。雲水認依稀。莫寄
相思。波閒時有鷺鷥飛。好是扁舟行樂處。空憶西施。

同

重田友介

雨過新綠淨。波靜櫓聲微。一葉縱所適。閒鷗掠艇飛。

晚泊蘆湖

心太平室主人

步履響迴廊。微風拂面涼。樓虛漸衆籟。湖淨受山光。嶺雪明雲表。煙嵐媚晚粧。鑑湖新乞得。
狂殺賀知章。

同

乾坤一腐儒

山色湖光好。登臨惹若何。倒搖富嶽影。疑撼洞庭波。排闥青千疊。和風綠一箋。平章風月事。
容我醉顏多。

勤王軍歌

鐵血頭陀

遮雲金翅。群陰橫恣。廢我聖君。忤我民志。果結無期。瓜分立至。君不見張東之。旗展義。耐

隨先勳王。勳名偉天地。

腸內熱。心如結。同生共死爲君決。八千子弟登龍門。五百童男入虎穴。切切慷慨升壇齋。歃血。

危哉行

鐵血頭陀

看看。支那帝國風雲寒。豺狼當道專兵政。狗彘成羣擁位餐。傾印度。勦波蘭。前車覆轍請君看。

感時

三戶

俯首中原一涕零。冥冥酣睡幾時醒。茫茫山海騰兵氣。黯黯乾坤翳帝星。大地已成刀俎肉。僞朝方播虎狼腥。最憐寸土無乾淨。諸葛何山築草亭。

贈福之

楚客

中國未能救。其如五洲何。有才如福之。不信長坎軻。至道日已隕。大局日已危。無刀何能屠。悠悠我心悲。巍巍太平山。浩浩東海水。執酒送君行。涕淚不可止。千里求美人。國疾何時瘳。福之天下才。勉旃前路修。

烽警

寒山子

驚聞蝦蟆渡黃河。彈雨硝煙處處過。鐘到曉天聲有恨。劍寒牛斗血生波。東西世紀風潮異。

朔漠人酋力多。却恨皇天不解事。偏教雲霧障支那。

與諸同志夜飲酒樓得湖海詩千首英雄酒一杯之句故皆用以賦詩

毋暇齋

倚劍共登臺。歌聲捲地來。胸中懷壯志。眼底盡奇才。湖海詩千首。英雄酒一杯。文明新世界。應向亞東開。

應毋暇齋詩約

元道人

湖海詩千首。英雄酒一杯。死者未已也。生平徒哀哉。慷慨旌旗色。縱橫騏驎才。冷冷千古調。焦尾尙桐材。

同

克齋

神州若大夢。醉眼爲誰開。湖海詩千首。英雄酒一杯。旗亭翻舊恨。易水壯奇才。未信維新業。狂瀾竟莫廻。

偕同志飲于酒樓

獨立生

日落羣峯皆失色。滄洲滾滾逐蠻烟。山河破碎應誰屬。豪傑悲涼欲問天。聊將醇酒遺壯志。更無淨土樂餘年。高樓燈火江千笛。回首燕雲一怆然。

贈元道人

繫天道生

十年夢醒天南月。咄咄人間是與非。流水落花誰作主。道人終日盡忘機。

和攀天道生步韻

元道人

風驚一片菩提葉。明鏡全台面已非。多謝攀天高道士。亂流指點是危機。

痛僞諭嘉獎團匪有感而作

羅 獠

漫天孽霧起風塵。大地山河槁不春。東漢雖然興黨獄。未聞下詔獎黃巾。

太平洋遇雨

任 公

一雨縱橫亘二洲。浪淘天地入東流。卻餘人物淘難盡。又挾風雷作遠游。

東歸感懷

任 公

橫目中原暮色深。蹉跎負盡百年心。那將涕淚三千斛。換得頭顱十萬金。鷓鴣拜故林魂寂寞。鶴歸華表氣蕭森。恩仇稠疊盈懷抱。撫髀空吟梁父吟。

留別梁任南漢擲路處

任 公

吾宗有俊傑。名義何淵潭。遠慕聖之任。近思吾道南。秋氣滿中原。衆醉方沈酣。志士在江海。鬱鬱多苦心。我昔乘槎來。求友曉其音。與君一夕話。把臂遂入林。筭路關蒿萊。事事同苦。豈直意氣交。每爲道義談。天下正多事。人才苦銷沈。萬里得一士。此行庶不慚。慨然望澄清。與君勝兩驂。

窺霜六月零。憤泉萬壑哀。蓼莪不可誦。游子肝腸摧。魑魅白晝行。嚙人如草萊。勞勞生我
慘慘入泉臺。悠悠蒼天哀。哀者誰。千人孰無天性。人孰無毛裏。孰無淚與血。孰無肺與膽。
海枯山可移。此恨安可補。沈沈復沈沈。恐毒乃如此。

瀝血一杯酒。與君兄弟交。君母即我母。君仇即我仇。况我實君累。君更不我尤。我若不報君。
狗彘之不猶。勸君且勿哭。今哭何所求。磨刀復磨刀。去去不暫留。上有天與日。鑿我固我謀。
行爲公義。亦復爲私讎。脚躐舊山河。手提賊人頭。君拜墓下。一慟爲君酬。萬一事不成。
國殤亦足豪。雲霄六君子。來軫方且適。誰能久鬱鬱。長爲儒冠羞。
坐歲館君家。今夕行別離。居亦不言謝。行亦不言辭。君我既一體。安用區區爲。但恐江湖上。
風波不可期。未知再相見。何地復何時。與君盡一杯。爲君進一詞。事苟心所安。死生吾以之。
人事無盡涯。天道有推移。努力造世界。此責舍我誰。來日當且長。大地坦且夷。與君一揮手。
毋爲兒女悲。

劉荆州

照魑鏡臺道人

二千年後劉荆州。雄鎮江夏最上游。筆下高文蠹魚矢。帳前飛將爛羊頭。湖北洋操統領夫已氏
者節度使所寵之俊傑
忠忍將國難供談柄。敢與民權有夙仇。聞說魏公加九錫。似君詞賦更無儔。

六月 萬壽堂 國印祝恭紀

更生

星躬屢險創無恙。天意存華庶。可知兩載房州懽。帝在八荒。穹域動民思。漫愁蛇豕門宮闕。夢想龍鱗落海湄。小臣已乏朝衣拜。喜見黃龍徧地旗。

寓恆春園一月未免有情得四絕呈賢主人

素庵

恆春樓閣最徘徊。捨宅周瑜亦俠哉。一月南華樓上夢。榕榔過雨記登臺。
飲冰池上樹陰陰。惻井泉清惻我心。浴髮日湏三斛水。幾忘天地會飛沈。
幽欣亭上罨絲橫。擊劍飛拳更論兵。驚破如如心忽動。風吹高樹落椰聲。
秋千飛上轉如輪。欲入青雲絕世塵。三大樹身花滿頂。飛花片片着吾身。

六月二十八夜挾伎赴黃力兩兄席偶成

星洲馬公

麻姑夜宴侍方平。酒脯行廚飫蔡經。語到桑田三變海。金仙鉛淚共縱橫。
爾時大衆給孤園。八部天龍禮世尊。纓絡垂垂花雨散。阿難微笑佛無言。

談及戊戌政變以來事

飛閣明燈酒幾巡。娉婷雙倚掌中身。不分紅拂同紅綫。要識奇人所佞臣。
野老麻鞋阻拜趨。年時天上寂笙竽。可憐孤島勤嵩祝。南內無人喚念奴。
二伎嫻談近事眉目皆作飛揚之色
今日燕過今上皇帝
變京電不通二三通臣竊
樓海島未敢忘祝典也

書感并寄田野民次力山遜廣諸君

同

沈沈蛤利吾何適。歷歷星球夢可通。道力戰魔知定慧。民權奉主界康同。湘江騷怨滋香

曉衝浦秋心逼斷鴻。爲語津梁疲侍者。潛淵還望起神龍。連日京電不通。今上孱弱存亡實繫天下之安危大局之分。合思之。惘然不復成寐。

漢翟義

希 慮

義旗颯舉表孤忠。慷慨勤王漢翟公。平勃終能誅逆賊。狄張畢竟復中宗。頭顱瀉血男兒事。脾肉與愁壯士風。但使乾坤留正氣。莫將成敗論英雄。

感懷

菴羅子

數聲啼歇黯然傷。慘慘招魂入帝鄉。血雨飛騰烏坎嶺。腥風吹滿太平洋。白黃種族經祇劫。歐亞人才付戰場。破碎山河空撫劍。臥龍誰復起南陽。

同

貴 公

落拓羊城聞楚歌。悠悠身世復如何。優游鐘鼓吳宮鹿。涕泣荆榛晉國駝。獨有心肝奉社稷。欲將口舌挽江河。甲兵滿眼歸何處。印度波蘭舊恨多。四萬萬頭刀礮中。神州今化戰場紅。黃巾蠢起擾燕北。白種瓜分爭亞東。寶劍自磨生遠志。海天長嘯起悲風。書生誓樹勤王幟。鐵屋瀛臺救聖躬。

贈瞿民二郎

貴 公

國難今如此。望公合大眾。救亡爲人志。改制聖君恩。王氣中原黯。靈魂亘古存。維新有魁傑。辛苦屬黎元。

理道探諸教。興亡洞各邦。慈悲演新學。談笑解愁腸。把臂千秋話。伸眉廿紀場。亂離公可恃。支那不全亡。

送友人壯行

毋暇庵

君歸不滿月。此去復如何。浩浩青年氣。蕭蕭易水歌。從軍新甲冑。話別舊山河。破浪乘風志。斜陽映綠波。

移舟諳水脉。舉櫂溯河源。鯨吼冰山碎。蛟騰海浪翻。壯心辭驥櫪。捷足躍龍門。誓復維新業。男兒肯食言。

題星洲厲公風月琴尊圖

鐵林

一曲成連海上琴。天涯寥落慰知音。年來悟得無絃旨。殘荻蕭蕭風滿林。

七子風流數過江。與哭廣諸君稱南中七子重摩酒壘氣難降。不妨名士多於鯽。海外吟侶及欲增余為南中十子百斛龍文鼎

獨扛。

天外歸舟笑語歡。前續天外歸舟圖琴尊無恙月團圓。他年海國添圖記。萬里長風送子安。

觚棱舊夢憶天閭。瀛島仙班列首行。莫道斯人遂風月。祝釐書上夜焚香。去歲君率南洋商衆恭請聖安及瞻殿

洞天五百石玲瓏。秋水伊人宛在中。幾輩星槎傍南斗。五洲雲鶴少微宮。星洲上書五百餘賢首舉人邱某誠為我輩

一科名盛事

旌旗兩島鄭延平。鼓浪山頭誓請纓。鄉國相逢述耆舊。把杯猶記夜談兵。

七十八

奉懷宿園先生

濠鏡少年

滄海橫流日氣昏。陸沈滿目慨中原。欲瞻北斗星辰遠。尚喜南天砥柱存。筆挾冰霜嚴衮鉞。圖成風月托琴尊。先生有風月琴尊圖照投荒張劍如相遇。掩涕夷門說報恩。

黨獄騰波劫燼沈。哀時詞客且清吟。一篇閱盡人間世。同調彈餘海上琴。復社文章攻馬阮。香山聲價動鷄林。江南信有邱希範。艸長鶯飛故國心。

留別星洲厲公

佗城熱血人

識君四百八十日。恨晚相逢氣誼親。石認三生疑舊約。刺投一帙過奇人。余於星波投刺請謁者獨公一人耳談詩子夜兼師友。君詩野仙子恨大有甘居下風之意訂譜十年孰主賓。余與公同庚又承任甫有同盟之約三日際遠生鄙吝。臨歌忍自動征塵。

塵海茫茫漫息肩。豪情願若祖生鞭。白蛇道紫橫劉劍。黑魅峯高試薛箭。九死終爭華界限。百年圖振兆民權。行行一別尋常事。怕向人前說俗緣。

綠深翻覺別情多。酒設瓊筵妙選歌。花好月圓同調集。波深草碧醉顏酡。舟車有恨催人急。家國關懷奈若何。名士新亭休對泣。與君拍手看山河。

干戈行見無家別。借川公句每讀君詩輒悵然。黨獄未成名已掛。王師待動檄先傳。久拚生死分。

輕重。好把頭顱博聖賢。珍重一聲揮手去。維新王會會他年。

登天壤王郎韵五首并呈滄海星洲劍士諸君

然犀子

廟堂龍戰血方酣。嶺海詩流築半龕。時事關心來日下。人才屈指數天南。座中不少論文客。門外時停問字驂。猶有填胸餘壘地。扶桑舊感發長談。滄海橫流浪影酣。他年無地着松龕。燕棲不復知堂上。魚戲時憐在葉南。獨寄情懷憂逐鹿。欲尋境界稅歸驂。風塵滿眼滔滔是。捫蝨奇才孰與談。鄴州倡和赫聲酣。異地爭聞避世龕。四處郵筒通內外。一時壇坫遍東南。王郎斫地嚮長劍。潘令看花滯舊驂。艷說邱遲分半錦。墳笈伯仲一家談。華胥境地夢初酣。醒對詩書影一龕。杜老悲譁天寶上。庾公哀賦大凸南。恨無健筆追前哲。喜有良師指去驂。沈濫刀圭時可遇。詩人餘事任狂談。滿林黃葉戰新酣。枯守空山彌勒龕。萬丈愁思瞻闕北。九疑哀怨弔湘南。孤忠未解天邊網。名世爭投海外驂。夜半聞雞起雄舞。上方請劍託空談。

懷人詩五首時寓杭州

天壤王郎

西來甯師胡旋舞。走避倮虫震彈雨。倚劍夜坐枯槎語。乾坤此變轍前古。浩劫龍漢悲天人。海桑翻風無冬春。開壇說法誓宏願。支天欲化千億身。捲土雄心終一遇。沈鬱蒼涼託詩句。

吹月倒行海波涌。碧空純作魚龍氣。右會海君

香雪撲翅鶴影舞。碧穹分點散疎雨。石泉幽人若相語。雲壑沈靜似太古。我亦哀歌失路人。

銅狄摩挲五百春。金尊有酒且行樂。無能箸述誇等身。鹿裘高士何時遇。疊韻待來託奇句。

無字韻君已九疊
會海君則十九疊難遣登樓此夕情。璧月茫茫沈海氣。右鮑浦寄漁

鸞鳥自歌鳳自舞。元圃繽紛雜花雨。瑤臺夜靜飛瓊語。今宵月色不似古。松醪展席觴真人。

玉顏如神知當春。帝關九重守虎豹。逡巡欲進側其身。宮花迷路阻佳遇。流涕荃蕀發幽句。

老我潛行澤畔吟。古鐵躍應豺賓氣。君在南洋率華商共
聖安并歸政右星洲厲公

雲腴石凍黑花舞。夜幣銅龍滴秋雨。芙蓉手把煙中語。似惜冰絃古調古。君咸和余
酬字韻詩山人衣白

非常人。談兵欲廻天地春。綸羽風流薄軒冕。神仙龍虎兼君身。將軍結襪歡相遇。君曾在彭剛
直公幕下

蠻女司女繡佳句。弄珠坐嘯海珠頭。騰躍珠光交劍氣。右慈巒布衣

華曼天高散花舞。珠汗淫淫濕香雨。倦倚雲屏嬌不語。錯黃點出宮粧古。三生石上有情人。

紅豆相思又一春。君為洪校書
作紅豆詩冊銀漏金壺驚夜永。楚腰多瘦掌中身。按書人
吳未返未嫁雲英傷未遇。花

葉流傳覓題句。地迴香海作瀟湘。香艸偏多美人氣。右獨立山人

時事雜詠

傳粉侯門學舞歌。何如鸞鏡伺秋波。華嚴說法元平等。豔煞維尼禮釋迦。

天南俠子

玉局殘棋著手難。幽燕王氣黯西川。斷腸煙柳斜陽處。獨倚危欄老淚漣。
英露軍聲動地哀。大江南北漫蒿萊。金甌破碎空流涕。鳳鳥麒麟付劫灰。
太息燕雲十六州。歐風亞雨漫天愁。黃人何日脫羈絆。擊劍狂歌唱自由。
隱隱共和孕戰機。河山半壁局難支。健兒身手雄南朔。行看翻飛獨立旗。

弔漢口諸俠士

天南俠子

錚錚俠骨氣。嘓嘓虹。覆幕尊王躡日東。楚澤芷蘭淪舊雨。漢城枷鎖吹香風。
蔓瓜禍起抄民黨。叢草燐飛嘯鬼雄。成敗何堪論豪傑。瀟湘愁眺夕陽紅。

和天南俠子弔漢口諸俠士

怒目金剛

嶄然頭角氣吞虹。袒臂操戈返遠東。勦洗未酬辜漢月。駢誅先自泣湘風。
湖山日落埋人屍。楚樹秋深弔鬼雄。恨煞權奸工媚莽。忠魂血洒岳陽紅。

刺時

怒目金剛

烽火中原熄幾時。輦車西指帝星移。匈奴不欲開邊釁。漢室無端啓戰機。
直北朝廷飛羽檄。天南豪傑擁旌旗。願園靜寂秋蕭瑟。無限京華故國思。

和怒目金剛刺時原韻

長眉羅漢

婢膝奴顏歷幾時。野蠻結習惡難移。當途狐兔鬥頑固。大陸龍蛇動殺機。
蘭芷香供民主像。

薔薇紅揮聖軍旗。英雄革命從來事。歐美流風有所思。

巷羅子市上高歌聽之有感

毋 暇

痛飲狂歌燕市中。清聲激楚動英雄。漸離擊筑荆卿酒。預濺秦廷俠血紅。

贈被明月齋主人

毋 暇

少有澄清志。驚聞孟博風。疾聲呼保國。慧業恥談空。董筆開民智。商歌泣鬼雄。春蘭秋菊意。瀛島晚霞紅。

戊戌偕報館諸君往大津觀日皇閱操

天南俠子

喇叭吹徹風營。歐服倭刀耀柳旂。雷礮連環驍將隊。霞裳十字女郎醫。蒼天上帝鳴鸞鼎。碧眼胡兒勒馬羈。儂爲采風隨瑣筆。斜暉涼露立多時。

雜感十首

奮 翮 生

拳軍猛燄逼天高。滅祀由來不用刀。漢種無人剗新國。豈將鹿鹿向西逃。前後譚唐殉公義。國民終古哭瀏陽。湖湘人傑銷沈未。敢謂吾華尙足匡。聖躬西狩北廷傾。解骨忠臣解甲兵。忠孝國人奴隸籍。不堪迴首嚇神京。歸心蕩漾逐雲飛。怪石蒼涼草色肥。萬里鯨鯢連碧落。杜鵑啼血鬧斜暉。

冊年舊劇今重演。千八百六十年英法聯合軍破天津入北京帝廷離熱河其情形與今無異依樣星河拱北辰。千載湘波長此逝。秋風

愁殺屈靈均。

哀電如蝗飛萬里。魯戈無力奈天何。中原生氣肢脛盡。愁殺江南曳落河。

天南煙月朦朧甚。東極風濤變幻中。三十六宮春去也。杜鵑啼血總成紅。

賊力何如民氣堅。斷頭臺上景怡然。法國革命斷民賊之首於台以快天下可憐黃祖驕愚劇。鸚鵡洲前戮漢賢。

爛羊何事授兵符。鼠輩無能解好諛。馳電外強排復位。前某督曾致電駐某國某君言地可割款可賂惟今上復位則萬不可並令某君轉達之其國

之外務大臣懇其先各國以倡此議逆心終古筆齊狐。

而今國士盡書生。肩荷乾坤祖宋臣。流血救民吾輩事。千秋肝膽自輪茵。

贈星洲厲公

更生

庚子春避地星坡菽園為東道主二月廿六日遷出別宅于架上乃讀菽園著贅談錄余

公車上書而加跋語過承存歎蓋與吾神交久矣滄桑易感亡人多傷得三絕句呈菽園

當亦為之愴然也並以呈贊仙

憂時會上萬言書。十死殘生億劫餘。海雨離居讀君作。淒涼舊恨集公車。

平生浪有回天志。憂患空餘避地身。最恨邱遲傷故國。題名記上少斯人。今日乃知菽園本聯名龍華會上恨少君耳

聖主維新變法時。當年狂論頗行之。與君北瀝堯辜涕。剩我南題孔廟碑。君跋有稱舉目張坐首起行之要語感念百日

維新不期舉行今盡廢矣君與仙根再三到孔廟學堂于商中亦舊論也

六月 萬壽隨南海先生望 關叩祝先生有詩并屬和作 星洲寓公

翹首神京白日陰。謳歌猶繫旅民心。即今萬壽稱同慶。見說羣雄戴更深。各國聯軍共抵京後
孝治官家傳浚井。風流臣庶自揮琴。諸黃託命中原主。願祝中天復旦臨。皇上親執大政

題星洲寓公看雲圖 更生

黑雲壓城沒星斗。滿天如墨沙石走。陽日掩匿光忽黝。妖暮狂叫變蒼狗。邱生奇氣世無有。
登高橫睨八荒久。看雲憤慨難袖手。披髮問天天聽否。誓呼大風掃羣醜。溟海蒼蒼頑霧厚。
撫劍大躍天宇剖。絕頂獨立無人從。邈邈雲霧向虛空。但見仙人綠髮翁。白雲黃雲翳滂滂。
我與雲將虛敖若。士游鴻濛。

己亥除夕七洲洋舟中感懷 更生

天荒地老哀龍戰。去國離家又歲終。起視北辰星閣閣。徒聞南溟夜濛濛。亂雲遙接中原氣。
黑浪驚迴大海風。腸斷胡琴歌變徵。怒濤竟夕拍艤艣。

書憤 克齋

妖氛無端霧北極。日月變色昏冥冥。呼號神州障賊氣。帝星披靡埋精靈。男兒不信天地覆。
手不斬佞心休寧。八溟我持喝魍魅。大陸挽劫吾其丁。嗚呼剩好頭顱兮。生無以對君國。死
無以對六君。况復豺狼當大道。擾擾浩劫何時停。誓請皇天兮。身非我有殉諸國。死不流血

隱恨吞沈沈。大地冤橫橫。烈氣俠血邦人珍。嗚呼。君不見。纍纍古墓草木腐。裂尸酸肉乃吾七尺之休徵。

遊日光

平等閣主人

冒雨日光遊。策馬萬山中。樹色侵衣袂。雲氣盪心胸。怪石突深澗。奇峯摩蒼穹。轉身出世界。飄渺凌虛空。飛瀑競奔騰。入世心何急。白雲何閒閒。終隱此山澤。嗟余浮海來。撫心長太息。故國不可問。問之愴顏色。良友不可思。思之肝腸裂。觀瀑固皇皇。看雲益感感。努力涉山巔。投宿薦蘿室。晃山環四面。湖光映几席。好景不易逢。負爾爾堪惜。勉意尋舊愜。烹茶話永夕。

聞菽園欲爲政變小說詩以速之

更生

我遊上海考書肆。問書何者銷流多。經史不如八股盛。八股無如小說何。鄭聲不倦雅樂睡。人情所好聖不呵。自從戊戌八月後。天昏霧黑噎山河。房州廢閉金輪覆。大鵬遮天眯雙目。天宮忽遇南風扇。蓮花留得六郎宿。呂家少帝豈劉氏。潘后童女爲魏續。天柱爾朱假大權。內總禁衛外旗綠。兵馬元帥都天下。坐觀玄黃聞鬼哭。姚宋才名甘作輔。何況無恥陳伯玉。頃者開科買士心。秀才得意羣呻吟。君國淪亡彼豈識。科第偷竊衆所欽。舊黨猷諛狂一國。大周受命頌駸駸。是非顛倒人心變。哀哉神州其陸沈。頗欲移挽恨無術。縞眉搔首天雨陰。聞君董狐託小說。以故入股功最深。衿纓市井皆快觀。上達下達真妙音。方今大地此學盛。

欲爭六藝為七峯。去年卓如欲述作。荏苒不成失靈藥。或託樂府或稗官。或述前事或後覺。擬出一治更一亂。普問人心果何樂。庶俾四萬萬國民。茶餘睡醒用戲謔。以君妙筆為寫生。海潮大聲起木鐸。乞放霞光照大千。五日為期運畫諾。

輓泚澚子

星洲大島

世界本無生。仁者本無死。了了生死中。吾愛唐俠士。求死以存仁。救生惟達旨。逝者如斯夫。長流漢江水。

再輓泚澚子

星洲大島

驚魂定後有餘哀。不盡長江滾滾來。九地招魂悲宋玉。六卿專政疾韓隗。音書遠隔初疑信。志氣相期敢槁灰。望斷漢陽天外水。朝潮夕汐九腸迴。

公才公望眾皆欽。成敗今誰諒眾心。借箸昔關天下計。曾佐陳中丞新政請囚猶作上風吟。臨刑口占一律借談者忘

其全義旗電報賀王舉。冤獄茫茫武穆沈。早識御屏題姓字。故京卿譚林等荐君才可大用上方欲召見而政變旋作布衣原報

主恩深。

顛冥鄉裏稱先賢。著覺顛冥齋內言若干篇儒佛心源普大同。思運星球無界外。身酌國土眾生中。人豪有

例皆流血。用譚京卿臨刑談話天象當時定化虹。不負生平學何事。文山衣帶表孤忠。

衡岳高高漢水長。瀏陽二士說譚唐。君王托體夢神女。騷怨陳詞哀國殤。賈誼有才偏賦贈。

屈原無計共沈湘。千秋呂雉危龍種。斬尚而今復太狂。

廿八雲蒸將相姿。竟甘鼎鑊有如飴。同彼戮者聞述差秦殿茅焦諫。志奮劉家翟義旗。復辟何

年同賜爵。齊名一旦應騎箕。君看耿耿元精在。領袖英多亦足師。

走也神交憶早春。君今大節已成神。素車白馬靈長在。風虎雲龍願未伸。海上鯨鯢紛跋鳳。朝端狐兔尙因陳。獨憐後死肩危局。說與泉台屑涕均。

紀事二十四首

任公

人天去住兩無期。啼歇年芳每自疑。多少壯懷償未了。又添遺憾到蛾眉。
頗媿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識荆說項尋常事。第一相知總讓卿。
目如流電口如河。睥睨時流振法螺。不論才華論胆略。鬚眉隊裏已無多。
青衫紅粉講筵新。言語科中第一人。座繞萬花聽說法。胡兒錯認是鄉親。
眼中直欲無男子。意氣居然我丈夫。二萬萬人齊下拜。女權先到火奴奴。
眼中既已無男子。獨有青睞到小生。如此深恩安可負。富筵我幾欲卿卿。
卿尙粗解中行頡。我慚不識左行眈。奇情豔福天難妬。紅袖添香對譯書。
惺惺含意惜惺惺。豈必圓時始有情。最是多歡復多惱。初相見即話來生。
甘隸西征領右軍。幾憑青鳥致殷勤。舌人不惜爲毛遂。半爲宗邦半爲君。

我非太上忘情者。天賜奇緣忍能謝。思量無福消此緣。片言乞與卿憐借。
後顧茫茫虎穴身。忍將多難累紅裙。君看十萬頭顱價。遍地鉏覺欲噬人。
匈奴未滅敢言家。百里行猶九十賒。怕有旁人說長短。風雲氣盡愛春華。
一夫一妻世界會。我與瀏陽實創之。尊重公權割私愛。須將身作後人師。
含情慷慨謝嬋娟。江上芙蓉各自憐。別有法門彌闕陷。杜陵兄妹亦因緣。
憐余結習銷難盡。絮影禪心不自由。昨夜夢中禮天女。散花來去著心頭。
卻服權奇女丈夫。道心潭粹與人殊。波瀾起落無痕迹。似此奇情古所無。
華服盈盈拜阿兒。相從譚道復談兵。尊前恐累風雲氣。更譜軍歌作尾聲。
萬一維新事可望。相將携手還故鄉。欲懸一席酬知己。領袖中原女學堂。
昨夜閨中遠寄詩。殷勤勸進問佳期。綠章爲報通明使。那有閑情似舊時。
珍重千金不字身。完全自主到釵裙。他年世界女權史。應識支那大有人。
匆匆羽檄引歸船。臨別更慳一握緣。今生知否能重見。一撫遺塵一惘然。
彘譯佳人奇遇成。每生游想涉空冥。從今不羨柴東海。枉被多情惹蕩情。
鸞飄鳳泊總無家。慚愧西風兩鬢華。萬里海槎一知己。應無遺恨到天涯。
猛憶中原事可哀。蒼黃天地人蒿萊。何心更作喁喁語。起趁雞聲舞一回。

星坡閉關贈星洲厲公

素 广

我與君居星架坡。日飽郇廚腹其蟠。緬邈經月不相見。有如牛女隔天河。重垣閉關絕賓客。竟日枯坐如禪和。捧花洗葉作功課。午鷄一鳴清睡過。翻思京華人事杳。忽得收身坐維摩。太陰雷雨翳白日。光明大放鏡相磨。長天一月夜來墮。龍蛇鬥血海生波。鼠齧犬吠自搖杙。烏鳴花放獨婆娑。更從多難得自樂。觸處隨順履無跛。衆香合沓萬花舞。虛空音樂聞清歌。地獄天宮皆淨土。華嚴流轉現剎那。如是南華真實境。浩浩天風吹大羅。哀此衆生來濁世。煩惱障礙無揀呵。八千往返亦何厭。與子靈會亦已多。海雲邈邈春雨暗。樓閣離離隔山阿。垂簾窳地飛翠搓。魂夢從之路如何。

感懷四章

平等閣主

急雨渡春江。狂風入秋海。辛苦總爲君。可憐君不解。山被白雲封。水把青山繞。一樣是多情。郎心道誰好。宵坐紉春衣。晨興刈秋草。十指豈辭勞。憂心終悄悄。三更滿窓風。五更一樓雨。野渡斷人行。夢魂不知處。

絡緯

因明子

間塔啼絡緯。隱隱識秋心。天地斜陽大。河山急雨侵。洞庭悲落葉。易水繞寒林。有客江南病。

西風淚滿襟。

送人之日本游學

因明子

大地文明運。推移到遠東。輪歐運百歲。興亞仗羣雄。消息爭存理。艱難起廢功。眼中年少在。佳氣日葱籠。

哀樂衆生歌

因明子

有衆生乃有哀樂。無哀樂亦無衆生。予衆生之一生兮。非衆生之哀樂與同。又烏乎用吾情。濟苦海吾爲其篙楫兮。當大難吾爲其犧牲。衆生哀樂。凹凸起滅其萬千兮。予生哀樂。亦凹凸起滅其萬千。豎而千古。橫而四周。有不平之事兮。非吾生平之而又誰氏之仔肩。小之以平一國。一種界內之事兮。大之而推及蒼蒼之諸國。不平而平。平而不平。循環紛紜以成此世界兮。皆自來英雄豪傑所留未了之緣。衆生方哀兮。吾獨何樂。衆生云樂兮。吾又何哀。淨土樂國。吾願之所造兮。烏白馬角。吾志其猶未灰。噫。嗚嗟哀樂通以太性海。無量數而言兮。生死乃百年一己之分。吾知哀樂之眞之爲大兮。而又何生死之足云。

留別諸君子

小巖仙

已分鴻飛逃弋慕。忽掀螳臂向車前。黃龍痛飲他年事。遺恨空嗟海不填。此生消受萬頭顱。何用芳名黨籍勾。恨不椎秦傳博浪。亡韓猶見索留侯。

平生膽識別離中。三折豪端尚一雄。家國許多悲感在。愁來心事北南東。公義私仇君記取。行行我去哭秦庭。洪濤巨湧如山立。洗淨神州一抹青。

贈小蘗仙

鐵血頭陀

衡湘特產出羣材。勝志驚人氣象恢。蘆葦蕭蕭秋夜月。扁舟一葉渡江來。小蘗仙自言其出險時擢一小舟而渡崎崖峭壁歷千重。獨喜英雄絕世逢。詩酒因緣兵世界。看君他日飲黃龍。

夜夢唐俠等告余曰阻中國文明進步媚逆賊仇帝黨者張之洞也吾必殺之以復

此仇醒而口占

埃仁伯

杜鵑夜夜還啼血。烈士肝腸逾火熱。稍待春雷震發時。逆臣身與名俱滅。鬼雄藏血富成碧。請帝誅仇握虎符。試看冤魂爲厲日。夜深手劍覓頭顱。

案頭雜陳時賢詩稿皆素識也舊雨不來秋風如訴用賦長古懷我八君

星洲寓公

更生先生倡維新。新詩偏與古豔親。龍蛇雷雨如有神。舌粲蓮花花滿身。南海康先生奇思壯采

黃京卿。地球九萬堪縱橫。門戶不屑前人爭。當關虎豹驅心兵。嘉應黃京卿林四丰神成一家。絕

句高唱天半霞。詩成寄我南海涯。風弦水調銅琵琶。安溪林正郎樂天嫡派唐灌陽。斐亭往迹凝

清香。白頭吟望懷帝鄉。荻花滿船明月光。灤陽唐中丞斐亭在臺灣撫署中丞與都人士會詩于此老蘭香江稱寓公。盡醉江

頭杯不空。直從元始愁鴻濛。劍氣都化美人虹。番邑潘典簿嘗著有說劍堂全集居香港日又自號香江廣公吾家水部發浩譌。

鐵騎突出指金戈。結廡近在東山阿。蒼生其奈不出何。台灣邱工部自乙未內渡後即隱處於嘉應州之東山王廣文詩研

地哀。一官儻耳歸去來。輕身飛過洪濤堆。島上講學開草萊。嘉應王廣文司鐸儻耳俸滿作南洋之遊現寓大群慶埠勸建孔廟堂神

州俠士任公任。日對天地悲飛沈。傾四海水作潮音。廿世紀中誰知心。新會梁孝廉

夢飛龍謠

因明子

昨夜夢飛龍。今日誰與逢。昨夜夢飛虎。今日徒閉語。雲龍風虎會有時。眼中之人來者誰。念廿紀之悠悠獨慨然而涕流。吁嗟乎精衛魂。杜鵑血。山海有時移。肝膽不可斫。何限濯濯少年人。此意與之高輪囷。蹉跎復蹉跎。此恨無時磨。孟晉復孟晉。魯陽回天戈。古人已往後未來。朕獨當此逢百哀。時哉失其不可追。天地光明人所開。

雜感四首

因明子

休飲建業水。莫食武昌魚。太息中原事。斜陽畫不如。黃鶴磯頭月。鸚鵡渡口雲。應逢山鬼笑。猶帶薛蘿芬。西風唐殿宇。殘照漢樓臺。破碎山河盡。重看寶鼎來。蜀人思望帝。杜鵑不勝悲。何限枝頭血。春風太覺遲。

題諸同志戎服影像

不空和尚

朔北多新鬼。中原有故人。英雄造時世。社會振精神。熱血龍泉灑。奇才虎穴伸。丈夫千里志。壁壘鼓旗新。

菊花

因明子

黃色來天地。秋容到眼深。美人遲暮態。放士側菲心。枝傲西風緊。香蘇夜月沈。精神看獨立。絕艷對蕭森。

人物

同

眼中人物關心事。黨派差能辨是誰。大抵粵吳楚分鼎。不妨儒佛耶差池。先除奴性斯爲貴。但解方言未足奇。廿紀風濤來太惡。那堪羣力發生遲。

家境

同

崑崙山下不逢春。積感沈沈寫鬱輪。道喪中興窮戊戌。力除大患少庚辰。維新詔竟違天子。尙武魂誰喚國民。今日龍蛇齊起陸。競存一綫在黃人。

雄思

同

雄思橫歐米。微言述舜堯。百年心耿耿。廿紀事遙遙。地想同文軌。人應感熱潮。誰携華盛斧。投我黯魂銷。

弔漢口烈士

毋暇

寶裘盈廷吾豈服。豺狼當道自成羣。忽拋妻子酬知己。烈士唐君才常與譚君嗣同為刎頸交故作犧牲救聖君。

揚子江頭流俠血。洞庭湖裏鎖愁雲。鼎烹體解英雄事。囉辣當年大火焚。英之維新領袖名威是呢付其子弟號囉辣士

西歷一千四百一十三年有被火焚者死亦慘矣

風月琴尊圖為友人賦

季真詩孫

嗚呼今日之風淒以腥。今日之月慘欲缺。廣陵散冷絃外音。燕市醉瀝尊中血。泉陽罔象何飛揚。仰天寒噤困英傑。羨君飄然一葉舟。深宵擊楫海天秋。魚龍百怪寂無語。惟有清風明月隨中流。琴三弄。酒百盃。扁鵲起舞歌莫哀。盤桓居貞利牝馬。屯之初九占雲雷。邇聞漢家黨禍作。當道豺狼肆威虐。烈士能無廊廟憂。小臣敢戀江湖樂。嗚呼南山大獍遙伺我。群吠狺狺測誠叵。荻花夜戰風雨摧。孤篷應怯驚濤簸。

轅兵行

高野清雄

今冬有客從北京。途歷列國諸屯營。歸來為說所親睹。使人膽顫股栗涕泪橫。俄兵白豎入人家。惡若哮虎誰敢譁。戮丈夫。辱子女。已辱即殺之。掠盡屋內傳以炬。血肉狼藉煙燭腥。四隣奔竄去他處。法兵雖兇虐。猶且不如俄。居民流涕言。王御過時尙安堵。指見千村萬落空。却從戰後成焦土。君不聞通州五百七十三人投水甕。是皆良家以身赴清波。不許濁流投貞魂。烈魄激么麼。舍垢隱忍知無數。青天高高向誰訴。楊花店。姦死童女九。更有百餘婦。覓

死死不得有得死者十二人。脫虎口。此唯舉一二。傷心慘目。休具陳。聞道黑龍江。虐殺七千人。擠河再殺五千人。暴秦抗降卒。此乃爲良民。君不見揚州十日慘有餘。昔時滿兵今不如。會見春燕巢林木。惟事咄咄今古無。

皎然

因明子

皎然心事一秋月。起讀離騷歌九歌。北極至今狐兔滿。南溟自古鯤鵬多。是非改易先詩筆。教哲分明判學科。舊國惟醫新腦性。看從蕭瑟換嵯峨。

獄中作

唐才之弟才中。九月殉義于湖南。臨刑時激昂慷慨。今錄其湘中傳來獄中遺詩一首。丈夫重義氣。生死何足奇。同志皆拋散。骨肉長別離。保民心未遂。忠君志豈移。身死魂不散。天地爲我遺。

吊漢難死友

遜公

晨光始皓庭鴉哭。靈之來兮上神屋。五丈原頭日未曛。將星驚隕更奇酷。君不見漢家宮闕到殘秋。黍離麥秀禾油油。呂家女兒僭稱帝。絳侯老矣誰安劉。又不見漢朝黨禍雖淫虐。張儉傾家杜根活。無端博浪不成椎。天下紛紛來大索。吾聞故鬼中宵作人泣。三年不到長弘碧。九重城闕吊銅駝。天子西行足於邑。俄聞壯士起勤王。卜偃筮之對曰吉。嗚呼清淵自古

稱騷國。憔悴行吟屈正則。懷君慷慨有餘哀。後起之人更奇特。巍巍吾公忠烈最。交納江湖
屠狗輩。爲有淮陰俠少年。雲龍八百盟津會。更有林田諸俠子。臨事好謀無悔死。虎村文近
駱賓王。飛書曾貴洛陽紙。別有徐福三千童。曰歸曰歸扶桑東。西鄉月照光前烈。秋墳一隊
魂應雄。於乎賦成向秀哀。稽呂伯牙無復嘔流水。最憐天意絕支那。中原殺氣今方多。才非
朱家與郭解。魯陽安得此長戈。吁嗟乎青青鸚鵡州邊樹。正平大罵泉臺去。沂泗漢水一尋
君。見君招手呼故人。男兒死耳學南人。昌黎妙筆傳張巡。

感事

大勇

玉碎尋常事。英雄不瓦全。誓除頑固黨。痛失自由權。入夢還憂國。傷心欲問天。江干明月夜。
孤憤不成眠。

四嗟

嗟嗟者

嗟爾驥足。神翻鬼縮。夸追駛步。王驪睥目。一夕失馭。棄而弗蓄。即欲眷豆。不齒麕鹿。
嗟爾玄郎。汗力田塲。夏犯暑雨。冬凌颼霜。纖滴未答。繫于屠鄉。哀哉穀餼。愧我無羊。
嗟爾鶯哥。巧如懸河。風雲震采。羅綺生歌。旋近君王。妒于青蛾。寘樊逢徽。其奈伊何。
嗟爾傲鴻。羽毛未豐。欲厲霄雲。躡于蒲蓬。稻粱希謀。丸激疊逢。遮莫高飛。天猶張弓。

和雲巔子張逆之洞鄂中黨獄步韻

同

西風木葉漢江波。涕哭長沙意若何。客臥草中竊進取。人疑李下問同和。不愁張奐戈前倒。但恨王孫劍枉磨。側聽楚歌猶望父。葉中人好畫龍多。

讀後漢書黨錮傳

同

東京氣烈黨人高。范傳多年禿穎毫。張奐只因名位重。暫時曲節爲侯曹。明後儒流論更狂。只今惟有宋歐陽。但將黨字疑輕重。心事分明護漢鎗。

痛哭

因明子

痛哭中宵一夢回。萬夫心死事堪哀。論人曲學非湯武。欺世空文鬪馬枚。京國風塵隋苑暮。和韻江山顏色漢家灰。可憐十萬橫磨劍。塚骨來登拜將臺。

悲北清

毋暇

杜工部有悲陳陶之作。余感于北清生民慘狀。擬體步韻悲之。

北清漢滿良家子。肉骨爲山血成水。豺虎哮號天地秋。傷心老稚無辜死。俄兵飽掠腰萬錢。脫帽橫鎗醉燕市。天子蒙塵走西安。都人日望皇輿至。

絕句

毋暇

驚醒羣孽戊戌雷。維新隱隱孕胚胎。神州若覩文明日。始信英雄血購來。

贈鄧之介文學即以送行三疊王郎元韻

星洲大島

七洲春色憶紅酣。倒屣人來鄧粹龕。龍節聲名原上國。鸞帆風雨越扶南。哀鴻腹地纔輸粟。驛柳新秋又轉驂。我本津梁疲侍者。投荒心事耐君談。

送陳宜庵易勵懷兩君之行

星洲寓公

皆有可憐色。傷君復自傷。行行瞻馬首。故故歷羊腸。酒欲餘杯盡。言因屢別詳。風雲看後會。珍重此離觴。

皆有可憐色。他鄉送別中。交真忘兒女。泪亦到英雄。去國八千里。垂天九萬風。前程各自奮。寧復問西東。

皆有可憐色。高樓酒未闌。慨談天下事。力任古人難。歲月蹉跎感。朋儕聚合懽。明朝又分手。劍氣動芒寒。

皆有可憐色。知君感更多。南樓誰玩月。子野怕聞歌。蓬轉偏無着。勞飛又若何。秋槎浮海去。極目到天河。

黨禍

祖竹跋陀羅

逆臣竟效崔呈秀。禍水橫流歎晚明。秋夜靜看天鑿錄。一朝豪士黨人名。廿紀英雄屬少年。莫愁黨禍慘彌天。橫戈躍馬皆飛將。腰繫奸頭帶血鮮。

過菜市口弔六君子

飛虎

百年身世等飛蓬。塊壘登揚夢幻中。死不足憂生不喜。頭顱灑血是英雄。

星洲對酒懷伊東宜广

星洲寓公

我狂便欲狂上天。星洲酒價日萬錢。閒樽忽倒瑤光綠。思我故人孟浩然。相去日遠秋草芊。臨邛道上正高眠。即今慷慨邯鄲市。更有何人和變徵。

憂國

最惡守舊者

五洲興廢一圍棋。歌舞樓臺喜亦悲。西北鐵成戎馬路。東南旗動螭龍時。金行電氣天河近。車走雷聲風雨遲。世事那堪回首問。等閒不解動秋思。

戊戌政變

同

菜市誰收烈士頭。淒涼碧血灑千秋。漢唐女禍乾坤闇。關塞兵戎草木愁。龍馭至今羈老馬。烏羅從此網沙鷗。紅塵託足應無地。落葉飄零冷九洲。

歸詠

因明子

戰愁浪對風華好。歸憶吟搜景物難。花有爭心歲變色。月將回影夜謂月假日光仍寒。初冬南極方新夏。萎海東洋是大盤。漁笛一聲丸去也。遙牽孤想落雲端。

夏海浦

同

郊路緣淞北。驅車時復尋。白雲生遠渚。黃葉識秋心。風寫炊煙影。江迴漁笛音。長吟歸未晚。

燈火滿寒林。

月夜懷諸同志

短褐飯糠

舊遊如夢憶花朝。無限深情寄一簫。相見最難雲雨夜。何時杯酒爲君邀。
長安久絕故人書。夜禱皇天衛乘輿。努力造成新世界。痛鋤非種望朱虛。

輓泚澗子六律用星洲寓公原韻

浪公

虎口餘生百事哀。江南秋雨客重來。故鄉人物悲雙伍。異國河山滯二隗。春盡蠶絲猶作繭。
夜深蠟炬敢成灰。西風獨向潮頭望。歎浦濤聲白馬迴。

法螺宣講萬人欽。地老天荒古柏心。龍戰未曾玄血灑。蟬聲空對白頭吟。天堂歷歷靈魂在。
星軌茫茫正氣沈。熱淚一腔何處哭。友讐難報主恩深。

三字獄成莫須有。黃夫手段古今同。文明血積萬人海。痛哭身投大陸中。李賀酒酣喝妖月。
荆軻劍斷化長虹。紫光閣上他年事。遺像先圖報國忠。

燈前草檄萬言長。狐媚臨朝記李唐。周勃但爲劉氏祖。汪錡不受魯人殤。西山薇蕨憐孤竹。
南國椒蘭痛碧湘。寄語端門赤鳥使。鳳詔猶是接輿狂。

當年颯爽想英姿。苦海千尋甘似飴。冷月淒涼平等閣。陰風慘淡自由旗。東西宿列分張角。
南北星躔比尾箕。覆幕尊王前古事。東鄰浮浪是吾師。

香聲空與曲江春。素旆翩翩夜賽神。通義千秋民約在。中原何日主權伸。金人涕淚將誰洗。銅雀荒唐尙憶陳。回首四年交際事。沅蘭愁絕屈靈均。

題萬石巖

鄭鵬雲

謹按萬石巖在福建廈門島巖之東有太平巖爲鄭成功設書處
首蓓頻年謝冷官。孤松吟倚自盤桓。荒涼古刹間雲地。流水斜陽石骨寒。

前題

鄭養齋

萬笏雲根壯大觀。何年此地著蒲團。斜陽一抹疏鐘外。寂寞僧樓石氣寒。

感時七絕

鯤身片壤已無存。又見燕雲醜禍根。何處青山乾淨土。他年贏得葬詩魂。

題東京後樂園得仁堂

鄭鵬雲

亮節高風仰首陽。古祠遺像感淒涼。夕陽荒草橋邊路。消受騷人一瓣香。

馬關書感

十里波光一鏡平。當年名宿駐行旌。輕航急櫓空傳句。不見題詩賴子成。

謹按賴子成馬關竹枝十首膾炙人口

中有輕航急櫓翦波堆之句

江島石洞即事

清議報全編卷十六

第四集文苑下詩界潮音集

洞天福地渺無塵。路入仙源認不真。千樹桃花半江水。此中應有避秦人。

百二

縱橫行

亞洲詩三郎

地乃空中之一粒。惟馮日力呼與吸。身爲地中之一塵。有何分別物與人。卑哉一身在地內。不若高山與大海。微哉身在斗室中。何異螻蟻在空峒。渺軀不過七尺耳。大地圓周九萬里。眼光望不外百丈。勛言格致與思想。雖然有涯無涯各不同。一魂一魄無相鎔。魄是糟粕魂是神。有涯爲魄無涯魂。吾魂可通諸天界。吾魄可歷寰球外。有涯限以百十年。無涯直破界三千。嘗登高山最高處。俯仰縱橫日不住。仰觀天上行恆星。行星轉動恆星停。日吸地球地吸月。雲雷雨露與霜雪。俯察地下十二層。火成水成出土生。太陽爆出一點。飛潛動植出而斂。東望日韓西歐美。南望馬來澳大利。回頭忽見俄羅斯。形容如此可思疑。看盡五洲大世界。文明野蠻是否泰。紛紛爭種爭國爲。坐看神州何所歸。行回室中仰而臥。四千餘年水流過。唐虞三代春秋嬴。漢唐南北宋元明。治亂興亡甚瑣瑣。如架積薪傳滅火。復回案前檢羣書。遍觀四教及流餘。孔教至矣主乎仁。大同平等君與民。六經七緯莫不盡。包括諸天無遺燼。釋迦牟尼主空虛。普度衆生仁不殊。千百化身進面壁。首空五蘊與十色。耶蘇頗能贊大同。日以救世爲奇功。只有天父無生父。此是耶教一箸負。謨罕默德稱大成。知天敬事爲準繩。回回世系出天方。專尙刑名爲教王。復觀經史子與理。下及九流並諸子。六經總匯在

春秋詩書禮樂有源流。經兮緯兮法萬世。三統三世與改制。作史首推司馬遷。廿四史中千餘年。史記法經餘法史。不若史公存大義。諸子百家流派多。儒與老墨發枝柯。託古創國爭立教。後世紛紛尤而效。高平盛陵理學宗。朱陸兩派互相攻。明儒良知與心學。四無四有各相角。流及詞章並八股。詩詞考據彙訓詁。窮年累月不能通。縱然博極豈爲工。不知天文與地理。不聞外情與國事。中國之亡何故哉。言念及此心無哀。我所思言止此矣。於是默然不復語。

贈雪庵君壯行

毋 暇

志士重肝膽。河梁話別詩。君今從此去。吾意欲何之。熱血能塗國。長鞭急救時。毀家楚令尹。高義古人思。君爲國事蕩棄家產親故多以爲非余特義之

一超脫羈縛。故作南山牛。勇猛行難事。慈悲解衆憂。寶蓮隨地現。慧果應時修。法鼓驚羣夢。聲聞五大洲。

夜宴即席次友人韻

星洲高公

寒雲孤月正當天。六曲屏開坐畫筵。古佛化身來百億。羣龍作騎遍三千。江關辭賦蘭成感。島國扶餘李靖緣。仙雨淋漓渾酒氣。餘歡隔座共陶然。

登山感

孳孳者

一日不登山。臨高望煙嶼。心似繫羈猿。渺不知其故。野人怪相問。時見山中去。居山還求山。問彼周天數。無亦訪神仙。遭逢在跬步。海劫幾更世。詎有炊丹竈。双双展齒平。塗襪霜泥溷。齟齬不辭勞。豈無狐狸懼。山中多狐狸人多畏之素情人豈知。笑謂從吾好。拂袖別禊行。漸入深雲處。落松滿三尺。積歲無人婦。丸丸守寒岩。抱石根頑固。狸狐却不見。疑在斯中住。但見冬松心。搖情似江樹。遠峯時見骨。數點孤村聚。一片白沙廻。風吹捲裙布。平臨明鏡開。俯視低禽度。浮丘小如船。岑木棲帆素。連岡湧波濤。蒼茫接神戶。昔時撈漁州。日日金銀庫。神戶市原有金庫通銀庫通二丁去
年始合玉藥積層雲。齊欲天梯造。躡足升九霞。高明神鬼惡。巖然陰飈起。北嶂嵐如塑。蕭蕭海岸通。萬壑號。似向蒼穹訴。藍山此最高。凌絕乃西顧。空聞巨靈掌。欲借夸娥負。鳴條雨飛飛。催我指歸路。班駘濕衣塵。襲似霜魚蠹。支遁非無情。裨淇有所慕。徘徊未欲歸。其奈傾如注。欲尋五大夫。祇畏秦皇暴。童男避東來。韓衆去不報。寒煙獨自下。還引斜陽駐。天心何翻覆。屢把行人誤。思復登山來。西山愁入暮。登山非謂難。如何下山道。

哲人性

因明子

哲人抱獨性。於世殊未諧。循是探奧理。所得獨為佳。洞觀古今界。遠通星宿涯。思力成宗教。佛氏冠其儕。喫之事不舍。鬼神通於懷。冥冥弱艸性。靈感妙能皆。范鑄衆臘瓦。搏人同女媧。色堅無定程。光力為楚排。不有我意真。何由窮物塔。晚近文明進。哲學為滋荄。一語任萬辨。

千載往後。冠蓋英雄。古不學。此義與今乖。資者獲於野。止止慮於齋。聞之腦慣用。如鏡時復揩。
炯炯湛精神。其樂非形駭。賦性同一溫。分投異鱗豺。吹萬本則同。遙念思與偕。大哉覺海源。
豈遂別淮。

弔烈士唐君才常

玄圭十億耶

丈夫一死乃千古。烈士芳名玉汝成。絕好頭顱逢賞鑒。一盆熱血救蒼生。
寧殺南皮莫殺剛。支那民智短中長。請觀今後一世紀。孰是孰非孰主張。
聞說佛塵天下才。無緣一面到泉臺。君王猶抱廬陵痛。不放胡牝魂不回。
不論是非論成敗。冤沉三字莫余悲。哀哉震旦人心死。一寸相思一寸灰。

寄懷梁任甫先生二首限支微韻

星洲萬公

鶴留瑣尾滿邦畿。去國君何賦日歸。魯史尊王哀蝕日。秦風回澤告無衣。浮萍大海秋深合。
余於今年仲秋任甫來星洲時始得和韻神驥長途歲晏饑。一自乘槎空碧落。暮雲遙認壯心飛。
鷗輪蹴浪稗瀛溟。妙舌翻蓮萬億卽。跡遍三洲亞美澳。道存黃種伏軒羲。每從政教通樞界。
合付龍天共護持。為有潮音來水上。故山灰劫使人悲。

和島主寄懷任師二首次原韻

力山遜广

新秋警報陷京畿。壯士風蕭去不歸。有客騎鯨來海島。無縫冤獄似天衣。亞歐各國耽和逐。

萬穰頻年溺與饑。一自師門離別後。不堪南北亂飛飛。

講堂說法更吾腦。廿歲浮生不二師。怎奈年華驚電火。那堪世族數軒義。自由平等經開鑿。

獨立新民任主持。函丈規模手中線。書來萬里總慈悲。先生自別後屢與人言以為由也死矣有書與同志頓頌問之

次韵酬星洲寓公見懷二首并示遞广

任公

萬里投荒何日見。九原不作與誰歸。酬君駝淚和鴈血。老我蓉裳與芟衣。漫有揮戈廻夕照。

故應嘗胆療朝饑。人間惜別徒多事。泝澗於今遇壯飛。

我所思兮在何處。盧接孟斯鳩高文我本帥。鐵血買權慙米佛。崑崙傳種泣黃義。竊關才大

難為用。卻悔情多不自持。來者未來古人往。非君誰矣喻余悲。

愛國自強歌

秀水董壽

嘗今試言國家義。譬猶一身與一家。血氣聯絡謂之身。骨肉團聚謂之家。君為元首臣腹心。

民為元氣猶魂靈。所以宋儒言理學。民胞物與猶一身。國非朝廷所獨有。人人皆有國一分。

人當忠君先愛國。愛國自強朝廷尊。愛國無異愛自身。自強無非強朝廷。所以顧氏言興亡。

匹夫與有責任存。人人皆有自強力。開智興學潛心靈。講求羣學明公理。互相切磋勵其群。

只因吾民不愛國。因循固陋不自新。民不合義不開智。中華衰弱此其根。歐洲民強百年矣。

以大智力通大地。彼以群智角強人。與我蠢然野蠻遇。智力懸絕相天壤。何怪中華失權利。

彼族弄我國人愚。均沾利益各分肥。通商開埠極親睦。賠款割地無窮期。昏然朝野夢不醒。優游太平宴然嬉。做政不變萬事壞。民智不開一無知。二三通人議變法。世人不信譏爲夷。君民隔絕如胡越。大局顛危漸不支。甲午戰後時愈危。列強皆有瓜分意。狡謀叵測欺我愚。據我國疆據我地。鐵路是爲瓜分綫。關稅釐金代我管。練兵權與用人權。盡皆奪我爲其攬。無形瓜分已有年。彼族虐我可慘然。華人旅居外洋者。每遭虐侮太可憐。鞭撻屈辱無人理。聞之令人髮衝冠。我聞天南新報說。法人虐我極顛連。手足蓋印及度骨。囚犯娼妓待一般。又聞金州旅大處。俄人苛稅如熬煎。房產牲畜皆有稅。男女童穉皆有捐。民有請命從寬者。一概鎗斃無生全。華民何辜受慘毒。哀哉愚蠢枉呼天。受侮異族至此極。聞之不痛無心肝。國必自伐人乃伐。家必自毀人乃毀。民不愛國國不强。野蠻待我原非刻。聯軍既平義和團。奪我全國自主權。北方已入俄人彀。四海盡爲各國共。聖君圖治苦無權。俊傑竄流莫能用。可憐吾民罔知覺。晏然嬉然待奴僇。自由公理素不明。合羣大義未思索。一朝大局永沈淪。從此黃人任摧辱。我今普向萬民說。人人自強共興國。試觀政治及藝能。中西強弱相懸絕。如彼團匪廢毀端。害於國家有何益。愚民開教仇洋人。不是愛國反害國。蠻逞其強成匪徒。大局因之屢決裂。惟開智學求富強。國勢能與列強敵。此是吾民分內事。義當爲國共奮力。開智亟宜興學堂。大小學堂隨地設。教育先宜定本原。政治哲學爲準則。西文格致輔佐之。

廣招彥勤講習。女學堂與蒙學堂。爲婦孺計亦最急。民間興學由衆繁。城鄉鎮市量力設。莫道學堂經費繁。民間鉅款難成集。試觀各處城鄉鎮。不乏有財有力人。捐助善舉夙踴躍。布施寺廟頗殷勤。解囊慨然毫不吝。原有善根在性真。要知興學大善舉。可救萬萬同胞人。奢華之家耗費廣。宴游服飾幾千金。何妨節省無益費。興學校振國民。地方各處積公款。年年生息紳商管。何妨提用幾何成。到處振興育才館。學堂廣設民智開。人才輩出相繼來。萬端敝政自然革。大局淪胥可挽回。學堂而外聯學會。互相切磋求進步。士人合羣講政學。商人合羣攷商務。百工庶民皆圖強。攷求新理明法度。人人開智近文明。自由權力漸漸生。縱被列強奴隸我。一朝自立何難成。我勸豪富宜輕財。培植人才尙俠義。我勸當今賢能官。遠爲地方開風氣。我勸講席老師儒。課士亟宜講經濟。我勸城鄉訓蒙師。廣求新書發蒙慧。文人務讀有用書。時文帖括休戀意。庶民凡通文義者。講求時務莫自棄。一念愛國功無量。即爲自謀亦生利。吾民今若不圖強。瓜分以後永不昌。嗚呼財產誰能保。西文西學一無長。惟有身充賤隸役。爲人奴隸立夷場。非洲波蘭與印度。往事可鑒真心傷。人人不顧國家事。國勢雖盛忽爲亡。人人共興國家業。國勢極弱亦能強。掛明此義告天下。願人愛國輔吾皇。共解倒懸收塗炭。合羣興國震西方。

常卿袁公之概。烏虜哀哉。此突徒薪。六烈峨峨。焦頭爛額。曾不足多。尙書莠言。廢帝立哥。侍郎太常。或寢或叱。首施觀望。唯之與阿。退則鬱卷。進則姘媧。昌言剿寇。陰市于俄。金縢在前。違恤蒲藿。烏虜哀哉。南山剖竹。不足書罪。斃之蕭斧。孰云天醉。跼蹐自戕。焚身誰愆。繫古義烈。賢勞盡瘁。或盪曠胡。顛隳項甄。尸祝鬼雄。是日無媿。今也不然。薰蕕易類。華袞所襲。注黃與槍。烏虜哀哉。王甫之屍。陽球是磔。趙倫之墓。閹縉是輓。聞爾概至。鮑魚一石。吳淞潑潑。餘臭上徹。我無金椎。椎爾血額。斫以赤刀。黃腸拱柏。願爾國殤。靈旗搏格。訟我天閭。來取我魄。烏虜哀哉。

庚子除夕檣嶼口占

更生

黃屋西巡尙未安。勤王事業但沈瀾。龍蛇起陸地機發。虎豹守關天步難。沈沈往事風雲慘。邈邈予懷年運闌。甚矣吾衰頭半白。爲羈歲晏路漫漫。

東山羈秋圖爲邱仙根進士題

泉洲觀齋

圖爲謁宋忠臣文文山先生祠堂而作祠兼祀唐忠臣張中丞

披圖元氣想淋漓。秋影空山蘸酒卮。唐宋興亡皆往迹。東南半壁有荒祠。誰從異代追前代。須信今時似昔時。出日岩嶠吟望遠。帝旁儻復降靈旗。

讀任公壯別詩

白狼小隱

百十

深鑿飽讀任公句。開卷嶄然筆有神。羈鬼冤沈成大厲。中原瓦解泣逋臣。空餘清議衡臬鏡。誰剖丹心佐聖仁。故國河山莫相憶。敢將文字限君身。

庚子五月避天津之亂南歸七月三日渡揚子江作

因明子

我行卻曲困齊魯。喜見江南翠黛橫。秋水方生揚子渡。晚雲欲捲潤州城。懷人天末望鴻雁。憂國洲邊采杜蘅。烽火津門黯回首。金甌大陸是誰隄。

苦悶

同

大抵英雄性。由來祇苦閒。雞鳴驚歲月。龍鬪念家山。成敗歸天幸。是非任世間。不堪飛動意。枯局日孱頑。

有感

同

落落何人報大仇。沈沈往事淚長流。淒涼讀盡支那史。幾箇男兒非馬牛。

湖州道中

同

碧波芳草吳興路。船入空明卷畫行。無限黃鸝與紫燕。一揩淚眼聽春聲。

庚子重九鐘山哭唐弗人

乘光

倚劍登高望八荒。無邊秋色正茫茫。天刑猛志固常在。知有精魂反帝鄉。

自古青商容執羽箭。蹀躞與事復踴躍。聖賢本異江湖俠。只在恢恢游刃餘。商容事見韓詩外傳
機日蚩蚩一冶陶。衆雖無健執英豪。一雄獨向寥天去。風日淒淒殺羽毛。
道亡者趨拯溺濡。試問八表同昏無。白刃在前邊顧矢。烏虜此意有誰喻。

瀏陽唐烈士遺詩

坤輿跌宕何其神。紛綸億兆京垓人。中有健者宅扶桑。雄心俠骨輕根塵。讀書不讀陰符經。
宵萬甲兵羅君身。洪濶會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濱。嗟我神州黑暗獄。奇愁空湧詩小旻。
東南膏血西北燼。利盡維刀窟絲綉。爾來二百五十載。蚩蚩牛馬劬且貧。嗜愚甘鳩波綿毒。
胡人竊取如醪醇。文明新運_{嗚呼}。寧斬中土寒生春。使我羞見數君子。欲吐旋茹多酸辛。
蘭埃覆轍斯須耳。哀哀天道無屈伸。君不聞輔車相依虞虢勢。奈何坐令黠虜黠絕倫。

偶繙日本報紙見有唐烈士傳一首傳中附載此詩蓋己亥庚子間與日人山根立菴倡
和之作也讀畢泣然亟錄報中以廣其傳 本館識

鐵血澳洲作

任公

鐵血無靈龍苦戰。鈞天如夢帝沈酣。故人新鬼北部北。萬里一身南斗南。漢月有情來絕域。
楚歌何意到江潭。憑高著望中原氣。昨夜西風已不堪。

澳亞歸舟雜興

同

長途短髮兩蕭森。獨自憑欄獨自吟。日出見鷗知島近。宵分聞雨感秋深。時三四月之交實南半球之秋末也

乘桴豈是先生志。銜石應憐後死心。姪女不知家國恨。更彈漢曲人胡琴。

拍拍羣鷗相送迎。珊瑚灣港夕陽明。澳洲沿南太平洋岸珊瑚島最多亦名珊瑚海遠波淡似裏湖水。列島繁於初夜星。

盪胃海風和露吸。洗心天樂帶濤聽。此游也算人間福。敢道潮平意未平。

蠻歌曲終錦瑟長。兔魄欲墮潮頭黃。微雲遠連海明滅。稀星故逐船低昂。繩牀簸魂夢耶覺。

冰酒沁骨清以涼。如此閑福不消受。一宵何苦為詩忙。

苦吟兀兀放何事。永夜迢迢無限情。萬壑魚龍風在下。一天雲錦月初生。八歌人哭興亡感。

潮長潮平日夜聲。太願未酬時易逝。撫膺危坐涕縱橫。

自厲二首

同

平生最惡牢騷語。作態呻吟苦恨誰。萬事禍為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立身豈患無餘地。

報國惟憂成後時。未學英雄先學道。肯將榮粹校羣兒。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挈哲理履新知。十年以後當思我。

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喚國魂

江快南劍

燕巢幕上危飄搖。四萬萬人憐同胞。天子蒙塵不援手。枉教踐土空食毛。丙憂魚爛爛已

極外。禍瓜分。狼入室。要存種類。湏合羣。匹夫之賤。與有責。吁嗟乎。喚國魂兮。豺虎狂。亞東風。雲兮鬱蒼茫。熱血一斗兮。歌慨慷。雙龍吟。嘯兮夜騰光。

男兒回天機。屢失。岌地。藉天死亦活。不忍坐視牛馬辱。寧碎厥身粉厥骨。亞刺飛塵埃及戈。波闖俠氣哥士孤。橫加亂民倒黑白。義士義士痛若何。吁嗟乎。喚國魂兮。聲嗚咽。漢水無情兮。東流急。苦心耿耿兮。人不識。鬼雄不屑兮。啾啾泣。

漏舟鐘鼓鳴治安。舉國噤若寒蟬寒。進化興邦籌一策。上下男女平其權。白種磨牙大可懼。愛力大漲基礎樹。揮斥擊霧民智開。時勢全賴英雄鑄。吁嗟乎。喚國魂兮。難爲功。大聲割破兮。天濛濛。文明運啓兮。日當中。扼腕發憤兮。思大同。

終南謠

因明子

嶷嶷終南。湯湯渭水。河山四塞。是宅天子。嗚呼。彼堡露。遷兮。江戶日徙。彼擇津要。以制人兮。豈險阻之足恃。周姬秦嬴。漢劉唐李。往事塵塵。不足跂兮。海與陸。其異權兮。農與商。其又殊軌。營業居四方之中兮。吾偉識時之陶朱。老死不相往來兮。吾獨何取。尊古之李耳。知交通競爭。以存立兮。而後能定夫國是。彼昏不知。而自用兮。曾何足以語此。燕雲慘。津月淡兮。市已易室。已毀兮。率彼曠野。而猶不知返兮。夫惟從狡童之故兮。嗟吾民。其曷有多兮。

讀漢書游俠列傳

毋暇

天下好游俠。四方多死士。魯人漢朱家。高義聞鄉里。
 少年喜報仇。兄子斷楊頭。大俠不可殺。殺之使人愁。
 城西萬子夏。俠義聞長安。百萬辭不受。論交千古難。
 不屈胡虜廷。蠻酋奇大義。異方寧久安。空灑孤臣淚。
 家世二千石。如何學墨徒。祇因愛任俠。豈復惜頭顱。

朱家

郭解

萬章

陳遵

原涉

一剪梅與友人談兵

同

飛鷺點點海天中。雲也橫空。霧也橫空。征鞍髀肉戰衣紅。生亦英雄。死亦英雄。國民尙武氣如虹。朝詠秦風。莫詠秦風。沙場桴鼓樹奇功。袍與君同。澤與君同。

留別澳洲諸同志六首

任公

擾擾陰陽戰。蒼生苦未蘇。民權初發軔。王會已成圖。狐鬼中原惡。千戈舊歲徂。回天猶有待。責任在吾徒。

田橫棲海島。敬仲隱聞塵。夙有澄清志。咸明自主權。負風能萬里。零雨已三年。幾度聞鷄舞。摩挲祖述鞭。

危矣前年事。堯臺一髮懸。攀髯回浩劫。瀝血賴羣賢。豈謂黃巾禍。更移白帝權。天津橋畔路。腸斷聽啼鴉。

展展漢陽樓。長壽楚客魂。剖心憤六烈。流血爲黎元。既痛桐宮禍。逾憐精衛冤。淒涼後死者。何處訴天閭。

願聞天下事。無易亦無難。常溜能穿石。危崖獨挽瀾。文明原有價。責任豈容寬。欲語興亡事。高樓夜色寒。

我來亦半歲。惜別猶匆匆。隴唱公無渡。鴻飛吾欲東。有盟齊海石。無淚到英雄。何物相持贈。民權演大同。

將去澳洲留別陳壽

同

結客瀛寰兩載餘。似君肝膽幾人俱。酒魂劍魄世無敵。君以豪飲名且善劍術熱血寒威我不如。天下苦

秦誰逐鹿。宗邦微禹吾其魚。他年燕市相逢道。應識高陽舊酒徒。
鸚鵡洲頭碧血滋。黃金臺下草離離。憂時合有維摩病。君時方臥病許國寧求燕雀知。何日雲雷起
潛蟄。幾回風雨誤佳期。匹夫例有興亡責。歸去來兮尙未遲。君亦有歸志

贈菽園子以刼後楞伽經

更生

書三百篋被秦焚。此是焚餘敝帚珍。一卷楞伽經歷劫。付君心印一時聞。

楞伽即錫蘭也星洲去彼岸不遠再題一詩

同

此爲南海說心書。我住南洋挾輿居。大海波濤渺无住。聞獅子吼證如如。

桃公南行有詩留別即次元韵率成一章

飲齋

恨事椎秦卻未諧。留侯贏得尙生回。男兒意氣歇當哭。故國心頭樂與哀。白馬清流興大獄。黃龍痛飲話將來。圖南且漫淹遲甚。廿紀風潮大撼摧。

贈別鄭秋蕃兼謝惠暨（辛丑三月澳洲作）

任公

魯辱漆室泣。周爨嫠緯悲。謀國自有肉食輩。干卿甚事胡乃長歎而累歎。覆巢之下無完卵。智者怵惕愚者嬉。天下興亡各有責。今我不任誰貸之。吾友蔡陽鄭。志節卓犖神嶽崎。熱心直欲爐天地。視溺已溺飢已飢。少年學書更學劍。願盼中原生雄姿。此才不學萬人敵。大隱於市良自嗤。一樣渡海將廿載。縱橫商戰何淋漓。眼底駢羅世界政俗之同異。腦中孕含廿紀思想之瑰奇。青山一髮望故國。每一念至魂弗怡。不信如此江山竟斷送。四百兆中無一是男兒。去年堯臺頒衣帶。血淚下感人肝脾。義會不脛走天下。日所出入咸聞知。君時奮臂南天隅。毀家紆難今其時。悲歌不盡銅駝淚。魂夢從依敬業旗。誓拯同胞苦海苦。誓答至尊慈母慈。不願金高北斗壽。東海但願得見黃人捧日欄。起大地而與彼族齊騁馳。我渡赤道南。識君在雪梨。貌交淡於水。魂交濃如飴。風雲滿地我行矣。壯別奪作兒女悲。知君有絕技。餘事猶稱老畫師。君畫家法兼中外。蹊徑未許前賢窺。我昔倡議詩界當革命。狂論頗領作者風。吾舌有神筆有鬼。道遠莫致徒自嗤。君今革命先畫界。術無與並功不訾。我聞西方學

雜詩

孳孳者

百十八

乘染秋紅葉半飄。玉樓香散日蕭條。浮雲未會天涯意。但有青山慰寂寥。
彈鋏休來飽肆過。眼枯我奈其魚何。欲使波臣東決海。君卿能辨不懸河。
魅雨魑雲溢四滂。華胥如夢舉成狂。語言道斷惟磨劍。不斬妖邪日不光。
胡樹瓊柯碧府寬。漫驕金翅躍天門。飛翔自化紅蓮夢。不羨鮫人餽餌恩。
微波環影翹塵吹。萬態星雲一瞬移。著地不嫌磧徑少。葱山時見四龍飛。
亞斯遙望獨長吟。亂雅參黃變古今。一姓興亡何足道。劫灰誰起九州沈。
楚衣冠素已非儒。許氏微言絕學虛。欲向七篇尋廢墜。不傳秦後並耕書。
木槿朝華松柏影。勞生如夢入蕭條。春風好及花時發。九日寒霜雪雨飄。
壯遊不必怨飄蓬。一片秋霞落漢中。水亦有心魚不見。花雖無語鳥能通。
異同鷺鹿湧滔淵。未惜如河口舌乾。第一等人滿星斗。阿須不讓起爭端。
衆毀銷金蕞有毒。弩在舟中劍在腹。國人安識唇齒交。臨風但向西河哭。
孤山月落鳥空啼。鳥見青蘿憶舊碁。石縱不言還有骨。捫塗誤作踏花泥。
密密垂雲逼漢陰。八幡村祭獨登臨。孤芳不埒淵明傳。自看天涯陌路心。
登山采野菊

群虎張牙肆噬肥。何思豢飼戀躑躅。漢家不念爲牛恥。一任滄波白鷺飛。

讀西十一月六日大坂朝日新聞白鷺生論感

蘇東坡人集
發這思想何哉

櫻花代謝菊花新。海上空秋寂寂春。領府人間無一事。送迎好為拜夫人。現駐日李木齋公使夫人衆多中東往還無席

日領府自行李往來送迎疲於奔命此固神戶領事府中人語也李使夫人舟船到港私貯鴉片種種等物及諸多野蠻之事吁身持使節辱國命戶處高位等子贊說

十國旌旗動帝京。秋闈寂寂草長生。蒼袍百萬堪垂哭。齊下孫山落姓名。擬秋闈怨 聯軍擊退科徒作怨科部院 衙前掩面而逸 蹂躪無狀秋闈皆罷恩

時哀河似待清難。白首光方淚不乾。夢裏分明跨金馬。不知何路到長安。擬春闈怨 神京委於敵匪西狩秦關熱中孝

金陵聽說法

譚瀏陽遺詩

而為上首普觀察。承佛成神說偈言。一任法田賣人子。獨從性海救靈魂。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於巴力門。大地山河今領取。菴摩羅果掌中論。

感舊詩四首佚一

同

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朦朧業眼來。燈下翻讀誰一劍。尊前屍塚夢三槐。金裘噴血和天鬪。雲竹聞歌匝地哀。徐甲儻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且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冥濛。桐花院落烏頭白。芳草汀洲雁淚紅。再世金鑲彈指過。結空為色又俄空。

柳花夙有何冤業。萍末相遭乃爾奇。直到化泥方是聚。只今墮水尙成離。焉能忍此而終古。亦與之爲無叮咛。我佛天親冤眷屬。一時撒手却僧祇。

蝶戀花

任公

法界光明毛孔吐。樓閣譚譚。帝網無重數。渺渺化身何所住。百千萬劫尋來路。 蹴踏金輪披垢膩。除卻泥犁。那有莊嚴土。熱血一腔誰可語。哀哀赤子吾同與。

澳亞歸舟贈小畔四郎

同

海行三十日。端居了無事。賴有素心人。晨夕相晤語。借經叩法門。觀海契圓理。本覺何湛然。大地一止水。緣以境界風。遂有波濤起。風亦不暫息。波亦何時已。勞勞器世間。衆生蓋云苦。吾儕乘願來。學道貫達旨。自度與度他。斯事一非二。投身救五濁。且勿憚生死。廻心向佛陀。明鏡淨無滓。與君證此偈。知君定歡喜。今日入蓬海。風日逾清美。如送復如迎。山川識游子。游子歸不歸。彼岸咫尺是。

讀譚壯飛先生傳感賦

劍公

斫頭便斫頭。男兒保國休。無魂人盡死。有血我湏流。偉略華盛頓。通譚黃黎澍。春秋在隣境。名姓麗千秋。

搏虎何太急。公心那得平。斬姦惜短劍。笑爾壞長城。謬種劬民氣。鴻圖梗帝誠。一編仁學在。

精氣尚如生。

弔烈士唐才常

自由齋主人

瀏陽鍾偉人。山川靈氣溢。譚君既成仁。唐君脫穎出。天庠抑人庠。機事惜不密。張之洞無君。五字血如漆。臨刑時血灑于地成張之洞無君五字隱約可辨丹心照汗青。奇節文山匹。光緒廿六年。七月廿八日。保

皇謀復權。心事一朝畢。大書而特書。堂堂春秋筆。

爭存少年賁。赤手挽天河。同志念八人。磊落而英多。快哉好身首。短劍鍊血磨。黃祖殺禰衡。鸚洲芳草枯。上官逐三閭。湘江水無波。怨恨一至此。萬世涕滂沱。七尺不足惜。其奈蒼生何。孰殺泝澣子。我為同胞痛。不生復不滅。終古託帡幪。出身五濁世。排難救大衆。甚矣吾道衰。刀劍戕鱗鳳。先覺覺顛冥。著有覺顛冥齋內言四卷謬種困痴夢。勤王義旗舉。慷慨萬聲慟。丈夫死即死。俠骨香風送。忠烈轟五洲。區區一拔貢。

自來大英雄。必具大經綸。自來真仙佛。定明真精神。公字佛塵佛法本無邊。證果三千春。欲造大同世。共作太平人。嗟公志不遂。何人知苦辛。舉世學術偽。那個情性真。震且淆是非。羣口豈亂民。天良果安在。念之膽輪囷。

讀支那歷史書後

曰 公

二十四家傳代譜。四千餘歲等微塵。高皇太祖都無賴。豎子英雄孰有成。幾輩縱橫爭赤籙。

何人歌哭為蒼生。廢書不為興亡事。我獨傷心弔國民。

避地濠鏡八閱月矣。又復東渡舟中賦此

同

曾經萬劫身猶在。又向扶桑作壯遊。留得頭顱終待斫。尚存肝膽莫輕投。簫聲嗚咽能亡楚。箕服離奇竟滅周。聞道東方君子國。秦衣誰與賦同仇。

南宋

毋暇

元祐諸賢罹黨籍。千秋公論表貞忠。朋姦枉爾冀願正。耗煞燈前輯纂功。與願正著元祐黨籍譜系一百卷又著續纂古

錄美韓侂胄功侂胄死詔臨安毀其書

高叟獻詩諛佞逆。韓侂胄生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以寓九錫華公抗疏勵風聲。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書極論韓侂胄之惡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貶建

寧園土中死於獄賤儒漫詡通經術。不及池州武學生。

英雄未必竟虛生。擊劍哦詩復論兵。漢宋兩朝真將種。劉章鐵預早知名。鐵預史彌遠諫誅韓侂胄未有以處繼口殺之足矣史

選謂錢象祖衛溼曰其將種也

和迥仙哭六君子詩原韻

唐瀏陽遺詩

欲策飛蓬入九關。狂呼帝子訴沈冤。蒼天豈為童謠死。白晝何堪妖氣昏。凍雀山頭空屑涕。

爛羊關內競承恩。燕雲十六無男子。遂使狐狸踞地尊。

一朝尸六士。蒼帝失其仁。市上相驚魅。蘆中猶有人。銅刀辭世運。鐵血洗儒巾。霄漢迢迢路。

和逋仙韻

林泉身世足。不爲蒼生不早。
冒日塵絲千萬條。彭澤未應歸去。
蕭蕭風雨。逼城陰。獨有高人倚劍。
物我憧憧。世外心無那泥犁囚子。

雜感四首

數椽歌哭酒爲年。醉指頭顱絕可。
長樂人間第一仙。恨煞雕蟲。錐故紙。
草草嶢嶢比屋封。中興作頌。運難逢。
非池中物。豢蛟龍。佞人萬死頭空戴。
燕雲十六壯心違。刀筆猶堪效一揮。
彈雀捕蟬。涉是非。蜀道崎嶇行不得。
責射詔下瘡痍痛。聖主聲靈徹九
人恩蜀。多少參軍。語學蠻。一策治安。

可惜歌

突飛之少年

百二十四

吓嗟乎。可惜。可惜。復可惜。完好金甌破碎。伊誰責。及今好好爲之。詎無益。倘甘祖宗鐵血。山河供一擲。舊政儘教勿更革。若欲官家私家安樂享太平。只須新法刻日行。此係震旦黃齋。四百千萬之種類。更關二帝三王周公仲尼之命根。奈之何。塵霧塞日不曉。夜郎自誇大。朝廷日以小。使我抑塞悲歌。或笑或罵。何時了。忍說持酒盃。踞胡牀。時大叫。天軒昂。拔劍擊。柱望風涼。風吹熱血灑八荒。斯時曾中塊壘一萬斗。糶糊張眼看滄桑。不如便作魯連蹈海死。長此山蒼蒼兮水茫茫。何物男兒作牛馬。要令歐美各洲知我中國尙有鐵心腸。我詩不顛。我言不狂。我心不願千秋萬歲之人空悲傷。

奴才好

因明子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內政與外交。大家鼓裏且睡覺。古來有句常言道。臣當忠。子當孝。大家切勿胡亂鬧。滿洲入關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慣了。他的江山他的財。他要分人聽他好。轉瞬洋人來。依舊要奴才。他開礦產我做工。他開洋行我細思。他要招兵我去當。他要通事我也會。內地還有甲必丹。收賦治獄榮巍巍。滿奴作了作洋奴。奴性相傳人腦胚。父詔見勉說忠孝。此是忠孝他莫爲。什麼流血與革命。什麼自由與均財。狂悖都能害性命。偏強那肯就範。我輩奴僕當戒之。福澤所關慎所爲。大金大元大清朝。主人國號已屢改。何況大英大法

大日本。換箇國號。任便戴。奴才好。奴才樂。世有強者。我便服。三分刁黠。七分媚。世事何者爲。醜醜。料理乾坤。世有人。坐閱風雲。世反覆。滅種覆族。事遙遙。此事解人。幾難索。堪笑維新。諸少年。甘蹈湯火。赴鼎鑊。達官震怒。外人愁。身死名敗。相繼仆。但誠爭回。自主權。豈知已非求已學。張香濤云。求己之學。是謂自主。奴才好。奴才樂。奴才到處。皆爲家。何必保種與保國。

此作者反言以諷世也。嗚呼。世有甘爲奴才之種人乎。可以興矣。

贈薛錦琴女士

紫髯客

支那有畸女。錦琴與孟班。宅心既高朗。抽思復精研。奇論驚凡庸。聖或莫之先。鄒魯彼何人。得魚未忘筌。莊叟去害馬。誓不啄腥羶。駢駢四千載。疾苦相糾纏。慘慘樂又界。枉死甯非冤。懼此憂患叢。疇則使之然。一語洞癥結。聖網難解懸。非堯與薄湯。叔夜遂喪元。娥娥薛女士。敷衽舞文宣。高山日痛哭。路索張民權。二子骨已朽。此道存嬋娟。嗟我聞斯語。涕淚空漣漣。湯湯東海波。誰爲精衛填。沈沈沛育期。難令媧皇搏。願君且勿道。世外今何年。

贈吳孟班女士

紫髯客

孟班奇女子。不幸生支那。支那四千載。男女終殊科。古聖墨無言。君獨明其訛。奮志解倒懸。赤手迴頽波。何期百六間。女中見盧梭。鴻聲振羣俗。靈石起沈痾。惟悼衆芳萎。遑問末俗訶。邱子人中傑。鸞鳳鏘鳴和。玉佩導先路。瑤臺偕良娉。嗟我百無似。鍵戶空吟哦。皇輿恐敗績。

憂國心成瘡。藐然姑射仙。陋巷頻經過。悲哉禹域內。彼蒼方薦瘡。願君崇明德。努力毋蹉跎。

詠史

孳孳者

喜鵲迎歡鳩怨哀。河山一姓幾興頽。披香不欲終殘卷。十豔花時在半開。又隨歌舞起新宮。珠淚垂垂掩袖紅。可憐萬死殉臣妾。不在傾城願盼中。

奉題宿園先生五百石洞天選詩圖

鮑浦寄漁

三十六天頂上清。微天清微天外酒。洞但雲烟。渾渾噩噩大撓甲子未造前。不知幾千千萬年。乃有五百石洞天之神仙。神仙者爲誰。烏程從事今英賢。手持夷甫白玉塵。揮斥八極成山川。日餐石髓三百斗。要與王烈爭真詮。洞天可望不可即。我欲從之心茫然。從來神仙即才子。三更步虛哦詩耳。君何愛詩一至此。直使嫫媧卷帙無餘帑。君不見檣杆飛過四海水。陳詩已無古太史。戰國荆榛滿道塗。王風蔓草應已矣。百年教兵不教將。用兵無人空養士。君能選詩若選將。變化孫吳聽驅使。豈惟選詩若選將。蓄目時艱義所恥。頃讀危言公法跋。令我出文亡國之人似。誰能知詩復知兵。使智使愚使勇同一指。吁嗟洞天隔世塵。世上諸引盡渣滓。邇來麤括亦到我。天下材豈無杞梓。我本風人牛馬走。濫竽大雅真媿死。於越斯文天未喪。變風變雅從今始。

論詩

海山詞客

正宗奇氣久寥寥。江上珠光燭九霄。仲關身長戈揮魯日。伯瑤首健筆挽韓潮。京華冠蓋俱無侶。故國柴桑儻見招。我自空山吟落木。白雲天際望迢遙。

慮后王前位置難。

南邱

北李

江競詩壇

三家雄直凌江左。七子風流例建安。

易實甫王曉澗昌鶴亭

正

則騷愁天可問。杜陵胡騎夢都寒。江河萬古誰能廢。各掣鯨魚洗劍看。

辛丑雜感四首

因明子

碧眼黃鬚兒。飲馬滹沱水。水寒咽不流。凜凜俠風起。

聯軍西

黃鶴一舉首。徘徊雲海外。海外不得歸。網絡山野大。

捕黨人

華嶽不可平。終南不可鏟。不然山谷間。胡爲歲月晏。

阻回鑾

十里一供張。卅里一止宿。回首去年時。素衣將豆粥。

蹕路差

夢起

同

夢中呼奪地。驚醒坐起舞。殺機啓重關。世上爭龍虎。血赤北河水。落日死金鼓。國殤雜驕虜。白骨同成莽。幽燕氣固豪。東南甘囚虜。哀哀吾漢民。爭種非不武。惜哉失智算。從彼前導瞽。物競世益烈。智力貴兼取。交通互爭雄。獨立養自主。恬淡活劇場。興亡疾如雨。風波一失所。賊隳無涯滄。憂世辭雄心。憫俗發悲語。吾聞生有羣。羣失吾何伍。所以肝腸間。坐此百慮苦。亞塵雨氣腥。歐海風潮怒。來者事如何。蒼茫覽天宇。

舟泊洞庭聞政變感賦 戊戌舊作

曰公

平湖秋色望茫茫。萬里煙雲色慘傷。會見中原爭逐鹿。可憐歧路覓亡羊。蛙聲紫色無清議。纏目黃衫孰俠腸。欲赴湘流葬魚腹。幾回揮淚問穹蒼。 莫宏冤血千年碧。化作青燐萬古哀。殺氣湘南猶未已。殘魂剴北不歸來。誰憐直道遭三黜。空自愁腸日九迴。賈誼天亡屈原死。沅湘從古忌奇才。 維新守舊究何如。效步扶桑竟子虛。燕薊傷心王氣盡。觚稜回首帝星孤。籠中誰蓄三年艾。海外空傳十上書。東望蒼茫欲飛渡。九夷原是聖人居。 哀哀澤畔獨行吟。秋士何堪百感侵。已見妖氛環北極。早知黨禍出東林。哀蟬抱樹無生氣。枯葉辭林有死心。未必神州竟淪沒。五陵佳氣自蕭森。

江城梅花引

鐵笛

鶯鶯燕燕與蟲蟲。講樓東。桂堂東。四百琵琶。記得鬧春風。歌又寂寥人又散。空留得。鳳頭鞋。踏落紅。 落紅落紅。夕陽中。翩若鴻。矯若龍。算也算也。算不到。色相皆空。無那良宵偏短。正愁儂。 一夜替花憔悴甚。聽曉箭。一聲聲。來貫胸。

浪淘沙

同

明月在簾櫳。人在簾中。桂堂消息記曾通。君夢便來儂夢去。夢也難逢。 往事太無蹤。一任

匆匆由他言語付東風。些子恩情償不了。難道千重。

警夜樂 與日生聯句

同

故園寒社多時散。又何期。他鄉見。鐵可憐無限豪情。都付怨簫哀管。酒入愁腸。腸欲斷。便化作淚珠。雖串鐵。莫賦比紅詩。那人兒天遠。日猩紅點點。宵來濺。算空留。桃花扇。鐵怕看扇底桃花。恰似阿儂嬌臉。日片刻歡娛。些子樂。渾不似電光夢幻。鐵天外。囑東風。把香魂吹轉。日

鳳凰臺上憶吹簫

同

琵琶去絃。袞空侯。空咽。從前影事。休提。日看紫恩已裂。簾幙空垂。鐵尋到雕闌那角。生怕見。牒印依稀。日空留得。狸奴鬪睡。燕子梁榑。鐵悽悽。便銷萬劫。也難破。情關。死則生離。日把留仙裙展。賞酒琴携。鐵回首北邙南浦。應寄我一掬相思。日花陰寂。是耶非耶。欸欸來遲。鐵

望湘人

同

接青鸞消息。聞說玉人。碧城丹闕初返。鐵劍響微聞。珮聲未遠。彷彿魂兒相見。日眉黛應顰。眼波應溢。鬢雲應亂。鐵怕看他。憔悴形骸。累我柔腸先斷。日稽首慈雲座畔。乞楊枝灑露。大千都遍。鐵再休學今生。好事未成先散。日西方淨土。月明花粲。底事人間留戀。鐵看下界。億兆恒沙。一任他風吹雲捲。日

菖蒲綠

百三十
同

六曲屏風雲母繞。曾捉迷藏。曾鬥草。也知春夢本來空。如何夢忒驚回早。剩得憑據好。背人偷展傷心稿。鐵幸虧他。蠻箋一寸。往事記多少。幽憾頑愁齊淨掃。石爛海枯容易到。鐵待他石爛海枯時。情天也恐隨人老。往事君莫惱。便相厮守終難了。鐵望長天碧雲黯黯。日斷倩魂小白。

辛丑六月

因明子

去年六月時。登高一爾泰山歷。今年六月時。門掩蓬蒿臥闔里。去年顛頓苦不知。今年歌嘯吾憊矣。乃知苦樂在意氣。鵬徒鷃拾各有以。忍把縱橫逸蕩心。壓制抑伏風塵裏。酒淚千古一同悲。冉冉行年空撫髀。

奉題酸道人風月琴檜圖

突飛之少年

海天漠漠月溶溶。破浪萬里乘長風。一夢鈞天奏廣樂。把酒臨風思大同。喜君救種急干電。桑田萬變心不變。翩遊海外觀國光。御風而行冷然善。悲歌擊楫鳴不平。揮斥毒霧天地清。子力行之新我國。風清月白趨文明。喝住雌風射妖月。少年責任原非輕。誰料開新遭人罵。經書空教管籥亞。安得醉倒太平春。明月清風買無價。元酒味淡素琴張。颯颯遺音追陶唐。白虹貫日精氣出。旗鼓獨立平等鄉。手操南音懷故國。廣陵不散春風香。鍊血男兒意良苦。

寧死不臣僞政府。萬里呼號請歸政。宛若陰霖月新吐。人人精衛海可填。人人女媧天可補。順風一呼應者千。司馬昭心緣此阻。名士襟懷月在天。丈夫際會風從虎。古月不照古風墮。何時方慶救。明主。甄贊虞琴頌義舉。萬方歡悅爭踏舞。一琴一樽一道人。後無來者前無古。以茲得免道人酸。相期洗却儒生腐。吁嗟乎。蝦蟆蝕月真可哀。廓清八極固闔開。團團明月慎勿碎。健兒當上歌風臺。

傷時事

自由齋主人

鴻濛闢闢五千年。一幅新圖落我前。白日嬉遊太平域。黃人放棄自由權。突飛手段誰提劍。學問農商好著鞭。偏是庸醫方泥古。六經儘許當蹄筌。

赫赫宗周大可傷。到頭時事太淒涼。遨翔季世災鱗鳳。寥落居民畏虎狼。局創競爭兼弱國。軍稱自立爲勤王。傷心白骨撐山岳。赤縣他年一戰場。

壓力崢嶸衆志頹。合羣保種勿徘徊。野蠻例應文明換。進化原從冒險來。彼得雷轟眞出類。松陰電掣不凡才。倘教一代勤更革。虞夏于今未劫灰。

東亞荆榛壯士憂。自強回首看歐洲。腦筋發達人難阻。法律精神我自由。瀕洞風塵秦失鹿。艱難軍國魯無鳩。問題世界瓜分急。未識支那免得不。

書南海先生與張之洞書後即步其贈佐佐友房君韻

同

三等野蠻國。滅種了無恥。緜緜鄂州督。甘爲武墨死。此書當建擊。彼定不歡喜。風雲供吐納。斯爲英雄耳。赤心謀保皇。萬姓環一己。夸父不量力。蟲蟲排公理。佛塵流鏡血。忠憤激大地。無乃中國魂。撐天賴有此。南海真我師。張賊最可鄙。燒劫勸學篇。平權講自主。誰立黨錮碑。漫天毒霧起。一錢亦不值。何苦作媚子。

勵志歌十首

突飛之少年

諸君聽我歌。一歌悲風鳴。大聲疾呼竟何意。使爾四座心神驚。胡廣喪節不知恥。假托中庸心已死。繼繼撞碎自由鐘。世界大同從此始。噫吁嘻。世界大同從此始。

諸君聽我歌。二歌狂起舞。大聲疾呼竟何意。笑爾四座淚如雨。黑紅兩種衰可悲。白種日興黃種危。合羣保種爭一刻。過此更無中興期。噫吁嘻。過此更無中興期。

諸君聽我歌。三歌雲慘黑。大聲疾呼竟何意。怪爾四座無顏色。挺身冒險橫當熊。俠骨撐天缺血紅。少年未死肩膀重。尊王大義印腦中。噫吁嘻。尊王大義印腦中。

諸君聽我歌。四歌鬼夜哭。大聲疾呼竟何意。憐爾四座盡瑟縮。亞東大陸烽火舉。慘劇彈烟雜硝雨。弭兵向戌徒空談。狼吞虎嚙毛骨豎。噫吁嘻。狼吞虎嚙毛骨豎。

諸君聽我歌。五歌天蒼涼。大聲疾呼竟何意。壯爾四座都激昂。雌威橫厲雄風抑。敬業勃興討國賊。千秋湘水本無情。殺魄忠魂恨豈極。噫吁嘻。殺魄忠魂恨豈極。

諸君聽我歌。六歌肝膽裂。大聲疾呼竟何意。恐爾四座壯心折。二十世紀大戰場。梯山航海。邦家光。戰勝者虎。敗者鼠。不戰目共。戰目商。噫吁嘻。不戰目共。戰目商。

諸君聽我歌。七歌歌愈痛。大聲疾呼竟何意。醒爾四座閉關夢。僞學爲我楊氏逃。不惜天下惜一毛。欲行新法殺司馬。好磨七尺王剪刀。噫吁嘻。好磨七尺王剪刀。

諸君聽我歌。八歌萬木愁。大聲疾呼竟何意。祈爾四座進一籌。爲國犧牲腸要熱。文明有例。購以血。競爭世界逆水船。國不富強即摧滅。噫吁嘻。國不富強即摧滅。

諸君聽我歌。九歌日華煥。大聲疾呼竟何意。喜爾四座各拍案。千年幕府片刻傾。浮浪處士功。蟬。子力行之立新。赤手力量青史名。噫吁嘻。赤手力量青史名。

諸君聽我歌。十歌卿雲爛。大聲疾呼竟何意。勉爾四座爲鼓滿。興德建意勳業奇。俾士麥克瑪志尼。英雄去人正不遠。國民國民休謙辭。噫吁嘻。國民國民休謙辭。

自上饒回河口直大風雷雨

釘鉸詩孫

半日行過百里程。客中作客倍多情。雨師風伯排雲出。電母雷公撥霧迎。隔岸山峯刀劍照。滿江波浪鼓鬚驚。壯游素願小天下。卻好扁舟一葉輕。

覽史

同

瀏覽前朝史策新。漢唐往事劇傷神。賓王討武文千古。周勃安劉祖幾人。鸚鵡夢中空折翼。

野雞鳴處遽司晨。天心國運知何似。欲問當年臣與民。

和秋農從叔二十初度述懷元韻 四首錄一

同

四萬萬人若有無。可憐方趾與員顛。自由鐘竟流聲響。記念詩誰咏畫圖。功利難誇齊一變。衣冠深愧魯皆儒。當知己任在天下。綠鬢青衫未可娛。

明月行 己亥中秋月作

同

我有一首明月詩。大聲誦與素娥知。一年三百六十日。祇十二夜是同時。况復陰晴不能定。月望之夜常悄悄。不堪千里共清光。漫說秋來有佳興。陰陽二氣不相蒙。十日日光八九紅。陽氣遠被黃棉襖。陰氣重鎖廣寒宮。奈何隱思與陽敵。光掩白偷何歷歷。當思此月與衆星。反受日光乃騰焱。我請素娥無所求。吾葆吾陰心悠悠。夜夜歛光生虛白。免對淒清起萬愁。

戊戌政變感賦

擷芬女郎

維新百日詔通行。朝野驩呼慶再生。電閃雷奔宮闕變。雲翻雨覆棟梁傾。瀛台秋月孤桐冷。長樂春風蔓艸榮。天下臣民四萬萬。嗚冤剖腹竟無名。

題桃谿雪傳奇

同

三十里坑花落處。比將桃雪更何如。衣冠多少和我輩。可有閒情讀此書。

讀史二律

同

韓秦滅楚博侯封。儒者勳名百代宗。決策縱橫揮走狗。報仇終始屬真龍。傳來秘本逢黃石。保得殘軀便赤松。畢竟神仙都幻託。羨君退就兩從容。張子房
白衣長史是真靈。衡岳棲遲幾度經。兩個功臣歸保護。三朝家事賴調停。山中宰輔元賓友。榻上君王伴客星。底事神仙輸慧眼。敬輿終始未蒙青。李鄴侯

大業

星洲厲公

大業原無業。逃名轉得名。人心能不死。山水永留馨。

非竹讀蘇軾詩翻其意以非其謬爲賦五言八十韻

孳孳者

不可居無竹。豈可食無肉。有肉天下肥。無苗蒼生怒。馬遷傳貨殖。渭川萬戶綠。富媿九井耕。豐預三年蓄。七賢負俊望。猖狂就槽麴。桃枝扇風流。談玄挺枵腹。子猷慕脩名。樊須嘗齷齪。豈知北斗漿。原爲西疇穀。夷齊爲君誤。采薇西山曲。簫聲一何來。闔門悲風肅。勞勞道平安。管盡秋毫禿。班超奮然起。羞作傭書僕。食客歌豪門。歸來胡不足。天公畏霜寒。落穽妻兒縮。幽篁發浩歌。淡名徵士菊。月來寫鳴琴。坦懷抱空谷。隔波訊伊人。白露蒼蘆宿。生平號素交。倚倚和淇澳。子子動高旌。青霄卑白屋。不念出污泥。炎涼何翻覆。東橋渺浮沈。少陵悲厚祿。齊竿冒廷班。清音變嶰谷。辟彊罕親臣。黃鳥嚶喬木。禁籟資籬籬。忍視紙羊觸。鄧析變周刑。豈避公孫戮。道爲君子消。乃賦長沙賦。趨向玉塔生。薰風柔磬鼓。欲借張良謀。坐安曹劌辱。

卽作穿楊矢。未足威夷服。彎爲越人弓。反以彈其族。簞簪縱多材。提竿誣慘獄。靈均信有筠。歸魂哀景玉。顛危杖不扶。迎逢指馬鹿。勁草號陰風。愧汝籬前伏。敗篋救鹹池。斷笮攪狂瀆。縱葺黃岡樓。彌縫朽將速。有實不可食。粉飾豐年穀。不爲桑林犧。但禁屠門鷄。旣爲謂侯憂。類怨湘娥蹙。饗饗苦難厭。孝兒淚滿掬。纖纖出翠袖。左右美如浴。徒以長子孫。不管蹊田犢。玉版飽蒼囊。參禪佞西竺。金身但微笑。拈花會心目。南山紀不窮。可以此身續。亦有梁園賓。烟霞託前躡。鯁節謂凌霜。拜下腰何鞠。虛聲何足論。蒲擗況碌碌。我欲開長林。破斧如榛斲。棟雲垂四鄰。衆歸無清濁。仲尼簪不煖。汗青削篇牘。無年不絕書。坡公試一讀。詎徒潔其身。重瘼傷纒獨。四方荷笠來。焉用移民粟。商君闢草萊。秦地連城沃。遂以資豪雄。蕭卷諸侯六。細儒非阡陌。不赦膏輶酷。玉榻同廢墜。繁露高閣束。妙義垂枝離。瑣碎箋藍菜。一字云吾師。私諸其人淑。滎陽稱司農。齊言不辨菽。如聞孔壁音。濟南何不錄。周官信民謨。瓷醬三百六。刳庖不相代。籌盡疲更僕。腐臭積如陵。儻纔燕雞馥。赤倉飛爲蟲。纒舍生蠶腹。飾簪箕子憂。象賢不如叔。未聞執簡爭。禍種千年毒。德傳夏至衰。箕陰去不復。臍肝烈山勞。以蠶脂。冢書漆猶青。未收廷尉燂。公身斐有文。天籟喧篋祝。新意出青苗。池彼滋民俗。拳石如崢嶸。搗排何剛愎。蠹反戕其心。蕙裂肝腸暴。妃子買懽笑。望塵眷南逐。秀色如可餐。青青酌醕醪。綺乃者無殺。魚亦民所欲。無肉令人瘦。瘦盡填溝瀆。居竹一人清。如何萬家哭。

丈夫有壯別。身世正倥傯。家食終非吉。出門交有功。六朝王氣黯。九派浪聲洪。莫漫供危眈。精神此擴充。

丈夫有壯別。奚用黯消魂。世界一團體。生人貴大羣。論交磁鐵合。著論鎔金純。閉道休嫌晚。時哉廿紀新。

丈夫有壯別。鄭重復殷勤。負篋資游學。求書治國聞。人文吳楚盛。言語亞歐紛。擇術憑公理。何區舊與新。

丈夫有壯別。此別意何深。感回江湖積。愁因歲月侵。連琴移海上。靈瑟杳湘潯。回首西州路。洋蠶痛不禁。君與余均心儀某公今歸道山已半年矣

丈夫有壯別。吾術果何操。大地愁傾折。長天欲泣號。古巢鳩豈拙。鑽角鼠徒勞。文學能興國。扶持賴此曹。

丈夫有壯別。幾輩著鞭先。仁學相人偶。治功天演觀。詩從革新命。書號自由篇。緬彼二三子。支那尙少年。

丈夫有壯別。吾子勉乎哉。湖海元龍氣。江關庾信才。世亂文逾治。器巧道尤賅。浩劫中原起。風雲颯爽來。

丈夫有壯別。豈必為飢驅。揚子文明水。春申繁盛區。多聞求益友。努力讀奇書。我愧株空守。

餓規吟鯉魚。西人謂吾中國人才以東南數省為通達因目揚子江為文明水

天壇災後夜坐晉陽寺

素 广

古佛無靈。僮僕無聲。先生獨坐。長夜五更。轉大地于寸竅。噫萬籟于碎瓊。滄海飛波黑山橫。帝坐炯炯接長庚。鼻孔噴火滅日星。羲娥轡走為之停。囚蹙百怪踏萬靈。天龍血戰鬼神驚。神鼠推倒雙玉瓶。金輪忽放大光明。萬千世界蓮花生。先生開眼但見秋蟲唧唧。佛殿燈焰青。

留題華首台

延香館主

右徑磴磳薛萬木。密纏棕櫚盤龍竹。枕榔倒挂依岩壁。蒼蒲側生出澗谷。洞門幽閤瀝霜雪。華首高台踞其麓。飛雲廣長瀉飛瀑。夜夜說法龍虎伏。山僧採藥鋤附子。鋤得寶塔供尊宿。景泰宗風猶可希。頑石合掌受戒矚。蝙蝠不來蝴蝶飛。諸天花雨長霏霏。華髮會上散珠璣。半月岩中孤坐微。夢入梅花一笑歸。

風暴

因明子

春申浦上天文臺。昨報東南風暴起。萬里狂飈氣軸翻。吼攪蕩空勢未已。吹送潮音挾海來。倒灌江河溢江水。大風數日長江水皆逆流斬纜拔木捲蓬沙。榜人奪魄行人止。禾稼方青棉葉秀。胎折花

損如素履。已歎北方擾烽煙。更愁南方呼庚癸。兵食水風一切劫。帝問何由叩溟滓。嗚呼。五行之說夙聞之。天人理通是耶非。年來荼毒遍清流。網羅刀鋸恣所爲。上帝蒼蒼果有無。有示帝罰正帝慈。不然天時人事適相值。亦當以人事治之。人治進步避天虐。此理昭昭無可違。嗟哉亞陸昏墊地。何自得見文明時。

簾懷人也

同

朱窗映綠竹。一抹煙痕薄。蕩漾瑠璃海。激波銜滑笏。天涯遠迷離。芳草固未歇。獨有素心人。玲瓏望秋月。

世間

同

哀樂多乘現著身。太平懸想未來因。蒼生自造恒河業。赤手爲援彼岸人。其奈何時資贖做。終無可已見精神。百千成壞世間劫。願力持之轉法輪。

讀日本國志感賦

熱齋主人

最爾扶桑土。休哉聚偉人。尊王傾幕府。流血兆維新。差壯半球色。能開東亞春。神州猶夢夢。何日氣方振。

雜感

同

玉露春風秋氣清。登山臨水盡傷情。江南佳麗烟花夢。直北關山艸木兵。蟻蛄小臣紛雨泣。

蝦蟇大蝕蔽天明。九重自是中興主。可有皇夔應運生。
 完好金甌無缺憾。誰知滄海竟揚塵。高駢老去遷延甚。舒翰驅來局促頻。託義春秋誅亂賊。
 偷安旦夕望和親。中流砥柱將誰屬。艸澤之間任萬鈞。
 六龍西走擁千官。眯目神皇也鼻酸。詔下興元悲泣易。將無郭李挽回難。去邠漫借成周例。
 返洛還同炎漢看。蹂躪中原紛異族。不堪月夜望長安。
 禍連種類足魂驚。和戰紛紛尙未明。絕大事來皆酒醉。不平人各以詩鳴。瀟瀟秋雨勞人夢。
 滾滾飛雲孤憤情。慚愧因循無寸補。埋頭故紙太痴生。
 五洲大局動全身。默運潛移合有因。仁傑未醒鸚鵡罌。包胥空哭虎狼秦。已難奇渥雄沙漠。
 惟有句踐鍊膽薪。還我聖君殲鼠輩。自能鼓舞輯人神。
 坐鎮東南獨護持。歸然二老儘鬚眉。卅年勳業千鈞弩。一紙文書十萬師。人混鳴狐紛黑白。
 勢成騎虎太艱危。可憐鸚鵡洲邊月。碧血橫飛爾未知。

秋懷

同

秋風吹徹廣寒宮。此恨深深與海同。搗麝成灰香不滅。剝花爲屑泪逾紅。碧天東轉無人問。
 弱水西流有夢通。寂寞汀洲蘭芷老。三更哀響一驚鴻。

題美人愁坐圖

美人深魚鰓。蟬眉。雲鬢。髮理不時。豈是國中勞。綺夢非。噴枝上。啼。驚。亮。美人情。緒。奇。人。節。
貌如桃李心如鐵。無端敲斷玉搔頭。痛說金甌一朝缺。况復胡兵覆上京。越沙。獵。鶴。淚。堪。傾。
弱質將將支大局。雄心直欲斬長鯨。江南三月烟花繞。深鎖紅閨不覺曉。天驚地岌撼風濤。
誰是眼中明了了。莫歎紅閨少軼倫。鬚眉七尺亦猶人。痛飲漏舟神已醉。酣歌焚屋氣方振。
獨居深念肝膽裂。子規啼盡聲聲血。漫言兒女不英雄。挽回厄運湏激烈。

寄懷友人

四公

我甘誅逐悲君國。君獨淒涼念友朋。叶音讀異姓弟昆踰骨肉。貧交患難見肝腸。青林黑塞
人千里。少陵夢關西時。關西尚生存也。今人必謂青林黑塞為弔死友。誤甚。白露蒼葭水一方。南望桂林天櫟遠。憑欄極目淨茫茫。

見恒河恒吾種之合新翠也

因明子

君不見恒河沙。君不見支那之人如此多。沙散不可聚。人散其奈何。遂令崑崙山下土。供彼
白人所啖。豎貪如狼。狠如虎。黑種夷。紅種康。轉瞬及我神明之子孫。我之世系自黃軒。歷禹
更湯四千載。文化每足長四藩。閉關鎖國限山海。專制豈教窮朝昏。漢宋醜鷄論綱常。如蘭
自縛縛後昆。秦後事如一邱貉。愈趨愈下何足論。哲顏隆準真天驕。飛雲蓋海來逍遙。開關
失策閉關愚。漁笛聲殷魂魄消。奪我土地。削我自主。耗我財源。擠我種類。噉。噉。噉。彼已吞
啖。我猶鼾睡。蔽其識見。封其智慧。一二錚錚。或風或蟻。以為妖言。殺戮詬罵。血如河。淚如海。

骨可糜。志未改。身是大願雲。法作大悲雨。我有極樂國。我有莊嚴土。一人或未度。駭藐躬之故。天長地久有時盡。此願大橫天地外。亟詔吾民夢醒之。緇己念羣猶可為。不然乃真牛馬。奴隸百千劫。忍令親見印度波蘭時。慎毋自屠毒。慎毋相乖離。蒼茫填海海可填。突兀移山山可移。墨翟願摩頂。耶穌甘為犧。情乃志之始。勇本出於慈。吾聞歐洲學者不言仁。仁為闕位救世危。吾黨丁此倉皇反覆時。嗟。或不任任者誰。願各哀樂為同胞。眼見吾種團結獨立。世上以為期。

感事

熱齋主人

北風雨雪陣雲深。炙鳳脯。鱗爨玉琴。猶有春秋在隣國。空聞霹靂震餘音。神州鑄錯年年血。烈士撐天耿耿心。一盞書燈寒不寐。愁來重唱短長吟。城號囚堯即帝鄉。齊烟九點黯無光。夢中了了文明局。世上岢岢燕雀堂。雖有賈生難哭漢。更誰仁傑解興唐。夜來燈火繁如許。近因籌備各城鎮燈絲甚盛四海謳歌德不忘。連雞鷓鼠塞乾坤。莽莽風雲日月昏。世亂文章如土賤。時危盜賊比官尊。達人自放烟霞癖。智士都無桃李言。何日山河看錦綉。高歌金石掃愁怨。

題六烈士傳

秦陰熱血生

黃土忍教埋碧血。青苗原不誤蒼生。全身一髮能牽動。兩字千秋是定評。兩字謂烈士也國我五洲

難位置。局看餘子敗澄清。諸公知否瓜分急。携手西風哭九京。

聞漢口近事感賦一長句

同

力轉乾坤氣未降。頂天立地士無雙。留皮豹死名何用。保種鴻文筆可扛。百怪星芒射牛斗。是何痴物笑龍逢。楚弓不願秦人得。熱血橫飛恨滿腔。

尙武

毋暇

爭戰文明母。雄強踵美歐。枕戈酬壯志。擊楫渡中流。杯飲好豪血。旗臬逆豎頭。丈夫身許國。抗節復君仇。

贈馮君紫珊東行

毋暇

愛國歌同調。尊皇合大羣。八厨光漢月。日本續新三傑。仰瀛雲。內熱冰難凍。豪懷酒未醺。揮巾從此別。西人贈別以巾相揮。詩隴饋吾君。君相見時即問余曰何以久不見君詩今君願行無以為贈賦詩作贈

觀地圖

同

阿洲剖割無餘域。虎視耽耽肉國中。列強皆以中國為一大肉垂涎久矣。甚慮支那易顏色。各分界線屬群雄。

感懷

詩盃第三

中興未覩求賢詔。空使昏庸擁重臣。閣宦漢明留禍種。傷心莫問故宮春。未成和議思安枕。歌舞湖山說太平。歎我終宵夢難熟。聞雞擊劍到天明。

讀書雜詠

補牢匠

刺客屠夫藏市井。義聲俠氣動人間。小圖一幅摹鳥賊。多少奸邪供奉班。韓侂胄用事多引用盡類有市井小人以弓紙

摹印鳥賊出沒千湖一錢一本以售見盡且爾言云滿湖都是賊滿湖都是賊

蓬門茅屋賣漿家。一擔盤盂壯語譁。冷盞聲聲喚不辯。韓侂胄時有賣漿者敲其盞以喚人曰冷底喚一盞冷底喚一盞冷謂韓蓋謂斬也不三月而

韓侂胄 韓所刺塚邊踏瑟認蘆花。韓侂胄母魏國夫人塚旁有蘆束淺土半露則之乃韓之屍其首已送之金矣

門前冷落靈芝寺。去國依然一道人。生死交情師友義。翻雲覆雨總何因。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遷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

之不稍己者名以偽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本川李君杞獨從容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於世

煩惱倍催鬢髮白。生菱墮地歎誰人。事見四朝 放翁誤撰南園記。枉卻詩家黨逆臣。陸游為韓侂胄作南園記

支那人性質

因明子

萬事沈沈嘆蛤蚧。雲飛海立是耶非。似聞姓姓垂垂辨。未識兆人點點危。歌舞湖山戲朝鳳。

農桑巖谷送斜暉。投膠河水知何用。太息維新報力微。

時事

同

看花揩淚眼。飲酒長愁心。此意渾難解。情深不自禁。

晨坐齋中

同

飄飄清露入襟來。天雲淡蕩日徘徊。可憐風景無邊好。難解勞人百感哀。

北方騾思錄路之行也

同

北方騾。日不支。道詰屈。山險巖。僕夫怒。橫鞭箠。鞭箠未已。騾力絕。臥死道旁。折車軸。安得往來。飛轡車。不用牲力。用瀛力。乃知人羣。貴用器。器改良。兮增幸福。幸福增。兮利於人。非獨利人。乘及物。

彼何人

先憂後樂生

法人窺南部。俄人掠北方。普人據東岸。英人領中央。四百餘州。天日墨。虎視眈眈。列強國中。原分割勢已成。大原欲傾。支不得。草莽豪傑。多愛身。未見奮起救斯民。手提三尺定天下。木強劉季。彼何人。

和先憂後樂生

鐵血子

伯兮結邪枉。仲兮隨俯仰。叔兮媚牝朝。季兮仇帝黨。四萬萬人。淪奴隸。大江浩浩。無舟濟。舉頭火焰。燃鬚眉。後顧虎狼。逞搏噬。七尺昂昂。待死身。誓清君側。救其民。義聲動地。風雷咤。陳平周勃。彼何人。

京津大亂 乘輿出狩北望感懷十三首

更生

戰鼓津沽急。烟塵京輦頻。傳聞圍客館。無故戮行人。召怨西鄰責。興兵萬國屯。驚聞燒炮處。烽火上星辰。

聞說初宜戰。廷爭亦有人。裂麻經 聖主。折檻有良臣。竟作茅焦戮。偏從延廣倫。豈聞十常侍。攘外用黃巾。

太陰黑貓日。大角氣纏兵。玉柱驚天折。金甌碎地輕。弋船橫渤海。蛇豕鬪幽并。不忍看沾水。血流千里平。

鐵道聞燒斷。神京最擾攘。大臣鞭血泣。都統鬪門殃。公府焚成燼。郎官餓倚牆。禁軍稱武衛。盜賊更猖狂。

藩鎮蒙恩澤。旄旌久寵榮。南疆託保境。北闕孰稱兵。討賊無單騎。勤王不好名。但聞興黨獄。何以對王明。

中旨紛紛下。紅巾獎義民。兜鍪戒胡服。槍炮復華人。白簡慘遭戮。黃天詔有神。真成一敵八。舊黨計何新。

國士同孤注。君王類置棋。金輪篡唐日。叔帶亂周時。孤服哀喪妣。衣冠孰束之。人謀讎欲盜。天命豈能違。

驪山笑烽火。廟社泣灰塵。黃屋傳西幸。蕭關又北巡。珊鞭遣御馬。紅袖泣宮嬪。腸斷淋漓雨。淒涼夜走秦。

五臺山縹渺。七佛地清涼。雲豁金銀闕。天開安樂鄉。壯圖思 聖祖。巡狩痛 今皇。行在無

消息看雲但黯傷。

龍樓旋繫馬。鬚掖且觀兵。金鳳成灰燼。銅駝臥棘荆。飄零周雅樂。蕪沒漢公卿。文物千年盛。繁華一旦傾。

上相和戎出。聯軍過闕雄。首應函佞冑。師合質蕭同。帝座星同戴。神州日再中。人心繫天意。號泣訴蒼穹。

兩年奉衣帶。萬里走寔瀛。攬鬢空驚白。勤王恨未成。喪元泣先軫。迎駕出麻城。日盼紅旗報。盈盈老淚橫。

綠實檳榔樹。紅花皂角枝。山雲飛浩浩。海雨聽離離。絕島悲魚鼈。秋風怨鼓鼙。夜深故國夢。兩載月明時。

居丹將敦島

更生

燃燈夜夜放光明。打浪朝朝起大聲。碧海青天無盡也。教人怎不了無生。
大海蒼蒼一塔高。秋深絕島樹周遭。我來隱几無言語。但聽天風與海濤。
北京蛇豕亂縱橫。南海風濤日夜驚。衣帶小臣投萬里。秋來絕島聽潮聲。
溱澆乾坤起大風。青茫海氣接鴻濛。塔燈照我光無睡。斗大明珠墮夜中。
袖中滄海帶歸來。割取雲霞錦一堆。丹島壓舟無異物。行裝怪石百餘枚。

皚皚白塔壓丹霄。大海濤頭起怒潮。日日崖濱來拾石。秋風吹浪聽蕭蕭。
丹將敦島住半月。弄水聽潮憶舊蹤。海浪碧藍分五色。大雲樓塔聳高峯。
風號萬木驚吟狖。濤湧崩崖嘯臥龍。隱几愁看征艦過。中原一綫隔芙蓉。

歲暮送友人往桂林

覺庵

一別灘江二十年。桂林山水夢中懸。何堪千里傷離別。况藉中洲事變遷。
豪傑紛紛罹黨禍。亞歐莽莽積烽烟。丈夫許國頭顱在。長嘯潛龍出九淵。
落魄江湖只自憐。何堪送客又殘年。五洲巨國誰連結。萬里歸途慎著鞭。
支厦應為求木計。憂時怕誦採薇篇。長安舉目浮雲滿。拔劍狂歌欲斫天。

送更生老鐵往日本

同

萬里采風快壯遊。向天橫劍氣凌秋。五洲莽莽傳烽火。百職雍雍頌冕旒。
同甫懷才難伏闕。余擬救時二十策方欲上聞變不果仲宣去國怕登樓。丈夫素抱澄清志。生不封侯誓不休。

讀近人新政書題後

同

孔佛耶回無我相。紛紛世界鬧諸天。黨同伐異成何事。可惜凡夫未了然。

雜詠

同

大道終須歸寂滅。此身未必定輪迴。卻憐袁李偏多事。強把興亡子細推。

何君與同門諸友遙祭幼弟感義傷懷賦此

同

徐孺生芻感。山陽舊笛哀。弟兄無復見。君國尙遺才。

被難諸公皆加卿銜而弟獨無毅魄留天壤。餘風勸婦孩。

招魂何處所。應有夢歸來。

歸骨五千里。某君某某某君某某走尋歸櫬窮居三十年。弟卒年三十一。如何天不弔。幸有世能憐。夙論驚神鬼。生身悟

佛禪。頭顱同許國。不愧六臣賢。

巴亥冬十二月先友蔡樹珊烈士自日本遊學歸出其所以鄭席儒先生狂俠溫文

詩見示余曾和之亡命之餘不復記憶日昨遇席儒先生於任公先生家悵然有

觸歸而默錄之哀念逝者墓草已宿腹痛三日情何能已 曰 公

儒冠峨峨愧工商。仗義猶存俠士腸。心血已枯神已死。死灰槁木不能狂。

超海誰能泰山挾。豪情空擊腰間劍。何時斫得仇人頭。五洲合掌稱仁俠。

雙袖爛斑血淚溫。不堪回首望天門。燕雲舊是興王地。但恐關珊萬騎奔。

未幾果有庚子之禍不幸多言而似中矣

樹珊示我驚天文。令我讀罷心如焚。遊魂一夜不歸去。化作狂飈逐海雲。

蘭軒將游瀛索詩贈行口占以應之時余亦有浮海之志也庚子正月作

慘霧四塞愁雲橫。茫茫大地生荆榛。悲歌慷慨出門去。仰天長嘯天爲傾。布衣徒步走萬里。

君赤貧身爲萬里之行囊無積資亦可悲矣

空囊倒掛難爲情。男兒各有四方志。同是東西南北人。君將入山射猛虎。

我亦跨海駕長鯨。相去掉頭不復顧。明朝溝水分西東。右韻叶若了

士節

毋暇

脣焦口燥舌猶存。高立崑崙喚國魂。豈味十年施主果。難忘一飯故人恩。錦衣擊血酬襄怨。竹箭盛頭白晏窻。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北郭騷託其友盛其頭於箭中以白晏子退而自刎其友亦退而自刎莫謂經師家法絕。復讐大義重微言。

絕句四首

同

寒蛩鳴唧唧。風急雨聲密。輟織起投梭。妾心傷王室。
織女
明月照擣衣。君征猶未歸。丈夫從軍樂。楊柳認依依。
戍婦
寒重怯衾單。窗前燭影殘。起來眉嬾畫。拭淚望長安。
寒閨
途路修且阻。客行春復秋。無情匣中鏡。照向少年頭。
遊人

程頤

不空和尚

峭壁孤峯驚道貌。嚴風冷雪認程門。青蠅積毀污君子。豈玷冰清玉潔魂。道命錄有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

朱熹

同

法堂一棒大宗師。鹿洞鵝湖碧蘚滋。獨惜先生受奇謗。沙門空度比丘尼。當時沈繼祖劾晦先生羅織罪言至極其謗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必與之偕行

聞蟋蟀有感

因明子

蟋蟀鳴秋風驚丈夫入世當爲兵支那男子二百兆墜地皆喜儒之名儒冠儒行儒氣象坐令種族失矚矚秦皇漢武雄而黠獨取儒術保君榮儒墨名法本平等信教自由難重輕後世以儒爲未昌思馴諸家皆合并嗚呼吾尋漢種之弱根漢種自古多儒生君不見晚周時代齊秦晉楚皆崛起替日夜獨遭割烹又不見南宋時代儒者議論空復多坐視江山半壁傾。

奉題酸道人風月琴樽圖

江海浮浪

九州八柱渺無極東南之陬海天碧。珊瑚玉樹光陸離朱霞萬道蛟龍窟。斯時雖風偃雄風。斯時小月承大月。春秋運斗樞蔡妃之靈橫偈則月盈魄出小月承大月山研石爛夜漫漫欲眠不眠熱血溢月兮風兮道

人酬爾一操琴。澆爾一尊酒。不問左舒者高。右闕者厚。坐吸西江獨依南斗。孔子何須悲鳳麟。黃龍本不值鷄狗。客投田文當三千。氣吞雲夢已八九。我雖不見酸道人欲往從之南海濱。鯨魚跋浪天黃昏。長人千仞索予魂。中山夢夢一千年。黑鶴折翅號煩冤。酸風苦月盈大千。王母歡喜靈旂翻。玉女投壺紫電奔。布鼓碎訇震雷門。精誠誰移愚公山。跼躐空憂杞人天。青山不語青天泣。東缶西琴兩蕭瑟。男兒長嘯聲摩空。酒酣拔劍氣如虹。絕臙剗腸不足論。髮披十丈叩蒼穹。勸君莫學安期生。醉向東海乘長鯨。勸君莫上歸風臺。山水知音安在哉。君不見寶刀揮斷紫雲根。要見嫦娥體態妍。又不見朱旛深護百花叢。桃李無言笑苑東。

噫、吁、嘻、濁世英雄本無主。長劍支願請公舞。琴中暗形前卻螻。酒後醉踏騰脂虎。劉郎還上
謂風臺。吳質獨誇修月斧。我來乘風捉月長嘆惜。擲筆四顧宇宙窄。有琴當碎陳子昂。有酒
惟酌虬髯客。飲碧筒。張古桐。皎然月。冷然風。道人與我。謂舞融融。抒我抑塞磊落之懷抱。放
我淋漓酣暢之孤衷。還將風月琴尊像。圖入凌烟畫閣中。弗然大地茫茫盡泥塗。批抹風月
胡爲乎。

丁酉遊鏡湖馬蛟石作

覺菴

馬蛟石上倚高臺。萬里海波天上來。樓閣玲瓏有仙氣。江山破碎爲時哀。欲尋海外逃秦亂。
莫識寰中用楚材。極目烽烟滿歐亞。臨流何事幾低徊。

感懷和日本人韻

同

滄海桑田幾變遷。丈夫時有受人憐。將軍未盡明三略。宰相唯知食萬錢。學佛傳燈參語錄。
憂時通鑑續長編。夜看處士星何晦。歲月空過又一年。

戊戌八月擬北上陳書在上海聞變南還

同

歎息南還萬事非。淒淒江上對斜暉。頭顱未得酬君國。身世空憐老布衣。海內人才成黨錮。
歐西燐燧達京畿。攀龍附鳳吾何敢。指點西山欲採薇。

讀賈生傳書後

沛伯

有遇無時痛買生。萬言陳策氣錢橫。少年眼底空平勃。未免才高器識輕。
長沙小謫不須哀。護惜儒生出聖裁。晁錯他年猶被禍。可知文帝愛高才。
老才大用豈無因。宣室何妨問鬼神。天運茫茫遲有待。陰陽調燮待斯人。
今古奇才遇合難。尼山低首事三桓。夷吾器小吾其歎。畢竟髯蘇論不刊。

巳亥元旦登太平山作

同

萬端造化寸心通。放眼扶桑浴日紅。五渡香江人不識。太平山頂獨吟風。

留別鏡湖諸友

同

壯士行何畏。出門無奈何。側身憐宙合。冷眼渡山河。返日心彌切。因風感易多。明朝湖海隔。努力魚陽戈。

一唱驪駒曲。西風生暮寒。離憂騷共寫。別恨雪中看。壯志英雄老。多愁歲月寬。披裘思理釣。何處覓嚴灘。

大江西上曲

薄暮觀漁自七洲洋有棹素舫

同

海天縹渺。這離愁都似千重波起。走徧天涯回首望。雲鎖君門萬里。崖樹燃紅。霜風染血。盡是游人淚。行吟江上。楚騷無此憔悴。指點故國河山。說英遊日。痛哭忘身世。我亦思尋濞鏡地。聊把釣竿重理。日覓滄葭。夜覓星象。志氣凌天際。高歌提劍。眼雙青望吾子。

贈任公戊戌春

碎佛

壬辰在京師。廣座見吾子。草草致一揖。僅足記姓氏。豈乎癸甲間。衡宇望尺咫。春騎醉鶯花。秋燈狎圖史。青霄與黃泉。上下窮其指。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質多舉隻手。陽烏爲之死。祖禍往慕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拔劍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夕烽從東來。孤帆共南指。再別再相遺。便已十年矣。吾子尙青春。英聲乃如此。嗟嗟吾黨人。視此爲秦否。衣食困庸材。途老關山路。對人詡流畧。清夜知其誤。滄海正橫流。空侯唱無渡。所望我佳人。宏濟匡大步。長嘯覽太空。國土恒沙布。而子都不游。乃樂生此土。此土六千年。又與此時遇。嗟哉天所戮。那得知其故。爲子陳圖書。治亂勢如霧。一治一亂間。鐵血爲其臭。盈盈一滴水。微蟲逞威怒。既生微蟲間。此怒詎可措。雪恥酬百王。無爲疾所怖。

送友人南行即次其韻

文卿

誰料擎天事不諧。沙塲試問幾人回。天旋地轉龍蛇戰。崩震京淪神鬼哀。痛哭漢廷憐淚盡。奔馳東國乞師來。書生再樹勤王幟。始信雄心猶未摧。

性入世吟六首

因明子

雨打風飄悲世事。海枯石爛見精神。大橫天地更何物。未了心期萬古春。世上春秋祇百歲。心期歷劫數無量。恩仇了了關家國。留此人天獨未忘。

今古人天誰補恨。生民無奈感情多。分來覺海鎔哀樂。哀樂鎔成性不磨。
鬼哭傳聞自太古。問天天亦獨何言。祇憐腦印多深入。此是沈沈百感門。
無端歌哭自中來。屢欲剷除總未灰。沈醉飛揚百千態。宥情情獨據靈臺。
玄黃血泪紛爭日。我亦生依忍土中。方識年來哀樂易。是非心史獨玲瓏。

不得浪公消息經年矣於前報讀其舊作悵然有懷

曰公

朋輩紛紛登鬼錄。中原猶幸剩斯人。早除門戶通羣教。欲入泥犁救衆生。
新理新機關思私。自由自立富精神。名山著述今何似。莫負同胞寄託身。

滿庭芳 過吳淞感賦

聽齋

浪接天浮。風迴雲捲。河山依舊金甌。江分南北。清麗豁雙眸。不奈凭高徙倚。空惆悵滄海橫流。
長空外。煙波萬頃。容我臥扁舟。悠悠天莫問。星橫銀漢。煙點齊州。只迷漫不見。玉宇瓊樓。
剷却胸中塊壘。誰爲我沽酒澆愁。傷心處。孤鴻夜月。風露壓清秋。

金縷曲 舟中遣懷

同

一霎秋前雨。料故園紗厨錦箆。消盡殘暑。根觸前塵如夢裏。只見風飄去去。過幾許雪關風渡。
試問涇流知甚處。莽煙波漠漠無重數。悵天末。久延佇。殘山剩水知誰主。儘何時美人携手。
蘭舟容與。芳草何曾遮客路。爭奈愁思千縷。說不盡暮雲春樹。風打夜潮雲北向。倩歸

鴻爲訴離情苦。空有恨。耿無語。

奉酬毋暇君

同

別亦銷魂事。河梁又送行。新知寧老友。公理薄私情。大野演龍血。長天聞鶴聲。何時風雨夜。剪燭話平生。

重贈璉齋次韻

毋暇

聚散天人理。行行復行行。依依君惜別。草草我懷情。風雨雞鳴夜。林閤虎嘯聲。惡詩申篤好。驚塞愧吾生。

齊天樂 雁

璉齋

荻花楓葉衡杲暮。秋江晚天疎雨。月滿南樓。霜橫朔漠。也算離人淒苦。相思幾字。更寫出雲箋。一番秋思。不管人愁。高飛又過瀟湘去。天涯悵望何處。羨雙雙飛去。沙暖煙浦。野店寒砧。孤城畫角。記否來時洲渚。暗驚倦羽。甚客路年年。韶光空誤。不道西風。與華鬢幾許。

鷓鴣天 鷓

同

逐隊橫斜貼水飛。晚風秋雨鱖魚肥。填河有恨同烏鵲。逐浪無心似鷺鷥。頻照影。却忘機。幽閑性情識天隨。年年送盡征帆去。舊恨新愁兩不知。

別友人

惺 广

客裏難爲別。情親况似君。不應橫落日。猶有在山雲。充國屯田策。義之誓墓文。人生異出處。習草惜離羣。

雜詠

詩 盃

俄約羣爭挽陸沈。憂勞多少國民心。支那莫謂無豪傑。女史居然講席臨。
幾番浩劫古今籍。兩紀文明歐亞篇。重譯年來多善本。行囊料理買書錢。
湖光倒影雁低飛。十里荷花色相非。獵獵秋風海天濶。欲裁敗葉補寒衣。
敗中求勝死中生。隋宇文忻云大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我奈何樂之而去不枉胸羅十萬兵。劍臨江思猛士怒。
濤聽作鼓聲聲。

旅順口

毋 暇

君不見旅順口。港灣墮入強俄手。搆營礮壘控險處。飛聚軍艦嚴衛守。訟理不直支那人。秣
簾十里良家婦。自由平等安在哉。驅策華奴如走狗。况復搖尾犬羊羣。哀乞虎狼結死友。旗
順口。旅順口。今日非爲中國有。肉食者鄙無遠謀。國民豈盡顏皮厚。愧怍。國民豈盡顏皮厚。

梁園客

希 處

昔日梁園客。勁節傲松柏。今朝梁園客。大名布方冊。師道尊崇屈下僚。謁見不用拘成格。君
不見東漢范汝南。手執公儀詣仲舉。陳蕃自矜光祿勳。孟博棄官色不沮。幸甚天下中庸者。

尙書。擁帚側席郊迎汝。交情千古人所難。獨羨梁園舊詩侶。

志未酬

任公

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雖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願有止期。衆生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登高山復見高山。出瀛海出有瀛海。往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兮。許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於余情。吁嗟乎。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

舉國皆我敵

同

舉國皆我敵。吾能勿悲。吾雖吾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亂。世非混濁兮。不必改革。衆安混濁而我獨否兮。是我先與衆敵。闢哲理指爲非聖兮。倡民權謂曰畔道。積十年舊腦之習慣兮。豈日暮而可易。先知有責。覺後是任。後者終必覺。但其覺匪今。十年以前之大敵。十年以後皆知音。君不見。蘇格拉底死兮。基督釘架。犧牲一身。覺天下。以此發心度衆生。得大無畏兮。自在游行。眇軀獨立世界上。挑戰四萬萬羣盲。一役罷戰復他役。文明無盡兮。競爭無時停。百年四面楚歌裏。寸心炯炯何所撻。

贈友人遊學日本

饑 庵

揮巾臨江干。引領望崇巒。西風淒以壯。御之冷然善。孤鴻豐毛羽。奮飛逐鵬遠。一聲撼天地。寥廓獨睇眴。君行猛若鞭。廿紀風濤險。携手無限意。任重同強勉。水逝不可住。况乃多幻變。我今處樊籠。倚劍出空泛。行矣乘桴東。豪情起遙羨。

贈任公二首丙申夏

碎 佛

滔滔而夏逝如斯。登堊文王鑿在茲。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非赤鳥太平遲。民皇備矣三重信。人鬼同謀百姓知。天且不違何况物。望先萬物出於機。有人雄起琉璃海。獸魄蛙魂龍所徒。天發殺機當起陸。軌非乾戰且懸車。□□□□□□□。東岱大微不可舒。公自爲繁我爲簡。白雲歸去帝之居。

留別塾中同志次任公自勵二首之韵

天 囚

如今最怕談天演。劣滅優興敢恨誰。萬事果憑因作主。同胞漢莫滿相持。豈無慮孟生斯日。珍重元黃過渡時。遙指風雲三島壯。着鞭趨步賴男兒。儕誰吸取文明種。月照西鄉是我師。誓救衆生超濁世。敢將電火炫新知。英雄造世先求己。學道探微肯讓誰。匹馬短衣揮劍去。舞臺開演是歸時。

嗚嗚嗚嗚歌

因明子

嗚嗚嗚嗚輪舶路。萬夫驚異走相顧。雲飛鳥度霎時間。怪底江山生賴霧。莽蒼城廓夢中遊。

驚走神駿坡下注。卻愁眩搖生視差。翻求佳趣或少駐。想當米人初製時。世人亦頗相疑懼。邇來五洲食其福。亞雨歐雲忙奔赴。文明度高競亦烈。強者生存弱者仆。吁嗟嗚嗚瀛笛鳴。穿電裂石天爲驚。何限虎鬥龍爭事。中有沈沈變徵聲。丈夫當此湧血性。蒼茫獨立覽河山。不覺英雄壯志生。

避津門之亂一歲餘矣追憶賦此

同

平生一閱滄桑事。舊感年來時暗侵。文酒歡游春寂寂。河山破碎夜沈沈。即今烽火翻成夢。不改江湖有素心。南部偏安空對泣。卻慙走也祇微吟。

庚子袁許死

同

徒薪曲突三年事。孰者雍容孰敢死。焦頭爛額爾何爲。一例橫尸塗菜市。

古今愁

同

古愁層層疊山嶽。今愁層層踏日月。古愁今愁盪心胸。人易白頭花易落。

世間愁

同

一哭空山頂上頭。人間莽莽百千愁。何時恨海填靈石。尋得婆娑天外秋。

聞客話澳門山勢雄壯有感

同

中原時事不可說。剩水殘山都蕭瑟。聞客一話濠鏡山。使我意態雄且傑。

飲酒

同

人間合有遺愁鄉。一醉陶然送夕陽。無限均騷和賈哭。暫收清淚不相將。

答問題

同

中國興亡一問題。煙雲咫尺便離迷。卽今年少多才俊。未必前途是麥西。

反前答

同

年少大都流質性。羗難堅定總堪虞。翻雲覆雨尋常事。能勝前流頑固無。

香港

人境廬主人

水是堯時日夏時。衣冠又是漢官儀。登樓四望眞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

題名學會同人圖

獨泣問麒麟者

流汗羊頭愧黑辛。趙家薰腐足亡秦。江湖滿地嗚呼派。祇逐山膏善冒人。

天南餘燼思皇會。江左清談哲學家。地發殺機終暴裂。昭蘇萬壑起龍蛇。

得剛公手書悵然有懷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夢魂不識路其何以慰相思也

曰公

瀛海茫茫萬里餘。九天飛下故人書。河山破碎哀同種。風雨迷離歎索居。無數機輪劫不復。

大千煩惱懺難除。莊嚴淨土知何處。不識人間究有無。

書中有無上法無上
醫王莊嚴淨土等語

紛紛

同

紛紛時事朱成碧。擾擾塵寰鷲作雞。頑鐵鑄成家國錯。茫茫今古不堪提。

寄新球

同

嬉笑怒罵固可喜。痛哭流涕亦足佳。不笑不哭最難遣。與子相隔天之涯。

口占

穎

初

浩氣盤空一混淪。聖人不出不須論。空懷不被俗情擾。花木鳥禽時與言。

古俠

毋

暇

匪石心難轉。平生刎頸交。敢翻雲雨手。留作後人嘲。

青 莽

圖國求神勇。知人有法門。英雄垂暮日。生死安足論。

田 光

義重死為輕。將軍一劍橫。頭函帶俠血。曠目面如生。

樊於期

魏韓有奇節。燕趙多悲歌。變徵聲聲淚。筑兮奈若何。

高漸離

輓李文忠公

鐵血子

名盛遭天妒。聯俄少一人。商於六百里。還恐入強秦。

絕世外交策。聲稱溢路途。輓公無別物。一幅滿洲圖。

中宗三載房州恨。敬業空馳討墨文。地下若逢狄仁傑。豈宜重問佐唐勳。

羨公籌國有良法。一老猶龍百世師。聞道越南蒲博子。欲為丞相建專祠。

羅敷豔歌 春寒 乙未春

任公

沈沈一枕扶頭睡。直到黃昏。猶掩重門。門外梨花有溼痕。
熏篝蕭瑟爐烟少。不道衣單。卻道春寒。細雨濛濛獨倚闌。

兩谿梅令 乙未春

同

淒涼花事一春遲。苦尋思。袖口香寒。摘得最繁枝。江南持與誰。
溶溶黃月浸愁漪。夜寒時。一例夢烟。愁雨我憐伊。春闌花未知。

金縷山 偶作呈同志

奇齒生

歧路渾何似。儘騁馳驅高駕。南針先指。西抹東塗。爭耳目。至竟霧迷千里。問我輩。誠求誰恃。江漢有源。能自遠。看滔滔。不舍東流水。萬物備。斯言旨。星星石火。徒爲耳。猛回頭。念年。窺竊。日新沙矣。半世亡羊。牢待補。差幸寸心未死。斬荆棘。於焉更始。領挈頗聞。條不紊。怕一絲力。弱千鈞弛。勸我者。諸君子。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1 4 6) 清议报全编 (六)

作者 = 新民社辑

页数 = 3 4 0

S S 号 = 1 0 4 8 4 5 5 5

出版日期 =

前言
目录
正文